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张文祥刺马案



前言

晚清政治腐败，社会动荡，五花八门的事层出不穷。这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态势，预示着清朝统治行将覆灭。

在同治九年，又发生了两江总督、封疆大吏马心仪被刺的要案，真是朝野震惊，举国倾注。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，马心仪校场阅兵完毕，返回督署的路上，为刺客张文祥所杀。刺客并不逃走，高喊：“刺客是我张文祥！”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。这个案子发生后，清廷十分惊恐，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窃闻，于脸上大不光彩。因此，只能掩盖矛盾，粉饰门面。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，亲自出面处理此案。

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曾国藩，调来审理这个案件。又在曾国藩出发前夕，召见了马心仪，面授机宜，说“马心仪办事很好”，为此案定了调子。这还不放心，一周之内，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。刑部尚书郑敦谨，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。经过一番紧锣密鼓，终于为张文祥定了一个“漏网发逆”和“复通海盗”的罪名，将张文祥处决，剝了张文祥的心，去祭奠这位马心仪，又厚厚的予以抚恤。一句话，马心仪是一个好官，张文祥是一个发逆。

然而，事情的真相总是难以隐瞒的，纸包不住火。大量的野史、笔记、小说、戏曲，却不顾官方史家的曲笔，将马心仪被刺原委，一一公诸于众。原来，马心仪之所以官运亨通，靠的是假报军功，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。他在所谓的“剿匪”战斗中，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。被俘以后，又没有骨气，与“匪首”义结金兰，成了拜把兄弟。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心仪收复失地的闹剧，欺瞒了朝廷，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。飞黄腾达以后，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，千里迢迢来投靠。马心仪又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，诱杀了把兄弟。张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。由此可见，清廷所倚重的大臣，渔色负友，形同禽兽。凡此种种，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，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，一定要把真相掩盖起来。

本书收有关此案的小说两种。一是平江不肖生的《刺马详情》选自他的名著《江湖奇侠传》。据平江不肖生说，他对本案的详情，是从郑敦谨的女婿口中所得。而郑敦谨的女婿，则在郑敦谨审问张文祥时，在屏风后面偷听到的。其真实程度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读来娓娓动听，合情合理。读者不仅可以借以知道刺马案的详情，还可同时知道火烧红莲寺的来龙去脉，真是一举两得。

另一种是佚名著《张文祥刺马》，所述与平江不肖生的大同小异，也一并附此，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味。

第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

话说正在和周季容说话，猛听得山上是那里大喊了一声。那声音一到柳迟耳里，便听得出是他师傅吕宣良的腔调，当即随口应道：“是弟子亲眼

看见的。”蓝辛石、周季容都愕然问道：“谁呢？”柳迟还不曾回答，吕宣良已在飞来石上笑道：“不是别人，是你师傅的老朋友。承你师傅的盛情，上次救了小徒弟的难，并承他教小徒带信给我，小徒虽到此刻才会见我。然他说的那些话，我早已知道了。我也托你两位回去拜上你的师傅，以开谛和尚那么高的道行，尚且不敢以开派祖自居，须知不是本领够不上、当开派祖的，得享千秋万世的香火，没有那么大福分的人，尽管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也当不了开派祖，这便是我对他的忠告。至于我那个不守戒律的徒弟，只等到他自己的恶贯满盈，我自会去收拾他，决不姑息，”在这说话的时候，天光已经亮了。周季容知道这老头是吕宣良，连声应“是”，不敢回答甚么话。

蓝辛石生就的苗蛮性质，半生在苗峒里受人推崇敬服惯了，养成一种目空一切的脾气。

除了他师傅方绍德而外，无论甚么人，他都不看在眼里。此时见吕宣良说出来的话，隐含着讥讽他师傅的意味，哪里按捺得住火性，即瞪了吕宣良一眼，说道：“既与我师傅是老朋友，我师傅没有当开派祖的福分，何不去当面直说，却要托我们呢？”吕宣良绝不惊疑的打着哈哈，笑道：“这个不当面去直说，却要托你们转说的道理，你是个被妖精吸去了元阳不能得你师傅真传的人，如何能知道？只可惜你没福分做我的徒弟，我不便教给你，你还是回峒里去向你师傅请教罢。你不妨当着你师傅骂我不懂理，不应该拿着骂师傅的话，托徒弟去说。”蓝辛石听了吕宣良这话，心想：我师傅不是也曾拿着责备吕宣良的话，托柳迟去说吗？吕宣良这番话，分明就是骂我师傅不懂道理。这老东西说话真可恶，偏巧我今日不曾带得大砍刀来，若带了那刀在身边，从这老东西背后冷不妨劈他一下，怕不劈得这葫芦头脑浆迸裂。蓝辛石心里才这般一想，吕宣良似乎已明白了他的心事，目不转睛的望着他，笑道：“你那把大砍刀，可惜那夜被妖精劈成一个大缺口，于是只能称为大缺刀，不能称为大砍刀了。”蓝辛石听了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暗想：那夜劈妖精将刀劈成大缺口的事，除我自己而外，甚么人也不知道。并且事已相隔二十来年了，他竟如亲眼看见的一样，神通果是不小。

原来蓝辛石在未遇见方绍德以前，因贪捉虾蟆遇见那个妇妖的事，对方绍德只述了一半情形，方绍德即已知道他的元阳就是被那妖精吸去了。蓝辛石心里一着急，便没将结局的情形述出来。实在那夜见那妖精之后，蓝辛石虽明知不是人家女子，然因为生得太娇艳了，一时心猿意马，委实有些把持不住。那女子又柔情软语的与蓝辛石纠缠，蓝辛石一则仗着自己的胆力，不知道畏惧，二则也不舍得决然撇了那女子就跑。那女子见蓝辛石虽拔出刀来厉声叱喝，然眼光并没露凶杀之气，知道已动怜惜之念，当即立住脚不再追前，只用极风骚的态度，瞟了蓝辛石一眼，笑道：“何必使出这们凶恶的嘴脸来做甚么呢？你欢喜吃虾蟆，我将家里养的虾蟆送给你吃，难道还对你不起吗？我向你讨酬谢，论情理是应该的。你便不讲情理，不酬谢我也就罢了，为甚么还要对我这们儿凶恶呢？”蓝辛石道：“这山峒里的虾蟆，近三天果是比平日多些，但是从没听人说过有家里养虾蟆的。并且我与你素不相识，即算你家里养虾蟆，为甚么无端送给我吃，这事也太不近情理了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我为的就是要得你的酬谢，你不相信，不妨同去我家里瞧瞧，看是不是养了许多的虾蟆？”那时蓝辛石的年纪轻，胆气壮，好奇的心更切。经这些软语一说，早把那拔刀叱喝的勇气收歇了，改换了客气些儿的声调，问道：“你家住在哪里？离此地有多远的路？”那女子伸手向一座高山说道：

“没有多远，就在那山腰里面。你若是名不虚传的好汉，要走就走，不用迟疑。”蓝辛石果然不肯示弱，左手拾起火把，右手握着大砍刀，教女子在前引导，自己步步留神的跟在后面走。

一会儿，走到了山底下，看那山很陡峻，并没有上山的道路，攀藤拊葛的爬上去。才爬了几步，布袋就被树枝挂落了。再爬了几步，火把也熄了。刚爬到一片略为平坦些儿的地方，见女子在前面不动，仿佛爬得疲乏了，立住歇息歇息的样子。蓝辛石忽然心里一动，觉得今夜凶多吉少，火把又熄了，天上仅有一点儿星光，十步之外，便看不清人物。万一这女子不怀好意，我的性命不怕断送在她手里吗？古语说的好：“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”这女子只怕是活该要死在我的大砍刀之下，此时她偏背着我立住不动，我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蓝辛石杀心一动，随手就举起大砍刀，对准那女子的后脑，用尽平生之力劈将下去。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眼前火星乱迸，大砍刀飞了起来，把虎口都震开了，那里还握得住刀柄呢？险些儿被飞回来的刀背，倒劈开了自己的额头。不禁大叫了声“哎呀，”大砍刀已脱手从头上飞落到山下去了。蓝辛石掉转身便跑，却忘记了自己爬上了极险峻的山。只一失脚，即骨碌碌滚下山来，幸亏他的皮粗肉糙，又还爬的不高，不曾滚伤身体，从山底下没命的逃回家。次日，白天才敢出来。仍到那山下寻刀找布袋，寻着那刀看时，已砍了一个半寸多深、二寸来长的大缺口。心想：这妖精真厉害，怎的有这们硬的后脑？回想昨夜上山的情形，再依样爬到平坦的所在一看，只见一块五尺来高的大石碑，竖在那里，碑顶被劈去了一角，正是刀缺口那般大小。

蓝辛石因这是自己失面子的事情，从来不肯向人漏出半个字。就是在无可掩饰的时候，对方绍德说起来，也还不愿意尽情吐露。他自以为除了他自己，是再无人知道的。今忽然听吕宣良若不经意的就道了出来，更在他正转念头，想拿大砍刀照样劈吕宣良后脑的时候，安得而不大惊失色呢？蓝辛石生性虽蛮，然遇了这种时候，也就不敢再倔强了。只是要他伏低就下，反向吕宣良说陪礼的话，却又不愿，心想：大师兄托我收拾尸骨的事，既已办了，何不趁早回去，要站在这里受他的形容挖苦。当即拉了周季容一下，掉转身往山下便跑。周季容不知为着甚么，也只得跟着就跑，吕宣良也不呼唤，也不追赶，望着二人跑的远了，才回头向柳迟说道：“你这一年来的进境很好，你生成只有修道的缘分，妻财子禄都与你无缘。你这回为娶妻的事去新宁，你表妹才被鬼缠，你自己才落陷阱。落陷阱之后，接着就听得犯淫戒，谋自尽的话。这都是可以使你醒悟的地方，而你却糊里糊涂的经过了，当时心里并未加以思索，直到今早亲眼看见了犯淫的结果，你心中才有些感觉。若不使你有这回的经历，将来一犯淫戒，便难免不堕落，这是修道人最大的关头，所以必须你自己澈悟。我约你到这里来，为的就是这事。你于今已明白了，我再传你修炼的诀窍。”当下柳迟就在飞来石下拜受指教。修炼只在得诀，诀窍只在名师指点。三言两语，一经道破，豁然贯通。

吕宣良传授了诀窍，说道：“方绍德想做峨嵋派的开派祖。他定的戒律，第一条，是不许干预国家大事。这条就没有道理，我们修道的人有什么国？有什么家？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，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，谁的事不可以干预，即如现在就有一桩事，若依照方绍德定的戒律，是不能干预的，而我却不能不管。不过这事我暂时不能露面，就是清虚门下诸弟子，也有不便之处。你初到我们门下，不曾出外交游，外面认识你的人少，惟有差你去较

为妥当。你附耳过来，我教你几句话。”柳迟忙凑近身去，吕宣良低声叮嘱了一番，柳迟连称遵命。师徒二人即此分别。柳迟自遵着吕宣良附耳叮咛的话，干那方绍德所定戒律不许干顶的事去了。

毕竟那事是甚么事呢？后文自有交待。

于今且说那个与诸位看官们久远了陆凤阳，他自从在浏阳人帮里当队长，为争赵家坪被平江人打伤之后，幸遇常德庆替他治好了伤，并留药替一般受了伤的浏阳人都治好了。陆凤阳和众浏阳人都日夜思量如何报仇雪恨。只是平浏两县人为赵家坪争斗的事，一年照例一次。这一年争斗输了，只得吞声忍气，以待来年。这一年中，在平、浏两县参加战团的人，原没有甚么准备，就只忙煞了常德庆。常德庆当日对陆凤阳说是江西抚州人，并说我本来不会多管这些不关己的事，那都是临时随口说出来掩饰他自己行藏的话。其实，他们崆峒派与昆仑派久成水火。常德庆这回来替浏阳帮治伤，原是已知道此次的争斗，有昆仑派人出头，帮平江人助阵，正有意借此在暗中帮助浏阳人，使昆仑派人栽一个跟头，消消积怨。不料就因留药治伤的事，一时传遍远近，杨天池当时就得了这个消息。知道崆峒派的人久已存心报怨，这种替浏阳人治伤的举动不是偶然的。

杨天池此时虽也有些失悔不该鲁莽助阵，无端替平江人结下这一场仇怨，更惹出崆峒派的人来。然一时失检，已弄成了这们一个局面，在势万不能就此罢休。并且两派人因彼此都不服这一口气，谁也不肯退让半点。从来不问所争执的事由大小，都不过只借这点儿事做引子，究其实，平、浏两县争赵家坪，与两派有何关系？为的只要借这争赵家坪做引子。所以，两方都尽办准备。以前两派的人虽常有争斗，崆峒派因势力较小，被昆仑派压抑的次数太多了，要借这回的事，大举与昆仑派拼个强存弱亡。无奈本派的势力既小，明知就拼着不要性命，也决斗不过昆仑派的人多势大，只得求助于昆仑以外修道的人。崆峒派为首的，是杨赞化兄弟。昆仑派为首的，是笑道人。笑道人探明了杨赞化兄弟的举动，曾邀集同道，准备与崆峒派人较量。柳迟初次在清虚观所见的情形，便是昆仑派人将要出发与崆峒派人厮杀了。杨天池送柳迟走后，两派人已决斗了一次，毕竟仍是崆峒派斗输了。只是笑道人因为忽略了一点儿，被杨赞廷一剑掠去了头巾，几乎连头顶皮都削了。所以吕宣良在柳迟家与笑道人相遇，说出那几句不伦不类的話。杨赞化兄弟求助外人，一时没有愿意无端与昆仑派人为仇的。崆峒派人只得大家勉强暂将一腔无穷的怨气按捺住，等待报复的机缘。不过他们两派虽格于形势，不能真个大举出头露面，一边帮平江人相杀，一边帮浏阳人相打。然平、浏两县的人，并不因两派不出来相帮，便停止每年在赵家坪的例斗。只是那种蛮争独斗的胜负，既无两派人夹杂其中，便不与义侠传相干了。惟有陆凤阳的儿子陆小青，与本书中好几个义侠生了关系。要写杨天池骨肉团圆，胡舜华兄妹见面，都不能不先从他下手写起来。

陆小青在八岁的时候，因在鸦片烟馆里对对子，一般人都称他为神童，后来读书越发肯猛勇精进了。只是当孩童的时候，知识开的太早，又加以刻苦读书，陆凤阳是个一句书不曾读过的农人，只知道想望儿子多读书早发迹，替家族争光，哪里知道孩童身体发育未完全，脑力用的过度，呆坐不运动的时间过久，于身体大有妨碍的道理。因此陆小青读到十二岁的这一年，书是读的不少，文字也都能得地方上有名的文人学士推许，但是身体就瘦弱得不成个模样了，年龄才十二岁，背也弯了，眼也花了。步行两三里路，就走得

气吁气喘，满身是汗，还一阵阵的头眼发昏。寻常孩童嘻笑跳跟的举动，从来不曾有过一次。陆凤阳夫妇这才着急起来，不敢再教陆小青读书了，每日逼着他和左邻右舍年龄相等的孩童玩耍。只是无论甚么玩耍的事，在寻常孩童觉得极有趣味，极可笑乐的勾当，总引不起陆小青的兴趣。陆凤阳以为邻居家孩童不曾读书，没有知识，自己儿子瞧不起他们。不愿在一块儿玩耍。

因此他们以为有趣味可笑乐的事，引不起自己儿子的兴趣，仗着家中殷实，将地方上的读书人，平日与陆小青说得来的，卑词厚礼迎接到家里来住着，陪伴陆小青，殷勤拜托这些人，想方设法引陆小青快乐。以为陆小青心里一舒畅，再加以起居有时，饮食有节的调养，身体就可望日渐强壮了。谁知身体已经衰弱的人，凡事振不起精神，如何能凭空使他的胸襟舒畅？谈笑的时间太多了，反伤了他的神。陆凤阳将陆小青这个儿子，看得比甚么宝贝还贵重。是这们一来，只急得陆凤阳夫妇求神拜佛，恨不能折减自己的寿数，使陆小青多活几年。无如家族的人都说，只有子女请折减寿数给父母的，没有父母折减寿数给子女的。若这们求神，必反使子女受折磨。陆凤阳夫妇无奈，只好遍求名医，给药陆小青吃。药只能治病，像陆小青这样的虚弱身体，服药也没有效验。陆凤阳急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忽发一种奇想，教人写若干张招帖，张贴繁华市镇，招帖中写出陆小青的体格症候，以及致病的原因，招请能医治的人，如医治好了，敬谢白银一千两。这招帖贴出去，本想得这一千两银子的医生很多，但和陆小青谈论一番，就被陆小青拒绝诊治了。因说出来的治法，与以前所延请的名医治法，都仿佛相似，都说童子痲的病症。不到几个月，远近的医生以及江湖上的术士，都来尝试过了。陆凤阳夫妇至此也已绝望了。

这日，忽然来了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人。身上行装打扮，背上驮一个不甚大的包袱，相貌很端正，却没有惊人出色之处、说话长沙口音。进门向陆家的人说：“特来替陆小青治病的，要见陆凤阳。”陆家人打量这人的手脚极粗，不像个做医生的，心里已存了个瞧不起的念头。然东家既有招帖在外，不能不立时报给陆凤阳知道。陆凤阳在受了伤神智昏迷的时候，能看得出常德庆是个异人，总算是有些胸襟有些眼力的。听报走出来招待，看这人果不像是一个做医生的，然也不像是江湖上行术的，面目透些慈善之气，仿佛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人。陆家自发出那种招帖以来，无日不有专替阎王做勾魂使者的医生上门。陆凤阳初时忙着招待，以为重赏之下。必有能人。后来渐渐把那些应招医生的伎俩看穿了，招待也不愿意殷勤了。平日应招而来的医生，多是不骑马便坐轿，做出很有身价的样子来。陆家开发轿马费的钱，都不知用了多少，从没有像这人步行自驮包袱的。因此陆家的人，更瞧不起。陆凤阳只远远的立着，向来人抱拳说道：“听说老哥是特来替小儿治病的，感激之至，请进来赐教。”来人却很谦和的答礼，到里面分宾主坐定。

来人先开口道：“我姓罗，名春霖，住在长沙。从来并不懂得医道，不能替人治病。”陆凤阳听到这里，忍不住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哥既不懂医道，不能替人治病，又何必劳步，远道赐临呢？”罗春霖点头道：“是，我本不能来应招的。不过我细看那招帖上写出来的得病原因，疑惑老先生的少爷不是害病。若不是害病，是因年轻用功过度，妨碍身体的发育，以致虚弱得奄奄一息，和害了重病的一样，我倒有方法能使他强壮。”陆凤阳听了，又不由得欢喜起来，忙立起身作揖道：“小儿正是因用功过度，将身体累的虚弱了，一般医生都说甚么童子痲，用药却又毫不见效，老哥说不是害病，只

怕果然不是害病，我就教小儿出来，请老哥瞧瞧。”罗春霖应是。陆凤阳随即起身将陆小青带了出来。

此时的陆小青，年纪虽只十三岁，颓唐萎弱的样子，比六七十岁的老翁还厉害。浑身上下，瘦刮不到四两肉。脸上如白纸一般，不但没有血色，并带些青黑之气。两眼陷落下去，望去就和土里挖出来的骷髅一般。嘴唇枯燥，和面庞同色。罗春霖起身握住陆小青的手，周身看了几眼，笑道：“我猜度不是害病，真个不出我所料。”陆凤阳问道：“老哥何以看得不是害病呢？不是已显出许多病症出来了吗！”罗春霖摇头道：“身体有强有弱，身体弱的不见得都有病。他这显出来的症候，是身体虚弱的人应该有的，不是病症，可以从他身上三处地方看出来。第一，他的两眼虽然陷落，眼光的神并没有散，这种昏花，与老年人的两眼昏花不同。老年人是由内亏损，他这是由外蒙蔽，容易治得好的。第二，他的嘴唇虽枯燥没有血色，然人中不吊不欠，平时口不张开。若是童子痨，便免不了有那些败像。第三，他的两只耳根丰润。像他们瘦弱的人，若是真病到了这一步，两耳根早应干得不成个样子了，哪有这们丰润的。”陆凤阳听了，仔细看所指出来的三处，只喜得开口笑的合不拢来，也不说甚么，掉转身向着里面就跑，同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出来，向罗春霖介绍道：“这是敝内，可怜他望儿子病好的心，比我还急切，难得今日遇见老哥，确是我夫妇的救星。老哥这般高论，我夫妇从来没听过，我听了欢喜得甚么似的，也使我内人欢喜欢喜，他也实在着急的够了。”罗春霖对陈凤阳的妇人说道：“令郎的身体，已虚弱到极处了，若从此永不服药，安分随缘的过下去，倒不要紧，不过不能望他强壮罢了。如群医杂进，百药纷投，无论所服的怎样，尽管都是极王道的药，至多也不能再延三年的寿命。”陆凤阳问道：“不服药将怎生治法呢？”罗春霖道：“我的治法很平常，也不是十天，半月可望有效。好在不服药，就收效稍迟，也毋庸置疑。于今要说我的治法，须先把我的家世说出来。”“我先父在日，在长沙也颇有点声名。先父的名字，是有字底下一个才字。”陆凤阳不待罗春霖说下去，即截住问道：“是不是往年押解饷银的罗老英雄呢？”罗春霖起身应“是。”陆凤阳大笑道：“他老人家真是威名远震的老英雄，我虽无缘会见他老人家。然我有一家亲戚，住在长沙凤凰台，我每年到长沙，必到舍亲家居住。那罗老英雄也住在离凤凰台不远，我所以时常听得舍亲说起他老人家的事情，可惜他老人家已去世有好多年了。我记得他老人家告老的那年，饷银才到罗山，就闹出了乱子，押饷的兵士，还有些被强盗捉去了。

可见得他老人家的本领，实在了得。”罗春霖道：“先父的武艺，固是少有人赶得上。然他老人家按摩推拿的手段，更是绝技，独得异人的传授。于今除传了我而外，可断言全国没有第二个知道的人。这种按摩推拿的法子，有起死回生的神效，令郎的身体就用我这独得的方法，包管一年之内，使他强壮。不过，令郎须得拜我们下做徒弟，不是我好为人师，只因令郎的天分太高，非拜在我们门下，我犯不着容易给他知道了我秘传的手法。”不知陆凤阳夫妇怎生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寞

话说陆凤阳见罗春霖要收陆小青做弟，才肯替陆小青治病。心想：我儿子经过多少名医诊治，都没有效验，并且都说已成了不治之症。眼见得是离天上远，离地下近了，只要可以延长儿子的寿命，莫说要拜他为师，便是要给他做义子都可以。陆凤阳心里正这们打算，他妻子已开口向他说道：“拜师是好事，也是很容易的事。不过我曾听说有徒弟要伺候师傅，无论师傅到甚么地方去，徒弟都得跟着同走。不知道这位罗师傅收徒弟，是不是这般规矩？”陆凤阳还没回答，罗春霖已笑着摇头道：“我收徒弟没有这种规矩。我父亲一生没有第二个徒弟，所有艺业仅传我一人。我今年五十岁，也还不曾收得一个徒弟。大凡一种绝艺传人，非得有缘的不可。每有从中年就到处物色有缘的徒弟，一直到八九十岁临终才得着的。也有至死不遇有缘人的。令郎能传我的艺业，是令郎的缘分，于我并无好处。我在长沙若肯胡乱收徒弟，到此刻就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个了。我于今替令郎按摩推拿，一年半载之后，使他的身体与寻常年龄相等的人差不多了，才可渐渐传他的艺业。”陆小青听了罗春霖的话，不待陆凤阳夫妇开口，就双膝向罗春霖跪下叩头，口称师傅，说道：“既蒙师傅救我的命，又传我的艺业，真是恩同再造。就教我伺候一生，也是应该的，无不情愿。”罗春霖欣然扶起陆小青来。

从此，罗春霖就在陆家住着。陆小青无论吃喝什么东西，都得由罗春霖察看仔细，限定分量，一些儿不许过多，也一些儿不许过少。初时，每日早晚替陆小青按摩两次。平日陆小青夜间苦睡不着，现在经罗春霖一按摩，每次不待摩遍全身，就呼呼的发出鼾声，极酣美的睡着了。每夜必俟陆小青按摩得睡着了，罗春霖才睡。恰好睡到天光一亮，罗春霖就起来替陆小青按摩。按摩的手段，仿佛魔术。分明精神抖擞眼睁睁睡不着的人，经他一按摩，就自然睡着了。疲倦到了极点昏昏欲睡的人，经他一按摩，顷刻之间，便见精神焕发，无纤微睡意。陆小青夜间被他按摩得睡着了，天明非待他按摩不醒来。是这般调治了一个月，陆小青的食量也增加了。遇着有趣味的事，或听了有趣味的話，也觉着高兴了。罗春霖才传他几下拳脚工夫。这种治疗虚弱的方法真妙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陆小青已变成一个极精干极活泼的青年了。陆凤阳夫妇感激罗春霖自不待说，只是陆小青坚强的身体，经罗春霖一年工夫就调治的壮健了，而陆凤阳夫妇本来康健的身体，这一年来倒日甚一日的衰弱了。少年人的虚弱有治法，老年人的衰弱无法治，从得病不到半年，夫妇都相继去世了。

陆家世代务农，陆凤阳到中年以后，自己才不打赤脚下田做工夫了，请了十多个长工，由陆凤阳指挥耕种。若是陆小青不改业读书，陆凤阳夫妇虽死，农事也还能继续下去。既是从小就寝馈在读书里面，对于农事一点儿不知道。年纪又轻，又没有叔伯，这们大农家的门面，当然不是他所能撑持得住的。陆凤阳夫妇的丧葬一了，陆小青便将田土招佃户耕种，辞退了十多个长工，迎接罗春霖来家，专心一志的练武。这也是合该罗有才的本领应得传人，陆小青刚得了罗春霖的真传，罗春霖就一病死了。陆小青家中虽有些遗产，然因没有妻室，又没有其他骨肉亲人。便懒得在家撑持门面。他从小原是读书望科名发达的，只因身体虚弱之后，与他相关切的人，都力戒他不可再近诗书，罗春霖也不许他再用心思脑力。在书里面受了痛苦的人，又已改变了途径练武，对于诗书文字，自然不愿意再亲近了。科名发达的心思，因此也就没有了。他自有生迄今，终年困守在家，不曾到外面游览过。于今一户热烘烘的人家，转眼就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单的人，在家也太觉得寂寞寡

欢。他心想：我从恩师练了这一身武艺，若仍和往日一样，终年拘守家园，不但单身寂寞，生趣全无，并且也太没有出息。曾听恩师说过，欲求艺业精进，必须多与名人逸士交游。所以古时有本领的人，无有不出外求师访友的，我现在娘死父不在，一身无挂碍。一无叔伯兄弟，二无妻室儿女，再于此时出外求师访友，更待何时？主意既定，便将陆凤阳遗传的产业托付一个公正族人经管，独自带了些盘缠，出门游览。

长沙省城他虽跟着陆凤阳到过几次，不过那时还是在小孩子时代，糊里糊涂的，只知道比浏阳乡下人多，热闹而已。至于常会五方杂处，交通便利的地方，实为奇才异能之士荟萃的场所的道理，是不懂得的。并且那时正是沉迷于书，便懂得这道，也不知道去访求请益。

这番特地为求师访友出来，所以从家里出门，就直向长沙进发。自他家到长沙省城，只有二百多里路。若是平坦大道，至多不过三日的程途，只因那一带地方，曲折多山，山路极不易走。寻常人行走起来，总得走四五日。陆小青没有急切到省的心思，只缓缓的随着脚步走去，正是八月间天气，白天还很热燥，行行歇歇，一日只走三四十里山路。遇着清爽些儿的饭店，就停歇不走了。是这般一连走了四日，这日是中秋节了。一面走着，一面心想：今夜是中秋佳节，须捡一家四周风景好的饭店歇下，夜间弄些酒菜赏月。虽在客中，也不可太辜负了良宵。

陆个青虽有这般雅致，不过一路走来没有一家风景稍好的饭店，乡下的饭店，必相隔十乡里，才有三五家连在一处，有饭店的地方，便是一个小市镇，一错过了这市镇，又得多行十多里。陆小青在将近黄昏时候不曾落店，再走不到十里，天色便已快要黑了，打算加紧些脚步，赶到前面市镇上，不问四周风景如何，只得歇宿了。正急急的走过一座山岭，忽见山底下有一所很高的庙宇，虽天色已经向晚，看不出房屋的新旧，然那雄壮的形势，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庙里钟声梵乐，热闹非常，使人一听就知道庙里正做功德。陆小青闻到这种声音，不知不觉的触动了他一桩心事。

是一种甚么心事？他想起他父母去世的时候，请了红莲寺十几个和尚做道场。那夜用许多张桌子，搭起一座高台，方丈和尚上台放焰口，不知怎的那台搭的不牢实，方丈和尚正抓着馒头往台下扔的时候，突然“哗喳喳”一声响，高台倾倒下来，方丈和尚已有五六十岁了，那台一倒，大家都吓的大叫起来。以为老和尚倒栽葱跌下，必跌得头破血流，不死必得重伤。谁知在台下年轻的人倒有好几个被台压伤了，老和尚却安然立在地下，连惊慌的神色都没有。

于是一般人都说，这是陆家的福气好。若把老和尚跌死了，红莲寺的和尚是断然不肯善罢甘休的。因为红莲寺是一个很大的丛林，寺产极丰富，寺里常住有百多个和尚。那方丈和尚法讳知圆，知识高妙，品行端方，在红莲寺住寺了二十年，寺里的清规是再严没有的了。

知圆和尚是喜与人方便，寺里每年有三四千租谷的出息，谷价比一般富户便宜十之三四，只是不许买了他的谷，搬运到几百里之外去，也不许数十石数百石的整买。知圆和尚说：“这人能一次买数十石谷，不待说是有钱的人。有钱的人，不应该争买穷人喜买的便宜谷。至一次能买数百石的。自然是谷贩。我与其卖贱价给谷贩赚钱，穷人一般的得不着好处，这钱我何不留给自己赚呢！”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附近数十里小农家，都可以到红莲寺借谷。

秋收后一石还一石，并不取息。要借钱做种田资本的，也是一文息钱不要。乡绅官府都因知圆和尚这般慈善，又有才学，无不欢喜与他往来，他倒轻易不到乡绅家去。至于县衙府衙，更是殷勤迎接，他也不肯走动的。他时常向人说：“我们出家人，只一走动衙门，结交官府，便不愁不造出种种的罪孽来。既是名心不死，何必出家做甚么呢？”红莲寺的和尚，不问年龄老少，在寺里的名位大小，没有一个不循规蹈矩的。有时在路上行走，遇着妇女，和尚总是远远的就低下头来，拣宽阔的所在立住等候，必让妇女走过了才走，从来没有敢多望一眼的。有妇女到寺里烧香，知圆派定寺里招待的和尚，年龄多在六十以外。俗人想出家的，往旁的庙宇里受戒都容易，惟有在红莲寺出家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不问这人在俗的时候人品如何好，学问如何好，身家根底如何好，要想在红莲寺受戒，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。寺里的伙食，粗恶到了万分，便是当乞丐的也吃不来。这还在其次，最使人不容易遵守履行的，就是那戒律细如牛毛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笑，都有一定的规则。偶一失错，处罚极严。那怕在俗时是个很有身分很有名望的，或出家时的年纪已很大的，也和责罚小孩子的一般责罚。连受到三次责罚，就得被驱逐出来。因此出家人能在红莲寺受戒的，不但俗人都特别尊敬，便是游方到各地寺院里挂单，各寺院的当家师，都得拿他们当高僧迎迓。知圆和尚平日是不出寺门，去拜访他的也不肯轻易接见，惟有请他讲经，或死了人请他做道场，他说这是度人的大事，从来毫不推诿。因他有这们多难能可贵的地方。四周几县的人，异口同声的称他为活菩萨。

若这夜因在陆家放“焰口”跌死了，休说红莲寺的和尚不肯善罢甘休，就是远近的地方上人，也都要责备陆家不小心，非还出他们的活菩萨不可。当时既不曾跌伤，有的说是陆家福气好，合该不遭人命，有的说这不干陆家的事。像知圆和尚这样的活菩萨，本应该有百神呵护，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岂有这般慈悲好和尚，会得这种惨结果的道理？陆小青当时也立在台下，看了只觉得太奇怪：知圆和尚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仰天向后倒栽下来，照理应该头先落地，被太师椅压住。既不然，也应该随着桌椅倒下，躺在倒塌的桌子旁边，何以分明看见倒栽下来，落地却直挺挺的立在离倒塌的台很远呢？并且知圆和尚年纪已有五六十岁了，平时举动虽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，然地方上人都知道他是个文弱书生出家的。因他初到红莲寺当住持的时候，年纪才得三十零几，简直是一个斯文人。他自己说二十岁进了学才出家，可知不是个强壮矫健的人。陆小青为此不由不觉得奇怪。不过那时因父母去世，心里方在悲哀，只要老和尚不曾跌伤，便是万分侥幸。一时须忙着救护台下压伤的人，这种觉得奇怪的思想，仅能在脑海里略转一转，立刻就消减了。几年来偶然想到这上面，仍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事。

他也曾拿这事与年老及自谓明白事理的人研究。年老及自谓明白事理的人，反大笑说道：“你怎的忽然这们糊涂了，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。一因知圆和尚是个有道德的高僧，应有神灵保护，不使他跌伤。二因‘放焰口’是赈济孤魂野鬼，那些来受赈济的孤魂野鬼，感知圆和尚的德，见知圆和尚有难，正好齐心合力的拥护，以图报答。有了这两个原因，台就搭的再高些，也不至于把他跌伤。还有你父母的英灵，更不能不竭力把他扶住，如果跌死在你家，你是逃不脱的一场人命官司。你父母念你年轻，没有帮手，如何能遭得起这种人命官司？所以只好在暗中将知圆和尚扶住，好好的脚先下地，不使跌倒，假使不将知圆和尚扶得离台远远的站住，仍恐怕被倒塌下来的桌

椅跌伤了。你想，若不是有这们多鬼神在暗中保护，五六十岁的老和尚从一丈多高的台上倒下来，能有那们平安无事么？你要知道这些话，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说的。当时我们围住知圆和尚问，何以好好的站住，一点儿不曾跌伤？知圆和尚就说：“想必是有鬼神护佑，若不然，骨肉都已跌碎了，哪里还留得下性命，”陆小青听了这些议论，口里不能反驳，心里总觉得鬼神在暗中保护的话太没有凭据，只是自己仍想不出有凭据的道理来。这事搁在心里几年了，此时听得寺里做功德的声音，所以不知不觉的把这桩心事触动了。

当下，陆小青心里寻思道：“我不曾到过红莲寺，只听说从我家到长沙去，须走红莲旁门口经过。我小时候虽走过这条路，然那时不关心，不知这庙是不是红莲寺？此时天色已经昏黑了，若是红莲寺，我何妨就在这里借住一宵。听说红莲寺的和尚，都肯与人方便。孤单客商错过了宿头，及穷苦文人在外游学，到了这地方，无钱到饭店歇宿的，去寺里借宿，无不容纳，并有很整齐清洁的被褥，次早还留吃一顿早餐。每年这笔接待俗客的费用，却不在少数。那十几个曾在我家做过佛事的和尚，或者还能认识我，即算不认识，说起来也应该记得。”陆小青旋寻思着旋向山下走。不知这庙是不是红莲寺？且待第七十三回再说。

第三回 值佳节借宿入丛林 度中秋赏月逢冤鬼

话说不一会，陆小青绕到了山门前面，定眼细看山门上的匾额，幸依稀辨认得出，果是“红莲寺”三个大金字。上面两边角上，还有两个小些儿的，就形式猜去，大约是“敕建”二字。山门大开着不曾关闭，望见里面佛殿上灯烛辉煌，无数的和尚都身披袈裟，手持法器，念经的念经，拜佛的拜佛。那种又华丽又庄严的气象，使人在远远的望着，就油然生敬重三宝之心，不敢冒昧闯进去，扰乱他们的佛事。只得缓缓走进山门，拱立在佛殿下等候。

虽隔几年没见知圆和尚了，然此时还认得出他正领率着众和尚拜佛。众和尚已有看见了陆小青的，但是都在一心拜佛，没一个肯作理会，只当不曾看见的一样。约莫经过了一顿饭久的工夫，功德才做完了。知圆和尚自走进佛殿里面去了，其余的和尚也都各归各的素房，没有一个开口说话的。陆小青暗想：这才真是整齐严肃，怪不得远近的人，同声称赞红莲寺的法规好。不过他们都各自散了，我若再不上殿去，随便拉住一个：说出借宿的话头，一会儿都走散了，教我去那一间寮房里找谁呢？一这们着想，便提步往佛殿上走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和尚，从众和尚中走出佛殿，迎面向陆小青合掌念了一声佛，现出极谦和的神气问道：“居士从哪里来？有何贵干？”陆小青连忙打拱，答道：“请恕冒昧，我是打从此地过路的，因贪着多走几里路，错过宿头，天色已晚，前面山路不易行走，只好来宝刹借宿一夜，当随缘奉纳香金。”老和尚就佛殿上灯烛之光，略略打量了陆小青几眼，说道：“原来是错了宿头来借歇的。这很容易，只是没好款待。”陆小青连声答谢。知客老和尚即引陆小青走下佛殿，到东边一所连三间的房内。

陆小青看这房中陈设的桌椅，虽很粗劣很破旧，然打扫得洁净无尘。房中悬了一盏玻璃灯，灯光仅能看清房中的陈设，左顺两间的房门都开着，知客老和尚让陆小青坐下，问道：“居士既是错过了宿头，想必此时还不曾吃晚饭。敝寺的斋供，若不适口，只能充充饥肠，不嫌粗恶么？”陆小青忙谢道：“承赐地方歇宿，已觉心里不安，若再打扰，不大过分了么？”知客老和尚谦逊了一句，转身出去了。不一会，托出一个木盘来，盘里一小桶饭，两样素菜，就桌上摆好碗筷，让陆小青吃。陆小青正觉腹中饥饿了，看饭菜果不精美，知道红莲寺的和尚素来是饭食粗恶的，在势不能为招待俗客另办精美的饮食。有两样素菜，还是款客的排场。寺中和尚每餐都只有一样素菜。陆小青腹中正在饥饿的时候，虽是这般粗恶的饭菜，也一顿狼吞虎咽的吃了。知客老和尚点了一枝寸多长的小蜡烛，送他到左边房间里，四围靠壁都架了床，好像是特地预备给俗客睡的。知客老和尚道了安置，自将小蜡烛插在壁缝中去了。陆小青独自坐着太没有趣味，只得倒在床上睡起来。

睡了一会睡不着，烛光一灭，忽见房中有月光射进。不由得暗自好笑道：“我这番出门，连走了五天路，前四天都落在饭店里，虽不及在家时的饮食起居方便，然大致也还过得去。今日因是中秋节，不愿意辜负了良宵，在上午就打算今夜要拣一处风景好些的饭店落下，准备弄些酒菜赏月，也可借此以消客中寂寞。谁知在黄昏以前走过一处饭店，便直走到天黑，也再遇不着饭店了。幸亏有这红莲寺，素来喜与人方便，我才得了歇息之处。若不然，休说弄酒菜赏月，再走几里路，落店太迟了，各饭店都住满了旅客，还不见得能留一个安身的地方给我呢？即此可见是万事皆由前定，合该我今年应在这红莲寺里，过这种人世第一的寂寞中秋节，才会转那拣好饭店赏月的念头。若没有那样念头，前四日都是黄昏以前落店的，今日何独不然呢？”陆小青自拜罗春霖为师后，几年来都是每到夜间睡觉，头一落枕，便万念俱寂，合眼就悠然睡着了。前四夜在饭店里歇宿，也是如此。独这夜看见从窗格里射进来的月光无端的思潮起伏不定。辗转了几次，又忽然转念笑道：“中秋的明月，难道定要在有风景的饭店里，弄得酒菜来吃喝着才能赏的吗？这也未免太俗了，这庙里清高绝俗，正能替中秋的月光生色不少，只看从窗格里射进房来的这一点儿月光，有多明亮？我既睡不着，何不起来去外面欣赏一回？”一想到这里，雅兴顿增，一翻身就坐了起来。

热天起睡，不须穿脱衣服，更觉便利。下床开了房门，步出这一座三开间的房屋，走廊底下出来，就是大佛殿下面的一个大坪。坪地都用四方石块铺着，平坦坦的，受那极清明的月光照着，就和结了一层厚冰的水面一般。坪的两边。安放了两只高有一丈的铁香炉，此外别无一物。陆小青反操着两手，仰面在月光中走了几转，觉得万物都静悄悄的，连风动林叶的声音都没有。心想：这寺里住了一百多个和尚，此时还不过二更时分，便各处全听不出一些儿声息，仿佛是一座无人的空庙，这种清规，确是旁的庙定中和尚所万万不能遵守的。认真说起来，出家人实在应该如此，方足使人钦敬，若出家人的起居饮食及一切举动，都和在家的俗人一样，就只剃光了头发，穿上圆领大袖的衣，便算是和尚，受十方供养，那简直是天地间的罪人，懒惰无业的游民，都不妨借着做和尚骗衣食了。只是可惜守清规守戒律的和尚，远处的寺院如何，我不知道。这方圆数百里以内，就仅有这红莲寺。怪不得这寺里的寺产丰富，原来寺里的和尚，待自己都极刻苦，待人却处处行方便，实行佛菩萨慈悲度人的志愿。有钱的人不想积功德则已，想积功德，不拿钱

捐助在这种寺里，待捐助甚么地方呢？我父亲给我的那些遗产，我一个人哪里用得着那么多，我凭着胸中学问，手上的能为，也不愁一生谋不着衣食，何不将遗产提一半出来，捐在这寺里，替我父母做些功德呢？陆小青想到这一层，心里异常高兴，觉得这功德非做不可。

此时的月光已渐偏西了，照得东边廊庑下安放了一口五、六尺高的大铜钟。随意走近前看那钟，是云白铜铸的，上面镌了制造的年月，计算已有百多年了。贡献的人，是一个做湖南按察使的。细看那钟并没有破坏，钟上打扫得干净，一点儿灰尘没有，好像是才安放在这里不久的样子。正待伸手摩挲，猛觉得佛殿上有一阵很怪异的风，吹得殿上悬挂的东西，都瑟瑟作响。陆小青不觉回头向佛殿上望去，那般庄严宏伟的佛殿上，只佛座前面，点了一盏悬挂的琉璃灯，以外别无灯火。琉璃灯的光线，四围都还明亮，只灯的底下是照例有一块篮盘大小的黑暗圆圈。陆小青朝佛殿上看时，那琉璃灯的寸长火焰，正在摇摇不定，因此灯底下的黑圆圈里面，有好几个妇人，集聚在那一块地方，齐向佛像叩头礼拜。陆小青不禁吃了一惊，暗想：这时分怎得有这们多妇人来拜佛呢？并且寺门关着，妇人从何处进来？不是奇了吗？一面心里这们想，一面再定睛看那灯下，却是一个也不见了，只依稀隐约的看见一群黑影，同时向佛座下藏躲的模样。陆小青随即吐了一口唾沫，低声呸了几下，说道：“这才是活见鬼了。我这两眼睛，自遇恩师之后，一日光明一日。近年来寻常人看不清晰的东西，我都能一望了然，昏花的毛病，一点儿没有了，若在五年前看了这情形，还可以疑是两眼昏花误认。于今我自信不至如此，不是活见鬼了吗？”当下举眼向殿上四周看去。

陆小青初进红莲寺的时候，一因寺内的和尚都整齐严肃的念经拜佛。不知不觉的发生了一种敬畏之心，不敢随便抬头乱看。二因此来目的是在借宿，在未得和尚许可以前，无心浏览景物。因此虽在佛殿下拱立了多时，然佛殿上的情形，并不曾看明在眼里，此时才看出这佛殿从殿基到屋脊。那莲花座有一丈二三尺高，朱漆的莲花前，一片一片张开来，每片和门板一般大小，莲座前面的香案，也硕大无朋。佛像的两旁，排列着许多金漆辉煌的木龕，龕里约莫是五百尊罗汉的像。因离琉璃灯太远，只借着佛殿下明月反射的光，陆小青又立的地方太远，所以看不大明白。心里又转念道：“我为甚么只管站在这廊庑下，朝佛殿上呆看呢？这时又没有和尚往殿上做道场，索性上去瞻仰瞻仰不好么？”遂举步向佛殿上走去。才走了几步，偶一抬头，又分明看见那琉璃灯底下，拥挤着一大堆的妇人，向佛像中叩头礼拜。这次所见，比前次更多更清晰，前次大约只有十来个，这次就有二三十个了，陆小青既发见了这种怪异情形，只得立住不动，目不转睛的望着灯底下，仔细看怎生变化。说起来奇怪极了，陆小青一仔细定睛，便看出那一大堆妇人，并不是陡然出现的，明明白白的一个个从莲座下走了出来，向灯底下一挤，就掉转身叩头礼拜起来。每出一个都是如此。好像只有那灯底下的黑圆圈可以容身似的，渐出渐多，约计已有七八十个了。猛听得“喳喳”一声，佛殿上的瓦，好像被猫儿踏碎了一片，这响声一出，灯底下的妇人，登时惊慌得往莲座下一闪，睁眼便一无所见了，陆小青如痴似呆的望着，也被那响声惊得清醒转来了。连连说：“怪事，怪事！”三步作二步真走上佛殿。心里自寻思道：“佛殿之上，是何等清净庄严的地方，如何会有这些女鬼，齐集在此呢？并且看这些女鬼拜佛神情，好像是伸诉冤苦，哀求佛祖超度的一般。这是甚么道理？我两次都看得明明白白，向这莲座下一晃就没看见了。刚才更

看得清楚，一个一个从莲座下走了出来，莫不是这莲座下有甚么蹊跷？”看香案上有点不完的蜡烛，便拔了一枝，跳上香案，就琉璃灯火上点着，细细的照看莲座前面的莲花瓣。一片片都看了几眼，摇了几下，看不出一点儿可疑的痕迹，也摇撼不动。

照到后面，毕竟被他看出一些破绽来了。原来其中有一片莲瓣，边上有数寸远的所在，特别的光滑，可以看得出是时常在这地方捏手的。就那光滑的所在，用手捏住一摇，不摇这下没要紧。只这们一摇，摇得那莲瓣往旁边一歪，里面跟着一股阴冷之气冲出来，只冲得陆小青皮肤起栗。古人说的好：艺高人胆大。虽则发现了这种可怕的情形，然陆小青仗着一身出色超群的本领。并不知道害怕。换左手捏住莲瓣，右手拿烛向冲出阴冷之气的所在一照。只见这莲瓣原是一扇洞门。莲瓣让开了，即时现出了一个洞口来。洞口里面，漆也似的黑暗，就有烛也照不见洞有若干洞，洞里有甚么东西。只觉得一股臭气冲入鼻孔，比无论甚么臭气都难当。使陆小青闻了，禁不住要呕。心里已猜着必是尸臭，正要想方法进洞里探看一个究竟，陡听得有脚步的声音，吓得陆小青忙噗的一口将烛吹灭，随手仍将莲瓣扶正。跳下来，将烛插在原处。打算回房再作计较，免得被和尚出来看见了，知道识破了他寺里的机关，不是当耍的事。再听脚步声倒没有了，然在佛殿上徘徊也没用处。仍由东廊庑下，走进那三开间的房。脚才跨进睡房，就见那个知客老和尚坐在床上，笑容满面的立起身迎着说道：“居士适从何来？”陆小青这时真是怀着鬼胎的人，忽看见老和尚坐房里，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。不知他怎生支吾应付？且待第七十四回再说。

第四回 遇出家为窥秘密事 思探险因陷虎狼居

话说陆小青忽一眼看见知客老和尚坐在房里，真是一惊不小，见他问话，只得竭力装出行所无事的样子答道：“因为今日是中秋佳节，我在白天行路的时候，便打算拣一处地方风景好的饭店落下，准备弄些酒菜赏月，免得虚度良宵。谁知所经过的饭店，我都觉得不好。

原想多赶一程路，以求能满我这心愿的。无奈山路难行，刚近宝刹，天色已昏黑不能行走了，因此只得来宝刹借宿。方才正上床睡了，忽见从窗格里射进来的月光，清明如昼。偶然想起这样皎洁光明的月色，照着这样清净庄严的佛地，应该比一切的地方都好看。在饭店里赏月，怎赶得上在这地方赏月呢？我何幸于无意中遇了这种良宵美景，若就这们糊里糊涂的睡了，辜负了这样好时光，岂不太可惜。虽说一时间取办出酒菜，然我以为在这种清净庄严的地方赏月，饮酒食肉，尽觉太俗。于是就翻身起来，在外面廊庑下及石坪中徘徊欣赏了好一会。我生平所历的境遇，实以刚才这一刹那为最高洁。”陆小青有意是这们接连不断的说了一大篇，好掩饰他偷窥秘密的痕迹。知客老和尚也不打断他的话头，只管笑嘻嘻的望着他说。他见知客老和尚不像有恶意的样子，以为知客老和尚另育事故到这房里来，偶然凑巧在这时候，并不是为知道他有偷窥秘密的举动而来的。自己疑心生暗鬼，无端吃了那们一大惊。说完了这一大套话，看知客老和尚不住的点头笑道：“居士

真是雅人，才有这般清兴，贫僧钦佩之至！”陆小青这时心里已安定了，问道：“老和尚怎的这时分还不睡？来此有何见教，知客老和尚只是不转眼的望着陆小青的脸，笑道：“并没有甚么事，只因贫僧心里异常钦佩居士，想来这里与居士多谈一回。”陆小青道：“我生平一无所能，怎敢当老和尚钦佩两个字，”陆小青口里这们说，心里却疑惑这和尚必是从甚么地方，看出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人来，所以回答说生平一无所能。

想不到知客老和尚听了，伸手竖起大拇指，说道：“居士的能为很多，贫僧久已知道，不过贫僧钦佩的，不是钦佩居士的能为，是钦佩居士独一无二的胆量。”陆小青觉这话很诧异，随口问道：“老和尚和我初次相逢，何以知道我有独一无二的胆量。”知客老和尚大笑道：“居士可明白贫僧的职务，是干甚么事的？如何会不知道居士的胆量呢？”陆小青虽明知话里有因，然仍猜不透是甚么用意，只好说道：“我生性太愚笨了，老和尚的话带着禅机，我仍是不能领悟。请老和尚明白说出来罢！”知客老和尚道：“居士故意装呆也罢了，教贫僧明说，贫僧也只得明说了。世间上的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没有一个不怕鬼的，虽也有些自负胆壮的人，青天白日说大话欺人，他不怕鬼，究其实，何尝不怕？明知青天白日不会有鬼的，才敢说这种大话，若在深夜无人的时候，真个有鬼出来，给那些说大话的看见了，看他到底怕也不怕，我看谁也不能有居士那般大的胆量。居士说生平的境遇，以刚才一刹那为最高洁，贫僧很相信居士说的话确不虚假，像刚才那一刹那的境界，人生原不容易遇着。但是贫僧要请教居士刚才所遇的，究竟是如何的情形？”陆小青听了这番话，已经安定了一颗心，不由得又冲跳起来了。暗想：我若承诺是看见了许多女鬼，便不能不承诺偷窥了莲座上的黑洞。这寺里和尚表面装做得个个是罗汉，个个是菩萨，暗中却造下弥天罪孽。如果被识破了揭穿出来，这寺里百多个和尚，不待说都没有活命，就是这座堂皇壮丽的红莲寺，也必付之一炬。这样关系重大的秘密，被我识破了，可知他们决不肯与我甘休，我还是一口咬定不曾见鬼的好。陆小青当时心里早这们细细的思量，然面上并不敢露出一丁点几踌躇的神气，听完知客老和尚的话，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老和尚，这些话从哪里说起，我听了完全莫明其妙。我生平没见过鬼，并不相信世间上果有鬼，也没有很壮的胆量。老实对老和尚说，我刚才起来赏月，固然是因中秋月色好，然大半也因平日不曾独睡得惯。就是前昨几日在饭店里歇宿，也是四五个客商同歇一房，独自睡一间房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过，免不了有些胆怯，不如索性起来，到月光下赏玩一会。老和尚倒来钦佩我的胆量，这简直是有心挖苦我的一般。”知客老和尚至此，忽然改换了一副严厉的脸色，伸手在桌角上拍了一巴掌，怒道：“你这人太不识好，敢在真菩萨跟前烧假香！我的话已向你说明了，你还敢是这们瞎扯谈，你以为不承诺这回事，便可以支吾过去么？你也不想想：我这红莲寺里一百多个和尚，不都是死的，你在佛殿上的行为，岂能瞒得过我们的耳目？我劝你自己知趣点儿罢。”知客老和尚此时的神情声口，与初见面的时候，前后截然两人。初见面时春风满面，开口必合掌躬身，无论如何会巴结的小老爷，见上司也没有这般殷勤恭敬。此刻一翻转脸来，那种横眉竖目的凶恶样子，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，也没有这般厉害，陆小青初次经历这样险境，又早已自觉心虚，此时见了知客老和尚这般凶像，更不由得胆怯起来。

那些无礼的话听到耳里虽不免有些冒火，然不敢发怒，恐怕闹得决裂了，单身一个人，纵有绝高的本领，身入虎穴，也断乎讨不着便宜。只得竭

力按捺住火性，平心静气的说道：“老和尚这些话实在来得太奇怪了。我来宝刹借宿，是老和尚允许了我的，我并没有偷进宝刹来。实心实意的与老和尚说话，为甚么无端责骂我是瞎扯谈？我睡不着出房外赏月，本除赏月光而外，甚么东西也没看见，老和尚却硬栽在我身上，说我看见鬼。我便退让一步，就算是我看见鬼了，也不干朝廷的国法，不犯宝刹的法规，老和尚何必这般恼怒？我不知道‘知趣’两个字怎么讲？只是我乃过路的人，明早天光一亮，就要动身赶路的，因此我也毋庸请教是怎生解说。既承情许我借宿，于今时候也不早了，请老和尚进去安歇，让我安睡一觉，明日好趁早登程。”说罢，拱了拱手，做出准备送客的样子。

知客老和尚哪里作理会呢？虎也似的哼了一声，指点着陆小青的脸，说道：“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！你借宿便借宿，谁教你多管闲事，你既没看见鬼，好好的佛座莲台，要你点着烛东寻西觅些甚么？你要知道，嘴巴硬是不中用的。我因怜念你年纪轻，不知世事，佛殿上那些举动，或者是出于无意，我才不辞烦琐，用好言来开导你。谁知你是狗咬吕洞宾，颠倒不识好人，反想在我跟前卖弄你的口才，以为说得近情理，便可以支吾过去。试问你此刻还能有话支吾么？”陆小青见点烛照莲台的事已被老和尚看见了，知道再掩饰也不中用，越是胆怯害怕，越想不出对付的主意。

到了这种时候，明知就是哀求苦告，也不见得便能免祸，倒不如索性和他硬来，看他把我怎生办法，我若命中注定了要死在这寺里，任如何也逃不脱。恩师传授我的本领，不在这时候应用，有何用处？凡事只在一转念，陆小青赖有此一转念，胆气登时豪壮了，也陡然在桌上拍一巴掌，叱道：“你不要欺我太甚！我是从此地过路的人，第一次到这寺里来，谁知道你这寺里有不能见人的机关？佛座莲台安放在大殿上，原是常人礼拜的，我就拿烛照看一会，算得了甚么？”知客老和尚见陆小青生气，面色倒和缓了说道：“在你自然算不了甚么，然你知道我们也算不了甚么吗？”陆小青道：“我鬼是见了，莲台也是照了，你既怪我不应该看，只看你打算将我怎样？你有甚么手段，尽管使用出来。”知客老和尚点头道：“你既肯承认见了鬼，照了莲台，以下的话就好说了。你依得我的话，我并没有甚么手段使用，我这寺里的机关，万不能给寺外的人看破，谁看破了，便取谁的性命，不问是有意无意，善人恶人。你今夜识破了寺里的机关，照例本没有闲工夫来和你说话，一炷闷香将你薰翻过去，随便派一个小沙弥来，可以了你的帐。只因我们当家师说，你是个有些来历的人，不忍拿对待平常人的法子对待你。佛眼相看，开你一条生路，你只立刻皈依当家师，剃度出家，从此你也成了这寺里的和尚，不但不追究你偷窥的罪，凡是寺里一切秘而不宣的事，你都能预闻，比真个成佛成仙的，还要快乐多少倍，这是你有大造化。有几多大富大贵的人，勘破红尘，要求皈依我当家师的，当家师哪里把那些人看在眼里，多是连瞅也不瞅一眼。又有几多大丛林里的大和尚，要求在当家师眼前参学的，没一个不被当家师一口回绝。你是前生修积了，今生才有这样好机缘，你的意思以为怎样？”陆小青问道：“你这话是教我出家做和尚么？”知客老和尚道：“不错！除了立刻出家做和尚，没有第二条生路给你走。”陆小青冷笑道：“出家做和尚，我知道是再好没有的事，我父母都已去世，没有兄弟叔伯，没有妻室儿女，出家也正相宜。不过，我不能被你们逼迫出家，我到了愿意出家的时候，自会皈依三宝，此时不是我出家的时候，”知客老和尚笑道：“亏你说得好太平话，你在这里做梦啊，若由得你此时不出家，也不说没有第二条生

路给你走了，你趁早打定主意罢。你存心要走死路，就是活佛临凡，也不能度你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突然从衣底拔出一把雪亮的单刀来。只是看那单刀的形式，和寻常的单刀不同。刀背不过半分厚薄，刀长约二尺四五寸，宽才一寸五六分，刀把也比寻常单刀把短些，仅够握一手的地位，刀叶十分绵软，好象是卷起来系在腰间的。拔出来时，弯曲得与一条皮带相似，随手举向桌上一拍，登时挺直与寻常的单刀无异。知客老和尚即用刀尖指着陆小青道：“你不立刻皈依三宝，就请试试我这缅甸刀的滋味！”陆小青虽不曾见过这种又软又薄的单刀，然一听试试缅甸刀滋味的话，心里却想起他师傅罗春霖曾对他说过，缅甸刀是缅甸出产的，极锋利无比。缅甸的风俗尚武，无论何等人家生了男孩子，亲戚六眷送三朝周岁礼物的都少不得要送些毛铁，至少也得送三五斤，多则数十斤百数十斤不等。这生男孩子的人家，将各处送来的铁集合起来，用炼钢的方法，终年不断的炼起来，直炼到行冠礼的这一天，才打成一把刀。这把刀就归这个男孩子终身使用。这种钢炼得纯熟到了绝顶，能和盘皮带一般的，卷成一个圆圈，系在腰间，从表面一点儿看不出。

这种刀虽是锋利无比，然使用刀极不容易。因为刀叶太软，若使劲略偏斜了些儿，每每将刀口劈翻转过来了。缅甸人从小操练，然能使用如意的，一百个之中，也还不过几个人。中国人少有用这种刀的，能用这种刀。必有惊人的本领。罗春霖曾拿这些话向陆小青谈过。此时想起来，知道这老和尚必有些了不得的本领，但是陆小青是个好强的性质，又是年纪很轻的人，正想凭着一身本领做些事业，如何肯出家做和尚呢？当下也顾不得自己的本领是不是知客老和尚的对手，他是练童子功的，周身能不避刀剑，所以虽明知道缅甸刀厉害，并不畏惧。

反掉转脸望着旁边笑道：“你这类东西，毋庸拿出来吓我。莫说我这时候宁死也不出家，就是要出家也不得在你这万恶的红莲寺出家，你休得妄想。你有手段杀我，尽管杀来。”陆小青说完这话，以为知客老和尚必真个动手杀过来，倒很留神他的举动。

谁知他又自行转过脸来，从容说道：“古人说的：蝼蚁尚且贪生。岂有一个少年人，无端自愿走上死路的道理？你此刻这般桀骜，难道疑惑我不敢杀你么？你这个念头就错了。你代替我们想想：你既识破了我们的机关，又不皈依我当家师，我们敢留你一条性命，放你出去么？你自问能有多大的本领，自问能打出这红莲寺么？”陆小青道：“我既说了宁死也不在这时候出家，还有甚么话说。”知客老和尚趁陆小青在昂头说话的时分，冷不防举刀扑杀过来，口中随着骂道：“好不识抬举的东西！其实陆小青早已处处提防着了，见一刀劈下，有意伸出左膀迎上去，一则存心卖弄他自己的工夫，二则想借这下试验这缅甸刀究竟怎样锋利，想不到老和尚一刀未曾劈下，忽然“哎呀”一声，自行将刀掣了回去。一低身窜出了房门，回头向陆小青说道：“好，看你有本领，能插翅飞出红莲寺去！”说时，房门“劈拍”响了一下关了。这们一来，倒把陆小青怔住子，猜不透老和尚是一种甚么举动？不知究竟是一种甚么举动？且等下回再说。

第五回 破屋瓦救星来月下 探莲台冤鬼泣神前

话说陆小青见房门已是关闭，连忙回身一脚踢去。谁知这一脚用力过猛，门板动也不动，倒把脚尖震得麻了，不禁大惊失色，暗想：这房门开着的时候，我进房就看见的，好像是一扇半寸多厚的木板门，和寻常的单片房门并没有不同之处。不知究竟是甚么东西做的，竟有这们牢实？可恨房里的灯早已熄了，不能仔细照看，只得用手去摸，触手便能分别得出不是木板门，摇着不动丝毫，有极密的铁丁钉在上面，可知是用多厚的铁皮包裹的边。

边摸索边心里诧异道：这又奇了呢，我进房的时候，若看见是这般用铁皮包钉的一房房门，岂有不留心看看的道理，并且知客老和尚道了安置，退出去之后，房门是我自己关闭的，只轻轻一拨就关了，也没有刚才这们大的响声。难道有两层房门吗？随即摸到门框上，所猜的一点几不错：果然这关闭的，又是一扇房门，这门是从墙壁里面推出来的，不关闭时一点也看不出。陆小青将通身气力，都提到两只手上，自信没有一千斤，至少也有八百斤的宝力，连推了几下，就和生了根的一般，料知是打不破推不开的。心里计算：这门既不能开，就只有看窗格怎样，即走近窗前。偏巧这时的月光，已不射在窗格上了，摸窗柱虽知道是木做的，然因窗孔太小，所有的窗柱，都是很粗大的杂木，没有刀锯，谁也不能用手捏断。再看看屋瓦，离地足有两丈多高。陆小青到了这时候，一想到是自己的生死关头，便不由得努力寻出路。一面默祝他师傅罗春霖英灵保佑，一面运用气功。运到了那时分，忽发一声吼，两脚朝下一蹬，身体直向瓦屋冲去。原打算用一头两手，将屋瓦冲破一个窟窿，身体就可以冲出屋顶去的。

论陆小青的能耐，休说这房屋只有两丈多高，便再高一二丈，也能冲得出去，无奈这房的悬皮屋梁，都用铁皮包钉在靠瓦的那一面。从下面抬头看去，与平常人家房屋的悬皮屋梁一样，看不见有铁皮包钉的痕迹。陆小青这一头冲上去，只冲得“哗喳”一声响，屋瓦冲碎了一大块，纷纷往房里掉下，悬皮屋梁一条也不曾冲断。悬皮屋梁既不曾冲断，身体便不能冲到屋顶上去，凌空没有立脚之处，也跟着碎瓦掉落房中，反冲得头顶生痛。只好揉擦着头皮，叹道：做梦也想不到我一条性命，会断送在这红莲寺里。这红莲寺既是这般一个万恶的地方，而外面的声名，平江、浏阳、长沙数县几百里的人，莫不异口同声的称赞，二十多年来不曾败露过。不见得这二十多年中，直到今夜才被我看出了破绽。听那老贼秃刚才对我是佛眼相看的话，可知平日对于识破寺里机关的人，也不知用闷香迷翻杀了多少。知圆和尚在我家“放焰口”，台塌没将他跌伤的时候，我就疑惑他不是个寻常的老和尚，无如那时称赞他是活菩萨的人太多，使我不敢疑心他来历不正，大家又都说他是读书人出家，我因此才没拿着当一回事。于今方知道这寺里和尚其所以敢于作恶，毫无忌惮，就是仗着各有一身武艺。那老贼秃已动手杀我，却无缘无故的，忽然叫了声“哎呀”，将劈下来的刀掣回去不杀了，并即时窜了出去把房门关闭。这种离奇的举动，虽猜不出是甚么用意，然听他出门的时候所说的那几句话，可见他不是好意。不待说就要再来对付的。

那当家的知圆和尚，能不提防在几丈高的台下跌下来，面不失色。那种本领，便不是我赶得上的，若是他亲自来和我动手，我赤手空拳的，拿甚么东西抵挡他呢？于今逃既无望，终不能坐以待毙，总得找一件可以拿在手当中当兵器的东西，人多动起手来，方不至因短手上当。

陆小青心里想着，两眼向房中搜索，虽没有灯光，看不大明白，但是窗外的月色光明，反射进些儿光亮来，可以看得见靠窗一张方桌，是很坚牢

的木料做的，四条桌脚，更是粗壮。心里很欢喜：折两条桌脚下来，可以马马虎虎的当兵器使用。刚待扳翻桌子将脚卸下，只是还没动手，陡听得有许多脚步声，在外面石坪中走得响。因是十分寂静的深夜，万物都和沉沉的睡着了一样，甚么声息也没有，所以虽相隔不近，响声都能听得进耳。那响声一步近似一步，且来得非常急骤，不待思索，就料定是知客老和尚叫来的帮手。那里再敢怠慢，一手将桌子掀翻，“喳喳、喳喳”两声响亮，两条桌脚也在陆小青双手中握着了，打算当门立着等候，只要外面和尚一开铁门，就用毒龙出洞的身法，出其不意冲杀出去。才一霎眼，便听得脚声已到了房外，好像有几个走进了中间吃饭的房里，有几个走到了窗户外边。两处都唧唧啾啾的说话，只不见推开铁门。陆小青异常着急，恐怕那些和尚从窗眼里放闷香进来。心想：守在这房里，横竖免不了是一死，与其落到这些贼秃手里，不如拼命再向屋瓦上冲他一回。冲出去了是我的造化，冲不出去，就冲得脑浆迸裂而死，也强于死在贼秃手中。

遂仰面朝屋瓦上一看，不看时几乎急煞，这一看却又几乎喜煞。屋瓦上有甚么可喜的事呢？原来刚才冲了一下，不曾冲成窟窿的所在，此时不知怎的，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透明窟窿。悬皮屋梁都断了，已经在生机绝望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了这一条生路，教他如何能不喜煞呢？既有这现成的透明突出窟窿，要冲出去，便是很容易的事了。陆小青抖擞精神，双脚一垫，身体就从窟窿里窜到了瓦面。

脚才立住，猛听得背后有人说道：“不肯在这里出家，倒是一条好汉。”陆小青惊魂初定，听得背后有人，又是一惊不小。急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身材不大的人，神气很安闲的立在瓦上。此时月已落山，这人又背立着，猝然看不清面貌。但是顶上有发，知道不是和尚。

然而陆小青自忖：没有好武艺的朋友前来相救，并且也没有知道他在红莲寺借宿的事，逆料这说话的，必是与寺里和尚一类的人。觉得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当即折转身来，打算向这人一脚踢去。这人从容避开一步，笑道：“我是救你的恩人，你反认做害你的仇人，怪道那老贼秃骂你狗咬吕洞宾，颠倒不识好人。你瞧罢，追赶你的来了！”说时，手向对面屋上一指，陆小青看时，果见有三个大袖光头的人影，从对面屋上飞也似的向这边风上扑来，手中都操着明晃晃的单刀。陆小青道：“我们从这边走罢！”这人道：“不行！你不见吗？这边屋上也有人来了。”这人没说的时候，陆小青眼睛虽望着这边，只因这边是背月光的地方，甚是黑暗，并不曾看出有人上来。经这人一说破，即见四个光头，正冒上房檐，东张西望的寻觅，一眼看见在这屋上，便也扑奔过来。陆小青刚要朝有月光的地方跑，免得有入黑暗处杀出，难得提防，这人已伸手牵住陆小青的衣袖道：“那边也去不得，随我来罢！”陆小青不知不觉的被这人牵得倒向黑暗处飞跑，两脚似不曾点着屋瓦。耳里分明听得背后有人追赶上来，起初还觉得很近，后来越听越远，知道追赶的脚慢，已跑的落后了。这人还牵住前袖，跑个不止，陆小青是练童子功的人，轻身的本领，自信也不弱人。只是看这人的本领，却又自愧不如。一口气约莫跑了三四十里中，那怕是极陡峻的高山，就如走平地一样，一转眼就翻过山那边去了。

直跑到东方渐次发白，这人才停步松手，向陆小青说道：“我们就在这里等候着罢。”说着，就路旁石上坐下来。陆小青这才对这人作揖称谢道：“请问老兄尊姓大名？何以知道我被困在红莲寺，深夜前来相救？”这人道：“我

姓柳，名迟。并不是特地前来救你，是奉师傅之命，前来搭救一个很要紧的人，想不到一到红莲寺，就看见你从床上起来，走到石坪中赏月。我当时跟了你出来，就伏在东边廊庑的屋瓦上，看你正仰面对着冰轮也似的明月，好象有甚么心事的样子。忽然佛殿上一阵阴风吹起，登时琉璃灯下，现出几个女鬼的阴魂来，朝着佛像礼拜，我只当你不曾看见。回头看你也正在望着殿上露出惊疑的样子，才知道你已看见了。等我再回头看殿上时，不知怎的阴魂都没有了。因你渐渐的走到东边廊底下去，我在瓦上伏着，看不见你，只得到檐边伸出头来看。那时还在上半夜，月亮不曾偏西，我才一伸头，就见我自己的影子照在地下，恐怕被你看出，连忙缩转身伏着。看殿上的鬼影又出现了，正待仔细定睛。因见你已从廊下走出来，我疑心你是看见了照在地上的人影，出来向屋瓦上寻觅的，逆料你不抬头朝我看则已，若朝我一看，我必无处藏形。那时也顾不得再看殿上的鬼影了，慌忙从屋脊背后，飞上正殿。不留神一脚下重了些，碎了一片瓦，随即看你听了瓦声，有甚么举动？只见你并不抬头，两眼呆呆的望着佛殿上，似乎看了可惊的事，怔住了的一般，随即就见你向殿上走去。

我这时在佛殿的屋脊上，又不能看见你到殿上的举动，知道你毫不疑心屋上有我，正在见鬼的时候，只要我不再踏着瓦响，你是不会回头寻觅的，因大胆飞到佛殿对面的屋上，看你果然全不觉得屋上有人，一心一意的在殿上张望，料知你是寻觅那些阴魂的去向。你点烛照莲台的时候，我虽离那莲台很远，然那莲台是多少莲瓣合成的，我一望便知道，大小共一百零八瓣。这是我从小练就的这种眼力。你照到莲台后去了，我在对面又看不见，明知那莲台内必有机关，不亲眼察看一番，我是奉命特为这事来的，怎能放心得下？虽不认识你是何等人，然见你的胆量很大，处那种可怕的境遇，并不惊慌失措，反能从容点起烛来，从莲台上寻觅破绽，可知你也是一个有心人，我便存心想结识你。

正在打算也到佛殿上来，忽一眼看到佛像顶上，仿佛有一个黑东西动了一动，接着就见那个老贼秃从佛殿正梁旁边，钻到了屋上。原来佛像极高，头抵着正梁，佛像里面大约是空的，老贼秃在里面，必已看见你用烛照看莲台。我伏的地方，因比佛殿低了许多，恐怕被老贼秃看见，惟有紧紧伏着不敢动。再看你已慌里慌张的将烛吹灭了，仍插在原处，径回睡的那房里去。老贼秃的身法很快，他在屋上，你在地下，同时向那房里走。他却先到，在你床缘上坐着。我也跟着在屋上细听，你两人所说的话，我句句都听明白的。只知道你的能为毕竟怎样，及见他举刀劈你，你居然伸胳膊迎上去，正想因此看看你的能力，不知那老贼秃陡然想起了甚么事，无端叫一声哎呀，掣刀便往外跑。我不敢耽误，紧跟着出来，只见他跑到佛殿的莲台前面，一霎眼就不知去向了。我也到莲台背后，揭开一片摇得动的莲瓣，向里看了一眼，只觉有一股尸臭味冲出来，里面黑漆也似的看不见甚么。我奉命要救的人，终不知在甚么地方，但是尚又惦记着你，被困得不能出来，回到你睡房的屋上，你正冲那一下没有冲出来。我将悬皮梁弄断后，想向你打个招呼，因见老贼统率十来个和尚其势汹汹的奔来，恐怕开口被他们听见，有碍我的大事。心想瓦上有那么大的一个窟窿，料你不至看不出，所以只在窟窿旁边静等，不一会，你就冲出来了。我的眼睛比你的明亮，他们从那边追来，我很远就看见了。若不向无人之处夺逃。被他们堵住了，也很危险。你手无寸铁，我也是赤手空拳。”陆小青听了这些话，才恍然大悟，正待问柳迟奉命

来救的是谁？在这里等候那个？猛听得有人说着说来了。柳迟即起身笑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不知来了甚么人？且等下回再说。

第六回 坐渡船妖僧治恶病 下毒药逆子受天刑

话说陆小青看见柳迟起身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即抬头看前面，只见一行来了九个人。

一个武官装束，年约四十多岁，生得眉浓巨眼，膀阔腰圆，面上很带着忧愁的样子。无论甚么人一望，便可以看得出他有很重大的心事。同行的八个人，一色身穿得胜马褂，头戴卷边大草帽，背上斜插一把单刀，刀柄红绸飘拂，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，好像就要去冲锋陷阵的一般。那武官装束的人在前面走着，并不注意柳、陆二人。渐渐走近跟前，将要走过了，柳迟才挡住去路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从湖南巡抚部院来的么？”那武官低头见柳、陆二人年纪又小，衣服又平常，说话更率直没有礼貌，官场中的势利眼睛，哪里瞧得起这两个人物。随将那副卷帘式的面孔往下一沉，两只富贵眼向上一翻，说道：“你管我们是哪里来的干甚么？”八个带刀的兵士，以为柳、陆二人不是善类，当即一字儿排着包围上来，来势都很凶恶。柳迟一看这情形，连忙拉着陆小青往旁边让开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是怪我不该多管闲事，请快去送死罢。明年今日，我准来扰你们的抓周酒！”湖南的风俗，小儿满周岁的这一日，照例用一个木盘，里面陈列士农工商所用的小器具，以及吃的糖果，当着亲戚六眷，给这个周岁小儿伸手到盘里去抓。看抓着甚么，便说这小儿将来必是这一途的人物。那时风俗重读书人，小几抓着笔墨书本的最好。这种办法，谓之“抓周”。抓周的这日，是要办酒席款待亲戚六眷的，吃这种酒席，叫做吃“抓周酒”。柳迟一时气不过，对那武官说出这话来，只把那武官和八个兵士都气得顿时横眉竖目，怒气如雷。

那武官忽然指挥着八个兵士，喝道：“且把这两个混帐忘八蛋捆起来，回头送到长沙县衙里去，每一个的狗腿上，控他两个大窟窿。这时候没有闲工夫和他们多说。”八个兵士真个如奉了将军令，一齐张手来捉。本来八个兵士不是柳、陆二人的对手，加以八人欺柳、陆年轻，不看在眼里，以为养麦田捉乌龟，手到擒来，算不了一回事。谁知八人才一拥上前，连手都不曾沾着柳、陆二人的身，早被陆小青三拳两脚，将奋勇上前的几个打跌了。立在后面的几个，不由得吓得呆了，不敢再上前讨打。只圆睁着眼看陆小青，倒安闲自在的，不像曾与人厮打的样子。柳迟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偏有这些精神和他们纠缠，他们今日起得太早，敢莫是遇见鬼了。不过一会儿工夫，好歹都要去送死的，这时把他们打倒干甚么呢？”陆小青也笑道：“谁值得去打倒他们，他们自己和喝醉了酒的一样，一个个立脚不住，只怕真是起得太早了，想在这地下睡一睡。”那武官看了柳陆二人的言语举动，心里甚是纳罕。不过做官的人，只惯受人奉承，不惯受人凌辱，今见手下的兵被这两个不足轻重的青年打跌了几个，那里按捺得住心头火起？一叠连声的催促这几个不曾跌倒的兵士动手捕捉。这几个兵士不敢违抗，都从背上拔下单刀来。这几个跌倒在地上的，因身上没有受伤，倒地一个翻身，又跳起来了，也将单

刀拔下，齐吼一声“杀”，刀光如闪电一般的飞舞过来。陆小青忽想起刚才听得柳迟说，在红莲寺将与知客老和尚动手的时候，正想看他的本领如何，回耐那老和尚一刀不曾劈下，就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无端将刀掣回去跑了的话，有心想在这时候显点儿能力给柳迟看。喜得是八月间天气，身上穿的是单衣，乘那些兵士正在拔刀的时候，故意将上身脱下来，露出一身枯蜡也似的瘦骨，两条胳膊就和两根桔柴梗一般。连骨朵缝里都寻不出一点儿肉。肋条骨一道一道的排列着，仿佛是纱厂的铁丝灯笼。柳迟虽也是瘦弱身体，然看了陆小青这般鸡骨撑持的样子，反觉得自己是很肥壮的了。那些兵士一见陆小青消瘦得如此可怜，倒吓了一跳。

原是各人舞动手中单刀，待没头没脑劈杀下去的，及见是这们一个骨朵架子，都不知不觉的手软起来。有一个兵士用刀指着陆小青，先开口说道：“你自己也不去撒一泡尿照照，看你这种的样子，是不是从土里挖出来的枯骨，真是豆腐进厨房，不是用刀的菜。”陆小青听了，忍不住生气说道：“我本来不曾惹你们，你们要不自量来和我动手，此时自知斗不过我，却又做出假惺惺的样子。我瘦虽瘦，结实倒很结实。你们有气力尽管砍过来，避让一下的，也不算是好汉。来罢！”说罢，将两条柴梗般的胳膊向左右张开来，挺着胸膛等他们砍杀。那些兵士平日虽是狗仗人势，凶恶非常，只是对于无冤无仇的人，是这般脱了衣服，等待他们砍杀，倒真有些不敢下手。一个个擎着刀，望着陆小青发怔。陆小青忿不过，只将身体一缩，便溜到了一个兵士身边，如从兵器架上取兵器似的，毫不费力就夺了一把单刀在手，随即旋舞了几下，逼得那些兵士纷纷退后。陆小青忽然挺身立着，说道：“你们不用害怕倒躲。我若有意杀你们，你们便插翅也飞不了。你们因见我的身体瘦弱，以为禁不起一刀，我就借这把刀，劈给你们看看。”旋举起刀来，刀口对准他自己的额头，猛力一刀劈下去，同时将额头往上一迎，只听得“哧”的一声响，和砍在棉花包上相似，砍着的所在，一些儿痕迹没有。接连砍了几刀，才换过手来，在周身都砍了一遍。将刀向那兵士跟前一掷道：“这刀是一块死铁造的，太不中用了，你拾去瞧罢。”那兵士连忙弯腰拾起来看时，只见刀口全卷过来了，都惊得吐舌摇头，同声说好厉害。柳迟笑道：“你们这种刀，真是截豆腐都嫌太钝了，带在身边做甚么，不是丢你祖宗十八代的人吗？”那武官看了陆小青的举动，听了柳迟的言语，那种不屑和小百姓说话的傲慢态度，不因不由的取消了。那一双翻起来朝天的势利眼，也不因不由的低下来活动了，他们这种在官场中混惯了的人，转脸比甚么都快，那武官只念头一转，脸上便登时换过了一副神气，对八个正在吐舌摇头的兵士喝道：“还不快给我滚开些，你们跟我在外面混了这们多年，怎么还一点儿世情不懂得？冤枉生了两只眼睛，在你们的脸上，全不认识英雄。这两位都是有大本领的英雄，你们居然敢当面无礼。幸亏今日有我一同出来，若不然，你们不到吃了大苦头，哪里会知道两位的能耐。”八个兵士好像领会了那武官说这粗话的用意，一片声应是，都忙着将刀插入鞘内，诚惶诚恐的垂手站着。那武官拿出神气十足的样子，望了兵士几眼，好像竭力表示他不满意兵士刚才的举动，尚有余怒未息的模样。这几眼只望得八个兵士，都似乎在那里打寒噤，那武官这才觉得显出他自己的威仪了。回过头来，赶紧又换过一副堆笑的面孔，打算向柳、陆二人说话。谁知柳迟已拉着陆小青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们走罢，弄得不好，说不定又要把我们捆送到长沙县里去。我们的腿子要紧，若真个打成两个大窟窿，还能走路吗？”二人才走了几步，那武官已

抢到面前陪笑拱说道：“两侠不要生气，只怪我肉眼凡夫，错认两位是青皮光棍一类的人，所以对两位说了些无礼的话，并且还有一个缘因，得请两位原谅。”

我此刻正是有极重大的事在心里，很不耐烦，偏巧两位挡住去路，问出来的话，又恰好触动了我的心事，使我登对更不耐烦起来，若在平日，就是两位问我甚么话，我也决不至无端出恶言恶语来回答。我于今得请教两位贵姓台甫？从哪里来？怎么知道我们是从湖南巡抚部院来的？”柳迟指着陆小青说道：“这位老兄，我也是昨夜才会着，因见面仓卒，至今还不曾请教他的姓名。不过能在无意中遇着这样一个人物，确是天假其缘，大非易事。”陆小青趁此便将自己的姓名履历简单说了几句。柳迟也将姓名说了道：“我昨日奉了我师傅的命，教我到红莲寺救一个贵人，说那贵人已在红莲寺被困三日夜了。若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救，只须回头向长沙这条路上行五十里等候，自有湖南巡抚部院的人来，可以与他们商量救法。至于在红莲寺被困三日夜的，究竟是甚么人？我师傅不肯说，只说是五十多岁的一个贵人，被困在红莲寺的事，是不能给外人知道的而已。”那武官听了，很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问道：“贵老师尊姓大名？我确是从巡抚部院到这里来，只是昨夜三更过后才动身，临行除了院内几个重要的人，没外人知道。贵老师怎么能在未动身之前，就教足下到这里等候呢？”柳迟笑道：“我师傅的大名，在南七省我敢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就是江湖上人都称他老人家为“金罗汉”的吕爷爷。他老人家道法高深，千里以外的事，都能明如观火，何况就在眼前的事？”那武官更现出惊讶的样子，问道：“是金罗汉吕宣良吗？”柳迟道：“怎么不是，你也认识么？”那武官——“哎呀”了一声道：“这就奇了，这就奇到极处了！”柳迟看了那武官十二分惊诧的神气，也不由得惊诧起来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，有甚么奇到极处？”那武官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只怕这个金罗汉，不就是那个金罗汉。”柳迟不悦道：“普天之下，只有我师傅吕爷爷配称金罗汉，没有第二个人配称金罗汉，也没第二人敢称金罗汉。你何以见得不就是那个金罗汉？你所知道的那个金罗汉，究竟是甚么样子呢？”那武官道：“那个金罗汉，我只知道姓吕、名宣良。甚么样子，我却不曾见过，不得而知。但知道那金罗汉有两只极大的神鹰做徒弟，片刻也不离身。”柳迟笑道：“原来你所知道的，也不过如此。我师傅金罗汉，正是养了两只极大的神鹰，也是片刻不离左右，不知你何以会疑心恐怕不就是那个？”那武官又陪着笑，说道：“足下不要因我的话说的不好生气，且待我将缘因说出来，足下自然不怪我疑心不就是那个金罗汉“我姓赵，名振武，是巡抚部院里的中军官。我在十来岁的时候，就听得家里的人说，我高祖赵星桥在湖南做巡抚的时节，有一个年约七八十岁的老和尚，生得体魄魁梧，态度潇洒。头戴昆卢冠，身披大红袈裟。左手托一个石臼也似的紫色钵盂，右手握一柄三尺来长的铁如意。估计那铁如意足有百多斤轻重，那和尚握在手中，行若无事的样子。从岳麓山那边坐一只渡船过来，到城里化缘。一不要钱，二不要米，不论贫富人家，都只化一碗白米饭，便高声念一句‘阿弥陀佛’，用铁如意在钵盂边上轻敲一下。一到黄昏时候，仍坐渡船过河到岳麓山那边去了。每日是这般来城里募化，有人问他，是哪个寺里的和尚？法名甚么？他说：老僧素来山行野宿，随遇而安，没有一定的寺院。一心在深山修炼，不与世人往来。因此名字多年不用，早已忘记叫甚么了。有人问他：从甚么地方，在甚么时候到岳麓山来的？他说，全世界都任意游行，只知道从

某世界游到某世界，在这一个娑婆世界之中，却不能记忆小地名。此地娑婆世界中，叫甚么地名，老僧并不知道，那时长沙城里的人，听了老和尚这种奇怪的语言，又见了那些奇怪的举动，不到几日，已哄动满城的人，都争着化白米饭给老和尚吃。老和尚的食量大的骇人，每家化一大碗，随化随吃。从早到晚，至少也得化一百多家，便能化一百多碗饭，吃到肚里，还不觉得很饱的样子。因此城里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个有道行的和尚，有当面称他圣僧的，有拿着前程休咎的事去问他的，他摇头不肯说。”“那时有个做泥水匠的人，姓王行二，大家就叫他王二，家庄在岳麓山水麓洲，家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，一个妻子，三个女儿，两个儿子，一家连自己八口人，就靠着王二一个人，凭着做泥水匠的手艺生活，这日，王二在人家做手艺回来。忽觉得胸脯上有一块碗大的地方胀痛，初起不红不肿。他这种做手艺的粗人，身上虽有些痛苦，也不拿着当一回事，次日仍忍痛去人家做工。下午回家，便觉胀痛的比昨日厉害了，用手去摸那胀痛的所在，皮肤里简直比钱还硬，呼吸都很吃力，好像饱闷得很的样子。第三日就红肿得和大馒头一般，不但不能去人家做工，连在家中走动都极不方便，只得坐在家中，也无钱请外科医生诊视。四五日后，只痛得王二呼娘叫爷的哭。做手艺的人，家中毫没有积蓄，储备口人坐吃得几天，那里还有东西吃呢？可怜王二老婆，只得带着儿女出来行乞。王二胸前的疮，更溃烂得有碗口大小。久而久之，知道王二害疮的人多了。虽也有愿意做好事的外科医生，不要王二的钱，送药替王二诊治，无奈这疮的工程太大，不是寻常敷疮的药所能见效。

“一日，王二的老婆带着儿女过河，到城里行乞，顺便打听会医毒疮的外科医生，居然被他找着一个在长沙很有名的外科医生了。王二的老婆带着五个儿女，向那医生叩了不计数的头，才求得那医生许可了：不要医药费，替王二诊治，不过须将王二抬到医生家里来上药，医生不肯亲到水麓洲去，王二老婆已是喜出望外了，连忙要求王二的同行，用竹床将王二抬到城里来，请那医生诊治。但是那外科医生的声名虽大，身价虽高，医病的手段却甚平常。他自以为是莫大的恩典，不要钱替王二医疮，实在他肆药不敷上去倒也罢了，不过是溃料，不过是疼痛，敷了三四次药之后，不仅毫未见效，反红肿得比不敷药的时候更厉害了，从胸脯肿到颈项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那医生至此才知道自己的手段不济，恐怕王二死在他家里不吉利，只好说这种疮是没有治法的，教王二的几个同行将王二抬回水麓洲安排后事。王二老婆不能把王二赖在外科医生家，只得哭哭啼啼的跟着几个同行的抬起王二走到河边。恰好有一只渡船停泊在码头下，一行人便走上那渡船。王二睡的竹床，就安放在船头上，奄奄一息的哼个不了，王二老婆坐在旁边哭泣。

“长沙河里的渡船，照例须等载满了一船的人才开船的。他们上船等了好一会，刚等足了人数，快要开船了，忽见那老和尚走到码头上来。架渡船的梢公，知道老和尚是要过河的，遂向码头上招手，喊道：‘老师傅要过河么？请快上来，就要开船了。’老和尚一面举步上船，一面低头望着睡在竹床上的王二，只管把头摇着，现出看了不耐烦的样子。同船的人都觉得老和尚这种情形很奇怪，出家人不应如是的。当下就有一个年轻口快的泥水匠同行，对老和尚说道，出家人多是以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老师傅每日到长沙化缘，长沙人无不知道老师傅是个有道行的高僧。这睡在竹床上的王二，是个孝子，一家大小七口人，全靠他做泥水匠养活。于今他胸脯上忽然害这们大的一个毒疮，经许多外科医生治不好，眼见得是没有命了。他不死便罢，

只要一口气不来，他将近七十岁的老母，不待说是得饿死冻死、气死急死，就是他这个嫂子，和这五个不曾长大成人的儿女，恐怕也难活命。老师傅是出家人，见了他这样可怜的人，不怜悯他也罢了，为甚么反望着他做出讨厌他的嘴脸来呢？”“老和尚听了，益发做出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将脸向旁边一扬，冷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些话向谁说的，只能拿着向两三岁的小孩说，或者可以瞒得过他，使他相信。拿着对老僧说，你就认错人了。”这同行的少年一听老和尚说出这些不伦不类的话，不由得气往上冲，逼近老和尚跟前，问道：“我那一句话说的不对？怎么只可以瞒两三岁小孩？我一不想骗你的钱，二不想骗你的米，为甚么向你讲假话？你倒是说个明白，看我刚才说的话，哪一句是假的，不能相信。”老和尚仍是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真是好笑，老僧出家，管你哪一句真，哪一句假。你说他于今胸脯上忽然害这们大的一个毒疮，经许多医治不好，这话就显见得是假的，你还说不是想骗我吗？一个好好的壮健汉子，无端是这般装出害重病的样子来，教老僧看了如何不讨厌呢？”这同行的少年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拖住老和尚的袈裟，说道：“你若说我旁的话是假的，我一时拿不出证据来，不能和你争论。至于说他胸脯上毒疮的话是假的，他这样子是装出来的，我却不能由你说。于今人在这里，这船上坐了这们多人，可以请大家做见证，我去揭开他胸前的衣，请大家来看，若真是胸脯上不曾害毒疮，算我们是骗人，听凭你们怎生惩治，我们都情愿领罪，没有话说，若果是害了毒疮，看你怎么说？”“当时同船的人，有一大半认识王二的，知道王二确是害了毒疮。就是驾渡船的梢公，因王二用竹床抬看来回坐过好几次渡船，也曾看见王二的毒疮。这时忽所得老和尚说王二假装害疮骗人，不由得都替王二和这同行少年不平，齐声向老和尚说道：“这话很公道，若揭开衣看没有毒疮，随便老师傅骂他们一顿也可以，打他们一顿也可以。万一王二不是假装病，他们骂老师傅，老师傅就不能生气。”老和尚气忿忿的伸手向王二一指道：“你们去看罢，看有甚么毒疮在哪里？”“这少年也是气忿忿的两步跑到船头，将王二胸前盖的衣一揭。不揭看没要紧，经这下揭开一看，只把这少年惊得呆了，原来王二胸脯上果然是好好的，不但不见有甚么毒疮，连痍子也没有一颗。王二的老婆在旁边看了，也仿佛做梦的一般。半晌，才轻轻推着王二，问道：“你胸脯上的疮还痛么？”王二原是闭着眼睡的，此时张开眼来，不答他老婆的话，且用手在胸脯上缓缓的摸了几摸，说道：“我难道在这里做梦么？我的疮到哪里去了呢？”王二的老婆答道：“我也只道是在这里做梦呢！”老和尚仍是怒气不息的问道：“疮在哪里？你们能瞒得过我么？”说话的时候，船已到水麓洲，老和尚跳上岸，大踏步不顾而去。王二摸胸脯不见毒疮，一时连痛楚也不觉得了，颈项原肿得不能说话的，此时也畅快了。同行的几个人见渡船靠了岸，正待大家仍旧抬起他上岸，他不知不觉的已坐起身，说道：“我若不是在这里做梦，害了半个多月的毒疮，怎的忽治好的这般快？”“同船的人都觉得这事奇怪，有年老有些儿见识的说道：“依我看王二的疮，就是那老和尚治好的，那老和尚是个有道行的圣僧，必是他老人家看见王二病的可怜，用法术将疮治好。”满船的人见这人如此说，也都附和说是老和尚显神通。只有那个和王二同行的少年，因受了老和尚的叱骂，心恨不过，不承认老和尚有神通。说老和尚若真有这样大的神通，何不当众说明替王二治疮，也好扬扬名呢。同船的人道：“老和尚又不是做外科医生的，完全是出于一片慈悲之心，要人扬甚么名？我看他老人家就是怕知道的人多了，传扬出去，以后求

他老人家治病的太多，推也推托不了，难得麻烦。因此故意说王二装假，好使人不疑心是他老人家治好的。”“经过这回事以后，不到两三日，长沙满城的人都知道老和尚有法术，能替人治不治的病。等老和尚一到长沙化缘，就有许多人抬着病人或搀扶着病人，跪求老和尚诊治，老和尚一口咬定不会治病，王二本不害疮，不干他的事。然曾当面跪求老和尚的，老和尚虽睬也不睬，但是病人回家，多有登时就好了的。”“一口清晨，南门的城门才开，就进来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婆，左手牵一条大黄牛，右手握一根树枝，走进城来，就立在城门洞下不动。经过城门洞的人一看这黄牛，都大惊叫怪。

原来这黄牛全体与平常的黄牛无异，只有一颗头是人头，头上也有两只角，并看得出这人头的年纪，大约已有四十来岁了，是一个做工人的面貌。城门口陡然来了这们一条怪牛，凡是经过这地方的人，谁不立住脚问这怪牛的来历呢？老婆婆初时只流眼泪不说话。后来围着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老婆婆才连哭带诉的说出来。原来南门城外十多里，有一个姓张的木匠，因手艺平常，没有多少人家雇他做本器。张木匠只有一个老母，已有六七十岁了，没有妻室儿女。张木匠平日对他老母虽不能尽孝，然左右邻居都还不见他有忤逆的举动。”“这年因田里收成不好，雇木匠做工夫的人更少了，张木匠渐渐不能养活他母亲。不知怎的，张木匠忽然起了狠毒的心，心想：我若不是为有这个老母，独自一个人，天南地北都能去，怕甚么没有饭吃。何不买点儿砒霜来，将老母毒死了，独自出门去吗？张木匠一起了这念头，就跑到药店里，推说要毒耗子，买了一包砒霜。又跑到熟人家借了两升米，提回家交给他老母道：‘你老人家自己煮饭吃罢。我还有要事出去，须到夜间才能回家。这里还有一包好东西，煮好了饭，就把这包东西拌在饭里，那饭便非常好吃，一点儿菜不用，吃下去并能几日不吃不饿。’他母亲信以为实，欢天喜地的收了。张木匠随即走了出去。

“他老母刚待洗米烧饭，忽听得外面有人高声念了一句‘阿弥陀佛。’张母走出看时，只见一个老和尚，身体高大，头戴昆卢冠，身披大红袈裟，左手托紫色钵盂，右手握铁如意，右膀上挂一件灰色面的皮袍，立在大门口向张母说道：‘老僧是特来府上化缘的，只是我并不白化，能化给我十串钱，我这件皮袍就留在这里。’张母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我家连饭都没得吃，哪里来的十串钱，请到别家化去罢。’老和尚道：“便没有十串钱，少化些也使得。’张母道：‘我家一个钱也没有，拿甚么化给老师傅呢？’老和尚道：“实在没有钱，米也是用得着的。’张母道：‘我家仅有两升米，还是我儿子刚才提回来的。’老和尚道：“就是两升米也罢，这件皮袍我出家人用不着，留在这里，给你儿子穿罢！’张母见两升米能找一件皮袍，自是很欢喜的，将张木匠提回的两升米，都给了老和尚，老和尚接了米，留下皮袍，自敲着钵盂去了。张母因没有了米，不能烧饭吃，只是忍饿等候儿子回来。”“张木匠直到夜间才回，自以为老母是已经吃下砒霜死了的，打算回家收尸，谁知进门见老母还坐着不曾死，不由得心里就冲了一下，连忙问道：“我白天拿回来的那包好东西，不曾拌在饭里面吃吗？’张母还喜孜孜的说道：‘决不要提那包好东西了。我从你走后，直挨饿到此刻，一颗饭也没得入口。’随即就将和尚来化缘的情形述了一遍道：‘皮袍现在床上，你拿起看看，明日拿到城里去卖，必能多卖些钱。’张木匠听说两升米换了一件皮袍，心里也禁不住欢喜。拿起皮袍看了几看道：“我活到四十岁，还不曾穿过皮袍，且穿上试试看。’说着，将皮袍向背上一披，想不到皮袍刚一着身，张木匠便立不住脚，身体

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下，口里联珠般的叫痛，顷刻之间，全身都已变成一条黄牛了。只有面孔不曾变换，口里仍能说话。这一来，把张母吓得痛苦起来，张木匠亲口向张母供出买毗霜毒母亲的心事来，道：‘这是上天降罚，将借我这个忤逆子，以警戒世间之为人子不孝的。娘只有我一个儿子，于今我既变了牛，没有养活了，娘可牵我到城里去讨钱，看的人若问我的来历，娘只用树枝在我背上打几下，我自然会供给众人听，若不忍打我，便说不出来。’张母心里是不忍把儿子变成的牛牵出去讨钱，然肚中饥饿难挨，张木匠哭着求张母牵出去，好慢慢的减轻些罪孽。”“张母只得牵进城来，在城门洞口见聚集的人多了，大家盘问来历，张母举起树枝，在牛背上打了几下。张木匠真个口吐人言，一五一十的照实说了。听的人不待张母开口，都争着给钱，一会儿就有十多串钱了。大家因听得送皮袍的和尚就是那个替王二治疮的老和尚，更是异口同声称赞那老和尚是活佛临凡，不仅称为圣僧了。从此老和尚到人家化缘，有许多人家用香花供养的。老和尚说出来的话，大家都看得比圣旨纶音还重。”“这年正月十三日，老和尚忽对许多妇孺说道：‘今年玉帝有旨：从明日起，在长沙大西门城外，搭天桥一座，接引有缘的人上天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连搭三夜。这是登天堂的捷径，千载难逢的，不可错过。’当时就有人问道：‘从天桥就可以走上天堂里去吗？’老和尚点头道：‘是’。这些人又问道：“夜间没有灯火，桥上如何能看见行走呢？”老和尚道：“夜间没有灯火便看不见行走，还能算是玉帝搭的天桥吗？那时天门开了，自有两盏天灯，高悬在开门两旁。上桥的人一到树上，自然看的明了，一步也不会走错。有尘缘未了，暂时不能登天堂的，到天堂里面游观一番，仍可回家，并非一去不回的。”“老和尚自说了这番旷古未有的奇谈，城里城外的人，十个之中，竟有八个相信活佛的话，是不会有假的。其余的两成人，也还不敢断定说是假的，不过因为从来不曾听人说过有这种怪事，略有点儿疑虑罢了。十四日天色才到黄昏时候，大西门城外河岸一带地方，已是人山人海。大家都抬头望着天上，等待开天门，搭天桥下来。直等到三更过后，还不见有一些儿动静。老弱女孺不耐久等的，有些灰心回去了，体格强壮的，都相信老和尚的话，决不至于骗人，誓必等到天明没有才回去。看看等到敲过了五更，相差不过半个时辰，就要天亮了。将近天亮的时候，照例天色必有一阵漆黑，此时更忽然起了一天的雾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到了这时分，便是十二分相信的人，也实在等的有些意懒心灰了。颈也胀了，腿也酸了，精神更提不上来。大家正商议不再等了，打算各自归家。陡听得天空中如响雷一般的发出一种很洪大的声音，只吓得众人一个个抬头仰望，即见有两道电也似的亮光，在天空闪烁了好几下。随即就有人喊道：‘好了，好了！天桥搭下来了！’柳迟听赵振武说到这里忍不住截断话头，问道：“难道真个有甚么天桥搭下来了吗？”不知赵振武如何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七回 遭灾劫妖道搭天桥 发慈悲剑仙授密计

话说赵振武对柳迟、陆小青二人述那老和尚搭天桥的事，述到众人中有人大呼天桥搭下来了的时候，柳迟截断话头问了那们一句。赵振武不慌不

忙的笑道：“自然是真个有天桥搭下来了，只是众人看那天桥，不过有两尺来宽。因为起了极浓厚的雾，看不了多远，但是确见有两盏云灯。灯光能照透重雾，眼力足的少年，能隐约希得见两盏天灯之中，有一个仿佛似门的黑洞，大家都断定那黑洞便是天门。罢仔细定睛一瞧，这座天桥，就是从那天门里搭出来的。想看天桥的人虽多，敢上天桥的却少，立处与天桥相近的几个人，趑趄不敢上去。

立在远处有的想上去的，又被人多拥挤住了，一时走不到桥前，只急得大喊道：“前面的人想登天堂的就得快走，没有这种福分的，就得赶紧滚开些，让我们好上去！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岂可错过？有多少修道的人，勤修苦练一辈子，还不能上天堂。我们若不是蒙活佛临凡指引，谁知道玉帝有这道意旨，连搭三夜天桥来接引凡夫呢？”在前面的人，所得后面的人们说，登时都鼓起一腔勇气，同声应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我们记得活佛曾说过的，我等若是尘缘未尽，暂进不能脱离尘世的，到天堂游观一会，仍可由天桥上走回尘世来。活佛吩咐的话，决没有虚假！我们即算没有登天堂的福分，到天常上去开一开眼界也是好的。”这些人说着，真个举步向天桥上走去。”“凡事难于创始，没有人奋勇上前，大家都存心观望。一见有人走第一，以下走第二第三的，就接着争先恐后了。当时也没人在旁数，大约已走上去二三十人了，忽然两盏天灯同时熄灭，天桥跟着往上一收，天门也随即关闭了。已走上天桥的人，一个也不曾掉下，只在天桥刚收上去的时候，隐约听得半空中“喀喳”响了一声，于是来不及上去的人，同声喊道：“天桥收了，天桥收了！”有许多跺脚叹息，归咎各自的福命薄不能走这条捷径上天堂的。有归咎天桥太收快了的。有怪立在天桥跟前的人，既自己无福上去，就应该赶紧走开，让一条路给旁人上去的。总之，无一个不以未得走上天桥为可惜。那二三十个已经走上天桥去了的，各人家中都有亲戚六眷及地方邻居前去道喜。都说，这样上天堂，就和修道的白日飞升一样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同升，将来各家都是要得好处的。相信最笃的人，以为不得上去，是由于心不虔诚，多有在元宵节这一日，斋戒沐浴，焚香祷祝虚空过往神，保佑他得上天堂。满城人如发了狂的一般，简直没人敢说半句轻慢侮辱的话。”“这夜到大西门外去看的，比昨夜更多了。昨夜有些等不及回去了的，都后悔不迭，这夜誓必等到天明！这夜的天桥，比昨夜却搭的早些了，才到三更时分，便和昨夜一样，陡起一天浓雾，浓雾一起，天灯即悬挂出来，天桥也就接着搭下来了。昨夜悔恨不曾上去的人，今夜一见天桥，一个个争先向天桥跑。约莫已跑上去了五六十个，地下的人正接连要往上跑，天桥忽然收了，天灯也熄了，天门也关了。须臾之间，一阵怪风突起，吹得云消雾散，一轮寒月当空，天上除几点寒星而外，甚么东西也没有。地下想上去不曾来得及的人，都捶胸顿足的哭起来，长沙是这般一连闹了两夜。如此奇怪消息，传播得比甚么还快，四乡的人，二三里远近的，都赶到省城来看。

“那时是我高祖赵星桥做湖南巡抚。听了这消息，明知没有真个搭天桥的事，不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他老人家也猜度不出。逆料两夜上天桥的人，必无生还之理。心里着急长是这们闹下去，一则妖言惑众。煽乱人心。二则一般无知无识的愚民相率是这般平白无端的枉送了性命，也太觉可怜可悯，待出示禁止妖言，不许众人在大西门外集聚罢，只因天桥天灯，确有那件东西，经数千百人的眼睛看见的。要出示禁止一般愚民上去，告示上面须说出一个不足信的所以然来。自己既不知追究竟，几句空空洞洞的官样文章，如

何能禁得住那一般愚民呢？他老人家都急得无可奈何，只得瞒着满衙门的人，独自改装一个平常人出来，打听外面的议论，并查访两夜上天桥的实在情形。

“在大西门外搭天桥的地方，勘验了好一会，看不出一点儿可疑的痕迹。当下找了一个接连看过两夜搭天桥的船户问道：‘你记得那两盏天灯悬挂在甚么地方么？’船户答道：“我当时看的最清楚，两次的天灯，都悬挂在一处地方，没有移动。天灯的光亮，仿佛看见是淡绿色的，若不是有那们厚的雾，我连远近都能看的出来。’他老人家一听船户这们说，就觉得这里有可疑之处，连忙问道：‘天灯悬挂在天上，你怎么能看得出远近呢？’船户伸手向那方一指，说道；‘确实就在那地方，虽是在雾里看见，但我驾了半生的船，在河江里遇雾，是极寻常的事。我两只眼睛，看雾也看惯了，不过前昨两夜的雾，比平日浓厚几倍，所以我只对看得出那地方。毕竟离地下有多远，不敢乱估。’他老人家就船户指的方向看去，好像就在岳麓山顶上，他老人家连问了几遍，船户断定是那地方。船户走开后，他老人家独自远望着岳麓山顶山神。

那时天气清明，从大西门河岸到岳麓山顶，照弓丈量起来，虽也有好几里路，然山顶的树木房屋，尚能历历看得分明。忽见那山顶上有两只黑鸟，一上一下的翱翔飞舞。有时冲天高举，健翻凌云；有时敛翼卑飞疾如星火。我高祖心想：相隔这们远。平日山顶上有人，立在这里尚看不清楚，如何能看见飞起来的鸟雀呢？这必是我的眼睛发花，不是真个有这们两只鸟在那里飞舞。一时心里虽这般疑惑，然放不下就此不看个仔细。用衣袖将两眼揉了几下，自觉很光明了，再定睛看那山顶，实在是两只黑鸟，飞起来的时候，并能看得出两鸟的肚皮上，都有一块白毛。我高祖看得仔细了，不禁大吃一惊！暗想，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两只怪鸟？若不是比寻常鸟雀高大到数百倍，相离这们远，决看不见。方才船户说天灯悬挂的地方，就是岳麓山顶上，而此时又凑巧看见，这般两只怪鸟，我何不趁现在天色尚早，亲到山顶上察看一番？若因此看得出一些儿形迹来，能设法将前昨两夜的事弄明白，岂非地方人民之福？我高祖生性极强毅，胆量又极大，主意一定，便雇了一只划船，顷刻就渡河到了岳麓山下。抬头看两只黑鸟，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，只是既到了山下，不能因看不见两鸟，便不上山，振作起精神，一口气走上山巅。举眼向四处一望，飞来飞去的小鸟很多，再也寻不见那大鸟的影子，其他可疑的形迹，更是一点也看不出。在山顶上立了些时，觉得上山很吃力，身体异常疲乏，口里也渴得厉害，只得走进云麓宫去。

“刚跨进山门，只见一个童颜鹤发的道人，迎面走了出来，显出很诚谨的样子，向我高祖行礼。说道：‘贫道早知今日有贵人降临，只因不便远迎，尚希原谅。’那道人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很低，好像怕旁人听去的样子。我高祖那时虽己在湖南做了一年多的巡抚，然不曾到过岳麓山。这道人是谁，更没有见过。这回微服私访，连衙门里左右的人都不知道，这道人怎么说早已知道今日有贵人降临呢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并且道人既是知道我高祖是贵人，这日会到云麓宫来，何妨大大方方的出来迎接。说这几句客气话，又要是这门低声，怕人听见做甚么呢？我高祖当时着实吃了一惊。欲待不承认自己是贵人，因料想这道人必有些来历，决难赖过去，只得答礼谦逊。那道人不再开口说话，即邀我高祖到里面一间楼上。那楼上陈设得非常精雅，毫无尘俗之气，已有一个白须老头，笑容可掬的立在楼上，好像知道有客来，特

地起身迎诩的样子。看那老头的头顶光溜溜的一根头发没有，颌下那部雪白的胡须，倒十分茂密，飘飘过腹。面目慈祥，风神潇洒，和这道人一样的仙风道骨，不是寻常老年人的气概，使我高祖看了肃然起敬。

“道人指着老头介绍道：‘这位是贫道老友吕宣良，江湖上人称他为金罗汉的便是。因知道大人今日想为民除害，必亲身来这山里探看，我愿助大人一臂之力，所以在此恭候。’我高祖一听这话，又是惊讶，又是欢喜，连忙向吕宣良拱手道：‘幸会，幸会，难得老先生如此古道热肠，但不知前昨两夜那种奇离的景象，究竟是何妖魅，竟敢如此横行？两位想必知道详细。’吕宣良笑道：‘老朽是山野之夫，举动言语，素来放淡惯了，不知道礼节，望不见怪。这楼上是我这位道友静修的地方，四围窗壁，都贴了符录，不问甚么妖魔鬼怪，都不敢到这楼上来。我们无论如何纵谈，都不要紧，若出这楼门一步，我便不敢回答了。’我高祖才想起进山门时低声说话的情形来，原来果是怕有妖物在旁听得。

“吕宣良又接着说道：‘我们这位道友，因生性喜种梅花，又喜画梅花，就自称梅花道人。在这楼上已七十多年了。前、昨两夜那种景象，非妖非魅，乃是一条数千年的大蟒。相传禹王治水的时候，这大蟒就在洞庭湖里兴妖作祟。禹王用法术将他拿住，锁在岳麓上飞云洞里，因恐年深锁坏，又逃出来害人，当时并刻画一道符篆在一块大石碑上，就用这石碑堵住洞口，把飞云洞封了。这碑便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禹王碑。也是合该长沙的人民要遭劫！

几千年来，不曾有人敢将禹王碑污秽。偏几个月以前，忽有一只母狗，在禹王碑旁边深草里面，产了一窝小狗，糊了许多狗血在禹王碑上，将碑灵污秽了。这大蟒身上锈锁练，久已锈断，只因有这一块碑封住洞口不能冲出来。既污秽得不灵了，哪里还禁得他住呢？就在产小狗的这夜，冲出洞来，出洞便化一个老和尚，来云麓宫求见梅花道人。道人知道这东西阴毒异常，接见必受其害，不敢出面。云麓宫大门上，有这人的符篆，他也不敢冒昧进宫里来。

“这几个月内，他每日到城里化斋。我这道友就知道他是存心欺骗愚民，好落他的圈套。他的本身，能大能小。小的时候，和平常的水蛇无异。大时十数丈数十丈不等。发威的时候、充其量能长至百多里，昂头与衡岳齐高。他因为显出本身来，虽在黑夜。也容易被人看出，所以前、昨两夜特地先喷了一天浓雾，然后显形。他的心思，原想欺骗得一般愚民都信仰他到了极点，以为真是上天堂捷径的天桥，源源不断的走上去。那天桥到底是甚么呢？就是他本身上的一条舌头。大人请想：他头在这岳麓山顶上，舌头能伸过河去，使一般愚民认做天桥。可想见他的身体，有多们长，有多们大！’我高祖听了这些骇人的话，在正月那们寒冷的天气，都惊得遍体流汗，即截住问道：‘那们长大的身体，当时却在何处呢？’“吕宣良笑道：‘地下那有好安放他的所在，当时仅有头搁在这山顶上，身体还悬在半空中。依他几个月的处心积虑，本顶算只须三次，便能轻轻巧巧，吃尽一省城的人民，亏了这位道友在这山上，不容他如此作恶，特地找我来做帮手，然我和道人没有收伏这东西的力量，仅能使他略略受创，不得安心吃人。两夜都乘他刚将舌头伸过河去的时候，同时各赏了他一剑，所以两夜都只走上几十个人，他就负痛不能不将舌头收回。若不是这们对付，只怕省城里的人民，此时已存留不到一半了。道人算定这东西，非有大人这般福分与刚正之气的人，断不能伤损他，预知大人今日必亲临此地，已为大人准备了软胎弓，雕翎箭，箭簇上并敷好

了见血封喉的毒药，凭大人的威福，虽未必能取他的性命，使他终身残废，也可减退他不少的恶焰，料他以后不敢再来肆毒了。’“我高祖见说前、作两夜，因有吕宣良和梅花道人两个，在暗中各刺了大蟒一剑，舌头才收得那们快，使满城的愚民，免遭大劫，一时心里感激真是不可言喻。立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向两人作了两个揖道：‘我在受朝廷重寄，作一省封疆大吏，坐视人民被毒蟒吞噬，不能解救，真教我愧作欲死，苟非两位道长仁爱为怀，救人民于毒蟒之口，这样亘古未有奇祸，出在长沙，我便万死也不足以蔽辜了，只是虽承两位道长的仁爱，已替我准备弓箭，无奈这恶物在伸舌头吃人的时候，身体悬在天空，又在夜深雾厚之际，寻常弓箭如何能射伤他呢？并且说起来愧煞，我的射法平常，更久疏弓马，没得倒打草惊蛇，恶物不曾受伤，反惹发了他的毒性，益发肆无忌惮，那却怎么好咧？’梅花道人大笑道：‘这不过仗大人的威福，假手大人射他而已。若专凭本领去射他，休说大人射他不着，就是养由基来，也奈何他不得！’“梅花道人话才说到这里，只见一个小道竟走进楼来，直到梅花道人身边，凑近耳朵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只见梅花道人脸上登时露出惊疑的样子。我高祖以为，必是那毒蟒在外面又有了甚么举动，道童前来报信，所以道人现出惊疑的脸色。我高祖心里也不由得有些惊慌不定，呆呆望着梅花道人，看道人有甚么言语举动？只见突然伸手向吕宣良一指，笑道：“哦，是了，一定是你两位高足干的玩意，不能胡乱怪火工道人！”吕宣良也现出吃惊的样子，问道：“甚么事是我小徒干的？”梅花道人笑道：“去年有一个猎户，送两条腊鹿腿给我。我一向因没有嘉宾，不舍得弄来吃。今日难得有贵人光降，早就吩咐火工取一条好生烹治出来，饷宴贵客。此刻小徒来报说：‘两条腊鹿腿，素来是挂在厨房里的，昨夜还看见挂在原处，方才打算取下来，不知怎的两条腿都已没有了。’小徒说曾屡次听得火工道人说，这们肥的鹿腿，好生用文武火炖出来，想必好吃得很，可惜师傅不教炖了吃，我们也就没有这样口福。火工道人本来嘴馋，又曾说过这些想吃的话，因此疑心是他偷吃了。我想火工道人虽说嘴得，究没有这们大的胆量，岂有他偷吃了，我推算不出来道理？并且即算他忍不住馋，竟敢偷吃，至多也不过偷吃一条。我此刻虽不曾推算，然估料偷我这两条腊腿的，必是你两位高足无疑。”不知这两条腊腿究竟是何人偷吃的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八回 解毒蟒大扰台祭神 除凶僧小豪杰定策

话说柳迟听赵振武说到这事，又忍不住插嘴笑道：“哦，你于今说起这事，我也想起一件事来。我师傅吕爷爷初次到我家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曾提过这回事，那两个高足，就是那两只大鹰，还不仅偷吃了两条鹿腿，并偷吃了腊鹿子和腊猪肚肠。”赵振武点头道：“那些东西也被偷吃了，我却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当时吕宣良所说，面上很觉有些难为情的神气。随即撮口长啸了一声。梅花道人忙起身摇手道：‘这算不了一回事，你将他们叫来干甚么呢？何况我并不曾推算，不敢断定是他们吃了？即算确是他们吃了，吃也吃到了肚里，难道还叫他们来责打一顿么？也未免显得我这东道主人太寒酸了。’

梅花道人虽是这般说，吕宣良的啸声已发将出去，不能收回来。两鹰刚躲在树林里各将一条鹿腿吃完，听了他师傅的啸声，不敢不到，只得飞到楼上窗口边站着。我高祖一见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然而心里却明白在大西门岸边看见的，就是这两只大鹰。吕宣良指两鹰大骂了一顿，只骂得两鹰低头缩颈，浑身战栗不止。梅花道人代替求情，吕宣良才渐渐的平了气，大喝一声：‘滚开些！’两鹰如得赦旨，真个就身一滚，转眼便冲上半天去了，好像不敢扑翅膀，惊动了楼上的贵客一般。

“不一刻，小道童开上饭来，留我高祖吃了饭。梅花道人从提里取出一副弓箭，送给我高祖道：‘大人不要轻看了这副弓箭，这弓虽是软胎，寻常最强的硬弓，十把也赶不上这一把，大人用时自然知道。这箭有贫道的符篆在上，凭仗大人的威福，虽在百里之外，不愁射不着妖魔。烦大人亲手带回衙去，今夜不到二更，那毒蟒必照前昨两夜的样出来。大人可在初更以后，二更以前，将督抚印信带在腰间，并带了这副弓箭，尽管乘坐大轿，开锣喝道，多带护卫之人，使一般愚民知道是宪驾到了。预先在河边陈设香案，大人一到，就对天焚香礼拜，默祷虚空过往神祇暗中保佑。等到河面有热气上腾时，便是将要起雾了，大人即可拈弓搭箭等候。天灯就是那恶物的两眼，虽在浓雾里看不分明，然只管对那发光之处射去，自有妙用，那恶物受了这一箭，免不了有一番大作，有贫道和吕兄在此，恶物既经受伤，大约还不难制止。大人射过这箭之后，回衙即须暗中派人传谕城内外各药店，如果见有瞎了一只眼的和尚来买眼药，务必拿极厉害的烂药给他，纵不能把那恶物烂死，然能将他的眼烂瞎了，永远不能看见，也可少造些孽。’我高祖受了那弓箭，即刻作辞回衙。

“这夜遵着梅花道人的话，在河边等到云蒸雾涌的时候，两盏天灯闪的而出。我高祖也不管相离有多远，弓力能射到与否，只对准那方一箭放去。真是作怪，那箭一离开弓弦，箭镞上发出一种响声，就和响了一个晴天霹雳相似，响声还不曾停止，那对天灯已同时熄灭了，只见两道金蛇一般的白光，在天灯附近之处，来回缭绕了几次，便也熄灭得一无所见了。转眼之间，仍是云消雾散，一轮冰盘也似的明月，随即涌了出来。

“次日，九芝堂药店才开张，果然那个披红袈裟，执铁如意的老和尚来买眼药，左眼闭着，流血不止。九芝堂的膏丹丸散，素来是很有名的，因我高祖已派人吩咐了给烂药，当时就包了些极厉害的烂药给和尚，从此以后，便没人再见过那和尚的面。我高祖也不久离了湖南，没遇着金罗汉和梅花道人，不知道那毒蟒究竟怎样了？柳迟笑道：“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也曾听人说过赵抚台射蟒的事。只因不知道有我师傅和梅花道人在内，不相信有这种事。以为如果有那们大的毒蟒，也决不是一个文官用箭所能射伤的。既有我师傅在内，这事就无疑义了。”赵振武忽然向柳迟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道：“既是师尊吕爷爷教老兄来搭救一个贵人，并教老兄在此地等候巡抚部院的人来，虽不曾说明贵人是谁，但是他老人家既说等候巡抚部院的人，可知教老兄搭救的贵人，必不是别个。我于今就是为一个贵人，自前日出门私访，至今不曾回衙。我昨天寻访了一日，没有着落，只因这事关系重大，不能给外人知道，寻访起来，更是为难。老兄是奉吕爷的命，特地前来搭救那贵人的，这事便不妨向老兄明说。不曾遇着老兄的时候，我已疑心到红莲寺了，此去就是打算到红莲寺探寻。不过没有想到红莲寺的和尚，竟敢做出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来。只因我们大帅素来信佛，自到湖南巡抚任上，就听得红莲寺

是湖南全省最清静最庄严的丛林，方丈和尚的学问人品更了不得，所以我们大帅到任不久，便亲自去红莲寺拈香，与方丈和尚谈得十分投机。从那次以后，曾五次派人接那方丈来院里讲经。可恶那方丈摆架子，仅来了一次，会谈片刻就告辞走了，两次都推病不来。我们大帅平日最欣喜游山玩水，虽是官居一品，然时常青衣小帽，装出寻常人模样，一个随从的人也不带，独自走出来。或在城里三街六巷游览，或到城外山野田亩之中，拉着种田的砍柴的，谈论些人情风俗。各县守城的都认识他老人家就是卜巡抚。

“每次见他老人家独自步行出城去了，便立刻到院里来报，我们带了人去迎接，十九得挨一顿骂。这回他老人家早几日对左右的人说，今年的中秋节，寻找一处很清静、很雅洁的地方赏月才好。左右的人回说，上林寺、开福寺、妙高峰几处，都很清静高雅。他老人家设置可否。到十四日下午，我们见北门守城的来院里报告，才知道我们大帅又独自出北门城去了，我们回屡次带了人夫轿马去接，都得挨一顿骂，虽听了守城的报告，仍不敢就去北门外迎接，直到黄昏时候，还不见大帅回来，我们只得去城外找寻。谁知寻到初更过后，尚没有寻着他老人家的踪影，满院的人都吓慌了，又不敢张扬出去，恐怕一时惊传不见了巡抚，因而闹出房的乱子来，遵太太的吩咐，不许向外人提出半字，对一切上院来拜节的官员，都说大帅有病，不能起床，暗中却派了好几班人，出四城寻访。

“昨日整整的寻访了一昼夜，毫无消息。我思量：我们大帅既和红莲寺的方丈和尚说得来，几番迎接那秃驴不到，莫不是我们大帅偶然高兴，步行往红莲寺找那秃驴谈禅去了？因此我才带了这么个人走到这条路上来，想不到在此地遇见老兄。”柳迟道：“我常听得人说，现在这个卜抚台，是一个极清廉刚正的好官，他有难，怪不得我师傅打发我前来搭救，不过据我看红莲寺那此贼秃，其所以敢是这们无法无天的作恶，一则因仗着佛寺的左右前后都没外人居住，无论甚么事，只要自家人不去外面漏出消息，外面决无由知道。二则因各贼秃的出身来历，大概都不是正派安分的人，各自都仗着会些武艺，越做越胆大。我料想他们掳掠妇女，抢劫银钱的事，断不在近处地方下手，至少也得出湖南境界，手脚做得干净，出事的地方，就有著名的捕快，只因窝藏的所在太远，事后从那里去破获呢？此番若不是这位陆小青兄于无意中看见多少鬼魂，聚集在琉璃灯下拜佛，也无从看出寺里的破绽。这也是众贼秃的恶贯满盈，该当破露，才鬼使神差的教陆小青兄来这寺里借宿。若不如此，我就奉了师傅之命来寺里搭救贵人，然既不知道贵人是谁，又不知道贵人如何在寺里被困，寺中寂静静的，看不出那些贼秃一点儿为恶的证据，这时便遇着你们，我因不知道红莲寺究竟是何等样的地方，也就没有把握帮你们去搭救贵人。只是于今虽已看破了那寺里贼秃的行径。但要去搭救你们大帅，就只我们这十来个人去，恐怕救不出大帅来，倒把事情弄糟了。此刻你们大帅被困在红莲寺内，毕竟是怎样的情形，虽不得而知。然那些贼秃既不敢下手将一个堂堂的巡抚困住、弥天大罪已经闯下来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必已有了准备，我们这里统共只有十一个人，就是都有惊人出众的本领，也不容易从那种龙潭虎穴里面将你大帅安然救出，何况你带来的这八位伙计，只能凑凑人数，不能靠他们做事的呢？”赵振武听了着急道：“然则我们将怎么办咧？难道因人少了，便不去救吗？”柳迟道：“红莲寺这种害人的巢穴，就是不将卜大帅困住，也得斩草除根，不许他们再能害人。然要不许那些贼秃漏网，惟有你赶紧回省城去，火速调一标人马，前去将红莲寺团团围

住，方能不使一个得逃脱。不过此刻既有卜大帅被困在内，投鼠忌器，不能就这们领兵去围。我和陆小青兄先回到红莲寺去，见机行事。我料卜大帅为一员封疆大臣，应有百神呵护，不至为贼秃所算，或叨天之幸，我两人能不动声色的将他先行救出，你们的兵方来围剿，固是再好没有的事。即算我两人的力量弱，不能做得那们干净，也务必在里面尽力保护他，使不至为贼秃所害。”赵振武连忙对柳、陆两人一躬到地，说道：“能得两位先去寺内暗中保护大帅，这件功劳真了不得，兄弟就将这千斤重担，付托两位老兄了。”柳、陆二人也连忙还揖。赵振武率着八个巡抚部的亲兵，匆匆回头去了。

柳迟向陆小青说道：“我从小就是个慕道法喜修真的人。不问多大的功名富贵，于我都没有缘分，我也不把富贵看在眼里。这回卜抚台被困在红莲寺里，非你我不能将他救出，将他救出之后，这件功劳确实不小。你在青年就练得这们一身好武艺，将来的前程不可限量，而这回的事，说不定就是你进身的机会，所以有这般凑巧。”陆小青道：“我承老哥救了我的性命，老哥教我怎么办，我便怎么办。至于做官赚钱的两桩事，老哥是修道清高的人，果然不看在眼里，就是我也从来不曾将这两桩事放在心上。做官，我没有学问，朝廷名器，不是我这种草茅下土所可滥竿的。银钱这样东西，先父母弃养的时候，遗传给我的还不少，足够我一生的衣食。并且这回搭救卜抚台，全仗老哥一人之力。我在红莲寺被困的时候，自己尚不能脱险，若不得老哥援手，此时早已死在那些淫僧手里了。我纵年轻不知廉耻，何至贪老哥的功劳，做自己进身的机会呢？”柳迟哈哈笑道：“你把我这话的意思弄错了，你以为我是和你谦让么？我虽是今日才初次与你见面，然你的性情举动，与我十分投契，我很有心与你结交。你我既一见如故，说话就用不着客气。你要知道世间人各有各的路数不同，不是富贵这条路上的人，便痴心妄想的去求富贵，富贵终轮不到他头上来。反转来说是应该富贵的人，便视做官为畏途，见银钱如仇敌，竭力的想躲避，也躲避不了。我自知于富贵无缘，并不是故意这们说”。陆小青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现在卜抚台还不知是怎样的被困在红莲寺，我们即打算竭力去搭救，就应该赶紧前去，看如何方能救得出来？这些救出来以后论功行赏的话，似乎可以不必早计，就是我也未见得便于富贵有缘。”柳迟摇着头笑道：“我何尝不知道论功行赏，是救出来以后的话，用不着在此刻计议，并且救出来以后论功行赏的权，也在卜抚台，不能由你我私相授受。你知道我在这时候，特地这话说是为甚么呢？因为我这回奉师傅的命来救卜抚台，其中另有一种原故，我本人不宜露面。我师傅自己的能为，虽已登峰造极，是不待说，他老人家没有干不了的事。若得他老人家亲自救卜抚台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何以他老人家不亲自来呢？即算是他老人家懒得亲自烦神费事，在他老人家门下的大徒弟，以及同道的晚辈，比我能为高出数倍的，不知有若干人？何以不打发他们来救，却偏要我这个初出茅芦的小徒弟来呢？就是因为红莲寺的贼秃，行为虽与吃人不吐骨子的妖魔相似，来历倒很是不错，犯下了这种弥天大罪，由官府用国法来惩治他，那怕惩治极惨酷，罚浮于罪，也不要紧，他们同党的只能叹息委之气数，不能怪人。只一听得有昆仑派的人出头帮助官府，那么他们同党的一股怨气，便不问情由的都结到我们昆仑派头上来了。我师傅明知这回救人，救得好便没事；救得不好，就是替昆仑派结下一个大大的冤仇。待坐视不救罢？一则违反他老人家平日行侠做义的素志；二则恐怕红莲寺贼秃之无法无天，将来国法若有伸张的一日，必拖累到昆仑派身上。再三审慎，因我是个不曾走过

江湖的人，外人少有知道我名字的，出头来干这件事，或能瞒得过去。

“我仔细思量：既不可替昆仑派结怨，我于今虽说在江湖上没有声名，认识我面貌的人更少，然能保将来永远不到江湖上行走么？这般重大的一桩事，是谁干出来，便是没事名也有声名了。如果昨夜不遇着你，我奉命而来，说不得也只好出头露脸的做去，天假其便，有你在这里，我何不让你一个人出头，我始终的暗中帮助呢？你没有派别，论根源更可说是官府这边的人。我在暗中不出头，也不居功，也不任咎，免得替昆仑派结下无穷的仇怨，你的意思以为如何呢？”陆小青笑道：“既是老哥有这种不宜露面的原因，此去便不露面便了。

莫说老哥还跟我同去。许我在暗中帮助，就是老哥不去，教我一个人去做，我只要力量做得到，拼着性命也得去干一干，不要耽搁了，我们就此去罢。”二人说毕，仍回身扑奔红莲寺来，不知二人如何搭救卜巡抚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九回 常德庆中途修宿怨 陈继志总角逞英雄

话说柳迟和陆小青回身扑奔红莲寺，才走了二十多里，忽见前面一个跛脚叫化，蓬头散发，满面泥垢，身上衣服破烂不堪，肩下搭着七个布袋。手中撑着一根拐杖，甚是粗壮。弯弯曲曲的，左一个节，右一个包。虽看不出是甚么树木，只是一望便能知道这拐杖的分量不轻，一颠一跛的迎面走来。拐杖所点之地，一个一个的窟窿，和牛足踏在烂泥里的形迹一般。柳迟曾在叫化队里混过几年，分得出叫化的资格等第。当下看了这叫化，便只声向陆小青道：“你瞧前面来的那叫化，是一个寻常的大叫化么？”陆小青望着笑道：“看他那根讨米棍，倒是不小，叫化手里的棍是准备打狗的，甚么恶狗能受得起这们一棍。只怕是一个有些儿来历的人，不是寻常的叫化。”二人说话时，那叫化已拐到了眼前。原是低着头只顾走的，至此因二人立在旁边让路，那叫化忽然抬头向二人望了一望。柳迟一看那叫化的两只眼睛，真是神目如电，威势逼人，不由得心里一惊。暗想：这人那里是叫化，分明是有大能为的人假装的，但不知是甚么人？为甚么要假装叫化？正踌躇着想向这人打招呼。忽见他对陆小青笑道：“陆少爷久违了！”陆小青望这人打量了一眼，不觉“哎呀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老人家不是那年替先父治伤的常师傅吗？近年来我时常想慕师傅，只恨不知道师傅的住处，无从拜访。想不到今日在这里遇着了，师傅此刻打算去甚么地方？”看官们看到这里，大约不待在下表白，也都知道这个常师傅，就是第一集书中，因押解三十万两饷银，在罗山遇盗伤足的常德庆。常德庆当下见问，笑道：“我是个乞食糊口的人，哪里有一定的去向，你打算去哪里呢？”陆小青道：“我原是要到长沙省城里去的。不料在半路上出了差头，险些儿把性命都送掉了，于今要到红莲寺去。”柳迟见陆小青对常德庆说实话，心里甚是着急，当面又不好阻止他，只好轻轻在陆小青的衣角上扯了一下。但陆小青的话已说出，一时提不回来，虽不继续言说下去，然常德庆听了那几句话，已似乎很注意的问道：“在半路上出了甚么差头？于今到红莲寺去干甚么呢？”陆小青因柳迟在他衣角上

扯了那们一下，又听了赵振武说这事不能声张出去，心里很后悔自己说话太鲁莽，不该露出半路出差头和去红莲寺的话来。不过话已说出，常德庆又很注意的盘问，一时哪有可以遮掩的话呢？只急得红了脸望着柳迟。柳迟知道陆小青这时心里是很窘的，便挽着陆小青的手，对常德庆道：“改日再会罢。此时实在有点儿很要紧的事去，不能在此地多耽搁。”说毕，二人提脚便走，只听得常德庆哈哈大笑道：“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还打算保人家么？”柳迟一听这话，心里不由得动一下，不知不觉的停步回头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常德庆不作理会，支着拐杖只顾一颠一跛的往前走。

陆小青低声对柳迟道：“这常师傅是个异人，先父在日，是极钦佩他的。我记得先父常说常德庆的能耐，大约不可思议，那时我浏阳人正为争赵家坪的事和平江人相打，我浏阳打输了，先父受了重伤，命在呼吸，多亏了常德庆师傅前来医治。据常师傅说，先父受了平江人的暗器，那暗器名叫梅花针，非练剑和修道的人不能使用。我先父痛恨切齿，誓必报这仇恨，当面哀求常师傅帮助。常师傅当时虽不曾明白应允，然后他那时的神气，对于那个使用梅花针伤人的人，确也非常忿恨，不过从那回医治先父的伤以后，便不曾再见他到我家来了。第二年平、浏两县的人又在赵家坪相打。使用梅花针的也不见再来，常师傅也不曾到场，我浏阳人却打胜了。后来我先父仿佛听得人说，常师傅就为争赵家坪那回事，曾邀集多少能人，和使用梅花针的本人及其师傅、师兄弟等，大大较量了一次，好像两边的本领都了不得，没分出谁胜谁负来。

“我彼时因年事太轻，又专在读书用功的时候，听了也不在意，不曾追问个究竟怎样，总而言之，这常师傅是个有绝高本领的。他刚才说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的话，其中必有道理。我想，红莲寺既是那们一个万恶的所在，里面能人不少，并且我昨夜窥破了他寺里的底细，那知客僧将铁板门关上，原是要置我于死地的，想不到有你在屋上帮助我逃了出来，我料他们此刻必已有了准备。我二人就有登天的本领，也敌不住他们数百个凶恶的和尚，不如回头去追上常师傅，求他帮助，同去除了那个万恶的害人坑，搭救卜巡抚。”柳迟踌躇道：“这事只怕向他说不清，我师傅既叮嘱我不许露面，我想露面尚且不可，怎好拿这事去向人说，胡乱求人帮助呢？你不知道我师傅的神通，是通天澈地的，若是我干不了的事，决不至差我来干。你如果害怕不敢前去，尽管请便。我师傅原是差我一个人到红莲寺搭救贵人的，想不到却先救了你。我明知红莲寺的僧人恶毒厉害，论本领你我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不过一则因师命不可违，二则我也略知数理，算定这回心事虽是险恶，只是好在帮助我成功的人很多，并且无须我去求助，所以我敢大胆前去。”陆小青道：“安知这常师傅不就是帮助你我成功的人呢？我的性命，若不蒙你搭救，昨夜早已断送在红莲寺了，死里逃生的人，还有甚么害怕？我想不先不后的，偏巧在这时候遇见常师傅，也可见得是你的数验了。常师傅既是不约而来，自然无须你去求他帮助，但是总得向他说一番。你还是可以不露面，我去追上他向他说，好么？”柳迟听了，不好再说不肯，只得微微的点头。陆小青即回身向常德庆走的那条路追赶上去。

追过一个山嘴，就见常德庆撑着那根拐杖，在前面一颠一跛的走着。陆小青一面跑，一面喊道：“常师傅请停步，我有话说。”常德庆随即掉过头来问道：“甚么事？”陆小青已跑到了跟前，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听了我说去红莲寺的话，便说甚么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我仔细思量你老人家这句话，

我此去红莲寺，必是凶多吉少。我不在这里遇着你老人家便罢，既有缘遇着了，就得求你老人家助我一臂之力。红莲寺那种万恶的地方，你老人家必早已知道，他们如今竟敢将一省的督抚软困在里面，不放出来，这还了得。”常德庆听了，且不回答，只探头朝陆小青后面望了几眼，问道：“和你同行的那小子呢？他不是暗中扯你的衣角，不许你和我说话吗？怎的你独自追来，对我说出这些没头没脑的话？”陆小青红了脸说道：“我那朋友并不是不许我和你老人家说话，实在因心里着急，恐怕在路上多耽搁了误事，所以挽着我走。求你老人家大度包容，不要见怪。”常德庆笑道：“不干我的事，我怪些甚么！你不追回来找我，我就懒得说。你听了你泥菩萨过江的话，便知道此去凶多吉少，也难得你有这般机警，我看在你亡故的父亲面上，老实对你说一句：你既不为官作宰，又不当差供职，管甚么督抚被困的事，休说你此刻只有罗春霖传授的这点儿能为，够不上管这些闲事。便是有再大些的本领，事不干己，也以不过问为好。你想去长沙，就和我一同到长沙去罢。”陆小青摇头道：“这却使不得，不是我敢不听你老人家的吩咐，也不是我仗着这点儿能耐，爱多管闲事，只因男子汉大丈夫，受了人家的好处，不能不尽力图个报答。”常德庆很诧异的问道：“你几时受过那督抚的好处吗？”陆小青道：“不是，督抚与我分隔云泥，那有好处给我。我于今安心要求你老人家帮助，不能不向你老人家说实话。我昨夜因是中秋节，想找一个地方好的饭店歇宿，倒把宿头错过了，只得在红莲寺借宿。半夜在月下徘徊。

无意中看见了许多女鬼在佛前礼拜，忽然屋上一声瓦响，那些女鬼登时都钻进那莲花台下去了。我赶到莲花座跟前看时，原来座下是一个地洞，我想佛殿乃清净庄严之地，如何会有鬼魂出没，如何会有地道呢？心里正在疑惑，谁知回到睡处，那知客和尚已坐在我床沿上，说我已窥破了他寺里的暧昧，勒逼我非立时剃度出家不可！我不依从，他就抽刀要杀我。我正待举刀迎上去，却不知道那秃驴为甚么忽然将刀抽回去不砍下来，并来不及的往门外跑去。

那秃驴刚跨出房门，拍的一声就将一扇铁板门关上了，我被禁在房里，想冲破屋瓦逃走，谁知那房子的悬皮屋梁都是铁的，只冲得头发生痛，不曾冲得出来。那秃驴出去，耳听得带了许多人向那房子奔来。你老人家替我设想：在那时急也不急，就亏了刚才和我同行的那位朋友，他因为到红莲寺想搭救卜巡抚，正在我被禁的屋上躲着，将悬皮屋瓦打了一个窟窿，才把我救了出来。于今卜巡抚还不曾救出，我自然应该帮同他去救，才是道理。”常德庆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们一回事，救你的那人姓甚么？他为何要去搭救卜巡抚？”陆小青低头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那朋友原是不肯露面的，不过我既来求你老人家帮助，便不能不说实话。他与那卜巡抚并不相干，他是奉了他师傅的命而来的。他姓柳名迟。据他说，他师傅姓吕，名宣良，绰号‘金罗汉’。好像在江湖上很有些声名。大约你老人家也认识。”常德庆睁开两眼望着陆小青说到这里，仿佛忍耐不住了的样子，摇着手，说道：“不用往下说了！我不但认识他，并且时时刻刻想他，只苦会他不着，今天难得有你对我说实话，有他的徒弟来了，没当面错过。我愿意出力替你们帮忙，就此一同到红莲寺去罢。”陆小青不知道昆仑派与崆峒派积有仇怨，也听不出常德庆的话来，以为真个肯出力帮忙，当下喜不自胜的引常德庆走回来。走到与柳迟分手之处，却不见柳迟的踪影了。一听路旁的山里树林中，有妇人、小孩的说笑声音。陆小青道：“那柳迟本是站在这里等候的，此刻不知跑到哪

里去了。这山里有人说笑，莫不是上山看去了？你老人家同到山里去瞧瞧，好么？”常德庆现出不耐烦的神气，说道：“既约了此地等候，为甚么不等你回来，就独自跑到山里去呢？我懒得上山，你自去叫他下来便了。”陆小青便不勉强，只得独自跑进树林里面寻找。

但是这山里的树木非常茂盛，几步外就树木遮断的望眼，看不见人物，而听那说笑的声音，却很明晰，并听得出有柳迟的声音在内。依着发声的所在寻去，甚是作怪。寻到东边、一听说笑声，又仿佛在西边发出来。寻到西边，再听得笑声又仿佛到了南边。寻来寻去，只是见不着，寻得陆小青心里焦躁起来了，叫了几声柳大哥，也不见柳迟答应。心想：这不是青天白日遇见鬼了吗？怎么这一块巴掌大的地方，听得说话的声，见不着说话的人呢？柳迟并不曾对我说有同来的女伴，我上山的时候，分明听得有年轻女子的声音在内。我曾听得人说，常有少年人被狐狸精迷了的事。柳迟年纪很轻，人物又生得漂亮，莫不是真个有狐狸精来采取他的元阳，使神通将他迷在树林中？我肉眼凡胎，所以看不见他们。常师傅的本领大，请他上山来，必能把狐狸精的法术破了。柳迟昨夜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何能坐视不救他？想罢，即向山下奔来。才跑出树林，就见常德庆已撑着拐杖，正一颠一跛的朝山上走。

一见陆小青，便带气说道：“怎么只管教我在路上等着，连回信也不给我一个呢？那小子十九是逃跑了。你还是同我去长沙罢，不要多管闲事！”陆小青道：“他是奉了他师傅的命，特地前来救人的，无端的怎肯逃跑？不过这事很是蹊跷，我分明听得是他的声音，和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，在树林里说话，并有一个男小孩子的声音，夹在里面说笑。估计那发声的所在，至多不过十来丈远近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再也见不着他们的面。”常德庆偏着头听了一听，点头道，不差，那说笑的声音，我耳里也分明听得。”随即举眼向树林中望了一望，笑问道：“你以为是甚么道理？”陆小青道：“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到红莲寺来的，并没有女人、小孩子同行。若是偶然遇着的，好人家女子，决没有和面生男子是那们说笑的道理，听说有种狐狸精，最会迷惑少年男子，采取元阳。我料柳迟必也是遇着那一类妖精了。你老人家的本领大，千万救他一救！”常德庆哈哈大笑道：“甚么狐狸精，有这大的胆量，敢在青天白日虽迷人，你那里知道，这是那小子有意在我跟前卖弄神通的。

嘎，嘎！我不知道你是吕宣良的徒弟便罢，既知道你是那老贼的徒弟了，今日狭路相逢，只怕由不得我做人情，放你过去！”说罢，举左手向树林中一照，随手起了一个霹雳，只震得山摇地动，树林跟着一起一伏，如被狂风摧折。把个陆小青惊得浑身发抖起来，心里才明白常德庆是和柳迟的师傅有仇，怪不得柳迟不肯露面，不许说实话。不由得十分懊悔自己不该鲁莽。常德庆本已走过去了的，自己不该不听柳迟的言语，将常德庆追回来，又把实情对常德庆说了，以致好意弄成了恶意，若常德庆真个把柳迟打死了，自己不是恩将仇报吗？陆小青心里一着急，就不知不觉的双膝朝常德庆跪下来，身体筛糠也似的抖着，说道：“柳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和你老人家没有仇怨，何以是这们给他过不去呢？”常德庆满面的怒容，还不曾回答。只见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小孩子，从树林中走了出来。那孩子生得眉目如画，齿白唇红。头上二三寸长的短发，用红丝绳结成五个角儿，身上穿着花团锦簇，俨然一个富家公子的气概。常德庆觉得这孩子生得可爱，正很注意的看着。

不提防那孩子的身法真快，还相隔两丈远近，只见他头一低，双脚一

垫，已比箭还急的，对准常德庆怀中撞将过来。常德庆知道不妙，想躲闪那来得及，“哎呀”都不曾叫出，已被那孩子一头撞中胸膛，就是一个仰天倒栽葱，骨碌碌滚到了山下。

常德庆曾练过多年内功的身体，平日刀剑都砍刺不入。想不到那小孩头上的五只角儿，竟比五只钢锥还来得锋利。胸膛上险些儿被撞成了五个窟窿。常德庆身体才着地，就待跳来和那小孩拼命。无奈栽下来是背脊着地地躺着，他原是断了一条腿的人。终不能像有两条腿的一般便捷，仰面朝天躺着的时候，更不大好使力，必须翻一个身才能爬起来，刚翻过身来挣扎，想不到那孩子真刁狡，不先不后的，正在常德庆背脊朝天的时候，饿鹰扑兔也似的扑将过来，只用脚尖在常德庆背脊上一点，正点在穴道上，常德庆禁不住身体一软，鼻尖擦地，伏在地下动也不能动了。不但全身的本领施展不出，就是一肚皮的法术，和多年的苦功炼成的飞剑，也因被那小孩在无意中点着了穴道，浑身登时失了知觉，一点儿不能使用了，只耳里明明听得那小孩在背上笑道：“你这个臭叫化，真不自量！从哪里学会了一手掌心雷，就随处拿来献丑。我们坐在树林里说话，与你这臭叫化有甚么相干，平白无故的用得着下这种毒手。我若不取你的狗命，你也不知道你小爷爷的厉害。”当即觉得头顶上的乱发被小孩抓住了，背脊上如失了千斤重负，身不由己的被小孩提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忽听得山腰里有妖滴滴的女子声音喊道：“弟弟放手罢，这叫化不是外人，原是我们家里的小伙计。且放下来问他，为甚么无端下毒手打人？”常德庆听声音，想不起是谁。等那小孩放了手才抬头看时，不由得两眼冒火、七窍生烟。原来他认识山腰里的女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背父母跟丈夫私逃的甘联珠小姐。登时想起甘二姆姆的老命，虽是断送在吕宣良的神鹰爪下，然当日若不为甘联珠背父图逃，吕宣良帮助桂武，又何至有那种惨事闹出来。就是今日用掌心雷去劈柳迟，也无非为那回的事，寻报吕宣良仇不得，杀了他的徒弟，也可以消胸中的恶气。谁知这贱丫头偏巧也到这里来，我知道这贱丫头除了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武艺而外，并没有别的本领。也是我今日合该倒霉，略不小心，倒被这小鬼头欺负了。这里面必然还有能人，若不然，我一掌心雷也就把他们昏倒了。只是我受了这小鬼头这般凌辱，自后也没有面目见人了。不管他里面还有甚么能人，我情愿把这条命拚了。

常德庆将心一横，即仰面向甘联珠骂道：“我想不到你这贱丫头还有脸来见我！我不把你杀死，你祖母也死不瞑目”说罢，一拍后脑，只见一道金光射出，直向甘联珠头上飞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那小孩笑嘻嘻的叫了一声好宝贝，也从脑后射出一道白光来，对准那金光横截过去。常德庆一见白光射出，好像知道敌不过的样子，忙伸手将金光招了回来，改变了一副很和悦的面孔，对那小孩作揖，说道：“好本领，使我钦佩之至！请问你的尊姓大名？”小孩也伸手招回了白光，笑道：“你是打算问了我的姓名，好日后报仇雪恨么？我也不怕你，我姓陈，名继志，红姑就是我的母亲。我母亲的神数，知道你这臭叫化为甘家报仇，要害金罗汉徒弟的性命，特差我和表嫂来救的。你知道么？”常德庆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昆仑派有这们多的能人，哪得不强盛。”旋说弯腰拾起拐杖，一颠一颠的走了。

且说甘联珠见常德庆走后，向树林中招了柳迟出来，说道：“你此时用不着先到红莲寺去。我料常德庆受了这番凌辱，知道有能人在此，他们是与红莲寺贼秃通气的，必然去红莲寺通信。那些贼秃原没有逃避之心，有常德

庆去通消息，便不怕他们不急急逃避了。你可在此等候那中军官带了官兵前来，再一同到红莲寺去，免得和那些贼秃见面厮杀起来，又结下无穷的仇怨。我奉了姑母的命，和表弟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借常德庆的口，去说些厉害给红莲寺的贼秃听，所以是这般做作。”柳迟问道：“现在卜巡抚还被困在红莲寺里，不怕那些贼秃杀了他泄忿么？”甘联珠笑道：“那些贼秃若能把卜巡抚杀死，还等到此刻吗？”柳迟不懂这话怎么讲，正待发问，只见陆小青从树林中探头探脑的走了过来。陈继志一见面，就指着对甘联珠笑道：“昨夜见鬼的那人来了！”边说边掉过脸望着陆小青，说道：“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知道么！”陆小青听了，摸不着头脑，也望着陈继志发怔。陈继志道：“我昨夜用梅花针救了你的性命，你还不知道吗！”陆小青只得陪笑说道：“只怪我的本领太低微，实在不知道在甚么时候，承情救了我的性命！”陈继志道：“昨夜那贼秃举刀要劈你，你可知道那刀是甚么刀？”陆小青道：“我认得是缅甸刀。”陈继志道：“你既认得是缅甸刀，就应该知道缅甸刀的厉害，是能削铁如泥的，怎么倒举着胳膊迎上去呢？那刀若真上劈下来，不但你这条胳膊登时两断，说不定连头带肩劈成两半个。

“那时我和表嫂戴了我母亲给的遁甲符在头上，能隐形使人看不见，已在红莲寺守了三昼夜了。寺里贼秃几次想害卜巡抚，都是我在暗中用梅花针打在贼秃的光头上，有发根遮掩住了，使他们看不出来。直到昨夜，贼秃举刀来劈你，我想打他的头来不及，只得向他的脉腕打去。你的命虽然救下，只是我这把戏却玩穿了。贼秃中也有好几个是练剑的，齐出来和我两人作对。我因家母不许我两人露面，恐怕被贼秃破了遁甲符隐不了形，给他们知道了是家母的主使，只好退出红莲寺来。”柳迟笑道：“到底还是非露面不可！”甘联珠道：“在常德庆跟前是这们露面，是不妨事的。常德庆为甘家的事向你寻仇，我自不能坐视不救，这另是一桩事。崆峒派的人便不讲道理，也不能因此结怨。”陈继志对甘联珠道：“我们的事情已了，好回去消差了罢。”陆小青忙恭恭敬敬的作了两个揖道：“承两位救我的命，只好铭感在心，徐图报答。”陈继志笑道：“我是向你说笑话的，哪里算得了一回事。”甘联珠率着陈继志已走了几步，忽回身叫了声“啊唷”说道：“还有一句要紧的话，忘记向你们说。”柳迟忙问甚么话？不知甘联珠说出甚么要紧的话来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回 游郊野中途逢贼秃 入佛寺半夜会淫魔

话说甘联珠回身说道：“你们知道那些贼秃将卜巡抚藏在甚么地方么？”柳迟道：“我正着急不知藏在甚么地方。偌大一个红莲寺，又有地洞和机关暗室，寻找起来很不容易。”甘联珠笑道：“知道了便极容易，一不在地洞里，二不在机关暗室里，就在那左侧廊檐底下的铜钟里面。”陆小青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就在那里面罩着吗？我昨夜还在钟的左右徘徊了许久，因见殿上有鬼魂出现才走开的呢。”甘联珠说明了这话，自带着陈继志走了。

且说柳迟同陆小青遵着甘联珠的话，在路旁等不多时，便见赵振武统率一大队兵马，风驰电掣一般的来了。一同杀奔红莲寺，看时，果然满寺的

僧人，早走得不见一个踪影了。扛起那口铜钟救出卜巡抚来，已被闷得奄奄一息了，灌救了一会才醒来，说已三日不沾水米。

原来八月十三这日，卜巡抚又私地走出衙门，在大街上闲行访问民间疾苦。这种举动。

在平常为官作宰的人，不必做到督抚，只要是一个上了流品的官儿，便不肯单独步行，恐怕失了体统，惟有这卜巡抚，在湖南巡抚任上，每月至少也有二三次青衣小帽的闲步出来游览。在巡抚部院里听差供职的人，习久也都见惯了，不以为异。八月间郊外田禾正熟，一望如黄金世界，卜巡抚久想去城外看看秋收丰歉。走出南门城，不觉信步向田亩中走去，遇着年老的农夫，便立刻闲谈片刻。是这般且行且止的，不知不觉的离城五六里了，口中有些发渴，见前面大路旁边，有一所小小的茶铺，茅棚中安放了许多坐椅，原是给行人息肩解渴的，已有几个小贩模样的人，很疲乏的坐在棚里休息。卜巡抚遂也缓步进去，就一处当风的所在坐下来。茶铺主人见卜巡抚的服装，比寻常小贩齐整，气概也与寻常小贩不同，料知茶钱是可望多得几文的，很殷勤的招待，巡抚坐了一会喝了一杯茶，他是在四乡游得惯了的，每次总得带些零钱在身边，准备做渡钱、茶钱。这时取出些零钱来，给了茶铺主人，正待起身走向衙去。

只见有两个少年男子，从省城里这条路上走来。都是身穿长衫，脚着缎鞋白袜，很像个文人的装束。只是二人头上，各戴一顶青布缘边的草帽，步履很慢的走入茶棚，在前的就近拖一把椅子坐下，从袖中取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揩脸上的汗珠。在后的刚待取椅就坐，好像突然想起了甚么事的样子，回身对那已坐下的说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快点儿走罢！”茶铺主人正满面春风的托了两杯茶出来，这两人已举步朝棚外走了，卜巡抚回头望着两少年的背影，见走出棚外有数十步了，那在前的忽回头朝棚里探望一眼，随即掉头走去，那人不回头探望倒没事，这一回头，却使卜巡抚生出疑心来了。因为卜巡抚看得清晰，见在后的才和在前面的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，在前的便回头来探望。而在后的神气之间，又似乎在那里禁止他不许回头探望，所以一回头就急忙掉过去了。

卜巡抚不在得暗自思量道：“这两个东西的举动很蹊跷！这种青布缘边的白细草帽，虽是有钱人戴的，然十九是因骑马不便撑伞，才戴这种草帽遮阴。上流人步行，何妨打伞，并且这们炎热的天气，草帽戴在头上不透风，岂不更热？即算这两个东西嫌两手难擎，不愿意打伞，只是已进了茶棚，何以还将草帽戴在头上，不取下来凉凉呢？我看那个在前面的，气概不像是男子，步履又迟缓不似少年男子的活泼，已经坐下来，更显得其中有情弊。天色尚早，我何不跟上去探个究竟？若是伤风败俗的行径，也是我应该整顿的。”想罢，便不迟疑，立起身就跟踪前去。

眼见两人仍在前面缓缓的行走。但是恐怕跟的太紧，两人生疑，一分头逃跑，便不容易查出他们的根底了。因自己有地位与力量的关系，即看出了破绽，也不便就这们动手逮捕人，只能查出一个下落来，回衙着落府县官去究办。幸喜跟在背后行走，两人全不觉得。这时路上的行人稀少，在后的少年，用右手挽住在前的左手，仿佛扶持着行走的模样。那种腰肢软弱，体态轻盈的形象，更完全透漏出来了。两条辫子垂在背后，都是又小又短，并不光泽。那时少年男子的辫发，一般的甚是讲究，从来不见有像这样两人的。卜巡抚仔细留神，越看越能断定：在前的必是小尼姑改装的，在后的必是小

和尚改装。勤政爱民的好官府，见了这种行径的人，自忍不住心头气愤。当下卜巡抚旋走旋猜度这一对狗男女，住处必不遥远，所以一同步行。只要知道了他们的巢穴所在，就不愁他能逃出法网了。一时为一股刚正之气所鼓动，丝毫不觉得可怕、也不觉得离城太远了，不容易回去。

约莫跟了三四里，那两人忽转向一条小路上走。卜巡抚心里欢喜道：“转上小路必是离住处不远了。”看那小路口前头，多是山岭，卜巡抚恐怕在山岭树林中容易走失，不敢相离远，和两人相差不到两丈。山中寂静，听得在前的说道：“我两脚实在走不动了，好哥哥让我在这树林里歇歇罢。你自己疑心生暗鬼，害得我一身都走痛了。”在后的答道：“你也太不行了，这一点儿路都走不动，定要歇歇，就歇歇罢！”两人说着，同时就一块草地坐下来。

卜巡抚听在的说话声音，娇脆非常，无论甚么人听了，都能辨出是个女子。两人才坐下，那在前的又说道：“你瞧我额上的汗和水一般的淌下。这山林里没人来，取下这捞什子凉凉好么？”一面娇滴滴的说，一面已伸手将草帽取下，露出一个又光又白的秃顶，不是少尼姑是甚么呢？卜巡抚看得分明。心想：这一对狗男女，此时虽是都脸朝那边，不曾见有我在这里跟着。然万一他们回过头来望望，我一时不是无处躲藏吗？低头一看，就在身边有一块大粗石，有两尺多高，石后足够藏身。

刚要移步向石后蹲下，但是已来不及了，小尼姑说要取下草帽凉凉的时候，这小和尚也脱下草帽现出秃顶来。先朝左右看了一眼，随即回转头，一眼便看见了卜巡抚。卜巡抚不禁吓了一跳，以为两个狗男女忽见有人来了，必大惊失色。谁知小和尚倒显得毫不在意的样子，对卜巡抚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既跟上来了，又藏躲做甚么呢？请过来谈谈罢。”卜巡抚见已为人识破，当然不能再向石后躲，只得大摇大摆的走过去，笑道：“我光明正大的行路，又不犯法，无端的要躲藏做甚么？你们两位是佛门弟子呢？还是在俗的呢？”小和尚也笑道：“那却随便。要说我是僧，便是僧。要说我在俗，便在俗。这们大热的天气，你也跟着走的太辛苦了，请坐下来歇息歇息，再跟我们走罢！”卜巡抚装出行所无事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们也是行路，我也是行路的怎么是跟你？难道这条路只许你一两人行走吗？”小和尚刚要回答，小尼姑伸手拉了小和尚一把，说道：“他行路也好，跟我们也好，管他做甚么。”小和尚做出十分亲昵的神气，说道：“哎哟，小妹妹，你那里知道啊！你以为他是寻常行路的人吗？他贵人多忘事，只怕不认得我，我倒还认识他呢。此刻在湖南一省当中，要算他一个人最大，他跟我们走到这地方来，简直不怀好意。”卜巡抚听了这几句话，险些儿惊得呆了。暗想：这贼秃既认识我是此刻湖南一省最大的人，居然还敢拿这般傲慢的神气待我，可见他已是目无王法了，倒得留神一点对付他才好，不要吃了他的眼前亏。心里是这们想着，口里便说道：“你说的是甚么话？我到贵省来探亲访友，今日才是第三天。你在甚么地方曾认识我？你真不要疑心生暗鬼，以为我是跟着你们走，不怀好意。其实我是外省人，甚么事也不与我相干，我就不怀好意，于我又有何好处？我改换一条路走罢，不要害得你们疑疑惑惑的不自在。”说罢，回身提步想走出树林，早离开这是非之场。

无奈这小和尚自知行藏已为人瞧破，不是一件当耍的事，仰面打了个哈哈，托地跳起身来，喝道：“待跑到哪里去？”这去字才脱口，卜巡抚已觉得胳膊被人捉住了，挣了几下，哪里挣得脱，仿佛被夹在铁钳里面，越挣扎越钳夹得紧，只觉得钳处痛澈心肝。转脸看时，原来小和尚用两个指头捏

住胳膊，轻轻的摇动了几下，笑道：“你好好的在督抚衙门里安享，何等自在，何等快乐。偏是生成的贱相，这们炎热的天气，要独自跑出来讨苦吃。或是在衙门里闷得慌，要独自一个人出来走走，瞧瞧风景也就罢了，偏要多管闲事，死死的盯住我们不放，若真个被你盯上了，那还了得。你开口就说你没有犯法，用不着藏躲。不错，我是犯了你的法，落在你手里，是断不肯轻轻放过的。只是你不盯我。我不犯法，既是盯我到了这里，便范了我的法了。于今落到了我手里，我也断不肯轻轻放你过去，随我来罢。”和牵小孩子一般的，将卜巡抚牵到树林深处。

卜巡抚痛得忍耐不住，口里“哎唷，哎唷”的喊叫起来，小和尚顺手往地下一带，卜巡抚便立脚不住，扑地就倒了。小和尚用一脚踏住，招手叫小尼姑过来，取了那条揩额汗的洁白手帕，先把卜巡抚的口缚了，使他喊叫不出。小尼姑又从长衫里面解下一条很长的绸巾来，和尚接着将卜巡抚的两眼并两手缚了。卜巡抚既无力反抗，只好紧闭双目，听其所为，手眼都失了作用，又是背脊朝天的倒在地下，小和尚的脚虽已不踏在背上了，然因双手是反缚着，更牵连着后脑，扑在地下一点儿不好着力。处了这种境遇，惟有听天由命，连哼也不哼一声。

随听得小尼姑的声音呼着哥哥说道：“就是这们缚着掣在此地吗？我想这山里来往的人很稀少，就有人走这山里经过，也不会无端跑进这树林里来。他一不能动弹，二不能叫唤，有谁来救他呢？至多不两三日工夫，便不饿死也得闷死，我们不管他，走罢。”小和尚发出踌躇的声口，说道：“这是使不得的，此地并不是深山穷谷，哪能保得没人行走？只要有一个砍柴的走进这山里来，就能将他救去。他一旦得回衙门，便是放虎归山，终久要出来伤人的，我戴了草帽的时候，他自然认不出我是谁。只是我已把草帽脱下，他不见得还不认识我。他原是对我们不怀好意才跟上来，若使他留得性命回去，那还了得。”小尼姑道：“然则就用绸巾将他勒死，掣到山石里去好么？”小和尚仍是沉吟不决似的，斗晌方答道：“这也使不得，你不知道我师傅的规矩很严。在周围百里之内，休说不能私自伤害人的性命，就是对于畜类草木，也不许有一些儿伤损。并不许在一百里之内，与俗人口角头毆，便被俗人打了骂了，都不许计较的。”小尼姑发出带笑的声音说道：“咦，咦，咦！罢了，罢了！不要信口乱说了罢，我都知道。”小和尚辩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，难道还怀疑我这些话是假的吗？我无缘无故哄骗你做甚么？”小尼姑笑道：“谁说你是哄骗我？你是忘记前几天向我说的话了。你们寺里尚且不禁止伤害人，出来倒有这们些规矩了。”小和尚接着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你是这般着想，怪道你以为我是随口乱说的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却怎么不懂得这道理？你可知道我们寺里的清规戒律，远近百里无人不赞叹，是甚么道理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寺里都是自己人，那些清规戒律，有甚么用处？”小尼姑道：“这也使不得，那也使不得，到底打算怎么办咧？”小和尚道：“不用着急，好在天色已快要黑了，把他扛回寺里去，听凭师傅发落，死活我们可以不管了。”

卜巡抚听了二人谈论的话，心想：我自到任以来，时常单独步行出外，认识我的自是不少。不过他说他寺里的清规戒律，百里远近的人无不赞叹。我所闻清规戒律最严的，莫过于红莲寺，红莲寺的知圆长老，我曾迎接到衙里讲过经。我记得他来的时候，带了法随侍六人，其中两个的年纪很轻。只因我当时不曾留意，像貌记不清晰了，或者这贼秃便是其中的一个。卜巡抚虽如此猜度，然始终不相信知圆长老是个恶僧，以为到寺里见了贼秃的师傅，

是不是知圆，落眼便能认识。若是知圆，除了他蓄志谋叛便罢，不然，决没有这大的胆量，敢公然危害我的性命。并且我待他那些殷勤，见面总应该有点儿情分，所虑就怕不是红莲寺，落到强盗窝里去了，便更难望生还了。

想到这个生死的关头，委实有些慌乱。也不知在地下躺了若干时刻，忽觉身体被人提起来，仿佛是在肩上扛着，一高一低的行走得很快。耳听得背后还有一个人跟着走。逆料扛自己的就是小和尚，跟着走的是小尼姑。不过二人在路上都不开口说话。两眼虽被绸巾缚了，看不见所经过的地方是何情景，但是就身体起落的情势推测，所经过的多是山路。并且一路之上，都是静悄悄的，不仅不闻人声，连鸡鸣犬吠之声，也不听得。只觉有一阵一阵的风吹到身上，是很凉爽的，不似白昼的热风，料知此时至早也已在黄昏过后了。不知经过了多少里道路，忽隐隐闻得钟声。隔半晌才撞响一下。思量已听得着钟声了，离寺大约不远了。果然没一刻工夫，陡觉身体往上一抛，凌空与腾云相似，惟恐这一跌落下来，势必粉身碎骨。

谁知却是不然，并不是单独将他的身体抛起。原来是小和尚扛着他往上一纵，大约是纵上了一道高墙，或是屋顶，听得脚底下有细微的瓦碎声，行走比地下时还快了数倍，也没有高低起落。

约莫是到了高墙尽头之处，陡觉得身体又往下一沉，不一会就卸了下来，仍和在山里的时候一样，背脊朝天的扑着，即听得一路脚声走出来了。不到一盏茶时候，那脚声又响了回来。有人将手的绸巾一扯，两手就放松了。再在后脑上扯了一下，两眼也能睁开看物了。只见眼前有不甚明了的灯光。正待抬头向四面瞧瞧，已听得小和尚的声音，立在身旁说道：“解了你的缚，还不自己挣扎起来，难道想人扶你吗？”卜巡抚想用两手在地上挣扎，无奈反缚得太久，臂膊已痲不仁，休说不能在地下挣扎，想运动一下都如失了知觉，不由自主只得伏着不动。小和尚似乎不耐烦了，说道：“怎的做官的人这们不济，起来罢，你的老朋友在方丈等你！”说时，伸一只手握着肩膀一提，就提得站起来。小和尚又把缚口的手帕解下，凑近嗅了一嗅，说道：“原是一条香帕，一用着缚你的臭口，就变成臭帕了。若不是我心上人的东西，我真不要了呢？随我来罢。”旋说旋揣了手帕，牵着卜巡抚的衣袖就住房外走。

穿门过户，走到一处，灯烛辉煌，陈设精雅富丽。卜巡抚一眼看见靠墙根安放着一张花梨木禅榻，顿时想起这房间就是知圆和尚的方丈。卜巡抚曾到红莲寺烧香，知圆和尚便是迎接在这方丈里款待。方丈中陈设的器具，仍与从前所见的无异，不过昼夜的光景不同罢了，此时禅榻上并不见知圆和尚，也没有旁的僧人。心里又不由得诧异道：“这小贼说我的老朋友在方丈里等我。所谓老朋友，不待说必是知圆了，何以方丈中又没有他呢？”正在如此疑惑，小和尚牵着衣袖直到禅榻跟前，一脚跨上去，只见他伸手在墙上不知如何推按了几下，才一霎眼工夫，禅榻自然向后移动了一二尺，墙根上闪出一个个门来。小和尚指着洞门，说道：“走进这里面去罢。你来晏了一时半刻，你的老朋友已进宫取乐去了，懒得出来，教我引你进宫去见，尽管放胆走。若是存心要取你的性命，随便怎么下手你都逃不了，这不是为要害你才哄着你进去。”卜巡抚落圈套已到了这一步，是早拼着一死了。然一瞧洞门里面，漆也似的乌黑，房中的灯烛光，却被禅榻遮掩了，一点儿看不出洞门以内是何模样。毕竟读书人的胆力不壮，不敢跨进脚去，小和尚现出轻视的神气，说道：“怕死的人也终免不了一死，我引你进去罢。”回身握了卜

巡抚的手，弯腰向洞门里走去。卜巡抚跟着一进洞门，只觉得凉气袭人。脚下一步低似一步，好像是很平坦的石级，二三十步外才是平地。更行数步，即见自里射出来的灯光了，在未见灯光的时候，两耳如在瓮中，仿佛有数百种声音，同时在远处发作，但觉满耳嗡嗡的，辨别不出一种声音来，及一见灯光，种种庞杂的声音，立时都入耳分明了。

原来有丝竹管弦的声音，有歌喉宛转高唱入云的声音，有笑语喧哗的声音，有喝好鼓掌的声音，卜巡抚暗自寻思道：“谁也想不到万人称赞清净高尚的红莲寺地下，会有这种所在。这寺里贼秃平日之无法无天，概可想见了。我的命若不该丧在此地，脱险后又不能为民间除了一大害，从此誓不再做官了！”才思量到这里，小和尚一手握着他，一手撩起一条门帘，将握手一松，卜巡抚险些儿栽了个跟斗，立稳脚一看，竟把个官居极品的卜巡抚看得呆了！

这间房子，分明是一间地下室。然寻常地室，都是湫隘卑湿，仅能容几人起卧而已，哪里有这样堂皇高大的，这房仿佛极宽大的厅堂，横直穿心都有三四丈，四围上下，装饰得耀眼夺目，巨烛高灯，四澈通明，与白昼无异。上首安放了一个形似禅榻而大倍寻常的东西，一个脱得精光的老和尚颓然高卧在上面，两个妙龄的女子，也是一丝不挂的坐在旁边，替老和尚捶腿捏胳膊，榻前原有帐幔的，此时向两边悬得高高的并没放下，幔前约有十来个粉白黛绿的女子，也有古装的，也有时装的，也有赤条条毫无遮掩的，在一团舞的舞，唱的唱。

奏乐的坐在四角，也有十多个，尽是青年和尚，不用说衣服，连带也不见有一条在身上。一个个涎皮涎脸的，弥缝着两眼望了歌舞的女子。那些歌舞的女子，也故意卖弄风骚，做出种种淫荡不堪的神态，撩拨得那些青年和尚简直如雪狮子向火，浑身骨头节都融了。却又各自距离得远远的，不敢挨近身去。

老和尚看得高兴，就高声喊起好来，也看不出老和尚是甚么用意。卜巡抚虽与知圆和尚见过几次面，然这个老和尚因脱得一身精光了，又是睡在榻上，相隔有二丈远近，竟看不明白不知是不是知圆和尚，也不敢冒昧走上前去瞧个仔细。卜巡抚见了这种邪淫的现象，心里虽不由得忿恨到了极处，但转念一想：这些贼秃，居然敢如此无法无天，哪里还知道甚么忌惮。我不去触怒他们，犹恐他们不放我出去。惹恼了他们，就更不要望活命了。于今只要能委屈求全性命，便是千万之幸了，卜巡抚一这们想，即做出老实可怜的样子，低头站着不动。

歌舞的女子一会儿停止歌舞了，奏乐的青年和尚也都停止吹弹了。老和尚忽从榻上抬起头来，阿道：“还不曾来吗？”歌舞的女子见问，同时十几双清妙的眼光，齐射到卜巡抚身上，都伸手指了一指，向老和尚回道：“喏，早已在这里站着，幸亏是男子汉大脚，若是教我们一动不也不动的站这们久，只怕两条腿早已痛断了。”老和尚轰雷也似的喝了一声道：“贵人在这们你们也敢胡说乱道，这还了得。都给我赶紧滚到幔后头去。”十来个女子都吃吃的笑着，躲藏到帐幔后面去了。坐在榻上的两个女子，也待下榻跑去。老和尚摇手止住道：“你们不要走，只顾好好的替我捏着捶着罢。”边说边抬起半边身子来，对卜巡抚招了招手，笑道：“请过这里来。”卜巡抚假装老实人害怕的样子，缩缩瑟瑟的挨近禅榻，仍低头立着。老和尚在卜巡抚浑身上下端详了几眼，笑道：“果然是贵人到了，有失迎候，罪过，罪过！别来不久，

贵人更见发福了。老衲真说起来惭愧，一日衰似一日，于今已是颓唐得不堪了。”卜巡抚这时已看出老和尚是知圆了，却仍做出发怔的模样。两眼一翻一翻的望着知圆说道：“老师傅莫不是认错了人么？我姓和，名伯和。从河南来贵省探亲，才到了三日，不知为着甚么事，少师傅在路上遇着我，就不由分说的，将我捆起扛到这里来。我曾在甚么地方看见过老师傅，已想不起来了，望老师傅慈悲，放我出去，免得舍亲盼望。”知圆和尚已坐起身来大笑道：“这一派话用不着说了。我和你是老相识，烧成灰我还认识你，由你假装不认识就行了么？我这地方，不但外边俗人不能来，就是同寺的僧人，非经我呼唤，也不敢跨进一只脚来，你虽是官居极品，然是对于俗人才有高低上下，我们出家人佛法平等，人世的官阶，与我们释家无涉。不过你既到我这秘密地方来了，不得不谓之与我有缘，你我就此畅饮一场罢。”说时，举眼向房角上的青年和尚说道：“传语出去，从速开一席酒菜上来。”便见青年和尚走到门口，撩起门帘，照知圆和尚吩咐的话说了一遍。大约门外有人伺候着，青年和尚说了自还原位。

顷刻之间，酒菜就送进来了。就在大禅榻上安放一张坑几模样的矮脚方桌，金杯牙箸，海味山珍，罗列一桌。知圆让卜巡抚在对面坐下，亲自执壶斟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我这里的酒，是不容易饮着的，虽赶不上天宫里的玉液琼浆，可以延年益寿，也实在能忘忧解闷，奉劝你多饮几杯罢。”卜巡抚此时哪里还有闲心饮酒，只急得不知要如何才好，也不愿意与知圆和尚虚谦假让，接过酒杯就搁下，也不敢饮。知圆好像已看出他不敢饮的意思，先举杯一口饮干了，将杯照着，说道：“我要害你性命，岂用得着毒酒？你且干了这杯，我有话说。

我为你设想：既到了这一步，就忧愁烦闷到死，也不过是白送了性命，有甚么用处呢？你要知道人生寿命有限，苦多乐少，我们活在世上，若不自己寻些快乐，简直从出娘胎以至老死，没一时一刻不是苦恼。我明白你此时的心事，总以为我难免不伤害你的性命，所以急得要想逃生的方法。老实对你说一句，你若是一个平常与我不相识的人，到了我这地方，窥破了我的行径，便插翅也休想能逃的出去。因为我不将他杀死，不能灭他的口，使他不能去向外人乱说。你的官阶大小，虽与我佛门无涉，但是你曾殷勤迎接我到衙门里讲经，又曾来这寺里拈过香，毕竟比较寻常人多一些儿情分，我决不取你的性命就是了。”卜巡抚料知不能再瞒混过去了，只得放开了胆量，说道：“老和尚的话，固是不差。我也知道人生苦多乐少，为人须及时行乐。不过像老和尚是出家人，不受王法拘束，没有国家责任，可以一心寻乐。我是薄福的人，为何能与老和尚同日而语？”知圆紧接着说道：“你想学我的样，不是极平常极容易的事吗？有一句俗语道：和尚是人做成的，谁生成是和尚？我立刻给你剃度，你便立刻做成和尚了。你心里不要搁下一个湖南巡抚的虚名，须知终归是要搁下的。我这寺里虽有一百多法侣，只是还不曾有可传我衣钵的人。你剃度后，便可传我衣钵，你居了我的地位，不用说一个巡抚赶不上我的尊荣快乐，就是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也不及我的自在舒徐。”卜巡抚道：“我此时的俗务纠纷尘心未退，还不是出家的机缘。望老和尚宽假些时，等我回去将一切俗务了脱，一定皈依座下，也不敢望传老和尚衣钵，就做一个火工道人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知圆笑道：“你这个想回去的念头快点儿打消罢。非是我少了徒弟，要勉强你出家，只怪你无端要多管闲事，存心窥破人的隐私，小徒在路上行走，实不曾有干犯你的地方，你偏要

紧紧跟随不放，你那时若不是动了杀念，小徒又何至将你扛到此地来。如果到此地过来的俗人，居然能带着性命回去，我这所在不早已变成瓦砾之场了吗？我自从住持这红莲寺，对行窥破了我底蕴的人，早限定了只有两条路给走，从来没有丝毫通融改变。”卜巡抚问道：“请问是那两条路？”知圆道：“我佛以慈悲渡人为本。所以第一条路就是立刻剃度。若这人不识抬举，不愿剃度，就只有即时给他一布袋石灰，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想留着活口去外面胡说乱道，无论是谁也休作这梦想。”卜巡抚道：“剃度后是应遵守怎样的清规戒律？”知圆道：“清规戒律倒不难遵守。不过我这寺里此类剃度，与其他佛寺时的剃度不同，终年只能在地室中逍遥快乐，不许任意行动。”卜巡抚心想：这种剃度，何异活埋在这地窖里。衙中人见我独自出来不曾回去，势必四处探寻，若侥幸得救出去，顶上的短发已经剃了，此后岂但不能为官，并不能为人了。宁死也不能受这大辱。主意已定，即正色对知圆说道：“我受朝廷封疆重寄，岂可偷生忍辱？你若尚有丝毫畏法之心，趁早送我回衙，我倒可通融，不认真追究。如你执迷不肯放我，任凭你处治便了。”知圆点了点头道：“两条路我也任凭你走，你既以为剃度是受辱，也罢，就由你走第二条路罢。”随即向房角上的和尚道：“取弥勒来，送他到西天去。”便有两个青年和尚应声而去。

只一转眼的时间，忽见一个青年和尚面如土色的奔即来说道：“不知是甚么缘故，长兄才一伸手去取弥勒，就一交跌倒了。弟子只道他提不起，用力过猛闪了腰肢，弯腰去抚他，谁知他和死了一样，鼻息都没有了。”知圆吃惊似的跳下禅榻来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宅

话说知圆听了青年和尚那种奇异的报告，即起身走到那倒地的青年和尚跟前一看，灯烛之光照得分明，不是死了是甚么呢。知圆不由得踌躇起来，暗道：“卜巡抚官居极品，大概他所到之处，必有百神呵护。这弥勒布袋取去，便是他生死的关头，所以百神要保护他的性命，就得是这般显点灵应出来，使我好消灭杀他的念头。不过我今日不杀他，来日他必杀我。象红莲寺这们好的基业，一旦败露了不能再在此地立脚，却教我们到何处更创一个这般稳固的所在呢，他既不肯剃度，难道因取弥勒布袋的人死了，便饶了他放他出去不成。生死原有一定，安知不是这小子应该得急症病死，适逢其会在这里死了。我倒不相信真有神灵如此保护这狗官，我命里若也注定了要死在这时候，就躲也躲不了，我何不亲自动手将布袋提过去。知圆这们一想，立时似乎下了一个决心。才向布袋跟前移了两步，下待弯腰伸手，猛觉得呼的一阵旋风，房中的灯烛，登时齐被吹熄了，有几盏灯竟被风刮倒在地，只吹得知圆毛骨悚然，连忙伸起腰来，左手捏诀，口中念动禁压妖魔鬼怪的真言。这是知圆和尚的看家本领，无论山魃野魅，鬼怪妖精，那怕在百里以外，知圆将这种真言念动，立刻都不能行动，惟有俯首贴耳的听知圆的指挥令。知圆何以有这般本领，究竟他是如何的来历？前几回连篇累幅的写红莲寺，却

没工夫把红莲寺的历史叙述出来。

大概看官们心里总不免有些纳闷，以为光天化日之下，逼近省会之地，怎的会忽然钻出一个这般鬼鬼祟祟的万恶红莲寺来？一定是不肖生活见鬼，青天白日在这里说梦话。看官们不要性急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桩故事。诸位不信，不妨找一个湖南唱汉调的老戏子，看是不是有一出火烧红莲寺的戏。这戏在距今三十年前，演的最多，只是没有在白天演。因为满台火景，必在夜间演来才好看，不过演这出戏，仅演卜巡抚落难，陆小青见鬼，甘联珠、陈继志暗护卜巡抚，与卜巡抚脱难后火烧红莲寺而已。至于知圆和尚的来历，戏中不曾演出。并且当时看戏的，都只知道知圆的混名“铁头和尚”，少有知道他法号叫“知圆”的。在下却破工夫打听了知圆的一生来历，正好趁这时分写出来。

知圆的俗家姓杨，原籍河南人。他父亲单名一个幻字，二十五岁上就点了武状元，专好结纳海内豪杰之士。论到杨幻的武艺，能大魁天下，自然是了不得的高强。不过他点状元的本领，是他极不得意的工夫。他得意的工夫，为一般会武艺的行家所推崇佩服的，在会试场中都用不着。他最会纵跳和使放暗器。身体魁梧奇伟，无论甚么有眼力的人一眼看去，无不以为他这们高大的身材，必然笨滞不堪。谁知他上起高来，竟比猢猻还加倍轻捷。浑身筋骨，要硬便硬如钢铁，要软便软如丝绵，身材矮小人钻不过去的缝隙，杨幻钻过去倒像绰有余裕，一点儿也不觉得那缝隙仄狭了。寻常会武艺的人，使放暗器，尽有准头极好百发百中的。然普通只能近放，不能远放。就是有力量能放远的，也只能在那毫无遮拦阻隔的地方打人。若在树林当中，及有窗格阻挡的所在，暗器便发放出去，也不能远，效力是更差了。惟有杨幻的暗器，不拘在甚么地方，只要有一线之路，能看得见心里想打的人，不问上下、左右有多少层障碍，他的暗器能照着那一线之路，直射过去。他正练习暗器的时候，每在墙壁上掏一个茶杯大小的窟窿，点一支线香在墙那边，他立在墙这边，暗器从窟窿中打过去，将香头打灭。后来练习的日子长了，能在黑夜之中，暗器穿过两层墙洞，将点在第三间房里的香头打灭。凡是有人使用的暗器，他无有不会，无有不精。

他祖传的产业，原极豪富，自奉却非常俭约，银钱专用在交游上面。只要是有点儿能耐和声名的人走他家经过，或是专程去拜访他的，他总得奉送些程仪。若有缓急去求他帮助，看需要多少，开出口来，没有不如数奉送的。受他殷勤款待与银钱帮助的人越多，杨幻两个字的声名也越大。那时在江湖上一提起杨状元，不问认识不认识，都得称赞一声“仗义疏财的好汉”。后来杨幻的家产被杨幻没有限制的赠送得精光了，在原籍不能居住。一则因为远处闻名的人，不知道杨幻的处境不如从前，以为永远是一个可扰之东，源源不断的来杨家拜访。杨幻慷慨惯了，一旦没力量帮助人，面上觉得很惭愧。二则因家境即不宽舒，便不能款待朋友。他是生性好友的人，只得离开原籍出门访友。这时杨幻的年纪已有了五十多岁，只有一个儿子名从化，年已十六岁了。杨从化得他父亲传授的武艺，虽赶不上他父亲那般高妙，然不但和他一般年龄的人没有能敌得过他的，就是从来在江湖上称好汉的老手看了他的工夫，也都得说一句后生可畏，不敢存与他尝试的心。杨从化才到十岁，他母亲便死了。杨幻也没续弦，也没纳妾。杨幻一带着杨从化出门，原籍地方就没有杨幻的家了，杨幻父子到处游行访友。

这日在陕西境内，坐船经过一处很大的码头，天色已将近黄昏了。船

靠码头的时候，杨幻坐在舱里，推开窗门向码头上看热闹。只见离船约一箭远近的岸边，有一个大石岩伸在水里，石岩上巍然矗立着一个和尚：右手撑着一条臂膊粗的禅杖，左手握拳抵在腰间，挺胸昂头，竖起两道浓黑如漆的扫帚眉，睁起两只光如闪电的巨眼，不转眼朝船上看着。杨幻一见面，就不由得吃了一惊。暗想：我自己的身材已是很魁梧的了，这和尚只怕比我还要高大一倍。这和尚的年纪虽也不小，然像这样金刚一般的气概，出门怎用得着撑拐杖。并且看这拐杖的形式，十九是用纯钢打就的，怕不有一百来斤重。看他两眼露出凶光，下死劲钉住在我这船上，难道曾和我有甚仇怨，知道今日到这里来，特地先在此地等候我吗？只是我平生并不曾见过这样的和尚，也不曾有开罪和尚的事。我于今也不管他是不是有意来与我为难的，今夜只小心一点儿睡觉便了，杨幻心里这们思想着，两眼懒得与那和尚对望了，移向码头上闲看了一会，再向石岩上看和尚时，已不知在何时走到何处去了。这夜杨幻父子都不敢安然就睡，准备那和尚前来有甚么举动。但是提心吊胆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丝毫动静也没有。

杨幻不由得暗自好笑道：我真是疑心生暗鬼，白耽了一夜的心思，不敢安睡。谁知是偶然遇着。只是这和尚虽不知道我，我即遇见他，倒得上峰去访访他，看他的本领究竟怎样。

这和尚在此地的声名必不小，逆料没有访不着的。杨幻父子所坐的船，是单独雇的，行止可以自由，因为他父子的目的在访友，沿途遇着名人好汉，随处都得流连。这日杨幻吃了早饭，即带着杨从化上岸，专访本地的丛林古寺，却不见有那般模样的和尚。找着地方年老诚实的人打听，也没人知道有这们一个和尚。整整的访了三日，不曾访着，只得罢了。

第四日仍开船向前进发，行了几十里，天色向晚，又到了一个埠头停泊。每次泊船的时候，杨幻照例凭窗向岸上眺望。想不到一举眼，又见那个和尚，仍是与前日一般的眼睁睁向这船上望着，右手还是撑着那支臂膊粗的黑色禅杖。杨幻心里想道：难道这番也是偶然的吗？我看这秃驴的神情，逆料他对我必不怀好意。我平生虽不曾有事得罪过和尚，只是和尚是凡人做成的，说不定这秃驴在未出家以前，曾与我有甚么事过不去。我当时不留意，相隔的年数多了，他又出了家，改变了装束模样，我见面不认识他，他是存心愿报复的，自然能认识我。有一句古话说得好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他若不是为寻仇报复的，便不应该是这般跟着我，现出这样神气来。我乘他不防备的时候，赏他一袖箭，我宁可惜杀了他，不能因姑息之念反为他所算。

主意既定，再看那和尚，正掉头望着后面。杨幻不由得暗喜道：这真是绝好的机会。一点儿不踌躇，右手一起，一支箭早已如掣电一般的，直向和尚的后脑射去。杨幻自以为一箭射在没蓄发的头上，至少也得射进去两寸多深，将脑髓射出来。那知道事实完全与理想不对：那箭不偏不倚的射在和尚后脑上，只听得喳的一声，就和碰在钢板上一样，不但没射进去一分、半分，反碰得那箭射回来，足有一两丈远近，落到水里去了。

和尚仿佛吃了一惊似的，一面用左手在袖箭射着的地方搔着，好像表示射着的地方，如被虱子咬了一般的痒。一面掉转脸来，望着杨幻含笑点头。这一来，倒把一个见多识广武艺高强的杨幻，弄得不知道怎么才好。此时船已靠好了码头。那和尚便拖着禅杖，一步一步的向船跟前走来，现出满面笑容，不似以前那般横眉鼓眼凶不可当的模样了。杨幻这时心里虽甚后悔不该鲁莽动手，然事已到了这一步，吉凶祸福，已来不及计虑了，惟有连忙吩咐

杨从化在隔舱蹲着，端整兵器在手，准备和尚一动手，就冷不防的钻出来，帮着厮杀。自己也将应手的兵器，安放在便于捞取的地方，装出安闲的样子，走出舱来。

只见和尚已到船头立着，将禅杖倚在身边，双手合十，迎着杨幻笑道：“来者果是杨状元么？贫僧迎候了好几日，只因不知究竟是也不是，不敢冒昧进见。幸蒙赏赐了这一袖箭，贫僧方能断定：若不是杨状元，他人决不能打得贫僧的脑门这们发痒，真是幸会之至。”这几句话，只说得杨幻的脸红一阵白一阵。只是看和尚说话的神气甚是诚恳，并没带着讥讽的意味，也不象是前来寻仇报复的，只得也陪着笑脸抱拳说道：“不知大和尚法讳怎么称呼？宝刹在那里？何以知道不才会来此地？”旋说旋让和尚进舱里，分宾主坐定。和尚接着答道：“贫僧法号无垢，这番因云游到陕西，在西安报恩寺雪门师叔那里，听说杨大居士已动身来陕西访友，贫僧久慕大居士的声名，本打算亲到河南拜访，无奈一晌都不得方便。近来正喜有机缘可以成行了，偏巧小徒从河南回来，据说曾到了大居士府上，适逢大居士已离开原籍，出门访友，并无一定的行踪，贫僧听了，唯有自叹缘悭。却想不到一来西安，无意中倒得着大居士的踪迹，所以特地来河边等候。”杨幻见无垢和尚说得这般恳切，料知决无恶意，忙起身拱手道：“承大和尚如此厚意殷勤，不才真是又感激又惭愧，大和尚刚才说西安报恩寺的雪门师叔，不知是不是和江南周发廷老爹同门的雪门师傅？”无垢连连点头，笑道：“正是他老人家，居士原来和江南周老爹相熟么？那是贫僧的师伯。”杨幻笑道：“江南周老爹谁不知道，更是不才平生最服膺的老辈，听说周老爹同门兄弟，并雪门师傅只有主人，还有一位田老师，多年隐居不出，外人知道的很少。想必大和尚的尊师，就是他老人家了。”无垢和尚微笑点头道：“贫僧俗姓田，字义周，居士所说的，便是贫僧的俗父，已于五年前去世了。”杨幻喜道：“怪道大和尚有这等惊人的本领，原来是大名家之后。我真是肉眼凡胎，唐突了大和尚，罪该万死。”无垢和尚摆手说道：“居士不用客气。贫僧虽是出了家，然贫僧的工夫，不是在出家后练的，你我都是同道的人，贫僧因听得小徒说，居士有一位公子，工夫甚是了得，居士带着一路出门，何不请出来给贫僧见见？”杨幻谦逊道：“小孩子顽劣不堪，怎够得上说工夫。”旋说旋向隔舱叫道：“我儿快出来向大和尚请安，”前舱说话，杨从化在后舱听得分明。连忙放下手中兵器，理了理身上衣服，应声出来，恭恭敬敬的向无垢和尚行礼。无垢慌忙双手拉了起来，两眼在杨从化浑身打量了一遍，不住的点头笑道：“好气宇，好骨格。怪不得小徒再三称赞。”杨幻问道：“令徒是那位？曾见过小子么？”无垢道：“自然是见过的。”说着，拉了杨从化的手问道：“你今年有十六岁了么？”杨从化应是。无垢又问道：“从几岁起练工夫？”杨从化道：“五岁。”无垢叫着“哎呀”道：“练过十一年了，难得，难得。你也读过书，认识字么？”杨从化道：“书也略读了些，字也略认识一些。”无垢道：“书是从几岁读起的？”杨从化道：“也是五岁。”无垢听了，欢喜得哈哈大笑道：“书也不间断的读了十一年。像这般文武全才的童子，除了你恐怕没有第二个。”杨从化不做声。杨幻在旁谦谢道：“大和尚太夸奖他了，小子今日能遇见大和尚，实可谓之三生有幸，得恳求大和尚玉成他才好。”说罢，起身对无垢一躬到地。无垢欣然答道：“令郎合该与贫僧有缘。贫僧在十年前虽收了一个徒弟，只是他有他自己的事业，不能随侍左右。多久就存心要物色一个，无如称我心愿的实不容易找着。就是我那小徒，也随处替我留意，因此

见了令郎，对贫僧称道不置。”杨从化生性聪明，听得自己父亲求无垢玉成他，无垢已应允了，不待他父亲开口，即双膝往舱板上一跪，捣蒜一般的磕了四个头，无垢很高兴的坐受了，对杨幻说道：“贫僧近年募化十方，已在湖南长沙、浏阳交界之处，买了些田地。那地方原有一所古寺叫红莲寺，规模不大，地形却甚好。贫僧已从四川、陕西两省，雇了二三十名很工巧的泥木匠，到湖南重新盖造起来，此刻已造成一所大寺院了。那地方最好修炼。令郎即拜给贫僧做徒弟，就得跟随贫僧到红莲寺去。不过出家不出家，倒可听凭尊便，那是不能勉强的。”不知杨幻如何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二回 述根由大禅师收徒 隐姓氏张义士访友

话说杨幻听了无垢的话，笑道：“师傅知道我父子此刻虽不曾出家，却已没有家了么？十年前，我父子在河南原籍不但有家，并是轰轰烈烈热闹闹的大家。自己家里的眷属奴仆不在内，就只每日在我家盘桓的亲戚朋友，至少也有四五十人，这还不是热热闹闹的大家吗？谁知敝内去世后，家政经理无人，家业便一年不如一年的凋零下来。渐渐供给不起亲友，亲友似渐渐的疏远不大上门了，更渐渐蓄不起奴仆，奴仆也就一个一个的换上主人了。所有相依不去的，只有这个小子。为人到了这一步，还有看不透的世情吗？这小子若没有安顿的所在，我也不舍得就此不顾他。于今既遇着师傅了，正是他的福报。他果能即时皈依三宝，求师傅剃度，我心不但没有舍不得的念头，并且深庆他能得所。”无垢合十，口念阿弥陀佛道：“这就更难得了。”无垢和尚这夜就在船上歇宿。

杨幻陪着谈论了多少时事，评鹭了多少人物，忽然想起无垢所说的徒弟来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师傅在十年前收的那位高足，毕竟姓甚名谁？既到寒舍见过小子，一定也见过我的，我只是想不起何时来过会武艺的出家人来。”无垢略沉吟了一下，笑道：“我那小徒原不曾出家，居士如何想得起来呢。居士不是外人，贫僧不妨直说。小徒到尊府去的时候，贫僧虽不知讲他假托甚么姓名，然可料定他决不肯将真姓名说出。因为他身上的案件很多，在河南地方说出真姓名来，多有不便，并且怕拖累居士。居士广结纳天下豪杰之士，张文祥这个人，居士曾听人谈起过吗？”杨幻道：“不是四川的梟匪头目张文祥么？”无垢和尚笑道：“除了那个张文祥，那里还有第二个张文祥，够得上称天下豪杰之士呢？”杨幻也点头笑道：“那是时常听得有人谈起他，说他武艺高强，性情豪侠，实在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好汉。

不过谈论他的人，没一个不叹息他，说他可惜走错了道路。以那们好的天资能耐，不走向正路上去，建功立业，将来封妻荫子，却专一结交川中无赖，成群结队的贩私盐。听说几次与官兵对垒，都是张文祥打胜了，官厅几番想招安他，他不但不理，并杀戮了好几名官员，弄得官府没有法子，只好悬重赏捉拿他。我听了张文祥这种行为，也委实有些替他可惜。大师傅的高足，就是张文祥么？”无垢也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凡事不是身历其境的，不容易明白。以张文祥的聪明智识，何尝分辨不出邪正。譬如骑在老虎背上的人，岂不自知危险，急想跳下虎背来。但是不跳下，不得近虎口；跳下来

反不能免了。如果有方法能跳下此背，又可免遭虎口，张文祥早已改邪归正了。”杨从化偏着头思索了一会，忽向无垢问道：“张师兄是不是三十来岁年纪，长条身体，紫色脸膛，两道长眉入鬓，说话略带些口吃的呢？”无垢笑道：“你何以见得这般模样的是他呢？”杨从化望着杨幻说道：“爹爹不记得那个姓赵的吗？他说姓赵，行一，就叫赵一，没有名字。他去后，爹爹不是很觉得奇怪吗？说他这般本领高强的人，应该早有很大的声名了，怎么就叫做赵一。而赵一这两个字，却从来没听人谈过呢？我当时听得爹爹这般说，也疑心必是有名的人，或者因恐怕敌不过爹爹，坏了自己的声名，所以不说真姓名。依师傅的话推想起来，那赵一不是张师兄，还有谁呢？”杨幻沉吟看没开口。

无垢笑道：“倒是你推想的不差，你且说那赵一是何时到你家去的？在你家是怎样的情形？”杨从化道：“那赵一在三年前到我家，只歇宿一夜，就推说事忙走了。初时谈论拳脚武艺，不肯和我爹爹较量，言动很是恭敬，很是客气。问我练了些甚么工夫。似乎十分仔细。后未定要和我交手，我推辞不掉，只得和他走了两趟。他却只是招架，绝不回手。我见他身体矫捷得非常，只顾向后闪退，打算将他逼到没有退路的地方，看他怎样。只见他背贴墙壁，墙壁就洞穿了一个和他身体一般大的窟窿，用斧头钢凿成，也没有这般迅速这般齐整。我记得他次日临走的时候，笑嘻嘻的向我连说了几句后会有期。”杨幻说道：“怪不得那人有如此高强的本领，原来是老师傅的高足。我真粗心，当时也不知道根究他一个来由。”无垢道：“居士当时不根究他的来由也好，小徒生性甚是多疑，他去府上原是好意，没得因无意的根究他来由，倒使他好意变成了恶意。”杨幻父子这夜又和无垢谈论了一会，就彼此安歇了。

次日，带着杨从化要走。杨幻心里总不免有些依恋，对杨从化说道：“你的缘法好，能得着这样的高明师傅，更有那们了得的师兄。只要你能不辜负你师傅的栽培，将来的造就，实不可限量。我现在已年将花甲，此后得一日清闲，便是享受一日的福报。没有重创家业的心，自然没有再行住家的事，游到那里是那里，在何处死了，便在何处掩埋。你此去但一心伺候师傅，不可想念我。我若有缘游到湖南，必来红莲寺瞧你。你会着你师兄张文祥的时候，说我问候他，他的境遇，我因与他只有一面之缘，不得而知。不过我十分佩服他是好汉，也十分爱惜他这个好汉。师傅说他骑虎不能下背，自是实在情形。但是我有一句话奉送他，就是劝他得好休时便好休，绿林只是好汉暂时存身之地，不是终生立足之区。他既是得高师，出家岂非跳下虎背的第一妙法？”杨从化流泪说道：“爹爹的话，孩儿牢记在心，遇见师兄便说。”杨幻又拜托了无垢一番，无垢才带着杨从化作辞去了。杨幻从此单独一个人，游踪无定。不知游了多少年，何时死于何地，正应了那句不知所终的老话了。

于今且说杨从化跟着无垢和尚，一路并不耽搁的回到红莲寺。这时红莲寺里，已有十来个和尚，都是无垢和尚的徒弟。寺里虽一般的供奉了佛像，只是并不开放给俗人烧香礼拜。

无垢和尚在寺里的时候，每日由无垢率领着众和尚做几次照例的功课。一到夜间关闭了山门，无垢便督率着众和尚练习武艺。杨从化聪明出众，武艺本来在众和尚之上，无垢更特别的喜爱他，尽自己的能耐传给他。杨从化一因没有六亲眷属，心无挂碍；二因年轻没有损友引诱他入邪途，除学做佛堂功课以外，能专心一志的练习武艺。无垢在众徒弟中，独喜爱杨从化，也

只最信用杨从化。寺中有许多内容，众和尚所不知道的，杨从化无不知道。

原来这红莲寺，表面虽是无垢募化十方得来的银钱，盖造这一所寺院做净修之所的。实在就是张文祥拿出钱来，由无垢经手盖造这寺院，为他自己将来下台地步的，所以泥木匠都从四川雇来，暗室机关造得异常巧妙，非深知内幕情形，不但在房里房外部寻不出一点儿可疑的破绽来。尽管动手将这一座寺院拆毁，夷为平地，也不会显出可疑的地方。是这般建造红莲寺的主意，果然不是无垢和尚想出来的，也不是他徒弟张文祥想出来的，这其中还有一个才高八斗、足智多谋的人物在内。这人是张文祥的把兄，姓郑，单名一个时字。讲到张文祥的事，因为有刺杀马心仪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，前人笔记上很有不少的记载，并有编为小说的，更有编为戏剧的。不过那案在当时，因有许多忌讳，不但做笔记、编小说戏剧的得不着实情，就得着了实情，也不敢照实做出来、编出来。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文祥的人，除了刑部尚书郑敦谨而外，所知道的供词情节，也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，与事实完全不对。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，找着郑敦谨的女婿，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文祥供词的人，才探得了一个究竟，这种情节不照实记出来，一则湮没了可惜，二则在下这部义侠传，非有这一段情凶加进去，荒唐诡怪的红莲寺，未免太没来由。因此尽管是妇孺皆知的张文祥刺马故事，也得不得词费，依据在下所探得的，从头至尾写出来，替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口气。

闲话少说，且说杨从化到红莲寺有了半年，与闻了无垢和尚与张文祥的一切秘密。这夜已在二更过后了，杨从化在梦中被人推醒。张眼看时，还仿佛认得出是几年前在河南原籍和自己交手的赵一。心里早已明白就是大师兄张文祥，并非真个姓赵行一。连忙翻身起来，正待称呼他一声大师兄，张文祥已笑着开口说道：“杨公子久违了，还认识我赵一么？”杨从化已下地对张文祥叩头行礼，口称大师兄道：“自从来此半年，无一日不想念大师兄？”慌得张文祥连忙陪礼，笑道：“杨公子为何称我赵一为大师兄？”杨从化正色道：“还在这里杨公子杨公子，我真不敢和大师兄说话了。那年自大师兄走后，我和家父都疑心赵一不是真姓名，不过凭空想不到是大师兄罢了。所以我和家父在陕西初遇师傅的时候，师傅一提到大师兄曾去我家的话，我便知道大师兄必就是那个假赵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我那时连对你说几句后会期，你不觉着我是有意思么？”杨从化道：“那时虽不知道是甚么用意，但已觉得说那话的语气和神情，都不象平常临别时照例说出来的套话。”张文祥笑道：“可见得凡事皆由前定，我若在那时向你和老伯直说，要引你到红莲寺来，拜我师傅做徒弟，十有九是办不到的。因为那时的机缘还不曾成熟，雪门祖师在三年前，早算就下杨老伯必有在家乡不能居住的一日，所以直待你随杨老伯游到了陕西，师傅才来相见。”杨从化想起自己父亲吩咐转述的话，即将那夜在船上杨幻与无垢和尚谈论张文祥的话，及次日临行所吩咐的话，都很委婉的说了。

张文祥听罢；就窗眼里向天空恭恭敬敬的作了三个揖道：“杨老伯爱我的厚意，我应铭心刻骨的感激，我只要略有机缘，誓不辜负他老人家这番厚意。你是我自己亲兄弟一般的人，我的事不妨直告诉你，我此刻的境遇，若是出家可以了事，也不自寻苦恼了。我在四川，连我自己有三个把兄弟。大哥姓郑，名时，虽只进了一个学，然学问渊博，四川的老生宿儒，没有一个不钦佩郑时的才情文采。并且他不仅文学高人一等，就是行军布阵，划谋定

计，虽古时的名将，也不见得能超过他。数年来我辈在川中的事业声名，全仗他一人运筹帷幄。我和三弟施星标，只是供他的指挥驱使而已。不过每次与官兵对垒，总是我奋勇争先，所向披靡，因此我在四川的声名，倒在郑大哥之上。其实我辈若没有郑大哥运筹帷幄，早已不能在四川立脚了。郑大哥也知道绿林只可以暂时托足，不能作为终身的事业。无如手下数千同甘共苦好多年的兄弟，一个个都是积案如山的人，一旦散夥，他们都找不着安全立足之地。望着他们挨次断送在那些狗官手里，我们当好汉的人，于心何忍。”杨从化截住问道：“不是大家都说官府曾几次派人来招安，大师兄不但不肯，反把官府派来人杀戮的吗？这又是甚么道理呢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招安两个字，谈何容易。在四川那些狗官，那一个配有招我们的气魄，配有驾御我们的才能。既没有气魄，又没有才能的狗官，就不应提起招安两个字。招安这两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，不过想邀功得赏，打算用招安两字骗我们落他的圈套罢了，是这般居心，就应该杀戮，何况真敢派人来尝试。他既存心来要我们的命，我们自然不能饶恕他。如果真有一位有才干有气魄的好官，休说招抚我们之后还给官我们做，那怕招抚我去替他当差，终日伺候他，我也心甘情愿的。我和郑大哥都抱定一个主意：宁肯跟一个大英雄大豪杰当奴仆，不愿在一个庸碌无能的上司手下当属员。”杨从化点头道：“这种主意，实在不错。不过英雄可以造时势。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以师兄与郑大哥这样的文武全材，只要有了这个改邪归正的念头，将来一有机缘，飞黄腾达自是意中事，本来也不能急在一时。不知那位施星标三哥是怎样的一位人物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施三弟么’，论这人的本领，文不能提笔，武不能挥拳。只是为人诚实，外不欺人，内不欺心，现成的事教他去办，他是能谨守法度，不能将事情办好，也不至将事情弄糟。若教他去开始办理一桩事，那是不成功的。我和郑大哥就爱他为人诚实，不知道世间有狡猾害人的人，并不相信世间有狡猾害人的事。他跟着我兄弟两个，总不至有上人家的当的时候，若离开我兄弟两个，他就不行了。”杨从化问道：“听说师兄在四川，也时常攻城夺地，将府县官拿住斩首，是不是确实有这种行为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这不算希奇。攻城夺地，杀戮官府，也不但我们这一起人。凡是干我们这种行业的，总免不了有与官兵动手的时候。既动手就有胜负，负则逃散，胜则夺取城池。不过只我们这一起的力量大些，从来不曾打败过，所以外面的声名闹大了。”杨从化道：“那么，师兄在四川占领的城池应该不少了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谁去认真占领，和官兵打一个不歇休呢？我们若和官兵认真打起来，是无论如何讨不了便宜的。我们的人，一阵少似一阵，一时没有增加添补，官兵是可以有加无已的。惟有飘忽不定的一法，可以对付官兵。做官的人，谁也不愿意打仗，只要目前安靖了，就得粉饰太平，邀功讨赏。便明知我们藏匿在甚么地方，他也不愿问，不是面子上太过不去了，决不至兴师动众的和我们相打，我们也只求生意上可以获利，又何苦无端去找官府为难，因此才能两下相安的过下去。”杨从化道：“此刻师兄到这里来了，于那边的事业没有妨碍吗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久离是不妥的，有郑大哥在那里，大致还可以放心，这地方就是郑大哥出主意经营的。郑大哥也多久就料定做私盐不是长远的局面，不能不趁这时候，积聚几文血汗钱在这里，作将来退步的打算。但是我们三兄弟的声名闹的太大，万不能由我三人出面购产业，而这种银钱上的事，又不容易托付得人。郑大哥想来想去惟有托我师傅，因他老人家是个出家人，银钱可以由募化得来，不必定有出处。若在俗人，凭空拿出许多银两出来买

田购地，旁人看了，没有不生疑的。旁人一生了疑心，就难免不查根问蒂，万一露了一点儿风声出去，我三人便枉费心机了。我三人将来的下场，十九得依遵杨老伯的话，以出家为上。”杨从化道：“我非母亲早已去世，父亲虽健在，然风烛残年，且萍踪无定，今生能否再见，尚不可知，是则有父也和无父一样。兄弟妻子更是无有，难得有这出家的门路。我一晌打算求师傅替我剃度，师兄的意思以为怎样？”不知张文祥怎生回答，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三回 求放心杨从化削发 失守地马心仪遭擒

话说张文祥听杨从化打算出家的话，很高兴的答道：“贤弟能出家，是再好没有的了。

不过出家容易，既出家之后，又想返俗，就太不成话了。贤弟此刻年轻，有几件出家人最难守持的戒律，还不曾经历过，不知道艰难。所虑的就怕将来守不住出家的戒，以出家人造在家人所不敢造的孽，那就不是当耍的事。贤弟若自问将来能保住决不至有犯戒的事做出来，那么出家真是再好没有了。”杨从化问道：“将来怎么样，我不曾经历，固是不知道。不过我得问师兄一句话：只看出家人最难守持的戒律，是由旁人逼着我使我不能守呢？还是由我自己忽然不能守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哪有由旁人逼迫犯戒的事。出家人犯戒，全是由于自己没有操持的力量，与旁人无涉。”杨从化道：“如果是由旁人逼迫的，我倒有些害怕。因为我的能力有限，强似我的人多，若遇着一个能力强似我的人，要他逼迫我做犯戒的事，我拗他不过，又不肯拼命保守，那就难免不被他逼凶犯戒。至于没有能力强似我的人来逼迫，我自己不肯做犯戒的事，却如何会犯戒呢？”张文祥微笑点头道：“但愿老弟能口心如一，能始终如一，将来成佛成仙，也都从这不犯戒中得来。老弟能从此立定脚跟，我即刻便去向师傅说，求他老人家替你剃度。”“我也知道出家修行，是最好的事，无如我自知生成的尘心太重，和野马一般的性格，丝毫受不了羁勒。甚么菩萨戒、罗汉戒、比丘戒，种种繁难的戒律，我果然是守不了。就是极简便的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五居士戒，我除了妄语而外，这四戒都难保不犯。这是由于我生性到了那时分，自己也制自己不了。我也知道不可杀生，不过遇了有一种恶毒的人，正在干恶毒的事，一落到我眼里，心里就不由得冒起火，两手就也不由自主的非杀了他不可。刀光过去，心里便顿时舒畅了。老弟生长名门，人心险恶，世路崎岖，都没有阅历，又得早遇名师。譬如一株树，出土就有人栽培扶植，不经风雨摧残，冰霜侵蚀，所以能枝干条达，没有轮困盘曲的奇形怪状。老弟此时的心地，光明活泼，渣滓全无，出家修道最相宜的，快把身上衣服整理，就一同到师傅那里去，我好将老弟要求剃度的心愿，当面禀明师傅。”杨从化欣然答应，立时端整了衣冠，随同张文祥到无垢方丈里。

这时无垢还不曾安歇，正盘膝坐在禅床上做禅定的工夫。张文祥轻轻的立在一旁，不敢惊动。好半晌，无垢才出定，张眼望着杨从化问道：“你和他别了几年，见面还能认识么？”杨从化上前一步应道：“象大师兄这般英伟的气概，便再过十年八载，见面也能认识。”无垢笑了一笑，又问道：“你

父亲吩咐你对他说的话，你已说过了么？”杨从化道：“已向大师兄说过了。”无垢即转脸望着张文祥，问道：“你听了你父亲的话，心下如何打算？”张文祥道：“弟子明知杨老伯的话，句句都是金石良言。师傅是深知弟子的，暂时惟有尽人事以听天命，若撇下数百个几年来同甘共苦的兄弟，只因自己能安然脱身，他们的死活都不顾，这是弟子万万做不到的。不过弟子出家的事，虽遥遥无期，杨师弟却已动了出家之念。特地同来，要求师傅给他剃度。”无垢听了，现出踌躇的神气，问杨从化道：“你知道出家有甚么难处么？”杨从化道：“弟子不曾出家，不知道出家有甚么难处。但是，弟子曾读孔孟之书，孟子曾说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弟子思量出家修行，也只在求放心上做工夫。这求放心的勾当，说难便难，说易也易，不知道是与不是？”无垢原不是读书人出家，只因那次败在朱镇岳手里，朱镇岳逼着要见他，气量偏仄的人，一时羞愤得跳窗户出来。后虽自悔鲁莽，然打听得朱镇岳在山中守制，自觉不好意思转脸回山去，就此出家做了和尚。

剃度他的师傅，虽也是四川峨眉山伏虎寺方丈，开谛和尚的徒弟圆觉大师，也是个大有道行的好和尚。无如田义周不是个十分聪悟的人，又非由他本人看破了红尘出家的，逼得无家可归，才出家借寺院为栖身之所。因此在圆觉大师跟前，并没领会多少修行真谛。不过他从小在侠义之门，平日的熏陶濡染。已使他不敢有背义害理的举动。受戒后自能恪守清规。

凡是普通出家人所应行的功课，他都遵照实行罢了。至于神机妙理，是没有多大心得的。在红莲寺的和尚，大半出身盐泉，通文理的更少。当下听了杨从化求放心的话，便欢喜称赞，以为是寺里许多和尚所不及的。次日，就替杨从化剃度了，赐名“知圆”。知圆的天分果是极高，遇事能得无垢和尚的欢心。寺里众和尚也因知圆的年纪虽轻，文才武艺都高人一等，又是方丈和尚得意的徒弟，大家都争着已结。知圆这时在红莲寺做和尚的事，暂且搁下。

再说那张文祥自听了杨从化转述杨幻劝他的那番言语，初时还觉得自己的处境，一时要改变途径，有些为难。在归途上一路左思右想，越想越觉得现在的处境危险，因此改邪归正的念头，不知不觉就决定了。回到四川，将杨幻的话，又对郑时、施星标二人说了一遍道：“同走我们这条道路的人，除了有几个因洗手得早，打起捆包远走高飞，不知去向的而外，简直没有听说一个能善能终的。未必他们的力量都不如你我，可见得这条路是不能多走的。

依我的意思：果是趁早设法抽身为好。”施星标素来是毫无主意的人，听了不开口，望着郑时。郑时笑向张、施二人道：“这些兄弟怎么样，我都不管，我只问两位老弟，现在能出家做和尚么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我说要设法抽身，就是为现在不能去做和尚，所以说要设法。若愿意就做和尚，有现成的红莲寺在那里，去落发便了，”郑时道：“好吗，既不能出家，你们可知道抽身就很不容易么？和我们同道的人，虽有打起捆包远走高飞不知去向的，只是我们不能照他们的样。他们多是偷偷摸摸的不敢撞祸，没闹出甚么声名来，只要离了四川，尽管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也没人知道他的履历。你我此刻是何等声势，就是出家尚且恐怕有人挑眼，何况不出家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照大哥这样说来，不是简直不能下台吗？”郑时道：“且看机会如何，暂时是没有妥当的法子。我们既存了这个得好休时便好休的心，料不久必有机会。不过我们万不可因动了这个念头，便自馁其气，遇事退缩不前，那就事

不小，更不可露一点儿消息给众兄弟知道，如果大家未下台之前，先自馁了锐气，便永远没有给我们好下台的机会了。”张文祥点头道：“这是至当不移的道理，我和三弟两人，横竖听从大哥的主张便了。”三个商议之后，并没有改变行动，仍是各人督率手下兄弟，做私盐交易。

又过了一些时，一次与官兵对打起来，官兵败退，盐枭照例攻夺城池。这次攻破了一座府城，将知府全家拿住了。这位城陷被擒的知府，便是马心仪，马心仪的品貌才情，当时四川全省的官场中，没有能及得他的，在四川早有能员的声望。这回因兵力不足，又疏于防范了一点儿，被张文祥等攻进城来，一时逃走不及，全家破捉。马心仪早知张文祥等这班盐枭特别凶悍，官府落到这班盐枭手里，从来没有好好释放过。自己这番被捉，也只好安排一死，不存幸免的心思。平时盐枭捉了官府，也和官府捉了匪徒一样，由匪首高坐堂皇，将官府提出审讯，并不捉着便杀，张文祥等这部分盐枭，在四川所杀戮的民府，尽是平日官声恶劣的。若是爱民勤政的好官，为地方人民所称道的，他们不但不拿来杀戮，并不去攻打好官所守的城池。马心仪虽有能员之名，对于地方百姓，却没有恩德可感，没有使张文祥等钦敬之处。所以城陷的时候，例将他全家拿住了。他们从来拿了官府，照例是由郑时坐堂审讯的。

这日，郑时审讯过马心仪之后，退堂传集张文祥、施星标二人秘密会议。郑时先开口说道：“前次二弟从红莲寺回来，因听了杨幻劝勉的话，动了改邪归正的念头，我一晌留心寻觅大家好下台的机会，即苦于见不着。刚才我审讯这个知府马心仪，看他的谈吐相貌，很不寻常。我料他将来发达，不可限量，我等要下台，这机会倒不可错过，只不知两位老弟的意思怎样？”张文祥道：“这知府的谈吐相貌好，如何是我们下台的机会，我不懂得其中的道理？”郑时道：“我也知道老弟不识，也只问老弟愿意不愿意趁此下台。愿意，我再说其中的道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既是下台的好机会，安有不愿意的。”郑时点头道：“我看马心仪的仪表非凡，逆料他将来必成大器。我打算好生款待他，和他结纳，求他以后设法招安我们，于我们有好处，于他自己也有好处，我料他为人精干，将来必能如我等的心愿。”张文祥道：“他若自以为是朝廷大员，瞧我们这些私盐贩不起，不愿意和我们结纳，大哥这番心机不是白用了吗？”郑时摇头道：“这一层倒可不虑，因为我们平日捉拿了官府，都是置之死地，于今我们不杀他，反殷勤款待他，与他结交，人谁不怕死，岂有不愿意的道理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世人能心口如一的绝少。我们殷勤待他，他这时为要保全他自己的性命，口里说得很好，尽可对天发誓，与我等结交，将来尽力设法招安我等。一离开了我们，就立时变卦，甚至还记我们擒捉他的仇恨，反力图报复。这片心机不仍是枉费了吗？”郑时笑道：“我也想到了这层。不过我料他决不至有这种举动，我知道马心仪做官，十分热中。我有方法能帮助他，使他升迁得快，不愁他不落我的圈套。我既有力量帮助他，使他升迁，就有力量陷害他，使他不安于位。他心里尽管不高兴与我们结交，一落了我们的圈套，便不能由他作主了。好处就在我们是贩私盐的，他为自己的地位，官声起见，断不敢开罪我们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大哥是心计素工的人，只要大哥觉得是这们办妥当，就这们办下去。俗话说，求官不着秀才在。我们结交了他，他能如我们的心愿，自是再好没有。就是他转脸不认人，我们也没有吃甚么亏。”郑时见张、施二人没有异议，便独自到拘押马心仪的所在，亲手替马心仪解开绳索，引着与张、施二人相见。

马心仪不知郑时是何用意，盛气相向的说道：“你们这班逆贼，打算将本府怎生摆布，要杀只管就杀，休得罗唆。”张文祥听了这几句话，又见了那种骄傲的神气，已忍不住待伸手抽刀。郑时连忙望着张文祥使眼色，纳马心仪上坐了，才从容说道：“我等若有相害之心，也用不着这些罗唆了。你在四川做官的能名，我等早已听得。我等在四川的威望，你大约也有所闻。我三人虽是异姓兄弟，然情逾骨肉。三人一般的性格，生平痛恶贪官污吏、恶霸土豪，所以贪官污吏落到我们手中，简直和有深仇积恨的一样，顷刻不容缓的将他处死。

你在四川没有贪污之名，我们兄弟不存心和你作对。无奈你放我们不过，几次派兵向我们穷追痛剿，逼得我们没法，只好努力攻进城来，和你当面说个明白。我等其所以甘触刑章，拚死要做这私盐买卖，全是迫于生计，不能坐待着饿死，就只得铤而走险了。如果有贤明官府，怜悯我等是出于无奈，设法安置我等，我等是情愿效死的。”马心仪见郑时没有杀害他的心思，他也知道郑时是个豪杰之士，便改换了很和易的脸色，说道：“你既说如有贤明官府设法安置你们，你们便情愿效死，何以官府几次派人到山里招安，你们反把派去的人杀戮呢？”郑时道：“那几次招安，何尝有一次是真意，无非想用招安的名儿，骗我等人入牢笼罢了。我的耳目很多，官府的一举一动，都不能逃我的耳目。并且那几个想骗我们入牢笼的官府，就是我们兄弟所深恶痛绝的贪官污吏，正恨不能吃他的肉，寝他的皮，岂肯受他的招安？我粗知相人之术，看你的相，将来必位极人臣。因此不打算害你，并愿尽我的能力帮助你，使你宦途平坦，一路升迁上去。不过你得应允我一句话。”马心仪问道：“应允你甚么话？且说出来，看能不能应允？”郑时道：“你不能应允的，我也不至向你求。就是我先帮助你升迁，你升迁之后，再尽力援引我们。我们非不知自爱的人，到时决不会有使你为难或拖累你的举动。”马心仪道：“你有甚么能力，能使我宦途平坦，一路升迁上去呢？”郑时笑道：“这倒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。你应允了我的话，我自然要做给你看。若以后我的话不验，你也不妨将应允我的话勾销。”马心仪暗想：这话倒爽快，他既能先帮助我升迁，我升迁之后再援引他，于我有益无损的事，如何应允不得呢。当下便答道：“我真能宦途平坦，一路升迁上去，将来一定尽力援引你们出头，决不食言。”郑时道：“就是这们应允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虽也未尝不可，不过我与你地位悬殊，似乎非经过一种仪式，不足以昭慎重。常言：贵人多忘事。

你将来大贵的时候，因与我们有云泥之隔，若存心嫌我们微贱，我们也可奈何。你是真心打算将来援引我们出头，此刻就应该不存贵贱高下的念头，与我们三兄弟结拜。我们绿林中人最重结拜，一经结拜，便可共生死，永远没有改悔的。你肯和我们结拜，方可显出你的真心。”马心仪是个做知府的人，那有真心和盐梟结拜为兄弟呢？不过在初被擒的时候，以为万无生理，已拼着一死，说话才能气壮。此时见有一条生路，便只求能脱身，不肯再向拼死的这条路上走了。明知若不应允郑时的话，使他兄弟恼羞成怒，翻过脸来，就不好说话了，遂不踌躇的答道：“我也知道你们都是些豪杰之士，将来必能为国家建立功业，不是久困风尘的。结拜为兄弟，我很愿意，不过你我此时因地位不同的缘故，结拜的事，除了我们自己而外，无论谁人都不能给他知道。这风声传出去，于我果然不利，你们也讨不了好处。既讨不了好处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”郑时道：“敬遵台命，我所以亲自来解缚，不

许有一个跟随的人在这里，也就是因这事不宜使外人知道。”当下双方说妥了，就点烛焚香，四人对天结拜为兄弟。并照着寻常结盟的例，都对天发了“有福同享、有祸同当”的誓。论年龄，马心仪最大，郑时、张文祥次之，施星标最小。郑时原是做大哥的，此后的大哥，就得让马心仪做了。各人都降了一级称呼。

四人结拜过后，郑时早已安排了丰盛筵席，算是庆祝成功。马心仪在筵席上虽强作欢笑，然时时露出愁眉不展的样子。郑时看了不乐道：“难道大哥心里有不甘愿的地方，碍难说出吗？这事虽由我等强迫做的，然我能断定于大哥有益无损。大哥是有胸襟有气魄的人，料不至因我等出身微贱，便存不屑之心。何以大家正开怀畅饮之际，却时时露出愁苦的样子来呢？”马心仪道：“二弟说尽力量帮助我，必能使我宦途平坦，一路升迁上去，这话我也相信。因为素来闻二弟的名，知道是个足智多谋的人。不过那是以后的事，我所着虑的，就在目前的这个局面，教我不好摆布。我是有守城之责的官儿，于今城被打破了，我全家被擒，如果我能够以身殉城，身后还可以得些荣誉。除了身殉以外，败兵失地的处分，总不能免，教我如何能不愁苦呢？”郑时大笑道：“这算得甚么，我若没有对付的方法，也不敢说帮助大哥的话了。大哥目前有为难的事，我就不能帮助，以后帮助的话还靠得住吗？大哥只管开怀畅饮。我们今日虽结拜了成为异姓兄弟，然因地位不同的缘故，此后料不定要到何时，方能与大哥再是这们共桌饮食。大约第二次能与大哥共饮，便是我们三个老弟出头的时候了。”马心仪立时现出了笑容，问道：“二弟有何方法，就说出来让我参详一番。能得周全，我总知道感激。”郑时道：“感激的话，太显得生分了，请大哥以后不但不可再是这们说，并不可想这们存心，只求此后不忘记我们，我们三个兄弟久困泥涂，就受赐已多了。这回的事，极容易对付，大哥不是在几个月以前，曾出了教四乡招募团练的告示了吗？”马心仪笑道：“就是为了你们闹的太凶了，只好是那们办。”郑时道：“有了那道告示就好办，大哥此刻赶紧办一道告急求援的公文，倒填今日黎明未破城的时刻，火速报到省城里去。”马心仪道：“那倒用不着临时办了，黎明时原有告急求援的公文去了。”郑时道：“那就更简便了。大哥只须带了印信，单身混出城去，将四乡招募的团练，不问老幼强弱，数目能多越好，就由大哥率领了，趁明日绝早赶到城下来，虚张声势的将城围了，只留南门不围。我也率领众兄弟，到城上抵抗一阵，两边不妨打得热闹些，我们做出抵抗不住不敢恋战的神气，率领众兄弟掳了大哥的官眷，从南门败逃下去。大哥一面进城安民，一面仍统率团练追赶，在路上又得虚打一阵，才把官眷夺回来。如此一番做作，照情形夸张一点儿呈报上去，大哥还得受处分吗？”马心仪喜得立起来笑道：“二弟真不愧足智多谋四字，能照这样做，必不至再受处分，不过委屈了三位老弟。”郑时道：“大家都有妙用在内，也说到委屈的话。”马心仪随向三人拱了拱手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就不再耽搁了。”郑时点头对施星标道：“守城的不知端的，不见得肯容大哥混出城去。大哥快改了装束，四弟亲送到城外再回来罢。”马心仪连忙改装一个粗人，随身带了知府的印信，由施星标护送出城去了。

四乡的团练，原是招募现成的。有一个知府亲身去召集，还怕不容易凑成军吗？绝不费事的就聚集了一千多名高低不一、老幼参差的团兵。马心仪誓师出发，离府城原不过几十里路，半夜动身，不到天明就抵城下，将一座城三方面包围起来，抬枪鸟铳，一齐向城上开放，城上也劈劈拍拍的对打。

只吓得这一城的百姓，一个个从睡梦中惊醒，儿啼女哭，夫叫妻号。郑时等依照原定的计划，掳了马心仪眷属，率众弃城从南门逃走。马心仪进城分了一半团练兵，留在城里假做搜捕余匪，其实那里还有余罪匪留在城里，给团练兵来搜捕呢，不得不是这们做作掩人耳目罢了。亲自带了一半团练兵，追赶出城。追不到几里，就将眷属安全夺回来了。真是齐打得胜鼓，高唱凯歌还。一府城的人民，无不称赞马知府的神勇，并没一人知道其中内幕。官场中照例最会铺陈战绩，已经被盐泉占领了的城池，居然能在一个对时之中，恢复转来，表面上并杀得盐泉大败亏输，狼狈逃遁。在不知道内幕情形的人，自不能不恭维马心仪有胆有略。马心仪有了这番的事功，更得上官信任，官运果然益发亨通了。

屡次升擢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就升到了山东藩台，竭力提拔他的人，就是清室中兴的名人曾国藩。曾国藩素知四川盐泉厉害，而他自己也是个得力于团练兵的人，见马心仪能统率团练兵恢复失地，杀败四川最以凶悍善战著称的盐泉，因此十分器重马心仪是个有用之才，存心要提拔他出来，好做自己一个帮手。那时曾国藩的权势，倾动朝野。凡是经他赏识的人，无不功名成就，要算是有清一代中第一个热心培植人材奖掖后进的。马心仪的才干本来不弱，又有这样转祸为福的好机会送给他利用，再加一个有大力的存心提拔，竭力保举，有时遇了关于盐泉为难的事，更有郑时在暗中为之划策，宜乎无往不利，一月三迁了。

只是马心仪自规复失地后，不到一年就升到山东藩台。而郑时等一班盐泉，自从假败之后，却交上否运了。就在那日假败出城，等马心仪追来，将眷属交还后，率着七零八落的队伍，打算回山里休息。不提防走了二十多里，忽然迎面冲出来一支兵马，见面就杀将起来。

郑时以为反中了马心仪的诡计，气得跺脚，叹道：“人心真难测，我们帮助他成功，他倒存心算计我，预先在这里伏下一支兵马等候我们。”张文祥也气得磨牙裂齿，奋勇当先与官兵对杀。往日张文祥手下的兄弟，与官兵对垒，无不一以当十，所向无前，这回虽是假败，并没损耗军实，兄弟们也非疲乏不堪应战，无如队伍散乱，毫无应战的准备，临时由少数人振作不起来。张文祥独自带了些亲近的兄弟，当先杀了一阵，回头看四面都是官兵旗帜，自己不过一二百人，被困在中央。郑时、施星标都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，心里着慌二人被官兵擒捉了去，料知久战必难幸免，只得率了这一、二百名兄弟，又奋勇杀出重围。看前面也有一大堆兵马，好象是围困了自家兄弟在内。张文祥高声对手下一二百名兄弟说道：“我大哥、三弟，量必被困围在那一团兵马之内，你们情愿帮我去救的，请随我来，我今日不要命了。”众兄弟听了，轰雷也似的应一声道：“我也不要命了。”亏了这一鼓勇气，如冲发了一二百只猛虎，齐发一声吼，大地震动，张文祥左手挽藤牌，右手握单刀，只见就地一滚，赛过一团黑烟，马撞着马倒，人撞着人翻。众兄弟紧跟在后，转眼就杀进了重围。郑时正被困得无可奈何，张文祥若再迟一刻儿赶到，他和施星标二人不落到官兵手里，便是自刎而死了。官兵见张文祥这部分如此骁勇，不由得胆都寒了。张文祥所到之处，纷纷后退，让开一条道路，给众人逃去，也不敢追赶。张文祥等事后调查，才知道这一支人马，并不是马心仪预先埋伏的。原来是因省里接了马心仪告急求援的公文，星夜派兵来救援的。盐泉的旗帜装束，都与官兵不同，远远的一见便能认识。郑时等不提防有官兵来，官兵是来救援的，却料知近城处必有盐泉，所以见面便

动手杀起来，好象是预先埋伏了的一样。

这次郑时三兄弟虽不曾受伤，然手下的兄弟死伤不少。他们自当盐枭以来，从没有是这们大败过。行军打仗，全赖一股锐气。这锐气一挫，就有善战的好主将，也不能带着没锐气的兵应战。郑时因在暗中帮助马心仪的缘故，对于别部分盐枭，平时可以援助的地方，总是量力援助，既和马心仪有了关系，就不便再助盐枭了。因此，部分盐枭，对郑时等多怀怨望，也都不肯出力来相助了。从来官兵剿匪，失败则悄悄无声，略得胜利，就雷厉风行的想斩尽杀绝。省城派来救援的官兵，无意中打了个大胜仗，官兵与郑时这部分盐枭相打，要算是第一次得胜，那里舍得就这们轻放过去。接着又加派了一标人马，跟踪追剿。任凭郑时足智多谋，张文祥骁勇善战，盐枭都是乌合之众，从来胜则奋勇争先，败则如鸟兽散，纪律两个字是说不上的，三兄弟每人手下所存留的，只二三十个人了，尚且被官兵追赶得无处立足。郑时只得率着败残的兄弟，逃进一座深山，向张、施二人提议道：“我想不到假败弄成了真败，以致热烘烘的基业，没一年就亏败到这步田地，这虽是因我的计谋不得当，然也有天意。我们此刻想再恢复以前的基业，等马大哥招安，是办不到的事了。我想马大哥于今在山东，名位已是不小了，若有心照顾我们，并非难事。我打算教施四弟先去山东找马大哥，我再详细写一封信给他。看他对待施四弟的情形如何，我两人再作计较，不知两位老弟的意思怎样？”不知二人怎生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四回 谋出路施四走山东 离老巢郑时来湖北

话说张文祥听了郑时的话，踌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现在也只好如此。我与二哥的声名，闹的太大了。我总觉得马大哥是做官的人，不见得可靠。四弟为人诚实，没有多大的才能，不招人忌刻。他先去试探一番最好，四弟，山东见了马大哥之后，看对待的情形如何，写一封详细的信来。他肯拿四弟当自己人看待，我和二哥便不妨前去。若他搭起官架子来，竟不认四弟为把兄弟，或十分冷淡，我们就只好别寻门路了。”郑时道：“他如果竟不认四弟为把兄弟，我们自然用不着再去，就是四弟也赶快离开山东为好。不过我们去投奔他，也得替他原谅、原谅，他是个热中做官的人，万一将和我们拜把的事，走漏了消息在外面，说不定立时就有杀身之祸。我们求他帮助，总以不至连累他为主。四弟到了那边，须先买通门房，将我的信递上去，看他如何吩咐下来。在官场不比在山里，任情率性的举动，一点也来不得，凡事总以忍耐谨慎为好。他就有十二分的心思想提拔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但限于地位，格于形势，有许多不能在表面上露出来。不能因他外面十分冷淡，就赌气不在那边了。”施星标道：“我只要他肯认我是他的把兄弟，随便他如何对我不好，我朝着他是大哥的名分上看，决不至和他赌气。不过我们三兄弟，一晌在一块儿干这营生，我的声名，虽不及二、三哥那么大，然也多久就已悬了赏格捉拿的。我从这里动身到山东去，在路上就难保没有人点眼药。不过我动身时不给人知道，在路上不停留耽搁，并将姓名改变了，或者不至闹出意外的事情。惟有到了山东之后，将二哥的信投上去，倘马大哥竟抹杀天良，

硬抓了我就地正法，我不是自投罗网，白送了性命吗？”张文祥道：“这一层倒也是可虑的，二哥以为怎么样？”郑时偏着头想了一想道：“我料他断不敢这们做，也不值得这样做。想得赏得功的，是差役和候补小老爷。他已做到了藩台，何至有这些举动。并且他在四川做了多年的府县官，早闻了我两人的声名。也应该知道不是好惹的。杀了四弟，于他自己丝毫没有益处，而留得我两人在世，他从此就休想高枕而卧，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何至做这种于自己有害无益的事，四弟尽管放心前去，若他真个被糊涂油蒙了心，杀了四弟，我两人不出头替四弟报仇，剗了他的心祭四弟，我两人便不是人了。”施星标是极信仰郑时的，郑时教他去做甚么事，那怕赴汤蹈火，也不推辞。三人当时商议妥当，施星标拾夺了随身包裹，带了郑时写给马心仪的信，即日动身向山东前进。

在路上免不了旧小说书上所说“晓行夜宿”、“饥餐渴饮”的两句套说。一路不停留的，安然到了山东。也不落客栈，驮着包袱，径跑进藩台衙门，打着门房里人说道：“我是马大人家乡来的，这里有一封信，请你就替我送上去，我在这里等回信。”施星标那般粗莽的人，加以身上是行装打扮。藩台衙门里的门房，眼眶何等高大，那里把施星标看在眼里。

以为不过是讨了一封有点儿来头的信，到这里求差事的，连睬也懒得睬一眼。反抬起头。跷起腿，向旁边的人说话。施星标在四川当盐泉的时候，手下也是一呼百诺，那里受过这们冷落，依得在山里时的性格，已要动手打人了，只是心里一想郑时吩咐凡事忍耐谨慎的话，火性就按纳下去了，勉强陪着笑脸，对门房说道：“这封信请你替我送进去，我有要紧的事须等回信呢？”门房听了仍是不睬，只鼻孔里冷笑了一声，继续向旁边的人说道：“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野瘟身，没名没姓的，究竟是向谁说话啊。”旁边的人瞟了施星标一眼，登时满脸现出鄙视的神气，也是鼻孔里冷笑了一声，脸又掉了过去。

施星标看了这情形，忽然想起郑时吩咐买通门房的话来了。暗自思量道：“原来官场的门房，都是要有钱给他，他才肯替人传报。我忘记了郑二哥吩咐的话，没拿钱给他，怪不得他使出这般嘴脸来给我看，这是我自己不好，不能怨他。”施星标心里这们想着，即从包袱里取出准备送给门房的一包散碎银子，约莫有二十来两，双手连那封给马心仪的书信，捧到这神气活现的人面前，陪笑说道：“我是个乡下人，初次到衙门里来，不知道礼节，这一点儿小意思，都忘记拿出来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请你自己去喝一杯酒。”门房听了这几句话，倒觉得中听，随即掉过脸来，先向施星标手中望了一望，似乎还有点儿嫌弃轻微的神气，不肯就放出笑脸来。及伸手接过去，在掌心中略掂了一掂，知道分量不轻，竟不象是乡下人的出手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连忙立起身对施星标笑道：“何必如此破费，请在这里坐一会儿，这信我立刻亲自送上去，有不有回信，等我下来就知道了。”施星标暗喜亏得郑二哥有见识，若没有这点子准备，我这一趟简直是白辛苦了。施星标在门房里坐等了一刻工夫，这送信进去的门房已满面笑容的走了出来，对施星标招手道：“大人传你上去，随我来罢。”施星标抖去了身上灰尘，一手提了包袱，跟着门房穿厅过厦，直走到上房内客厅里。门房招呼施星标坐了，自去通报。

不一会，马心仪就走了出来。施星标见面几乎不认识了，因为初次见马心仪的时候，马心仪正在缱绻之中，满脸憔悴忧煎之气。别后马心仪官运亨通，官途得意，居移气，养移体，此时的马心仪已养成一个大胖子了，气

度也与从前迥然不同。施星标那敢怠慢，忙起身趋前请安。马心仪伸手拉起来，笑道：“老弟辛苦了，自家人不用多礼，坐下来好谈话。”施星标诺诺连声的斜签着半边屁股坐了。马心仪挨身坐下来，说道：“老二的信，我已见过了。那种局面，本来不是可以长久的。你于今打算在这里弄点儿差事干干呢？还是由我荐到别处去呢？”施星标道：“情愿在这里伺候大哥，承大哥栽培，就教我去死，我也不含糊。”马心仪紧蹙着两道浓眉，说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还是由我写一封信，荐到别处去的好，包你得着一个好捞钱的差缺。”施星标道：“我从四川动身，就存心是来伺候大哥的，郑二哥也吩咐我须小心伺候大哥。只要大哥肯拿眼角照顾我一下，我便终身感激不尽，并不曾动捞钱的念头。”马心仪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个实心人，也未尝不想留你在眼前，做个贴身的人。不过其中有些不便之处，不说大家不好，说了又对不起你。”施星标道：“大哥何必这们客气。我将要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，郑二哥已说过了，我到这里来，大哥必有许多为难的地方，教我忍耐谨慎。大哥有甚么说，尽管吩咐，我决不敢违拗。”马心仪笑道：“倒是老二有些见识，他既经对你说过，知道我有为难的地方，我为顾全你们，便不和你客气。你我虽是当天结拜的兄弟，但这一切事故，在当日已有约在先，只有我四人各自心里知道，无论对何人不能透漏，因此称呼上须大家留意。你的姓不能改，名字却不能再用‘星标’两个字。你排行第四，我此后只能叫你‘施四’。你须记着，万不可失口呼我大哥。暂时还没有相安的事给你干，且在衙门里住着，等到有机会就安插你。我的事情忙，恐怕没有工夫和你谈话。你得原谅我，”施星标连声应是，从此就住在藩台衙里。没住到几个月，山东巡抚出缺，马心仪便迁了巡抚。教施星标当了一名巡捕。施星标也不懂得巡捕的官阶大小，以为巡抚是一品封疆大臣，巡捕的官衔，照字面上看，相差并不甚远，必不十分卑小，兴高采烈的当着巡捕。同事的人因施四不肯说出自己的出身履历并和马心仪的关系，都疑心他是马心仪的亲戚，说出来恐怕辱没了马心仪，所以不肯直说，却没人疑心有那种不能告人的事实在内。施星标几番想寄信给郑时和张文祥两人，无如从山东到四川的道路太远，托人带信本不容易，而施星标自己不能写字，他们的秘密关系，又不能给外人知道，不敢请人代写。因有这两种缘因，施星标来山东一年多了，还不曾有一个信给郑、张二人。

郑、张二人在四川的势力，一口薄弱似一日，盼望施星标在山东的消息，简直望眼欲穿。等了七八个月，还杳无音信。郑时只得主张将手下亲信的兄弟，每人给了些生活银两遣散。张文祥并无家人妻室，郑时的发妻早已死了，因年来不得一时安居，便懒得续娶，二人都孑然一身。手下的人既经遣散，就不能在四川逗留了。二人假装做生意的人，带了盘缠行李，打算在东南各省闲游几处名胜，顺便探听施星标在山东的情形。若还得意，就到山东去走一遭。在重庆包雇了一条船，一路顺流而下，遇着可以流连游览的所在，便将船停泊，游览些时又走。他两人在四川的声名，虽闹的很大，然一则因认识二人面孔的人还少，二则因他们当盐梟时的举动，从没有结怨于人民的，地方人民不存心与他们为难。官场缉捕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并且二人既改了姓名，又不在一处地方停留多日，所以能平安无事的到了湖北。

他们到湖北的这日，正是七月初七。这夜天高月朗，微风不动，汉水波平，映着半轮缺月，光明如镜。船泊黄鹤楼下，楼影也倒印在镜光之中。郑时欣然对张文祥说道：“我等半生劳碌，未尝得一日清闲。象这般清幽的

景致，那里是劳碌人所能领略得到的。我们于今可算得天牖其衷，回头是岸，才有这种景物，给我们在安闲中享受。若糊涂错过了，实太可惜，我们何不趁这月色正好的时候，到黄鹤楼上去游览一番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既是二哥有这般清兴，我陪二哥去便了。”郑时一团的高兴，与张文祥携手上岸，抖擞精神，走到黄鹤楼上。凭栏俯首，只见江流如带，夹岸武汉三镇万家灯火，隐约如烟雾迷离中，几条秋叶一般的渔船，往来荡破一平如镜的水光，下网的声音，都仿佛送到耳边来了。二人不觉心旷神怡，相视而笑。

正在这尘襟涤尽、荣辱皆忘的时候，忽闻长笛之声，悠扬清远。张文祥听了，笑道：“我记得小时候读过‘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’的诗。难道这黄鹤楼中，真是时常有人吹笛子吗？”郑时笑道：“那有这回事，你听这笛子是在黄鹤楼中吹吗？远得很呢，说不定离这里还有几里路。”张文祥侧耳听着，说道：“好象是两支笛子同吹。二哥也是会乐器的，听这笛子吹得好么？”郑时一面用手在栏杆上拍板，一面答道：“吹得很好，只是听这音调凄凉抑郁，估量必是两个有心事的女子，在那里吹弄。”张文祥问道：“听吹出来的音调，就分得出男女吗？”郑时道：“这如何听不出，不但分得出男女，其人的老少美恶，以及性情行动，都能于所奏的音乐中求之。不仅这笛子可以听得出，在一切乐器的音调中皆能听出。”张文祥笑道：“然则二哥听这两个吹笛子的女子，其年龄容貌，以及性情行动如何呢？”郑时道：“我既说是两个有心事的女子，可知年纪不大，至多不过二十多岁，容貌决不丑陋。并可知道她两人的乐器，是由高明的师傅传授的。”张文祥问道：“不是娼妓在那里陪客侑酒么？”郑时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世间恐怕没有这们文雅的娼妓，就有也是由宦家小姐沦落入烟花的。”张文祥道：“细听这声音，好象是从江边发出来的。我们何不顺便去探寻一番，看二哥所料的究竟是也不是？”郑时点头道：“也使得，我本来要回船去了。”二人仍携手走下黄鹤楼。听笛声觉得一步近似一步，直走到泊船的所在，用不着探寻，原来笛声就是邻船上发出来的。

二人回到自己船上。看邻船的窗门都已敞开，看见舱里堆积了许多箱篋，箱上都贴着封条，却看不出封条上写了些甚么字。舱上首安放了一张床，床上枕席皆异常精洁。床前一张小几，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女郎，盘膝坐在几旁的一张湘妃竹榻上，一支笛子握在手中，已停口不吹了，侧转脸向坐在床缘上一个年龄稍大些儿的女郎说话。几上也有一支同样的笛子，是坐在床缘上女郎放下来的。两女郎脸上都没脂粉的痕迹，而修眉美目，皓齿朱唇，天然绝丽。因两船紧靠着船舷停泊，郑、张二人所立之处，相离那床不过一丈远近，女郎说话的声音虽低，没有关闭窗门的缘故，也能听得分明。只听得坐在床缘上的女郎悠然叹着气，说道：“去依靠人家的事，总是为难的。此去也只好听天由命罢，就是林家不能相容，也不见得便是不了之事，到那时再作计较。”即听得坐在湘妃榻上的女郎说道：“我想姨母姨父决不至存心歧视我们。我们此去，虽说是不得已，去依靠他两老人家，但是银钱上并不沾他家的光。父亲在绵州的时候，我的年纪虽小，还记得姨父姨母带着海哥到那衙门里住了一年半，临行还向父亲借了三千两银子。那三千两银子借去以后，听说姨父很得了几个阔差事，却不曾听说归还那银子的话。无论那银子还了没有，姨父曾向我家借银子的事，总是确实有的。我们于今并不图沾他家的光，只图他两个年老的至亲，照应照应，若还不能相容，就未免太不念我父母的旧情了。”床缘上的女郎正色说道：“妹妹快不要将这些事搁在心

里，到林家之后，万一不留神说到这些事上面去了，传到姨父姨母耳里，定要背地责备我们不懂事。我们不应该管。”女郎说到这里，偶然回过头来，好像已觉得邻船上有人偷看的神气。

当立即起身来，顺手将这边的窗门推关了。窗门一经关上，说话的声音便听不明晰了。郑、张二人只得缩身进舱。不知郑、张二人和这二个女郎要不要发生什么关系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五回 识芳踪水滨闻絮语 传盗警烛下睹新姿

话说郑、张二人缩身进舱以后，张文祥说道：“二哥的本领真不差，估量得和目睹的一样。他说他姨父姨母在衙门里住了一年半，又借去了三千两银子，可知他两人确是官家小姐。”郑时仿佛思索甚么，似乎不曾听得张文祥说话，坐下来半晌没有回答。张文祥笑道：“二哥便着了魔吗？”郑时摇头道：“那里的话，你可知道他两人是谁么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我又不曾去打听，刚偷看了一面，如何得知道他们是谁？”郑时笑道：“你自粗心不理睬，她已说出来了，怎的还用得着去打听。老实对你讲罢，若认真说起来，我们还是他们的大仇人呢。你这下子可想得起来么？”张文祥望看郑时出神道：“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仇从那里来，我简直想不起来。”郑时道：“他说他父亲在绵州时候的话，你没留神听么？”张文祥忙接口说道：“我没听仔细，只道他说的是在绵州的时候。然则二哥料他姊妹就是那个做绵州知州的柳剥皮的女儿么？”郑时道：“不就是他的女儿，是谁的女儿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何以见得便是的？”郑时道：“我料的决无差错。因为我知道柳剥皮是南京人，和福建人林郁是同年，又同是福建藩台福保的女婿。两联襟都仗曹福保的奥援，林郁在江苏也做了好几任的县官。他刚才所说的海哥，就是林郁在海门厅任上生的。林郁做官与柳剥皮一般的贪婪残酷，因官声太恶劣了，被上司参革，耗了多少昧心钱才得脱身。丢官后就带了妻子到绵州，在柳剥皮衙门里住了一年多的事，我早已知道。借三千两银子的话，外边人自不得而知。”“柳剥皮是一个极贪酷的小人，其所以一般百姓送他这个剥皮的绰号，就因他有三件剥皮的事。第一件是，有一次拿着一个著名女赌痞，他坐堂问了几句，就向左右的衙役喝道：‘把她的裤子剥下来打屁股。’从来没有抓着女人打屁股的事，衙役迟疑不敢动手。他更发怒喝道：‘裤子不能剥吗？本县还要剥她的皮呢。’第二件是，因他打人的小板，两面都有许多半寸长的小尖丁子，打在人身上血肉横飞，不到几十板，就得剥去一层皮肉。第三件，就为他专会剥地皮，他做金堂县官的时候，有人就他的名字做成一副骂他的对联，乘黑夜贴在他县衙的大门上。他看了几乎气死，他名字叫儒卿。那对对联道：‘本非正人，装作雷公模形，却少三分面目。惯开私卯，会打银子主意，绝无一点良心。上联切儒字，下联切卿字。’

他自从看了那副对联之后，自知官声太坏，贪赃枉法的事，稍为敛迹了些，只是益发鄙吝了。看得一钱如命，不知他怎的肯拿出三千两银子来借给林郁的。柳儒卿为人虽含鄙不堪，书却读的很好，并会种种乐器。文庙里习乐所的各种古乐，他都能教人练习。所以他这两个女儿的笛子吹得这们

好。”张文祥笑道：“既是柳儒卿的女儿，论起冤仇来。与二哥真是不共戴天的了。我记得那次打进绵州的时候，柳儒卿单身逃出衙门，劈面遇着二哥，因二哥认识他的面貌，才喝一声拿住。柳儒卿登时吓得跪下来，二哥骂他胆小无耻，就将他杀了。那时若遇我或四弟，当面不认识他，必放他走了。”郑时也笑道：“也是他恶贯满盈，才遇着我。我没杀他全家，就是十分宽厚了。林郁此刻在甚么地方，不得而知。因此他姊妹现在将去何处，也不得知道。

我们的船，总以不和他们的船在一块儿走为好。他姊妹虽不认识你我，然他们乘坐的也是川帮里的船只，驾船的多是四川人，万一弄出意外的枝节来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二哥所虑不错，我们总以小心谨慎为好。明早不待天明，无论风色怎样，吩咐船户开船便了。”这夜二人安歇了。次日东方才白，船就开离了黄鹤楼。

好色的这个关头，任是英雄，也难打破。郑时为人对于一切的事，都极精明能干，惟一遇美色的妇女，心里就爱慕得有些糊里糊涂了。他明知邻船那两个女郎，是与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的，但是开船以后，总觉得两女郎太娇美可爱，心里念念的放不下来，仿佛害相思的样子。张文祥知道郑时从来是这般性格，故意打趣他道：“想不到柳儒卿那般贪鄙无耻的人，倒有这样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可惜二哥当时料不到有这回的遇合，若当时饶了柳儒卿的性命，今日岂不好设法将他的女儿配给二哥做继室吗？”郑时听了，并不觉得张文祥这话是有意打趣他的。一面沉吟着答道：“我仔细思索了，似觉与绵州的事不相干。”张文祥吃惊问道：“怎么与绵州的事不相干？难道不是柳儒卿的女儿吗？”郑时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我所谓与绵州事不相干，是因事已相隔七八年了，他姊妹那时年纪小，未必知道他自己父亲是死在何人手里。即算能知道，也不认识你我的面孔。我们只要把名字改了，女子们有多大的见识，怕不容易对付吗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然则我们用不着回避么？那么，仍旧把船开回黄鹤楼下去好不好？”郑时看了张文祥说话的神气，才知道是有意打趣的，便不高兴回答。

船行到第三日下午，忽然刮起大风来。同行的船，已有一般重载的被风打沉了。各船上的人看了都害怕起来，只得急抢到背风的汉港里停泊。汉港小了，停泊不了许多船只。后来的船，就只得靠近浅水滩，使船底搁住不能转动，以免被风刮到江心里去。郑、张二人所坐的这船，也是打不着汉港，就沙滩上抛了锚。所靠的这处沙滩上，一望无涯的，尽是七八尺深的芦茅，被狂风吹得一起一伏。七月初间天气的芦茅，尚不曾完全桔槁白头，青绿黄白相间，起伏不定的时候，就和大海中的波涛一样。

郑时与张文祥同立在船头上看了，笑道：“这般景物，也是我们在四川所领略不到的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四川若有这种所在，我们的船敢停泊吗？只怕连船底板都要被人抢去呢。”郑时道：“这也是现在乱世才如此。在太平盛世，没有失业的人，尽管有这般好藏匿的所在，有谁愿意去干那些犯法的勾当。于今的四川，固是遍地荆棘，就是这长江一带，也未必真安靖，不过没有大帮口，略敛迹些儿罢了。论起地形来，四川就因山岭多，好藏匿，能容留大伙的人，才弄出到处荆棘的局面。象这种所在，不过好藏匿一时，使追捕的找不着途径罢了，那里赶得上四川的层峦叠峰。”张文祥道：“怪道只我们这一只船，靠在这芦茅边上，大概那些装运了货物的船，也是防这类地方不妥当，所以都挤到那边汉港里去了。”郑时笑道：“那却不见得是这般用意，只

要能挤进那边汉港里停泊，风浪确是小些。此时天色还早，上流头的船，就要找一处象我们这样的地方抛锚，也找不着，再过一会儿你瞧罢，一定还有船在我们这一带停泊的。”二人在船头上谈论了一会，回到舱里没一刻工夫，忽听得江边有船篙落水的声音。郑时笑向张文祥道：“何如呢，不是有船来我们这一带停泊吗？”张文祥随手推开窗门向外面看时，果见有两条一大一小的船，撑过滩边来停泊，即回头对郑时说道：“这两条船吸水都很浅，可见得也是和我们的一样，没载多少货物，所以也敢停泊在这里。”郑时随口应了一句，也懒得起身探看。行船的人，照例不待起更就安睡了。

郑时这夜在睡梦中，猛被邻船上“哎哟”一声惊醒了。醒来便觉得船身有些儿荡动，接着又听得有人扑通落水的声音。郑时惊得翻身坐起来叫三弟，连叫了几声，不见张文祥答应。忙伸手向张文祥睡的地方一摸，已不知在何时起去了。再听邻船上似乎有人在那里格斗。心想：难道真个有强盗前来打劫吗？郑时虽是一个文人，然在四川当盐泉时，常有亲率党徒与官兵对抗的事，寻常两三个蛮汉，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胆力更是极大。这时听到外面的声息，料知必是张文祥已与来打劫的强盗动手，当下并不害怕。因身边不曾准备兵器，立起身顺手摸了一条压舱板的木杠。看朝船头的舱门已经开了，即窜身出外。此时约大风已息，天上星月之光，照见邻船上约有七八个汉子，各人都操着雪亮的单刀，围住一个人厮杀。这人正是张文祥，赤手空拳的腾拿躲闪。一霎眼就见一个汉子被张文祥踢下河去了。郑时逆料这些蛮汉，便再增加七八十个，也不是张文祥的对手。只是眼见着七八个手操兵刃的，围攻自己赤手空拳的兄弟，不由得忿怒起来，手起杠落，劈在一个汉子后脑上。那汉子不提防背后有人暗算，也被打落水。

正待赶过去打第二个，只听得张文祥喊道：“这里用不着二哥帮助，二哥快进舱里去救人罢。”郑时也是老在行的人，知道弯腰窜进不知虚实的船舱，容易受人暗算。听了张文祥的话，先提脚将窗门踢破了两扇，就月光向舱里窥探时，只见两个赤条条的女子，仰面躺在一张床上，好象是被绳索捆绑了的。舱中箱篋器具，横七竖八的乱堆着。郑时一看舱中情形，心里就忍不住一跳，暗想：这不就是柳儒卿的小姐吗？登时勇气更鼓动起来了，将手中木杠一攒，就从窗门窜身进去，口向床上的女子喊道：“不要害怕，我是邻船上救你们的。”旋说旋上前动手解缚。见两女子都不开口，知道是口里塞了东西，先将两人口中的东西掏了出来，然后解开了身上的绳索。郑时眼快，已看见床头有一堆衣服，即抓了撂在两人身边，只羞得两人恨无地缝可入。郑时也觉得在旁看了难为情，反身跳出来，打算帮着张文祥将强盗打走，但是众强盗已一半打落了水，一半驾着靠在旁边的一只小船逃了。张文祥道：“饶了这伙毛贼罢。只要人没吃亏，东西没被抢去，便是万幸了。”郑时还没回答，两女郎都已穿好了衣服出舱来，低头向张、郑二人叩拜道：“今夜若不蒙两位义士搭救，我姊妹身死不足，还得受这班狗强盗的污辱。两位义士实是我姐妹的救命恩人，不敢避嫌，请两位进舱里就坐。”郑、张二人不便伸手去扶掖，只得在船头答拜道：“同是出门人，急难相救，只要力量做得到，是应该做的，快不要说甚么救命恩人，承当不起。”郑时首先进舱。

听得后舱里有人的一声，刚待问那个，年大些儿的女郎已跟进舱，说道：“哦，我的丫环春喜和老妈子在后舱里睡着，只怕也被捆绑了。”郑时道：“船户一个也不见出来，大概都被绑在后面。”这时郑、张所乘船的船户，因这边打闹得厉害，也惊醒起来，到这边船上帮着松了船户、水手的缚。

大家混乱了一阵，两女郎才请郑、张二人在舱中坐定，请问姓名去处。郑时将自己和张文祥的名字都改了。因郑、张二姓极平常，用不着更改。也故意回问两女，才知道大些儿的叫柳无非，小些儿的叫柳无仪。因林郁住在南京，特地到南京去，想依附他姨父母居住。柳无非又说：“这条强盗船在湖北就跟着开行，一路时前时后，开也同开，泊也同泊，并不断的有人向这边舱里窥探，我已疑心不是正当人。特地叫船户进来吩咐，夜间须择妥当地方停泊。想不到今日忽然刮起大风来，我姊妹害怕得甚么似的，叫船户趁早停泊。无奈一路下来，简直找不着可以停泊的所在，直走到这里，船户见两位坐的船在这里，就进船来向我说：‘这边已有一条四川的船，靠芦茅滩停泊了，我们的船只好停泊在一块，比单独抛锚的好多了。’我那时见天色已近黄昏了，若再不停泊，恐往下更找不着好地方，即是有同乡的船在这里，仿佛多有一个伴侣似的，遂叫船户开了过来，及至锚已抛了，才看见那小船也跟了过来，紧靠我们的船泊来。我姊妹虽是害怕极了，但也无法逃避。入夜便紧紧的关闭舱门安睡，连高声说话也不敢。及至从梦中惊觉时，身体已被强盗按住，一张口要喊，那堵口的东西已塞进来了，只得拼命挣扎，船身摇荡得几乎倾覆了，强盗刚将我姊妹捆绑了，待施无礼陡听得舱口有人喝了一声：‘狗强盗，快出来送死。’接着就好象有一个站在舱口边的强盗，被人抓了出去，扑通贯到一丈远近的江心里去了。舱里的强盗才一拥出外，在船头上厮杀起来……”郑时听到这里，截住话头向张文祥问道：“三弟，同睡得好好的，怎么知道那船上闹劫案，也不招呼我一声，就悄悄的出来动手呢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那小船跟着抛锚的时候，我在窗门里看见，有四个彪形大汉在船面上撑篙，篙尖落水的声音，分外沉重。我在江河里混的时候多，知道老当篙师的人，篙尖落水没有声响，偶然有之，也只在水面上飘一下，不至有深沉的响声。即此可知那四个撑篙的人，都是外行。再看船舱里，还有两个汉子伸头向外边张望，并时时回头对舱里说话，可见得舱里还不止两个人。那船既吸水很浅，可知没装货物。若说是专装客的罢，搭船的客，不应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健汉子。并且也没有搭客大家帮着撑篙的道理，这船就很可疑了。再看这条大船，是我们川河里的，虽是舱门紧闭着，看不见船里的情形，逆料必是有阔人在内。既是我川河里的船，又靠着我的船停泊，如果夜间有甚么动静，我是不能袖手旁观的。我虽存心如此，不过我料的究竟对与不对，不敢决定。若拿出来和二哥商议，料得是便好，万一看走了眼色，二哥不要责备我遇事张皇吗？我外面和二哥同时安睡，实在因有这事搁在心中，那里睡得着。当强盗跳过这船上来的时候，踏得这船身一歪，荡得我们的船身都动了，我就知道所料的验了。我船上的舱门，早准备了是虚掩着的，从容起来，结束好了，才轻轻的走过这船上来。强盗人多手快，已有几个扛着皮箱在肩上，待搬过他们自己船上去，不提防我堵住舱门一喝，大约也猜不透外面有多少来拿他们的人，只惊得各人都将皮箱放下，想冲门而出。第一个冲出来，被我顺手揪住胳膊只一拖，拖得他‘哎哟’一声。我恐怕，上人多了，缠脚碍手的不好施展，就提起那强盗向江心抛去。”郑时道：“我就亏了那一声‘哎哟’把我惊醒了。若不然，只怕直到此刻还在酣睡呢。”郑、张二人在舱里坐谈了一会。张文祥起身作辞道：“那些小毛贼受了这次大创，估计他们逃得了性命，也寒了胆不敢再来了。此后尽可安心，一帆风顺到南京，想不至再有意外，此时才到半夜，还可以安睡些时。”说罢，提步要走。柳无非连忙起身，说道：“我想求两位再坐一坐。承两位救了我姊妹的性命

财物，还要耽搁两位的安眠，我也自知原是不近情理的事，本来说不出口。不过我姊妹险些儿被强盗污辱身体，蒙两位救了，此恩不比寻常，我姊妹何敢以外人待两位。我们从重庆动身到此地，在船上已有两个多月了，虽是素来胆怯，没有像此刻这们害怕的，千万求两位在此多坐一会，我还有话说。”张文祥听了不做声，望着郑时。不知郑时怎生摆布？且等下回再说。

第十六回 盟弟兄同日结良缘 四呆子信口谈官格

话说郑时见了柳无非说话时那种娇怯可怜的样子，不但心里软了，连带浑身的骨头骨节都软洋洋的了，当即对张文祥说道：“女子的胆量，本来多比男子小，何况是宦家平日不出闺门的小姐，又才经过这般大惊吓。就是平常的男子，也要吓得胆破魂飞，手足无措。能像柳小姐这样不慌不乱，便很不容易了。我等救人救彻，就多坐一会罢，行船不愁没有睡觉的时候。”张文祥知道郑时平日对于女色之迷恋，此时心里虽觉得柳家姊妹，万分迷恋不得，然口里不便违背郑时的意思，说出定要过去安睡的话来。只得依旧坐下，听郑时与柳无非互相谈论身家遭际。

柳无非道：“我姊妹都是在四川生长的。先父在四川做了十几年州县官，两位居住四川的时候多，大约已闻先父的名。”郑时装作不知道的說道：“我们是做生意的人，平日于官场中人不甚留意，不知尊大人上下是那两个大字？”柳无非瞟了郑时一眼，说道：“先父讳灼，字儒卿，丙辰年在绵州殉难的。”郑时故作惊异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们在外省的时候多，竟不知道家乡地方的绵州，曾闹过甚么乱子？”说时，捏着指头。口里念着丙辰、丁巳的轮算了几下，说道：“怪道我不知道，我从甲寅年出四川，在新疆、甘肃一带盘桓，直到前年才回四川去。因我的行踪无定，家乡的消息，很不容易传到我跟前来，究竟丙辰年绵州曾出了甚么乱子？”柳无非黯然说道：“并不曾闹旁的大乱子。就是近年来在四川闹得最凶的梟匪，乘先父没有防备，陡然攻进了绵州城。先父逃已来不及，在衙门口遇着匪首，认识先父的面貌，先父遂被难。”郑时问道：“四川的梟匪首的姓名还记得么？”柳无非点头道：“匪首的姓名，自然记得。但是那梟匪是四川最凶悍有名的，谁也奈何他们不了。我又没有兄弟，这仇恨是永远没有报复的时候了。”郑时仍作不知道的问道：“在四川最凶悍有名的梟匪，不是小辫子刘荣么？”柳无非摇头道：“不是姓刘的，是姓张的，叫做张文祥，于今还在四川。官兵闻他的名就害怕，多不敢与他对垒。”张文祥坐在旁边听了，心里止不住怦怦跳动，看郑时行所无事的神气问道：“尊大人就是张文祥所害吗？”柳无非道：“那到不是。听说动手杀我先父的，是张文祥手下一个小匪，先父殉难之后，先母因哀伤过度，不到三年也弃养了，丢下我姊妹两个。亲房叔伯人等虽有，只是不但得不着他们的照应，并欺负我姊妹年幼无知。用种种盘剥计算，侵占吞蚀，无所不至。幸亏当日随侍先父母在各州县任上的时候，我姊妹都曾略读书史，处理家政，不至茫无头绪，才能将先父母遗留的财物，略略保存些儿。不过自先母弃养后，我姊妹家居便没有相关切的家长，究竟诸事都嫌不便，我有姨父姨母住在南京，我只得带了舍妹到南京去，打算相依姨父母度日。

以为由水路直到金陵，是可望一帆风顺平安无事的，不料在半路上会有今夜这种险事发出来。若没有两位拔刀相救，我姊妹受祸真是不堪设想。”郑时谦逊了两句，将自己和张文祥的身家履历，随口编造了许多好听的说了。二人既更改了名字，郑、张又是寻常多有的姓氏，柳无非听了，当然不至疑心二人就是他自己不共戴天的大仇敌，只道郑时所说的身家履历是真实不虚的，郑时说，自己也是大家公子出身，因读书进学之后，无意科名，又生性喜欢游览。就借着经商、好游览天下名山大川。柳无非听了，就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我刚才听先生说是做生意的人平日于官场中人不甚留意的话，心里正在疑惑，怎么做生意的人，有先生这般气宇，这般吐属？原来是厌恶科名，借着经商好到处游览的。”郑时的学问，本来很渊博，此时更有意夸示才华。柳无非姊妹都能略通文墨，两下接谈之后，不由得柳无非不五体投地的佩服。

柳无非姊妹虽是生长宦官之家，知书识字，然因柳儒卿死的太早，失去了拘管的人，种种淫词艳曲的书，遇着便废寝忘餐的不肯释手。他母亲不识字，以为女儿能发奋读书，是不会有差错的。已成年的女孩儿家，装了一肚皮的淫词艳曲，安有不心心念念羡慕那些才子佳人呢？加以他姊妹被强盗剥得一身精光的捆绑了，是由郑时亲手解开的，有这一层关系，柳无非心里对郑时就不知不觉的亲热了。男女之间，只要双方都有了爱慕的念头，便没有不发生肉体关系的，在郑时不过因柳无非生得可爱，素来好色的人，不能制止自己不转念头，只是还有些觉得自己的年纪，比柳无非大了一倍，不敢希望便成夫妇。不料柳无非因自己曾赤身露体与郑时接触，更钦佩郑时的学问好，并不嫌郑时年老，竟愿以终身许给郑时。郑时原是没有家室的人，自是再得意没有了。但是张文祥心里极不以为然，却又明知郑时决不听劝，不便拦阻。郑时和柳无非都看出了张文祥不愿意的神气，二人商量对付，就将柳无仪配给张文祥。张文祥这时除了与郑时绝交而外，没有方法可以拒绝。一个铁铮铮的汉子，遂也轻轻的被卷入这爱河的漩涡中了。两真姊妹既嫁给两盟兄弟之后，便大家计议，恐怕到南京不为林郁夫妇所欢迎，即决议不到林家去了。依郑时的计算，迳到山东去找马心仪，看马心仪对待的情形，再定行止。柳无非姊妹既嫁了他二人，行止自由他二人作主。去向已定，便望山东进发。

柳无非姊妹赔嫁的资财，都是柳儒卿在四川搜刮的。也有十多万。郑时打算到山东后，借马心仪的门路，捐一个官衔，凭着自己的才干，也不愁没有出头之日。在路上经过了多少时间，这日到了山东。在一家招牌名鸿兴的大各栈里住下，先打发人去巡抚部院里将施星标找来。施星标这时的气概，已大异乎从前了。因终日 and 官僚接近，眼见的是官模祥，耳听的是官言语，而他又自以为做了巡捕大官、不能不有官架子、官习气。巡抚部院里的人，因不知道他的来历，见他初到的时候，马心仪立时传见，并很密切的和他谈了一会话，估量必是和马心仪有密切关系的。官场中人的眼睛最势利，不要说是和督抚有密切关系的人，全省的官员都得逢迎巴结。只要督抚在闲谈中提了这人的名字，或在上衙门的时候，督抚单独对这入点了点头，这人便得了无上的荣幸，一般同僚的官员即时对这入就得另眼相看了。施星标就因马心仪对他与一般在部院里供职的人，略似亲切一点，便没有一个不在施星标跟前献殷勤表好意的。施星标原本是老实人，看了这些人对他的情形，不知道势利官场，照例如此，只道是自己的官阶比人高，应受一般人的敬礼。

这时他骑来一匹马，带了两名跟随，自觉很体面的到鸿兴栈来。他是

个天真烂漫的人，倒还有一点儿念旧之心。见了郑、张二人，连忙行礼，说道：“二哥、三哥到这里来，怎的也不早给我一个信，使我好远些迎接？并且也用不着住客栈，直到院里去住，多少是好。”郑时看施星标还是在四川时一般的亲热，便说道：“自家兄弟何用客气，说甚么远些儿迎接的话。老弟知道院里好住吗？”施星标笑道：“怎么不好住呢，难道二哥、三哥是外人吗？”郑时也笑道：“老弟还责备我不早给你信，你到山东来这们久了，曾有一个字给我们么？我和三弟因没得你的信，委实有些放心不下，只得亲来这里瞧瞧，如何好冒昧径去部院里去呢？”施星标跺脚说道：“二哥快不要提写信的话了，真是急得我要死。从前我们兄弟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凡是要提笔的事，有二哥作主，我倒不觉得不识字的不方便。我动身的时候，记得二哥曾叮嘱我写信，那时还没拿写信当一件难事。及到了山东一两个月，差事弄妥了，才想起要写信的事了，但是我既提不起笔，又没有知心的人可代我写，你想我不是急得要死。”郑时点头道：“我也想到了你有这一层为难的情形，于今大家都见了面，这些话也不用谈了。你且将到山东后的情形，详细说给我听，我再告诉你别后的经历。”施星标即将马心仪待遇了他的言语、行为，和盘托出说出一遍。郑时踌躇道：“既是这们一回事，你何以见得我们两人好到院里去住呢？”施星标道：“这还有甚么可疑虑的地方。象我这样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的笨人，到这里没几日，也就弄到了这们一个前程，难道对二哥、三哥还不如我么？放心，放心，于今是我们兄弟应当得志的时候到了。”郑时见施星标自以为巡捕是大前程，不由得好笑，但也不便说穿，扫了他一团高兴。便说道：“能如老弟所说的自是好事，你我都巴不得有一条出头之路，不过到院里去住的话，就是大哥吩咐我们搬去，我也觉得不大方便。老弟到这里坐谈了一会，我还没引见你两个嫂子。”施星标听了，望着郑、张二人发怔道：“甚么嫂子了？两个哥哥都在我走后娶了亲吗？”郑时笑道：“自然是娶了亲，否则那里有嫂子给你引见？”施星标登时很着急似的说道：“这却怎么办，我不知道二哥、三哥都已办了喜事，有嫂子同来了，一点儿见面礼也没准备，我面子上不太难为情吗？”说时，立起身伸手在怀中摸索。大约是打算摸些几银两出来，郑时忙拉着他的手在身边坐下，说道：“不要忙，我还有话向你说。我和三弟娶你这二个嫂子的原因，不能不先说给你听。但是这原因只能向你说，因你和我们赛过亲手足、在一块儿时候的事，不能瞒你，别后的事不忍瞒你。除我们自家兄弟而外，无论甚么人都说不得。”施星标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我到此地这们久了，从不曾向外人漏出半句以前的事，”郑时接着将七夕在黄鹤楼闻笛，及以后种种经过，详述了一遍道：“这事可算是弄假成真的，三弟当时果然没有动丝毫不正的念头，就是我也不过生性惯寻这种开心，见了可爱的女子，不问成与不成，是要转转无聊的念头的。谁知是天缘凑巧，居然都成了夫妇，若给他姊妹知道了我和三弟的履历，日后恩爱深了就不要紧，暂时是难保不有些麻烦。”施星标愕然说道：“那回打进绵州，我不是也在内吗？”郑时笑道：“谁说不是有你在内，我也想，这争不免有些行险侥幸，但我却有把握，决不至给他姊妹知道。就是万一有泄漏的时候，我等男子汉，身上长了一对腿，还怕跑不了么？”施星标道：“怕甚么，我们男子总占了便宜。”

好，就带我去拜见罢，见面礼日后补来便了。”郑时因恐怕施星标来了，说话给柳无非姊妹听了去，特地另觅了一间相隔很远的房会面。这时才施星标与无非、无仪见面。施星标见无非姊妹都生提这般艳丽，险些儿看痴了。

原预备了几句吉利话，打算在见面时说的，竟说不出的。郑时看了他这样失魂丧魄的神情，见礼之后，便不让坐，仍到坐谈的房间里来。

施星标突然对郑时说道：“二哥、三哥的福命真好，简直是一对玉天仙，凡人那有这样美貌的。大哥于今共有六个姨太太，都是年轻好看的。在我的眼睛看了，以为生得好的都聚在他一家了。此刻看了两位嫂子，才觉得那六个姨太太，都是俗不可耐的女子了。”郑时含笑不做声，施星标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兄弟在川中的时候，都怕家室累人，现在既大家换了局面，我也要留心访求一个才好。”郑时笑道：“老弟的事，我当代为物色，包管你得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儿便了。”施星标正色说道：“二哥不要多心，我想你们也应该找一个相安的给我快活快活，才对得起我。”张文祥忍不住笑问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凭甚么定要我们找一个相安的给你快活，你自己不会去找的吗？”施星标涨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要我自己去找，要把兄弟做甚么。”张文祥大笑道：“把兄弟是专为拉皮条的吗？你这话真露出你呆子的原形来了。”施星标很要紧似的辩道：“说媒，娶老婆，算得是拉皮条么？当日拜把的时候，不是摆了香案，一同跪下来发过誓的吗？那几句发誓的里头，是不是有‘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’的话？于今你们都有天仙也似的老婆享福，教我一个人睁开眼睛望着，你们凭良心对的起我吗？”张文祥听了，虽是笑不可抑，但也说不出驳他的话来。郑时哈哈笑道：“呆子何用发急呢，我不是说了包管你得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儿吗？”施星标忽转了笑容，问道：“二哥这话可是真的么？”郑时道：“我何时曾向你说过假话。”施星标喜道：“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老粗，人品赶不上二哥、三哥，学问也赶不上二哥、三哥，不敢望有二嫂、三嫂那们美的，不过我现在已有了这样的前程，若是我的官运好，将来的升迁是量不定的，总要象一个官家太太的样子，才可以配得上我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官太太的样子，是甚么样子，我没有见过官太太，倒有些分别不出。”施星标道：“说正经话，三哥不要开我的玩笑。一种人有一种人的样子，三哥这般精明的人还说分别不出，不是存心开我的玩笑吗？”郑时知道施星标是老实人，说话最容易认真，便接着说道：“是否官太太的样子，我一望就分别得清楚，不配做官太太的，我断不至从中撮合，你只回去多准备些喜酒给我们喝。你是在官场中的人，娶亲须得有个场面，不能象我们一般的草率。”施星标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只是二哥一时那里有一个这们合式的人儿呢，我到山东来了这们久，不曾遇着有相安的人，不相信二哥刚到这里，便已对中了有可以配给我的人。”郑时笑道：“你可以不问我这些话，我从来没有哄骗过你，这一层还不能使你相信吗？”施星标心里想着：这话倒是可信，我在四川的时候，许多人都因我老实，每每说假话哄骗我。就是张文祥也时常拿假话来寻我的开心。惟有他一次也没有骗过我，并且因我老实，连笑话都不大向我说。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。想罢，就说道：“我不是不相信二哥，是恐怕一时找不着合式的人。”张文祥道：“你只回去准备办喜事。二哥替你撮合的人，我也知道了，确是再合式没有，我也能包你称心如愿。”说得施星标如雪狮子向火，浑身都喜得融化了，当下辞别了郑、张二人，回到巡抚部院，即到上房里见马心仪。马心仪平日也是因施星标诚实可靠，出入必带在身边，所以能直接跑进上房去。

这时马心仪正在检阅重要公文，忽见施星标进来，脸上喜气洋洋的，不是平常的态度，料知必是有甚么可喜的事，随将手中公文搁下。施星标见左右没有人，便近前说道：“郑时二哥和张文祥三哥都来了。二人说本应一

到就进来禀安禀见的，因为不敢鲁莽，先打发人来叫施星标去。”马心仪不待施星标往下说，接口问道：“带多少人来了？”施星标道：“没带旁人，只各带了一房家眷。”马心仪道：“他们不是都没有家眷的吗？怎么各带了一房家眷呢？”施星标是素来不会说假话的人，随口就将郑、张娶柳氏姊妹的经过，及柳氏姊妹如何美丽的话说了。马心仪笑道：“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美丽，只怕不见得是真美丽吧？”施星标急得竭力争辩。马心仪低头沉吟了一会儿道：“他两人改了名字很好。不过鸿兴客栈里住的人太杂，种种类型的人都有，在那里住久了，终恐遇见面熟的人，传扬开了不是当耍的事。你就去向他两人说，我原想去看他们，亲自接他们到院里来住的，只为有许多不便的所在，不能随意行动，望他们原谅，即日将家眷、行李都搬到这里来，且住下再看机会。只须将西花厅腾出，就够他们两房眷居住了，西花厅虽是离上房太近了一点儿，好在不是外人，没甚要紧。”施星标见马心仪这些话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一叠连声的代郑、张二人道谢。

不知郑、张二人究竟肯不肯到抚院里来住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七回 敝寿诞六姨太定计 营淫窟马心仪诱奸

话说次日一早，施星标就吩咐人收拾西花厅准备给郑、张二人居住。马心仪取了一张名片，教施星标去鸿兴客栈迎接。施星标领命到鸿兴栈来，见郑、张二人，将马心仪的话传达了。郑时问道：“你曾听大哥说过，将如何安插我们的话么？”施星标道：“他只说且住下再看机会。我们既住在那里，他自然得安插我们。”郑时低头不做声，好象思量甚么似的。

张文祥道：“我们既经来了，在客栈里住着，总不成个体统，我们又没有第二个可靠的朋友，二哥毋庸踌躇，不搬去，倒觉得对不起他似的。”郑时点头道：“承马大哥的盛意，教四弟前来迎接，我们岂有不遵命的道理。不过我所踌躇的，是为从四川出来，因路途遥远，不曾携带一些儿土产来孝敬马大哥，见面是很难为情。打算就在此地办几色礼物带去，聊表我二人一点敬意。”施星标道：“这却可以不必，他那里在乎这点儿礼物。”张文祥道：“他虽是富足不在乎人家的礼物，我们不能不聊表敬意。二哥说应办些甚么，我去照办便了。”郑时当即开了一单应办的礼物，张文祥亲去办了。就在这日，施星标帮着将眷属、行李都搬进了巡抚部院，马心仪与郑、张二人相见时，只寒暄了儿句，便有事走开了，好在有施星标督率着下人安置一切。

直到夜间，马心仪才安排了筵席，在上房款待郑、张及柳氏姊妹。马心仪的六个姨太太，都对待柳氏姊妹十分亲热，柳氏姊妹虽也是生长在官宦之家，然柳儒卿当日不过做了几任州县官，排场气概，如何及得巡抚部院里的阔绰。少年女子的虚荣心最重，当下看了马心仪六个姨太太的豪奢放纵情形，不知不觉的动了艳羡之念。而施星标在帮着搬行李的时候，看见春喜丫头了。也不觉的动了爱慕之心。暗想：二哥只说替我撮合，教我准备喜酒，他何不就把这丫头配给我？虽说是个丫头，身分有些不对，但是这丫头的模样儿很好、举动比寻常人家的小姐还要来得大方。大哥身为督抚，尚且讨班子里的姑娘为姨太太，论人物，六个姨太太都赶不上这丫头。我讨了他，

料想不至被人笑话。就只怕二哥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，他要留着给他自己做姨太太，不肯让给我。我且先和三哥商量，求三哥帮忙我说，如果他硬不愿意让给我，我就向大哥叩几个响头，也说得，总得求大哥说一句公道话，看我为甚么要单身过一辈子。

想到这里，自觉有了把握，乘左右没有人的时候，悄悄的对张文祥说道：“男子汉到中年以后，还没有一房家室，好象凡事没有个着落的样子。我自从来到山东，境遇一天好似一天，地位也一天高似一天，我就想在山东成立一个家业，免得终年和没庙宇的游神一般，没个归宿之处。无如我既不是本地方人，对本地官宦人家又少有来往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很难得有合意，不知他打算替我撮合的，究竟是谁家的小姐？”张文祥因施星标的言语、举动，从来有些呆头呆脑似的，和他没多的正经话说，一开口便是开玩笑。这时见施星标说得如此慎重，并不似平日说话的没条理没次序，也就不便拿出开玩笑的神气，只得应道：“此后既安排在官场中过活，家眷是少不得的。二哥打算替你撮合的，他不曾说给我听，不知追究竟是谁家的小姐。”施星标道：“不问是谁家的小姐，我都不愿意。大富贵人家的，好是自然很好，不过我做官不久，总怕匹配女家不上。我只要讨一个人，能象二嫂的春喜丫头那般一模一样的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可知道春喜已经许配人家没有呢？”张文祥大笑道：“既是你自己说出来愿意讨春喜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施星标喜问道：“难道二哥说替你撮合的，就是春喜吗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不就是她，还有谁呢？”施星标道：“怎么这两日不见二哥提起？你猜事情不至变卦么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二哥因你说要讨一位官太太，他恐怕春喜是个丫头出身，不配做官太太，所以说出来之后，就失悔不该说了。你于今既不嫌弃丫头，我去向二哥说便是了。”施星标听了，来不及似的对着张文祥一连作了好几个揖，说道：“这事就拜托三哥了。”张文祥将施星标的话对郑时一说，这段姻缘便立时成就了。马心仪听说，即赏给施星标二百两银子作结婚费。郑、张二人也都有馈赠，于是施星标兴高采烈的和春喜结起婚来。

施星标是个有职务的人，结婚后仍照常供职，也没有另租房屋。春喜夜间陪他睡觉，白天不在柳氏姊妹房中闲坐清谈，便在上房陪马心仪的几个姨太太寻开心玩笑。春喜本来生性聪明，因从小伺候柳无非姊妹，也略解文字。施星标一心想马心仪栽培提拔，无时无地不求得马心仪的欢心。知道马心仪最宠爱的，是新讨来的六姨太。六姨太是北京极有名的红姑娘，艳名也就叫做“红姑娘”。但是容貌并非惊人之艳，就只应酬的本领高大，一张嘴伶俐尖酸，能遇一种人说一种话，但凡见过她的人，个个疑心她对自己有无限深情。心思更是细密玲珑，在她班子里走动的，不是王公贵人，即是富绅巨贾。每有为难的心事，或是在她跟前愁眉不展，或是背着她短叹长吁，她总得寻根觅蒂，问出情由来，只须她那两个水银也似的眼珠儿一转，不论甚么为难的，她都能立时代筹应付的方法。虽不见得处处妥当，便见解确能比人高。因此一般在他那里走动的王公贵人、富绅巨贾，见面多呼她为红军师。

马心仪为慕她的名，花了上万的银子讨来，果是名下无虚。马心仪宠幸她无所不至，大小家政，多半归六姨太掌握。满衙门的人，没有不畏惧六姨太的，没有不巴结六姨太的。施星标想马心仪栽培提拔，更是巴结得尽心尽力。春喜是当丫头出身的人，不待说最会承迎色笑，对于几个姨太太，虽是一体奉承，只是在六姨太房里周旋的时候为多。马心仪既是宠幸六姨太，

当然除了办公事的时间以外，总在六姨太房中寻欢取乐。论年龄，春喜比六姨太轻。论姿色，也比六姨太美。马心仪是个纵欲无厌的人，六个姨太太还不能满足他的欲念，见春喜生得有几分动人之处，又整日的在左右殷勤，便串通六姨太勾引春喜实行无礼。在六姨太未尝没有醋意，因知道马心仪生成的如妇人之杨花水性，可以随处钟情，恐怕他再讨第七个姨太太进门，夺了自己的宠幸。春喜是有夫之妇，只能通奸相好，不能定名正位，停眠整宿，对于自己的宠幸，还可以保全。因此情愿顺承马心仪的意旨，用种种方法引诱春喜。

在班子里当姑娘的人，引诱妇女的手段，自是高人一等，全不费事的便将春喜引诱成奸了。

施星标是个粗人，又轻易不敢到上房里走动，那有察觉的时候。

马心仪与春喜通奸了一两个月，厌故喜新的毛病，不觉又渐渐的发出来。这时秘密对春喜说道：“我今年差不多五十岁了，中国各省繁华之地，我多到过，生得美的妇女，在我两只眼里见的，也实在不少。只是从来没见过有美丽象你家那两个小姐的。我不知道郑老爷、张老爷怎么有这们好的艳福，不费甚么气力，在半路上遇着，便成就好字，真是可羨可慕。

从外面看，似乎我比他两人命好，其实我的命，如何及得他两人。我若能得一个象你家大小姐那般美女子的，陪伴终身，现在的高官厚禄都情愿让给旁人去享受，我就以白丁终老也是快活的。”春喜道：“我家两位小姐岂但生得容貌美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，没一件不会，没一件不精，这回嫁给郑姑老爷和张姑老爷，也要算是天缘凑巧。不然，也没有这们容易。我记得当日在四川，老爷太太还存在的时候，来替大小姐二小姐做媒的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，都是官宦人家的少爷。老爷太太说门弟人品都很相安，可以定下来，偏是两个小姐自己不肯，说：‘那些官家少爷，多是酒囊饭袋，毫无学问的，一旦没了祖业，便无力谋生。’我大小姐并不知道害羞，当面向太太说，不愿意嫁给那些文不文武不武的少爷。那时赵家大少爷已经做到都司了，年纪还只二十五岁。据说赵大少爷能开两石重的硬弓，武功好的了不得。我家老爷太太以为二小姐是没有不中意的了，谁知二小姐仍是不情愿。我那时心想：两个小姐这也不愿，那也不愿，到底心里打算要甚么样的人物才嫁呢？谁也想不到在船上遇见郑姑老爷，即时就倾心要嫁他。小姐原是要回南京林家去的，大约也是因为喜事办的太草率了，恐怕到林家说起来不体面，所以情愿不去林家，迳随姑老爷到这里来。论两位姑老爷的人品虽是好，但从前做媒的那些少爷们不见得都赶不马心仪问道：“然则你那两个小姐何以是那们来不及似的嫁他们呢？”春喜道：“我在隔壁舱里仿佛听得大小姐劝二小姐道：‘你我的年龄也不小了，终身大事，若依赖你姨父姨母，是靠不住的。我们赤身露体的承他两人从强盗手里救了回来，因要解我们身上的绳索，遍体都抚摸到了，难得他两人没有娶妻，我们不赴此嫁他，好意思去嫁甚么人呢？”马心仪笑道：“遍身被人抚摸到了，就得嫁给这人。我倒得设法在他姊妹身上抚摸一阵，看他又肯嫁给我么？”春喜想迎合马心仪的意思，便说道：“这不是极容易的事吗，大小姐二小姐都欢喜喝酒，而酒量又不大，两三杯酒下肚就醉了。不过这事也得商通六姨太，要六姨太出头请他姊妹到上房里来。”马心仪不等春喜往下说，即连连摇头道：“这事不能给六房知道。他姊妹既通文墨，我自方法，使他姊妹心甘情愿的着我的道儿。只要你在中间做个穿针引线的人，事成后我自重重的赏你。”春喜道：“我自然应该尽力，

不过两个小姐平日待我，虽与姊妹无异，我却从不敢在他跟前放肆。勾引他的话，我是不敢去说的。”马心仪问道：“看他姊妹的性情举动，都象很随和的，很容易说话的，并且你此刻的身份地位已和他一般大了，有甚么不敢在他跟前放肆呢？”春喜道：“两个小姐的性情举动，实在都很随和，就是我当日伺候他的时候，一次也不曾受他责骂过。只是要我向他说无理的话，她究竟是小姐，有小姐的威严，我怎敢和她比身份比地位。”马心仪听了，两个眼珠儿登时向上转了几转，不住的点头，笑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我有计较了。你既畏惧她的威严，便勉强教你去说，也是说不动她的。大小姐为人更精明能干、一张嘴又能说会道，就是商通六房里去勾引她，也不见得碰钉子，没得弄巧反拙，倒难为情。我于今思量出一个最妙的方法来了，不问她是怎样三贞九烈的女子，不愁他不上我的圈套。”春喜忙问是如何的方法？马心仪笑道：“现在还不曾着手，不能说给你听，你瞧着便了。”春喜遂不敢再问。就上来给姊姊叩头。”六姨太道：“依照我生长地方的风俗，凡是至亲密友，都得邀请。越请来的人多越好。无奈在这地方和做官一样，至亲不待说没有，便是密友，除了两位妹妹之外，就只有我家里那五个姊姊。太太不肯赏光，此时不说不定，须看他临时高兴不高兴。”柳无非道：“我不知道姊姊贵地方的风俗，本应略备礼物，以表我妹妹一点儿庆祝之心。既是姊姊说送礼比骂人咒人还厉害，我姊妹就只好遵命来讨酒喝了。”六姨太道：“原是为有这种风俗，才依照老例热闹一番，若送礼，便犯了禁忌了。”柳无非姊妹信以为实，丝毫没有疑虑。

六姨太去后，不一刻，郑、张二人都回来了，柳无非对郑时说了六姨太亲来邀请的话。

郑时笑道：“明九暗九的话，我也曾听人说过，只知道有邀请至亲密友饮酒的风俗。你是欢喜喝酒的，酒量又不大，宴会中万不可多喝。喝多了一则身体吃亏，二则酒能乱性，恐怕错了规矩礼节，闹出笑话来，醒后就失悔也来不及了。”柳无非笑道：“同席的没有外人，都是些每日见面的，就多喝两杯，也未必就闹出甚么笑话。好在六姨太说，酒杯可以选极小的，酒也可以喝极淡的，仅仅九小杯酒，那里能喝醉人，不过六姨太说，照风俗须共饮到天明。你不是得独睡一夜吗？”郑时笑道：“我独睡一夜倒没要紧，你每夜不到二更就睡，于今忽教你熬一通夜，你怎么受得了？”柳无非摇头道：“熬夜算不了甚么。你睡在床上等我，我只要可以抽身回来，就回来陪你睡。”夫妻很亲密谈了一会，六姨太已打发丫环来催了，柳无非姊妹方一同走进上房里去。

此时天色已是上灯时分了，内花厅里已摆好了酒席。虽没设寿堂，也略有铺陈，是个有喜庆事的模样。马心仪的六个姨太太，都浓妆艳抹，出厅迎接。春喜也打扮得花团锦簇的，跟在六个姨太太当中。柳无非姊妹同向六姨太下礼，大家都急着搀扶，齐说不敢当。分宾主略坐了片刻，六姨太即起身邀请入席。各姨过了几日，六姨太忽亲自到西花厅里来。柳无非姊妹迎接进房。这时，张文祥和郑时都到外面闲逛去了。六姨太坐下来，笑道：“两位姊妹都是极精明的人，可知道我此来是干甚么事？”柳无非也笑道：“姊姊不说，我们从那里知道呢？”六姨太道：“今日是我的贱辰，特来接两位妹妹上去喝一杯淡酒。”柳无非道：“啊呀，我真疏忽得该打，劳动姊姊亲自来接，如何敢当。我早应该去给姊姊叩头才是。”六姨太连忙伸手来掩柳无非的口，说道：“快不要说这些客气话，我们都是年轻的人，岂是庆寿的

时候？只因我今年二十六岁，正逢暗九。我那生长地方的见俗，每人生日，逢着明九暗九，都有禁忌。据老辈传说：若这人逢明九或暗九的生日，不依照老例热闹一番，这人必不顺利，并且多病多烦恼。”柳无非道：“我倒不懂得这种风俗。怎么谓之明九？怎么谓之暗九？因四川没有这风俗，不曾听人谈过。”六姨太道：“风俗自是一处不同一处。如我今年二十七岁，三九二十七，所以谓之暗九；若再过两年二十九岁，便是明九了。遇着明九的生日，须在白天安排些酒菜，邀请若干至亲密友。男子生日邀男子，女子生日邀女子。已成亲的邀已成亲的，未成亲的邀未成亲的。大家围坐在一处，每人由生日的人敬九杯酒。酒杯可以选用极小的，酒也可以用极淡的，但是少一杯也不行，这就是托大家庇荫的意思。各人尽兴闹一整日，越闹得高兴越好。暗九就在夜间，一切都依照明九的样，也是越闹得凶越好，务必闹到天明才罢。平常生日做寿，至亲密友都得送寿礼，自有逢着明九暗九，无论什么人，一文钱的礼也不能送。若是明九暗九有人送礼，简直比骂人咒人还厉害。过了六十岁的人，便没有这种禁忌了。我今年是暗九，所以特来请两位妹妹去喝点儿淡酒。务望给我面子，早些光降，最好大家聚饮到天明。”柳无非道：“姊姊说得这们客气，真折煞我姊妹了，我们即刻太都自有丫环在旁斟酒伺候，另派了三个丫环，伺候柳氏姊妹和春喜。每一个丫环手捧一把小银酒壶，各斟各的酒，柳无非看杯中酒色金黄，喝在口中，味极醇厚，但是略有点甜中带涩，仿佛有些药酒的余味，不觉用舌在唇边舐咂，六姨太非常心细，已看见了柳无非的神情，连忙含笑道：“今日贱辰，承诸位姊妹赏光，和我喝酒。我知道诸位姊妹的酒量，都未必很大，恐怕外边的酒太厉害，喝不上几杯就有了醉意，因此特地派人办了几坛金波酒来。这金波酒的力量不大，大家都可以多喝几杯。”说时，两眼望着柳无非，问道：“妹妹曾喝过这种金波酒么？”柳无非道：“不曾喝过。”柳无非满心想问：怎么有药气味？因转念一想：这是庆寿的筵席，如何好随便说出药字来？只心里猜度，以为金波酒本是这般的味道，喝了两杯之后，便不觉得有药味了。

六姨太殷勤劝敬，柳无非觉得九杯之数未曾喝足，不好意思推辞，勉强喝过了九杯，已实在不胜酒力了。六姨太即向她说道：“妹妹今夜无论如何得热闹一整夜，我知道妹妹的身体不甚强健，此时可到我房里去休息片刻。”说着，起身走到无非跟前，就无非耳根低声说道：“喝酒的人，每小解一次，又能多喝几杯。”柳无非此时正想小解，听了这话，便也起身对同席的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立刻就来奉陪。”大家齐起身说请便。六姨太搀着柳无非的手，一同走进卧室，推开床后一张小门。

柳无非举眼看这房间，比六姨太的卧室略小些，房中灯光雪亮，陈设的床几、桌椅，比六姨太房里还加倍的清洁富丽。正待问这是谁的房间，六姨太已说道：“这是我白天睡觉的房间，床头那个形象衣橱的，不是衣橱，拉开橱门，里面便是马桶，妹妹小解后，在床上略坐一会，我去教人弄点儿解酒的东西来给妹妹吃，我这房里谁也不敢进来，外边有甚么声息，里面毫不听得。这里面也不论有多大的声响，只要关上房门，那怕就站立在门外的人，也简直和聋了的一样，因为我白天睡午觉，最怕有声响。就被惊醒得再也睡不着了。为此弄这们一间房子，连我自己的丫环，都不许进来。”柳无非心中羡慕不已。六姨太回身退了出去，顺手将房门带关了。柳无非走到床头，轻轻将橱门一拉，看橱里果和一间小房子相似，并有一盏小玻璃灯，点在橱角上，照见橱里不但有一个金漆马桶，并有洗面的器具，琉璃灯侧还悬

挂了一轴五彩画。

柳无非这时忽闻得一种极淫艳的香气，登时觉得浑身绵软，心旌摇摇不定，两肋发热，自知是因为多喝了几杯金波酒，连忙解衣坐上马桶，两眼不由得望着那轴五彩画。那画不望犹可，一落眼真教人难受，原来是一幅极淫荡的春画。柳无非初看时，吓得掉过脸不敢多望，只是两眼虽望在旁处，心里再也离不开那画，觉得房中没有人，我何妨多看看，这类东西是轻易看不见的。谁知越看越不舍得丢开，欲火也就跟着越发腾腾蒸上，不能遏抑，却又恐怕六姨太送解酒的东西进来，撞见了不好意思。只好硬着心思起身，决然步出来。关了橱门、整理了衣带。觉得这房里的香气，比橱里更甚，看壁上也挂了好几幅工笔画，以为这壁上的断不是春画。柳无非本是会画的人，尤喜工笔画，就近看时，不是春画是甚么，并且每幅画上，都是一男数女，妖褻不堪。柳无非正在春兴方浓的时候，再加上看了这类东西，那里还讲得上“操守”两个字，两脚竟软得支不住身体了，就到床上横躺着，一颗心不待说在那里胡思乱想，正在此时，忽见马心仪从床后转出，走近床前，笑嘻嘻的打了一躬。不知马心仪将怎生举动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八回 马心仪白昼宣淫 张文祥长街遇侠

话说柳无非眼望着马心仪笑嘻嘻的向他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好妹妹，你真想死我了。”柳无非吓得心里一跳，正待挣扎起来，无奈在醉了酒的时候，身体不由自主。马心仪来得真快，只一霎眼工夫，已被搂抱入怀。柳无非身体既不能动，惟有打算张口叫六姨太快来。不张口倒也罢了，口才张开，随即就被塞进一件又软又滑的东西来，只塞满了一口，不能出声。动不能动，喊不能喊，挣扎又无气力。此时的柳无非，除了听凭马心仪为所欲为外，简直是一筹莫展，因此柳无非遂被马心仪玷污了。马心仪最会在妇人跟前做工夫，柳无非一落他的圈套，便觉得他是个多情多义的人。大凡妇人一被虚荣心冲动，“操守”两个字是不当一回事的，只有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倒是马心仪还存了几分畏惧郑时的心思，明知道郑时有杀柳儒卿的事，因恐怕对柳无非说出来，柳无非不能忍耐，在郑时跟前露出形迹来。

郑时机智过人，必能看出其中毛病。万一因这妍情事，彼此弄决裂了，郑时不是好对付的。

此时的马心仪心目中，只觉得郑时可怕，以为张文祥不过一勇之夫，不足为虑的。幸亏马心仪不把张文祥放在心上，方有以后惊天动地的事闹出来。若马心仪将张文祥和郑时一般看待，那就难免冤沉海底了。这是题外之文，不去叙他。

且说马心仪既诱奸了柳无非，就每日教六姨太借故将柳无非接到上房里来，以满足双方的兽欲。郑时虽也是一个好色之徒，然尚顾体面，不似马心仪这般不择人不择时不择地，公然白昼行淫。郑时自进巡抚部署院后，每日除了同张文祥去外面闲逛些时外，总是独自坐在西花厅里看书。白天非有事故，并不和柳无非在一块儿厮混。也不是郑时对柳无非的爱情减少了，不愿意亲密。一则因已成了眷属，自以为夫妻是天长地久的，不必和露水夫妻

一般的如胶似漆。二则困柳无仪与柳无非不曾离开过，姊妹的感情厚，欢喜时刻在一处笑谈。并且马心仪的六姨太太和春喜也不断的到柳无非房中来，自觉坐在一块儿不方便。加以郑时喜读书，日常手不释卷，夫妻在一间房里坐着，总不免有些分心，不如独自在花厅里的清静些。

因此六姨太太每日来引诱柳无非到密室去行淫的事，郑时丝毫没有察觉。

马心仪的欲望若是容易满足的，便不至有了六个姨太太，又弄上了春喜，还要想方设法的锈奸柳无非。即是个逞欲无厌的人，初与柳无非成奸的时候，似乎很满足，及至每日欢会，经过若干度之后，趣味就渐渐的减少了，一缕情丝，又不知不觉的绕到柳无仪身上去了。寻常爱情专一的女子，醋心也非常浓重。和马心仪鬼混的这些妇女，既无所谓爱情，便也没有甚么醋劲，并巴不得多拖几个人同下浑水，免得人家独为君子。

柳无仪从小就异常服从柳无非，有时他母亲叫她做甚么事，反不如柳无非说的，一些儿不敢违背。就是在船上与张文祥成亲的事，柳无仪因张文祥的年龄比自己大过一倍，又是一个武人，没一些温柔文雅之气，原不甚情愿的。只为柳无非已与郑时发生了夫妻的情感，郑时恐怕张文祥不高兴，也是竭力想把张文祥拉下浑水，教柳无非劝柳无仪与张文祥成亲。柳无仪服从惯了，不敢说出不情愿的话来，张文祥一般的是服从郑时的人，遂由双方生拉活扯的成了眷属，然这般成亲的夫妻，自表面上看去，好象是经过一番患难的，可以称得是一段美满姻缘，其实夫妻各有各的情愿。加之张文祥是个铁铮铮的汉子，早晚必锻炼身体，终年无间，对于女色，虽不说视如毒蛇猛兽，但是存心要留着这有用的身体，好待将来做一番事业，是绝对不肯在妇人身上销磨豪气的。因此柳无仪空得了一个嫁人的名，夫妻之乐领略得极少。心里早就有些怨恨柳无非，不该拿她当送礼的人情。柳无非这回引诱她上马心仪的圈套也和六姨太太引诱她一般的做作。柳无仪一旦尝着了这滋味，对张文祥更加冷淡了。

张文祥那里拿他的行为言语放在心上。尽管柳无仪冷淡，他只是不觉得。倒是郑时看出柳无仪不亲热张文祥的神气来了，背地里劝张文祥道：“我知道三弟把工夫看得认真，不肯在女色上糟蹋了身体。不过少年夫妻，实在不有过于疏淡。你要知道，你是练工夫的人，越是不近女色越好。三弟媳不是练工夫的，又在情欲正浓的时候，何能和你一样呢？”张文祥听了，从容问道：“二哥这话怎么说起来的，难道无仪对二嫂说了甚么话，二嫂叫二哥来劝我的吗？”郑时连忙摇头，笑道：“岂由此理。不但你二嫂不敢对我说这类话，就是三弟媳又难道肯拿这类话向你二嫂说么？”张文祥紧接着问道：“然则是二哥亲眼看出无仪甚么情形来了么？”郑时道：“你知道的，我生平的大毛病，就在好色。因为好色的缘故，和女人亲近的时候居多。因亲近得多，对于女人的性情举动，也揣得很透澈。我眼睛里三十年来所见的少年夫妻，其和好亲热如胶似漆的，必是男女的身体强弱相等，性情灵活也相等的。聪明强健的丈夫，没有亲爱愚蠢衰弱妇人的。反转来，妇人对丈夫也是一样，少年夫妻不和好，不是一边的身体太衰弱，便是一边的性情太古板。总而言之，十九是由于情欲上一方太过，一方不及。若两边能如愿，夫妻就没有不和好的了，你对三弟媳，自成亲之日起，到于今举动言语都无改变。只是我细心体察三弟媳对你的神情，就仿佛一日冷淡一日，不似成亲时那般亲切了。”张文祥笑道：“我倒不曾在她身上留心，不觉得她冷淡，也不觉得她亲切。二哥既看出她对我冷淡的神情来了，却教我有甚么法子又使她亲切

呢？”郑时笑道：“你我做丈夫的，也得代她们做女人的设想设想。她们终身所依赖的，在儿女未成立的时候，就只能依赖丈夫。若丈夫不和她亲近，她终身的快乐便保不住了，她心里安得不着急呢？只要你我做丈夫的肯体贴她，亲热她，除了生性下贱，不顾名节不知廉耻的女子而外，决没有不体贴丈夫亲热丈夫的。”张文祥也摇头道：“这只怪我的生性不好，从来拿女子当一件可怕的东西，不仅觉得亲近无味，并时刻存心提防着，不要把性命断送在女子手里。我未尝不知道这种心思，只可以对待娼妓及勾引男子的卑贱妇人，不能用以对待自己的妻子，无奈生性如此，就要勉强敷衍，也敷衍不来。我这头亲事，原是由二哥二嫂尽力从中作成的，我自己不曾有过成家室的念头。二哥方才劝我体贴亲热的话，我也知道是要紧的。但我仔细想来，即算我依遵二哥的吩咐，从此对无仪，照二哥对二嫂一样，无仪心里自是快乐。不过我为图她快乐所受的委屈，就真是哑巴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了。何况在我这个生性不会体贴不会亲热的人，纵勉强做作，能不能得她快乐，还不可知呢？我想与其是这般两边不讨好的延长下去，不如仍由二哥二嫂作主，另物色一个好男子…郑时不等张文祥再说，急伸手去掩着张文祥的口，说道：“这不象话，快不要如此乱说，便是这般存心也使不得。休说无仪是你很好的内助，你不可胡存这骇人听闻的念头。就是无仪的德、容、工、貌都很平常，只要她没有失脚的事，你也不能这们乱说。你非不知道她姊妹都是诗礼之家的小姐，这话若传到她姊妹耳里去，你试代她们着想。寒心不寒心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我并不是胡乱说的，二哥既以为不能这们做，我只好依二哥的话，此后凡事将就她一点儿就是了。”郑时喜道：“好吗，夫妻间很有一种乐趣，非做丈夫的凡事将就妻子，这种乐趣便不能领会。你依我的话，将来尝着了这种乐趣，还得向我道谢呢。”张文祥不说甚么，自闷闷不乐的走开了。

过了几日，张文祥忽于无人处对郑时说道：“我们山遥水远的来依靠大哥，到这里也住了几十月了。初到时辽见过几次面，近来简直面都见不着了。他口里虽道竭力设法安插我们，心里不见得有这一回事。我想久住在这里也无味，我们原不是为官作宰的人，娶了个官家小姐做妻子，已经是不相匹配了。再加上久住在这种富贵的地方，使他们终日和一般骄奢淫逸的姨太太住在一块儿厮混，把两个眼眶儿看得比蓝盘还大，将来一定有不把我们这些穷小子看在眼里的時候。我想不如趁早离开山东，去另寻事业。不知二哥的意思以为如何？”郑时笑道：“三弟的性情，还是这们躁急。你不知道在官场中误差候缺的人，每日得上衙门钻营巴结，无所不至。常有候到几十年，还候不着一点儿差事的。我们在此地才留了几个月，也并不曾去巴结人，向人求差事，怎样就着急要去另寻事业呢？我并不是贪恋这地方，且图一时的快乐。我们既是在几年前便动了这个想混进官场去的念头，好容易才得了这条门路。你不要把这条路看轻了，寻常做官的人，花多少万银子，还赶不上我们这种际遇呢。”张文祥见郑时这们说，没话回答，只低下头象思索甚么。郑时道：“我料着你这这番话的心事了。你必是因三弟媳近来终日和大哥的几个姨太太在一处厮混，你觉得对你益发冷淡了，由这一点原因就动了率眷离开此地的心思。我料的是与不是？”张文祥面上透着不耐烦的神气，说道：“这倒用不着说了，我当日在四川的时候，看了那些督抚司道的排场，只觉得做官的快乐。于今来这里住了些时，才知道做到督抚司道的人，都已受过大半世钻营巴结的苦了。我生性不惯巴结人，将来有不有给我快乐说不定，此时的苦我便已不能受了。并且我自知是个粗鲁人，就有官给我做，也干不

了。二哥不妨在此多住些时，我打算动身去湖南走一趟。我已有多少时候不见我师傅了，心里思念的很切。”郑时问道：“你去湖南，来回大约须多少时日？”张文祥道：“好在此刻比当年了，此地没有少不了我的事，来回的时日不必计算。”郑时道：“这使不得，三弟不能就此撇下我，自去另寻生活。我也不是贪图富贵的人，若此地实在不能混了，要走得大家同走。我劝三弟暂且安住些时。我明、后日上去见大哥问他一个实在，他没有你我放在心上，言语神气之间是可以看得出的，且待见后再作计较。”张文祥点头道：“我等候二哥便了。”次日，郑时照例坐在西花厅里看了一阵书，觉得心里有事看不下去。他的书籍，原是安放在他自己卧室里的，就捧了这本书回房，安放在原处。一看柳无非不在房中，料知又是被几个姨太太邀到上房里闲谈去了，心里登时转念道：“我何不趁这时候去上房里找大哥谈论一回。三弟是个生成的急猴子性格，谈论了一个着落，免得他在这里等得焦急。”想罢，即反操着两手，一步一步踱进上房的院落。平时这院子里照例有几个伺候上房的人坐着，听候呼唤传达，此时却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没有，一点儿声息也没有。郑时并不踌躇，仍是一步一步的踱上去。刚踱近上房的窗格跟前，耳里便隐约传进了一种气喘的声息，这声息不待审辩，就能听出是有人在房里白昼宣淫。

这声息若是传进了张文祥的耳里，必立时退出去，连呼晦气。无奈郑时也是生性好淫的人，听了这声息，心中就猜度这行淫的不是别人，必是马心仪和最宠爱的六姨太。难得有机缘遇着，何不从窗格张望张望，毕竟是何情景？不张望倒没事，这一张望，却把一个足智多谋的郑时气得发昏。和马心仪行泄的，那里是甚么六姨太，原来就是他自己最宠爱的柳无非。当时看了柳无非的丑态，不由得气的举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。知道若被马心仪看见了，必有性命之忧。不忍观看，也不敢再看，连忙三步作两步的退了出来。仍从卧室里取了一本书，坐在西花厅装做看书的样子，咬牙切齿的心里恨道：“我真瞎了眼，人面兽心的马心仪，我不曾看出来；水性杨花的柳无非，我也看不出，拿她生一个义烈女子。怪道他近来每夜说身体疲倦，上床就睡着不言不动。我还心里着急，以为她身体虚弱，欲念淡薄，打算找一个名医来，替她诊治诊治，谁知是这们一回事。”郑时独自越想越气，恨不得拖一把快刀，即时冲进上房去，将马心仪和柳无非都一刀杀死，再回刀自杀。但是立时又转念道：“我与柳无非原不是明媒正娶的夫妇，亦船上乘她之危，将她轻薄，因此勾的她上手，这样配合的夫妻，原来是靠不住的，她若是一个三贞九烈的女子，便不应胡乱在船上许我亲近，这事只能怪我自己不好，所谓悖人者悖出，我不值得因此气忿。为这种淫贱妇人，送了我的性命，更是不值得了。就这回的情形看起来，不待说两姊妹都被这淫贼马心仪奸占了。我真被鬼迷了眼睛，前日还竭力劝三弟亲近那淫妇，为今之计，除了我和三弟偷逃，没有别法，不过我和三弟忽然弃眷潜逃，在别在不知为的甚么，那淫贼心里是明白的，那淫贼既怀着鬼胎，又知道我和三弟的履历，未必不想到放我们逃了，不啻留下了两条祸根。那时为要免他自己的后患，即不能不借着四川的事，破脸缉拿我们，使我两人到处荆棘。也是不好过活的。待借故带着两个淫妇走罢，姑无论没地方可走，那淫贼也决不肯放。那淫贼是何等机警的人，一疑心被我识破了，便是危险。”郑时如此翻来覆去的思量了好一会，一时委实想不出两全的方法来。

正在闷闷的难过，忽见张文祥兴匆匆的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可惜今日二

哥不曾跟我出去。我今日连遇着两个异人，都是寻常不容易遇着的。”郑时勉强陪着笑脸，问道：“两个甚么样的异人，你如何遇着的？”张文祥吃惊似的在郑时面上打量了两眼，凑近身坐下来，问道：“二哥身体不舒服吗？面上的气色很不好？”郑时摇头道：“没有甚么不舒服，只心里觉得有些闷罢了。你说你所遇的异人罢。”张文祥见郑时说没有不舒服，便又鼓起兴致来，说道：“我今日出衙门去街上闲逛，信步走到一处，只见前面一个痨病鬼也似的人，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，低头曲背的向前走。那走路的样子，一歪一扭的，简直是一口风来就得吹倒的样子，左手提了一根尺多长的旱烟管，右手擎着一个酒葫芦，边走边用嘴对正葫芦，仰面咕罗咕罗喝下酒去。喝了这口酒，又将旱烟管送到嘴边呼呀呼的嘘几口烟。是这般怪模怪样的走着，引得满街的人都笑嘻嘻的看他，他仿佛全不觉得有人看了他好笑，只管偏偏倒倒的一面嘘烟，一面喝酒。许多过路的见了，多停步望着他，也有好事的，跟在他左右背后，和看甚么新奇把戏一样。我正是无事出来闲逛，见了这般怪物，不知不觉的也就跟在他后面，看他究竟是个干甚么事的，跟过了一条街，只见他转身走进一条狭巷子里去。”

刚走进巷口，忽然迎面来了一辆骡车，那骡车因是空的，行走的很快，骡夫更在将出巷口的时分，催着那骡快走。不提防凑巧这怪物迎面走进来，一时收缰那里来得及，骡头不偏不斜的正与怪物撞个满怀。骡夫只吓得哎呀一声大叫，以为这一下撞出大祸来了，跟在背后的人，也都齐声叫不好了，连我也吃了一惊。再看那怪物真是作怪，经骡头那们一撞，倒撞得不歪不扭了，身体都不曾向后仰一下，只立着屹然不动。葫芦口正对着嘴边喝酒，并不因骡头撞过来停止不喝，咕罗咕罗喝下了酒，一面提旱烟管往嘴边送，一面仍举步向巷里行走。

这条骡子就走了倒运了。骡头抵着怪物的胸膛，怪物向前行着，骡车便被抵得向后倒退，骡子大约被抵得不忍痛不住，弓着背屈着颈乱跳起来，牵连得骡车一掀一落。若不是在狭巷子里，早已翻倒在一旁了。骡夫也惊得出了神，不知待怎样才好，委实奇怪。那头骡子虽是弓着背乱跳，骡头贴在怪物的胸膛，就和有胶漆粘着了一样，无论如何跳，总是贴着不能离开。骡子乱跳的时候，怪物就立着喝酒。骡子一停脚，怪物又衔着烟管前行几步。是这们一停一走的约有十来次，我们看的人都拥进了巷口。大家吼起来大笑。骡夫在这时方才明白，知道得罪了这怪物，非陪礼软求是不得了的。也顾不得骡车翻倒，慌忙跳下地来，抢到怪物跟前，屈膝请了个安，哀求苦告的说道：“求爷爷恕小人粗心，小人实在不知道爷爷在这当儿走进巷口来。”怪物见骡夫这们哀求，才慢慢的顺过脸来，说道：“你们赶车的，在转弯抹角的地方，照例是应该催着骡子快走的么？”骡夫还不承认道：“小人并不曾催着快走，求爷爷饶恕。”那怪物一听，也不开口，衔着烟管向前又走了几步。没有骡夫在车上，车辆更掀簸得厉害了，吓得骡夫双膝跪下来道：“是小人不对，是小人不对，千万求爷爷不要再走了。”怪物遂止步用旱烟管指着骡夫，说道：“你们这类东西真该死。幸亏今日撞的是我，若换上一个年老的或小孩，便不撞死也得踏死了。你们下次再敢是这们胡冲乱撞，就休怨我不容情啊。”说着，身体一偏，又是歪歪倒倒的走过骡车去了。

“许多看热闹的人，也有想再跟上去的。无奈那辆车塞满了一条狭巷，挤不过去，只得退出巷口，让骡车走过。我知道这是个异人，有心想结识他，便不肯跟着大众退出来，侧身从车旁窜过去。看那人还在前面，我想赶到他

前面，看看他的容貌。但是赶到了他背后，正打算从他身边抢上前去，他却先不后的将身体向这边一歪，恰好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我以为他走路本是这们偏偏倒倒的，偶然倒在这边，我抢那边过去便了。等我刚抢到那边，他就和有后眼相似，又不先不后的倒向了那旁，又是恰好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还不觉得他是故意的，直到连抢了十多次，无论我用甚么身法，他只轻轻的一歪就挡住了，我才知道他是存心与我开玩笑，只得立住脚待开口问他的话。他已回过头来望着我，说道：‘你到底为甚么事，只管在我背上左一下右一下的这们撞，我一立着不动让你过去，你倒也立着不动，不是存心开我的玩笑吗？你要过去就快过去罢，我的头都被你撞昏了。’”“我见他倒来是这般责备我，不觉好笑道：‘我如何敢和你老人家开玩笑。我在各地游行，本领高强的人也会了不少，从来没有见过象你老人家这般高强的。我心里佩服极了，愿闻尊姓大名？’我在说这话的时候，一面留心看他的面貌，那副脸嘴，可是丑得怕人。面盘瘦削得不到一巴掌宽，皮色比刨了皮的南瓜还要难看。头发固然是蓬松散乱的，连两道长不过半寸的眉毛，也是丛丛的如两堆乱草。两眼合拢去只留两条线缝，鼻孔朝天。一张阔口，反比寻常人口大一倍。口角在两腮上，倘出订多涎来。听了我的话也不回答，好像已被酒醉得迷迷糊糊的神气，胡乱将头点了几点，掉转身躯就走。旋走旋举起酒葫芦在头上敲着，口里怪腔怪调的不知唱些甚么。我心想这人必非疯颠，也不是喝醉了酒，大概是装成这个样子，以免有人看出他的行径。我已经请教他的姓名，不肯回答，就再追上去问，照这情形看来，也是问不出所以然的。不如且缓缓的跟着他走，看他走到甚么所在停留？知道了他停留的所在，就好去从容结识他了，随即远远的钉在他后面。看他走进关帝庙里去了，我也跟进庙去，只见他已头枕葫芦，鼾声动地的睡在庙门弯里。我找着庙祝打听，据说，已在那庙门弯里睡了半个月。有时整日的睡着不动，有时日夜不睡，擎着酒葫芦喝个无休无歇。我打听了走出庙门，因关帝庙已告近乡村了，心想索性到乡村里玩玩，打算玩一会回头，再到关帝庙里去，看那异人醒也没醒。

“主意既定，照着一条小路信步走去，约莫也走了三四里，只见一个年约二十来岁的后生，挑着一副豆腐，从一个小山上走了下来。我看那后生就觉得可怪：皮肤白皙，面貌姣好如女子，完全不依乡村里卖豆腐的人。并且身穿一件长单衫，脚上穿着鞋袜，也不像一个卖豆腐的装束。我在这边打量他，他的一对眼睛也不住的打量我，只望了我几眼，就折身走过那边去了。我心里揣测这后生多半是世家子弟，原是读书的，只因家业衰败了，不能安心读书，没奈何挑了这担儿贩卖豆腐。让我去问明他，凑这们几十两银子给他，那他便不愁无钱读书了。我心里这们思量着，就提步追上去。我与他相离虽不甚远，只是那后生的脚下倒很快，我就放紧了脚步追赶，总相差一箭之地，追赶不上，不由得诧异起来。暗想：我自问脚下不慢，怎的他挑着担儿从容行走，我倒追赶不上呢？难道这后生也是个异人吗？不相信山东有这么多的异人，偏在一日遇着了，倒得尽我的力量追他一回试试看。遂提起精神来，施展生平本领向后生追去。并不见后生奔跑，约莫又跑了二三里，忽见前面有个村庄，后生挑着担儿走进庄子里去了，我这时相隔还有一箭远近。心里已断定这后生决非寻常人物，估量他既进了村庄，是不难与他会面了，仍不停步的走着，再看从庄子里突然跳出三条极雄壮的狗来，只略吠了两声，即同时对着后生猛窜过来，窜的比后生的头还高……”张文祥说到这里。柳无非姊妹同走出花厅来，笑问：“甚么事说得这们起劲？”便把张文祥的话

头打断了。不知那后生怎生对付三条恶狗！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九回 狗碰狗三狗齐受劫 人对人一人小遭殃

话说张文祥听柳无非问甚么事说得这们起劲，只得起身让柳无非姊妹坐了，问道：“且待我说完了，二嫂欲知详情，再问二哥吧。”当即继续着说道：“我看那三条狗的来势凶猛，便是空手也难招，那后生肩挑了豆腐担，待放下来是万分来不及的，不放下来却怎生对付呢？在这时分，就显出那后生的本领来了。只见那后生一手护着豆腐担，一手从容向迎面扑来的那狗挥去，那狗的颈项，早被他抓住了，才一抓住，那两条狗恰好扑到，就将手中的狗横贯过去，只见狗碰狗，同时叫了一声，三狗都跌在地下，几翻几滚，便和死了的一样，不能动弹了。

“那村庄里的人，大约是听得外面有狗叫的声音，立时跑出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莽汉来。一眼看见三条狗都死在地下，不由得怒冲冲的问道：“你这东西是那里来的？为甚么把我家三条狗都打死？你能好好的照样赔出三条狗来便罢，赔不出就得请你赔命。”后生也怒道：“你家简直是率兽食人，我正要找养狗的人问个道理，你倒来找我，很好，我且问你：你家为甚么要养这般比豺狼还凶猛的狗咬人？今日幸亏是遇着我，若是年老人或小孩妇女，不要活活的被狗咬死吗？”那汉子辩道：“养狗的不仅我一家，乡村里人家，那有一家不养狗的。就是我家养狗，也不是从今日才养的。平日在我家来往及打这门口经过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，若依你说的，老年妇儒就得活活的被咬死，那么我家应该遭了多少场人命官司了。

“你这东西定是个贼，存心打死我的狗，好来偷盗，真是好大胆的恶贼。”一面骂着，一面窜上去拿那后生。我看那汉子的身法好快，武艺必练得不错。那后生竟是毫不在意似的，并不放下豆腐担，只见他的手一举，好象在那汉子的肩窝上点了一下，汉子的两条腿，就和软瘫了的一般，登时支持不住，一屁股坐在地下，身体随着向后一仰，面朝天的躺着，也和死了的一样，一下也不曾动弹。后生这才从容放下豆腐担来，笑道：“就是纸扎的人，也不应该象这们不结实。”我这时与后生相隔不过丈来远近，即走过去打了一拱，说道：“好武功，佩服佩服！请教尊姓大名？有这样好的动功，为甚么做这小贩生意？”“后生刚待回答，才向我回拱了一手，庄子里跟着便拥出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来了。

每个手中都操着兵器，单刀、花枪、双钩、棍棒都有，仿佛是事前准备了厮杀的。我想：这后生今番可糟了。看那七八个大汉的身手脚步，使人一望就知道不是好容易对付的，常言：好汉难敌三双手。那后生又是赤手空拳，并是长衣大袖，倒要看他怎生对付？我那时心里已抱定一个念头：后生果有大能耐，能对付那些凶神煞恶便罢，万一寡不敌众，我就只好跳进圈子去，助那后生一臂之力，因为七八个围打一个，未免太欺人了。谁知那后生绝不把人看在眼里，神色自若的举手摆了两摆，说道：“你们这样拿刀使杖的拥上来，是不是打算和我动手相打呢？”“大汉之中的一个年岁略大些儿的，擎着一把雪亮的单刀，挺身走近后生跟前，答道：“你打死了我家三条

狗，还不认错，公然敢动手将我的兄弟打死。我们岂但打算动手和你相打，不取你的狗命，替我家兄弟报仇，我们也不活在世间做人了。’后生哈哈笑道：‘你们一不与我沾亲，二不与我带故，你们不活在世间做人，干我甚么事？我一点儿不着急。不过据我看你们这些笨蛋，那里是我的对手，休说只有这几个毛人，便再邀几十几百个来，也不够我动一动手。我若不事先说给你们听，就一阵将你们个个打死，所谓不教而诛，显得我太残忍了。于今我也没精神和你们多说，只略给点儿能为你们看。你们是有眼睛有心思的，看了自去思量，若自信能和我动手，被我打死了就不能怨我，你们仔细瞧着罢。’说毕，回头看草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石蹬，现在草地上的，有一尺五六寸高下，见方约一尺大小，半截埋入土中去了，却看不出埋在土内的有若干深浅。后生望着这方石，点了点头道：‘就拿这东西做个榜样给你们看，你们有气力好的，可将这石头摇出来。’“那些大汉好象都自知拿不起那石头的样子，大家不作理会。后生不慌不忙的走近石头跟前，低头看石上有两处握手的地方露在外面，原来是一个练武的头号石蹬。大概是因为太重了，没人能拿起来，年深月久，所以埋了半截到草地内去了。后生端详了几眼，也不用手去拿，只一脚横扫过去，那石头就连黄泥带青草的翻了一个跟斗。后生并不踌躇，两手捧住那石头，轻轻往上一抛，伸左手托着，随即举右手对准石头劈去，只听得‘喳喇’一声响，碎石四散。吓得立在近处的人，连忙躲闪。后生指着散在地下的碎石，说道：‘你们自信比这石头坚硬，就不妨前来和我试试。’那些大汉一个个惊得脸上变了颜色，没一个敢动手的。

‘就在这时候，又从庄子里走出来一个须发雪白的老头，撑着拐杖，缓步走近后生面前，说道：‘你显出来的能力是不错，只是能力显过了这躺在地下的人和狗，你应该赶紧救转来。’那后生看老头精神充满，颜色和平，便也改换了和易的神气，说道：‘要救转来是极容易的事。不过你们庄子里养了这种恶狗，白昼放出来咬人，还想归咎于我，说我不应该打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认这个错。’老头笑道：‘不能教人立着不动，送给狗咬，怎能归咎你不应该打呢？这只怪他们不懂礼节，又不懂人情。且请你将人和狗救转来，我还有话向你讲。’后生欣然点头，走到躺地汉子身边，一弯腰捉住汉子两脚倒提起来，和烂醉的人一样，浑身绵软，似乎一点知觉没有。后生将两手拌动几下，仍放下来伸手在汉子肋下一扭，扭得“哎呀”一声，即时如梦初醒，睁眼向四周望了一转，托地跳起来，指着后生对老头说道：‘师傅，看这王八蛋把三条狗都打死了，非教他偿命不可。’“老头儿厉声叱道：‘休得胡言乱说，你知道是打死了吗！’叱得这汉子不敢做声了。

转脸又向那七八个手操兵器的大汉叱道：‘还不快给我滚进去，都站在这里现世。’那些大汉被叱得满面羞惭，一齐奔进庄子里去了。我估量这老头也不是寻常人物，既经遇着，岂可失之交臂。遂整衣上前施礼，请问他的姓氏，老头拱了拱手，指着地下的狗对我说道：‘等这狗救转来了，一同请到庄子里指教指教。’只看那后生毫不费事的样子，在每条狗身上踢了一脚，狗即随脚而起，低头弹尾的走开了。老头向门里叫了个汉子出来，替后生把豆腐担挑进去，然后让后生和我进庄子。

‘这庄子的房屋不小，进门经过一处方形的上坪，两旁排列着刀枪架，架上有种种的兵器，一望而知这土坪是练武所在。土坪尽头处，才是三开间的房屋。看房中的陈设，可知是个务农之家。老头让我和后生在东首一间房里坐下，说道：‘我并非这里的主人，我是流落在此地，承这里的主人赏识，

留我在这里，给碗闲饭我吃了，教我陪着他家的子弟练练武功。我原不懂得甚么武艺，又加以年老血气衰颓，只好借此骗碗饭吃罢了。难得今日无意中遇着两位英雄豪杰之士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这里的主人拜客去了，一会儿工夫就得回来。他也是一个欢喜结交的，请两位多坐一会，等他回来了，我还有事奉求。’后生问道：‘我还没有请教老丈和此间主人的尊姓大名？’老头答道：‘说起来见笑，我的姓名，已有四五十年不用了。十年前皈依我佛的时候，承雪门恩师赐了慧海两个字。原来认识我的人，都呼我为在家的老和尚，其实我历来无家，却又不能出家了，只是一个老怪物罢了。听两位说话，都不是本地方口音。请问两位因何到此乡僻之处来了？’后生答道：‘我是湖北襄阳人，也是流落在此地，只得做做小贩生意糊口。’老头似不在意的听了，掉转脸来问我。我知道后生所说流落的话是假，但我也愿意说出真话来，随口报了个姓名，并胡诌了几句来历。老头略沉吟了一下，问后生道：‘你是襄阳人，知道有一个叫黄花镇的地名么？’后生忽然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‘我就是住在黄花镇的人。老丈曾到过那地方么？’老头含笑点头道：‘离黄花镇不远有个柳仙祠，还有个药王庙。你家既住在那里，这两处地方，应该都去玩耍过？’后生道：‘那地方是常去玩耍的。’老头又问道：‘那药王庙里的沈师傅呢？你知道他老人家此刻还康健么？’后生听了，望着老头出神道：‘老丈也认识沈师傅么？’老头笑道：‘论班辈，他老人家还是我的师叔，如何不认识？’后生至此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向老头叩拜道：‘沈师傅便是我的恩师。’老头也慌忙立起身拉住那后生，笑道：‘你原来就是朱家的公子么，得名师传授，果是不凡，才几年工夫，就有这般成就，佩服，佩服。’从此他们一老一少所谈论的言语，我因不知底细，听了也摸不着头脑。但是可以听得出老头的能耐，比后生还要高强多少倍。时见后生很诚恳的求教。约坐谈了一个时辰，我曾两次作辞，被老头留住不放。

“又过了一会，有一个人进房报道：‘少爷拜客回来了。’老头挥手，说道：‘有稀客在这里等过多久了，去请少爷快来。’来人应声而去，即有一个面如冠玉的少年跨进房来，口里向老头呼了声师傅。老头起身指着后生对少年笑道：‘这是赵承规公子，沈栖霞师傅的高足。难得有机缘在这里遇着，快过来拜见拜见。’我听了不由得心中疑惑，刚才分明听得老头说道：这后生是朱家的公子，怎么一会儿又说是赵承规公子呢。但是我心头虽然疑惑，却不便向他们盘问。少年很亲热的拜见之后，老头又给我介绍见面。

“这少年姓鲁，单名一个平字，好像他父亲是个京官，此刻已经去世了。我陪着坐了些时，一则因他们有世谊，我是过路之人，久坐在那里，使他们谈话不便；二则我心里时刻惦记关帝庙的醉人，猜度他必差不多睡醒了，想去见面探问一番，遂勉强作辞出来。老头和赵、鲁两少年都送别门外，老头忽然皱着双眼伸手给我握着，说道：‘老哥气色不大开朗，凡事以谨慎为上。我知道老哥是个有作为的好汉，万一此后有甚么为难的事，请过来与我商量，我能为力的，必当尽力。’我只得道谢走了。我心想：这老头无端对我说出这些话，是甚么用意？我思索了好一会才明白了。因为老头自己说流落在这地方，后来赵公子也说是流落在此，我既不愿说实话，也只好说是流落。老头必是不知道我是随口说的，以为我真是流落无依，所以此后有为难的事，可去与他商量，他必尽力。我想来不觉好笑。”郑时听到这里，忽向他问道：“那么你从那边走出以后，也曾会到关帝庙的醉人没有呢？”不知张文祥怎生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回 夺饭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书马巡抚设毒计

话说张文祥听郑时向他问这句话，忙回答道：“二哥，别忙，我会慢慢的讲下去呢。我从那边走出以后，走到左近的人家一打听，才知道鲁家原是山东的大族，族中读书发迹了，在外省做官的人不少，家中还是务农为业。合族有二三百男丁，个个都会些武艺。老头到鲁家教武的来由，我也打听着了。在三年前，鲁家庄子里共请了四个武教师，两个文教师，分教族中子弟读书练武。老头装做游学的模样，到了鲁家，正遇着四个武教师，分做四处教鲁家子弟练武。众子弟当中有一个年纪最轻、容貌最好，武艺也练得最精的，就是鲁平。老头看了称赞不绝口。

“鲁平生成的聪慧绝伦，见老头岸然道貌，又称赞他的工夫，料知必是个行家，当下就把老头请进庄子里去。两下一谈论，老头也不客气，直说：‘少爷的天资极好，无论学甚么都可望大成，只是不经高人指点，工夫是不能成就的。即如你此刻所学的，不过是一些花拳绣腿耍的时候好看，实用是丝毫没有的。’鲁平这时虽逆料老头是个行家，但是究竟年纪太轻，没有多大的见识，听了老头的话，不由得有些不服道：‘我初练的拳脚，自然不能实，老先生不曾见过我家几个教师的武艺，都是山东有大名头的，不能不也算是高人。’老头笑道：‘这也算高人，那也算高人，高人也就太多而不足贵了。我是个游学的，也不懂甚么武艺，更不借着教武艺骗饭吃。只因在各地游历了若干年，还不曾见过有天资象你这般好的。

好师傅果然是难得，好徒弟也是一般的踏破破鞋无觅处。象你有这么好的天资，使我看了不能不欣羨，所以不客气和你直说。府上四位教师的手脚，我一见已知大概，教你府上那些子弟，是无妨碍的，教你就实在可惜了。’“老头在房里和鲁平谈话，不防四个教师都躲在门外偷听，老头的话，一句也听得了。

当下哪里再忍耐得住，四教师在一块商量着，要和老头比赛。四人的年纪都只四十多岁，正在精壮的时候，哪里把这老头看在眼里。商量受了，即一同进房和鲁平说道：‘我们本来练的武艺都是些花拳绣腿，只能骗碗饭吃。于今有这位老师傅到了，我们应当知趣，自行告退。不过我们从小练起工夫，几十年来没有见过高人，不知道高人是怎生模样？这位老师傅开口高人，闭口高人，想必他就是一个高人，我们也是有缘才得遇着，倒要请求他指教指教。我们原是一些专骗饭吃的人，便是被老师傅打死了，也算不得甚么，就请少爷做个凭证人。我们倘被老师傅打死了，只算我们命短，各自的家属来领尸安埋。万一老师傅因多了几岁年纪，一时头昏跌倒了，就此中风中痰，不省人事，也不能怪我们的手脚无情。少爷以为我们这话怎么样。’“鲁平还没有回答，老头已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‘你们的本领真不差，胆量更是了不得，我委实五体投地的佩服。只可惜我是个游学的老头，不是个卖武的壮士，你们不要会错了意，我不是和你们争夺饭碗的，无端要与我拼命干甚么呢？’鲁平也从中调解说道：‘这位老先生是读书人，他与我闲谈的不干你们的事，劝大家不要认真罢。’教师奋臂嚷道：‘他对少爷说的别话虽不中听，然也还

罢了。刚才这一番话，简直比打了我们还厉害。这老东西把我们当人吗，我们不与他见过高下，就死也不甘心。他不能拿年老来推托，他活到几十岁，是吃饭的呢，还是吃屎的？若是吃屎长大的，我们可把他当个狗畜牲，就乱咬人也不与他计较。如果也是和人一般吃饭筐的，便不能许他胡乱骂人。少爷倘怕遭连累，我们可到野外去，先把窟窿掘好，谁死了就埋谁。’鲁平见四个教师都横眉怒目凶恶异常。年轻的人遇了这种时候，不知要如何劝解才好。

“老头却从容自若的坐下来，笑道：‘我倒想不到你们有这们厉害。也罢，生死都有一定的，古语所谓：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不过我须问你几位教师：你们打算怎生比赛法？这是得于未动手之前说明的。’其中有个教师说道：‘听凭你要怎生比赛，就怎生比赛，我们随便。’老头点头道：‘你可以随便。这三位呢？你们也可以随便吗？’三人同时答道：‘我们都随便，你且说出一个比赛的法子来。’老头踌躇了片刻，说道：‘我是诚如你们所说的，多了几岁年纪，走路走的太多了些，就不免头昏眼花，腿酸腰痛，若和人动手相打，时间不久，或者还可以勉强支持。你们四个人，大概打了这个，不打那个，是不甘心的，一个一个的打起来，实在太麻烦。真个把我弄得头昏跌倒了，发起痰厥来，我死不要紧，于你们的名声不大好听，旁人一定要骂你们欺负年老人，四人用车轮战法。依我的意思，不如到门外大草场去，将你们所有的徒弟，都叫出来围成一个大圈子，将我们五个人围在当中。我在正中间立着，你四人分四角立着，同时动手。也不必真要打的不能动弹，跌倒了就算输。若动手之后，自信敌不过，只要跳出圈子就算认输了，不能追赶着打，你们看这种比赛法行也不行？’教师冷笑道：‘我们真不上你这老东西的当。你以为是这们打，便是你打输了，也不能骂你无能，是我们倚仗人多欺负你，你是不是这般用心？哈哈，你倒生得乖，其如我不呆？你到底有甚么飞天的本领。敢教我们四个人围住动手？’老头大笑道：‘这就使我有口难分了，我因问过了你们，你们都说随便。我才想出这妥当的方法来，你们却又多心。也好，你们既不肯一齐动手，就是一个一个来罢。去甚么地方打呢？’鲁平也想看看热闹，便说道：‘还是门外草场上宽展好打。’此时在旁外偷听的，有几十人，都是鲁家练武的弟子，见说游学的老头，就要去草场上和四个教师比赛，登时喜得各人分头四处送信。顷刻之间，鲁家二三百名男丁都齐集在门外草场上，已围成了一个好大的圈子。鲁平陪着老头和四个教师一同出来。

“四个教师到这时候，看老头的神色自若，就好象毫不在意的样子，也就知道老头自信没有惊人的本领，料不至无端拿他自己的老性命当儿戏，觉得就这们冒昧动手，恐怕反上老头的当，四人又背着人商量了一会。即由那年老些儿的教师，当众开口向老头说道：‘我有一句要紧的话，须在未动手以前说明。我们和老师傅都是未曾见过面的，彼此都不知道身家履历。老师傅练的武艺，是甚么家教，我们未领教过，果然不知道。就是我们也未在老师傅跟前献过丑，老师傅也未必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想请教老师傅的是武艺，不请教老师的法术。老师傅便有高妙的法术，也不能使用出来，我们也只凭硬工夫见个高下，不知老师傅的意思怎样？如果要用法术，也不妨明说出来我们也好拿法术来领教。’“老头儿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你们还会法术，我是只会两下硬工夫，不懂得甚么法术。’教师见老头说只会硬工夫，很高兴似的说道；‘只会硬工夫就好办了。’随好转过脸向鲁平道：‘请少爷和诸

位旁观的作个见证，有谁用邪术取胜的，便算谁没有武艺。’旁观的人都是四教师的徒弟，自然都帮助师傅说话，各人巴不得各人的师傅打赢，当下大家同声应是。

“众人分开来，让老头和四教师走到圈子中间。先由四人中推出一个，与老头动手，教师的拳脚打过去，只见老头的身体微微转动，教师的拳脚，不知不觉的下落了空，拳也打不着，脚也踢不着，只累得一身大汗，不但没有沾着老头的身体，连宽大的衣服都沾不着。

立在旁边等做轮流交手的三个教师，至此已忍耐不住了，也顾不得他们自己刚才所说的大话，就一拥上前，单对老头要害之处下手。三人不上倒也罢了，老头不过和那教师开玩笑似的盘旋着，三人一上前，老头便变换身法了。只见他两大袖飘飘飞舞，如蝴蝶穿花一般的，绕着四个教师，穿过来梭过去，忽高忽低，忽徐忽急。四个教师分明看见他走身边擦过，等到一拳打去，却又打了一个空，他早已穿走那边去了，是这般穿了一阵，只穿得四个教师头昏眼花，立脚不住，不待老头动手，一个个往草地下蹲，不敢提步。但又恐怕老头打他们，各举双手护住头，开口大声告饶。老头即时停步，不喘气，不红脸，就和没有这回事的一样。四个教师那里敢再说半句不服气的话，各自抢夺行李悄悄的走了。老头从此就在鲁家，鲁家的子弟都跟着他练习拳棒。地方上人说，只有鲁平的武艺得了老头的真传，其余的鲁家子弟，不过得些粗浅的工夫罢了。”郑时听了，叹着气说道：“这老头儿本领，确是了不得，只是他这种行为，我倒不敢恭维。常言：鸷鸷不吃鸷鸷肉。那四个教师，一般的拿着拳棒工夫教人糊口，工夫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只要鲁家的人不嫌弃，与别人有何相干？无端的去打人家，赶人家走开做甚么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不见得老头儿武艺，便是天下无敌。若再有一个高手出来，将老头打跑，想必老头也觉难堪。”张文祥道：“打教师拆台的举动，我也是不敢恭维的。不过这回的事，论情理却不能怪老头有意夺人家饭碗，只能怪四个教师欺他衰老，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定要找着他打，教他没有推辞的方法。”柳无非在旁听了，笑道：“我虽是没头没脑的听着，只是我一设想四个教师与老头相打的情形，就不由得也有些头昏眼花似的，难怪四个教师就往草地蹲下来。不过我不明白那老头是甚么妖精变化出来的？他自己为甚么头也不昏，眼也不花呢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那里是妖精变化出来的，他平日练的是这种工夫罢了。”郑时问道：“有这们一种穿来穿去的工夫吗？”张文祥点头道：“怎么没有，我听说，有一种工夫，名叫八卦游身掌，练这种八卦游身掌的，就是专练老头这般身法。平时整年不断的按着八卦线走圈子了，翻过来覆过去，每日转个无数。再插九根竹竿在地下，每根相离尺来远，将身体在竹竿缝里穿来穿去，不可挨着竹竿。是这们穿个若干年，自然能穿的和游鱼一样，那有头昏眼花的时候呢？”柳无非笑道：“身体太胖了的人，若教他是这们穿起来走起来，想情形倒是好看得很。”说得柳无仪、张文祥都笑了起来。惟有郑时翻眼望了无非姊妹一下，即低头仍看在书上。

柳无非当即走近郑时身边，很亲切的说道：“你整日的手不释卷，学问虽是可以求好，只是把身体弄坏了，却怎么好呢？刚才六姊还对我说‘大人说你好学是不可及的。’不过全不去外面走动走动，尽管坐在西花厅里看书，只怕倒把身体弄坏了，将来为国家出力的时候，精神倒衰颓不堪繁剧了，岂不可惜？教我劝你半日读书，半日去外边溜溜腿。”郑时听了这派假话，想起方才在窗眼里所见所闻的情形，不觉如滚油煎心，但郑时是个深沉不露的

人，这样险事，如何敢现诸形色？勉强振作起精神，抬头望着柳无非笑道：“这地方几条街道，我一到就都走遍了，毫没有甚么可看的東西。有时街上人多了，避开这个，又要让那个，倒累出我一身汗，那有好清静所在给我走动呢，反不如坐在这里看书的自在些。”说时，见张文祥待转身回他自己房里去，即呼着三弟，说道：“你的话不曾说完，就被他妹妹几句笑语打断话头了。你接着说下去罢，那醉酒的异人又是怎样？他究竟醒了没有？你会见他没有？”张文祥转身，笑道：“说起来也是我的缘法不好。因为在鲁家坐的时候太久，出来又为打听鲁家的事，耽搁了些时，待我回到关帝庙时，大门旁边已不见那异人的踪影了。找着庙祝问时，庙祝很不耐烦似的说道：‘谁留心看管他，既不在大门口，自然是到庙外去了。’我复到大门口，寻那酒葫芦和旱烟管都不见，料知不在庙里。暗想：去寻找他，不知道他出门的方向，寻找也是寻找不着的。若我和他合该有缘见面，总有相会的时候。无缘就见着面也不能攀谈。因此一念，便回衙门来了。”郑时听了没话说。

从这日起，郑时因在家见了柳无非，心里就不免触动在上房窗外所闻的事，心里一想到那里，面上要完全不露出一些儿不愉快的神气，还得和平时一样对柳无非亲热，是很难办到的事。不如就借着柳无非劝他去外边溜溜腿的话，每日吃了早点，就跟着张文祥同到外边闲走。张文祥也是个很机灵的人，见郑时近日来的神情大异平时，每于无意中叹息，已看出是有心事的样子，但张文祥心里以为郑时是胸怀大志的人，于今千里依人，尚无立足之地，不免心中不快。想不到其中有这些龌龊之事。即思量些言语，安慰郑时道：“二哥时常拿官场中谋差事为难的情形来安慰我，怎么自己倒现出焦急的神气出来呢？”郑时怔了一怔。问道：“三弟何以见得我为谋差事为难焦急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我又不是老四那样的呆子，和二哥在一块儿厮混这们多年了，性情举动，如何会不知道呢。二哥平日遇着为难的事，不问为难到甚么地步，从来不曾见二哥悄悄的叹息过。这几天同在外面闲行，二哥不知不觉的叹出气来，一声一声的都入了我的耳，二哥的心思到底怎么样？若是已看出这地方再住下去，也没多大的出息，我兄弟何妨另寻生路。”郑时摇头道：“我没有这样心思，但是我心里近来确有不大快活的事。我们亲兄弟一般的人，原可以和你商量，不过依我的见解，和你商量不仅没有好处，你的脾气不好，说不定还要商量出乱子来，我此刻正在思量妥当的方法。有了方法，再和你说也不迟。”张文祥道：“这才奇了，我跟二哥十多年了，何尝有过一次芝麻大小的事，不听二哥的吩咐，由我自己任性的事，以至二哥怪我脾气不好，不肯和我商量。”郑时见张文祥发急，连忙申辩道：“三弟不要误会了，我是因为这事就和你商量也没有用处，只在明后日我必有办法。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吗？”张文祥见郑时不肯说出心事，也不好再说了。

这夜三更时分，郑、张二人都已深入睡乡了。忽听得春喜敲着房门，说道：“请郑姑老爷起来，有要紧的话说。”郑时从梦中惊醒，开了房门，刚待问有甚么要紧的话，春喜已走过那边敲张文祥的房门去了。郑时遂走到张文祥房里，只听春喜神色惊慌的说道：“请两位姑老爷就去。”郑时看春喜低着头说话，惟恐怕人听得的样子，料知不是好事。当即回房整理身上衣服，带着张文祥，跟随春喜同到内签押房来，这房是马心仪机密办公事之所，外人不能进去的。走到房里一看，只见马心仪和施星标两人对坐着。两人都现出忧愁的脸色。

房中摆了一桌酒席，四双杯箸，马心仪见郑、张二人进房，即起身带

着一点儿笑意，说道：“近来公事略忙些，简直没工夫和两位老弟谈话，只得在这时候，胡乱弄几样酒菜，我们大家叙一叙。”郑时慌忙谦谢。张文祥心想：做官人的举动，真是荒谬绝伦，他一时高兴，就不顾人家已经睡了，也是半夜三更捶门打户的将人闹起来。春喜那鬼丫头，并做出那惊慌失色的样子，险些儿把人家的魂都吓掉了。却原来是胡乱弄了几样酒菜，请人家来吃喝，真是笑话。马心仪自己据了上座，教三人分三方坐了。并不用人伺候，就是施星标亲自提壶斟酒。

各人饮了几杯，马心仪忽蹙着眉头对郑时说道：“大约二弟也猜不出我在这时分请三位到这里来的意思，世间事真教人难料，方才到了一件公文，我给二弟瞧瞧，就知道了。”说道从袖中摸出一封公文来，顺手递给郑时。郑时先看了看封套，然后抽出里面看了一遍，从容自若的仍旧套上，双手奉还马心仪。马心仪苦着脸说道：“他们怎么会知道二弟到了山东呢，这公文一来。真教我难了。素知二弟是个足智多谋的人，所以特地来请你看，看这事应该如何对付。我们自己人，甚么话都好说，用不着客气。”郑时道：“这有甚么不好对付，这公文上面分明说了：或拿着押解去四川，以了如山积案。或因路远恐怕中途疏忽，使拿住就地正法。好在我现在此地，两条办法，听凭大哥行一条就是，我看最好还是就地正法。”马心仪做出不愿意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若是这般存心，也用不着请二弟来了，不可见外，且另想个方法，待我思量。”郑时道：“那么，就求大哥给我一点儿盘缠，放我自寻生路去。

回文只说访查无着便了。”马心仪沉吟了半晌，点头道：“大概以用这方法对付为最妥当吧，你我相聚无多时了，且多饮两杯，这事搁下不必谈了。”郑时表面做出从容样子，心里直刀刮一般，那里还能多饮。张文祥虽不曾见着公文，但听马、郑二人所谈的话，已明白不是好消息了。施星标自然也不快活，当夜不欢而散。

张文祥一到西花厅，即拉住郑时，问道：“我看那公文封套上的字，好象是四川总督衙门里来的，是特地行文来拿办我们的吗？”郑时点头道：“与你无干，公文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姓名，这一着我早几日就想到了。”张文祥惊道：“公文还没有来，你就想到了吗？却为甚么不打算早走呢？”郑时长叹了一声道：“人心难测，象这样的人心世道，我实在不高兴再活在这世上做人的。”张文祥急道：“二哥这话怎么讲？是这般半吞半吐的，简直要把我急死了，求二哥爽直些说给我听罢。”不知郑时如何回答？且待第下回去再说。

第二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樊笼

话说郑时听了张文祥发急的话，翻起两眼望着张文祥的脸，出神了半晌。才一把挽了张文祥的手，走出花厅，到一处僻静所在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以为这公文果是从四川总督衙门里来的么？”张文祥惊问道：“难这公文也可以假造的吗？”郑时叹道：“人心难测，你只想想：你我两人在四川的声名，究竟谁的大些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一切的事都是由我出面做的居多，知道我的人，自比知道二哥的多些。”郑时道：“好吗。这公文里面，只有我一个

人的名字，别人和老四都没有提起。老四到山东的时日比我久，何以四川总督就只知道有我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我心里也正是这们想，然则这公文毕竟是怎么来的呢？”郑时仍是叹气摇头道：“人心难测，我不愿意说，说起来你也呕气，我更呕气。你的性子素来不能忍耐，甚至还要闹出很大的乱子来。”张文祥急的跺脚道：“二哥简直不把我当人了吗？我跟二哥这么多年，出生入死的也干了不少的事，何时因性子不能忍耐闹过事？这几日我看二哥的神气，大异寻常，好象有很重大的心事一样，我几次想问，都因二哥说旁的话岔开了。于今忽出了这桩意外的事，二哥还不肯对我实说，不是简直不把我当人吗？”郑时握住张文祥的手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我仔细思量，这事终不能不向你说明，我悔当日不听你的话，胡乱娶了柳氏姊妹同来，以致有今日的事。你以为马心仪这东西是一个人么？说出来你不可气忿，柳氏姊妹都被马心仪这禽兽奸通了，”郑时说到这里，觉得张文祥的手，已气得发起抖来，即接着劝道：“这事你就气死，也是白死了，且耐着性子听我说完了，再商量对付罢。”遂将那日在正房窗外所闻见的情形，继续述了一遍道：“象这样来路不正的女子，我也明知道是靠不住的，我只因平生好色贪淫，每遇女色，就不由得糊涂不计利害了。我受报是应该的，毫不怨恨。只可惜你一个铁铮铮的汉子，平时视女色如蛇蝎的，也为我牵累，呕此齷齪之气了，我心里甚为不安。”张文祥道：“二哥何必说这样客气话。我细细想来，倒不觉得呕气。我与柳无仪名虽夫妇，实在和邻居差不多。我一则因她是柳儒卿的女，她不知道我是张文祥，不妨和我做夫妻，若将来知道了，她念父仇，则夫妻成为仇敌，我送了性命还是遭人唾骂。若她竟因私情把父仇忘了，则这种妇人的天性凉薄可想，我如何能认她为妻室呢？我既明知是这般配合的夫妇，万不可能偕老，又何必玷污她的清白，以增加她忿恨之心呢？二则因我练的武艺，不宜近女色。当日为二哥与无非已结了解不解之缘，使我不得不勉强迁就，然直到如今，彼此都不曾沾着皮肉。二哥前日既劝我那些言语，大约我对无仪的情形，也可以推测得几分了。原不过挂名的夫妻，管她贞节也好，不贞节也好，我越想越觉得犯不着呕气。还得劝二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只思量将如何离开这禽兽下流之地。”郑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四弟真是个人，愧我在读诗书，自谓经纶满腹，真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人。你我相交十多年，到今日才知道你有这般操守，我不成了个瞎子吗？你当日在船上说的话，我不能听从，不是个聋子吗？我自从那日在上房窗外看见了那种禽兽行为之后，就无日不思量离开此地，只因一时想不出相安的去处，所以迟疑不能决。想不到马心仪就有今夜这番的举动，他是这们一来，我倒不能悄悄的偷走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原来的情形既是如此，那么淫贼今夜这番举动，其本意不待说便是打算借此将二哥和我撵跑，所以刚才他已露出放二哥逃走的意思来。我们到了今日，难道在此还有甚么留恋。只看二哥的意思，就是这们不顾而去呢？还是想警戒这淫贼一番再走？打算如何警戒他，我都可以包办。”郑时道：“警戒他的举动，尽可不必。这种不体面的事，我们极力掩饰，还恐掩饰不了，岂可再闹出些花样来，自己挑拨的给外人知道。我若不为想顾全这点儿体面，早已离开这里了。于今四川总督的公文，在我自己可以断定是假的，而外人不明白这里面实在情形的，决不会猜疑到假字上去。我若在此时悄悄的逃走，将来绿林中朋友，必骂我不是汉子，只顾自己贪生畏死，不顾结拜兄弟为难，没有义气。”张文祥忿然说道：“谁还认这人面兽心的东西做结拜兄弟。”郑时道：“这却不然。你我心里尽可不认他，口里不能向人

说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没有趣味。我当日不杀他，反和他结义，并用种种方法，使他的功名成就，原想今日借他一点儿力量，开你我一条上进之路。我平生不倚靠旁人，倒也轰轰烈烈的干了半世，谁知一动了倚靠旁人的念头，就没有一件适心遂意的事了。不但凡事都不顺手，连心思都觉不如从前灵敏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没有志气的人，每遇失意的时候，多喜说颓丧厌世的话，二哥怎么也说出这些话来了呢？依我看来，这公文算不了一回事，既决计走就走他娘，管甚么人家骂不骂。”

绿林中人巴结官府想做官，就是应该挨骂的了，我因不愿意再与那人面兽心的东西见面，趁今夜悄悄的走了完事。且看他们这般狗男女，究竟能快乐多久。”郑时摇头道：“此时已是半夜，离天明不久了，待走向那里去，休说我不能和你一样穿檐越脊，如履平地。即算我有你一般的能耐，也不情愿悄悄的偷走。你是与那公文无干的人，趁这时就走，倒是上策。”张文祥叹道：“我若肯撵下二哥，一个人逃走，岂待今日。二哥既是存心要来得光明，去得正大，我也只好听凭二哥。”二人正在说话，忽听得施星标的声音，二哥二哥的一路从里面叫了出来。郑时连忙答应。二人回身走到西花厅，只见施星标一手擎烛，一手托着一包似乎很沉重的东西，愁眉不展的向郑时唉声说道：“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之祸福。我简直做梦也想不到忽然会有这一回事。”张文祥接声叹了一口气，正待答话，郑时原是他握手同行的，忙紧捏了张文祥一把，抢着答道：“公文虽是这们来，好在有大哥这般的靠山，还怕甚么。不过累得大哥为我的事麻烦担风险，我心里终觉有些不安罢了，于今是大哥教四弟来有甚么话说么？”施星标一面将手中的包儿递给郑时，一面说道：“大哥口里虽不曾说甚么，只是我看他脸色神气，也有很为二哥这事着急的样子。这包裹是大哥交我送给二哥的盘缠纹银二百两。大哥说，他还有要紧的话和二哥说，奈院里不便说话，教二哥且到鸿兴客栈里停留半日再走，他改装悄悄的前来相会。”张文祥忍不住问道：“与其白天改装到鸿兴栈去说话，何妨此时到这里来，或教二哥到签押房去呢。”施星标道：“三哥不知道大哥为这事担着多大的干系，必然是因在这里说话，有多少不便之处，所以宁可改装到鸿兴栈去。”这时郑时因伸手接那银包，不曾握着张文祥的手，听张文祥这么说，很着急的抢着说道：“大哥思虑周密，不会有差错的，我本当即上去道谢。只因此时夜已深了，大哥白天事多，恐怕扰了他的清睡。不过得托四弟转达几句话：公文上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只我一人避开，便可无事，家眷不宜与我同走，我并不向内人说明。我将内人寄在大哥这里，千万求大哥照顾。”张文祥见郑时到这时候还说这种言语，不由的气忿填膺，那里忍耐得住呢，逞口而出的说道：“这何待二哥嘱托，公文上虽没有我的名字，然二哥既不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，无论去甚么所在，我始终跟着二哥走便了。”这几句话，只急得郑时不知要如何掩饰才好，幸喜施星标为人老实，听不出张文祥的语意来。也接着说道：“三哥的话不错，我们都是自家兄弟，二嫂留在这里，何待二哥嘱托照顾呢。难道大哥还好意思不当自家的弟媳妇看待吧？”张文祥又待开口，郑时连忙截住，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拜托总是应该拜托的。四弟上去回大哥的话，请顺便说三弟为人疏散惯了，在此地打扰了这们久，于今也想到别的地方走走。不待说他的家眷也是要寄居这里的，”施星标道：“公文里面既没有三哥的名字，三哥何必走甚么咧？”张文祥道：“定要公文中有名字才好走吗？等到那时，只怕已经迟了呢。”郑时惟恐张文祥再说出甚么话来，急将手中

银包交给张文祥道：“三弟不要说这些闲言杂语，且把这银子收起来罢。我两人的盘缠都在这里，搁在你的身边妥当些。”这们一来，才将张文祥的话头打断了。好在施星标是个心粗气浮的人，听了也不在意，当下就回身复命去了。

郑时见施星标已去，便跺脚埋怨张文祥道：“我的性命，只怕就断送在你这些话上头上。”张文祥吃惊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郑时道：“你听人说过强盗出于赌博，人命出于奸情这两句古语么？寻常和人女子通奸，给女子的丈夫知道了，尚且多有谋杀亲夫的举动。

何况一个官居极品，一个有罪名可借的呢？我就处处做作得使他不疑心我已识破，还愁他不肯放我过去，故意发出言语来使他知道，还了得吗？”张文祥忿然说道：“二哥不要是这般前怕龙后怕虎，为人生有定时，死有定地，杀了头，也不过一个碗大的疤。他不要二哥的命便罢，他要了二哥的命，我若不能要他的命，算我不是个人。”郑时急忙掩住他的口，说道：“我其所以不早向你说明，就是为你的性子不好，怕你胡闹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此刻不能和在四川的时候比了。便是在四川，手下有那么多兄弟，也只能与不成才的县府官为难，司道以上，就不容易惹动他了。于今你我都是赤手空拳，常言：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一轻举妄动，便是自送性命，于事情无益，反遭了骂名。”张文祥听了这些话，心里益发呕气，只口里懒得辩论。这夜二人等到天明发晓，就不动声色的走出了巡抚部院。张文祥道：“我们何不就此出城走他娘，还去鸿兴栈做甚么呢？”郑时道：“不然。我原是不打算偷逃，才等到今日，早走本十分容易，已到今日，他若没有杀害我的心思，我用不着逃走。有心杀害我，岂容我一个人单身逃走？”张文祥没得话说，跟着走到鸿兴栈。郑时与张文祥商议道：“我仔细想来，你我命里，于妻、财、子、禄都是无缘。亏得当日经营了一个红莲寺，从此只好出家不问世事。我在这里等着，你去街上买两件随身换洗的衣服，和长行人应带的雨具之类，马心仪来过之后，我们便好登程。”张文祥应着：“是”，带了银两出来，匆匆忙忙买了些东西，连同银两做一个包袱捆了。忽然觉得有些心惊肉跳，不敢多耽搁，回头向鸿兴栈这条街上走来。

离鸿兴栈还有半里远近，陡见前面有无数的人，如潮涌一般的奔来，少壮的争先恐后，将老弱的挤倒在地，背后的人又拥上了，就在老弱的身上踏踏过去。只挤得呼号哭叫，登时显得纷乱不堪。张文祥看那些人面上，都露出一一种惊疑的神气。心里正想扯住一个年老些儿的人，问他们为甚么这般惊慌逃跑。那些人跑的真快，一霎眼就拥到跟前来了。张文祥向旁边一闪，打算让在前面的几个少壮男子冲过去，再扯往年老的话。谁知这一闪却闪坏了，脚便还不曾踏稳，猛觉有一个人向胳膊上撞来。这一下撞的不轻，只撞得张文祥头脑一昏，被撞的胳膊，痛的与挨了一铁锤相似，两脚站立不住，一翻身就栽倒了。张文祥心想：这东西好厉害，那来的这们大的气力，竟能将我撞成这个样子。会武艺的人毕竟不同，便是躺下了也比寻常人起来得快些，张文祥正待奋身跃起，就觉有人将他的胳膊挽住，往上一提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张文祥乘势跳起身来看时，仿佛是很面熟的一个人，已撇开手上前挤去了。

张文祥陡觉背上轻了，反手一摸，不见了包袱，不由得着惊，暗想道：“难道连缠在背上的包袱都撞掉了么？”再回头向地下寻找，那里有甚么包袱呢，随口骂道：“将我撞倒的那个东西，一定是个剪络的贼。怪道他那们

重的撞我一下，原来是有意来偷我包袱的。这包袱是我兄弟逃命的盘缠，由你偷去了就是吗？怪道他挽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提了起来，若不然也取我背上的包袱不住。”一面骂着，一面不迟疑的折身追赶，喜得那人还走得不远。分明看见他一手提了那个包袱，向前跑几步又回头望望，好象看失包袱的追来没有追来的神气。

只是张文祥走街边追赶，那人只回头看街心的人，眼光不曾做到张文祥身上，张文祥气得胸脯几乎破裂了，暗骂：你这不睁眼的小贼，怎么剪络会剪到我身上来了呢。紧追了几步，忍不住旋追旋喊道：“哇，你抢了我的包袱，打算跑到那里去？你若是知趣的，赶紧退我还没事，定要我追上，就休怪我不饶你啊。”张文祥不是这们喊，便也罢了，那人跑得并不快，且不断的回头，要追上还不容易些，这几句话一喊出来，那人听得回头望张文祥一眼，两脚登时和打鼓的一样，急急的跑起来了，似乎嫌包袱提在手中不好畅所欲跑，边跑边将包袱照样缠在背上，这种气教张文祥如何能受，也就尽力量追上去。两人的脚步都迅捷如风，顷刻便追到了城外，张文祥只是追赶不上。又追赶了一会，看见前面有一个庙宇。张文祥心里才忽然想起来了，原来这个抢包袱的人，便是在那日在街上遇见用胸膛抵住骡车不许过去的异人。因那日这人的酒已喝得酩酊大醉，神情态度与今日大不相同，所以见面但觉面熟。加以心中有事，一时竟想不起来。此时看见了关帝庙，才将那日的事触发了。张文祥既想起了抢包袱的就是那异人，心里倒不着急了，也不觉气忿了。因为料想有这般大本领的人，决不至存心抢人的包袱，是这般举动，必有原故。再看这人果然背着包袱，跑进关帝庙里去了。

张文祥跟进庙门，只见这人已将包袱就庙门旁边的地下打开来，取了一件新买的衣披在身上，一摇一摆的，低头打量称身与否，见张文祥走来，也不理会。张文祥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遇了这种异人，自然不敢怠慢，当即上前作了个揖，说道：“前日从某处追随老丈到这里，原是要听候指教的，因不敢扰了老丈的酣睡，以为在别处盘桓一会再来，老丈必已睡足了。谁知在别处略耽搁了些时，回头来老丈已酒醒出去了。今日难得老丈肯这们赏脸，特地把我引到这里来，请问有甚么见教之处？”这人抬头看了看张文祥，做了不认识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认识我吗，你既认识我，怎么骂我是剪络的小贼呢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那是我的两只肉眼不争气，因为与老丈亲近的时候太少，突然于无意中遇着，一时想不起来。请问老丈，刚才那许多人，为甚么都惊慌逃跑？”这人说道：“我也弄不清楚，我有一个朋友初到山东来。寄寓在鸿兴客栈里。我前几日来访了几次，都因去的时候太晏，我那朋友出门拜客去了。今日只得早些起床，等城门一开就到鸿兴客栈去，才和我朋友会了面，正是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彼此谈论得非常高兴。忽听得隔壁房间人声嘈杂，满客栈都震动了，那朋友拉我出房探看是甚么事，不看犹可，看时真险些儿反把我吓死了。原来挤满了一客栈的兵，刀枪炫目，威势逼人，就在隔壁房间里。据说捉拿江洋大盗。一会儿便拖出一个人来了，我看那里象一个江洋大盗，分明是一个很儒雅、很漂亮的斯文人，拖出来连话都没问一句，只怕姓名还不曾问明白，就在客栈门口杀了。杀了那斯文人也罢，忽然那些兵又说逃了一个，大家仍回身到各房间里搜查。是这般拿了不问情由的就杀，你说谁不害怕，自然一个个都向外面逃跑。一半兵在客栈里搜查，一半兵跟着逃跑的客追出来。过路的人不知道甚么事，也吓得乱跑。我怕的最厉害，所以跑得最快，不提防把你撞倒了，临时见财起意，取了你这包袱，

谁知你这些小气，拼命跟着追赶。”张文祥知道事情不妙，心里和刀割一般的难过，表面上仍竭力镇静着问道：“老丈可曾打听杀的那个江洋大盗姓甚么？”这人摇头道：“杀的人那里是江洋大盗，是鸿兴栈住的熟客，和现在山东的马抚台是亲戚。姓甚名谁虽不知道，只是大家因他确实是一个斯文人，料定他死得很冤枉。”张文祥听到这里，脸上不由得已急变了颜色，两眼同时忍不住流下泪来，不知这被杀的是不是郑时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奇人

话说这人见张文祥急得变了颜色，并忍不住流下泪来，即做出惊异的样子问道：“难道杀死的是你朋友吗？要你哭些甚么？”张文祥明知这人是个人有来历的，其所以有这番抢包袱的举动，是恐怕他回鸿兴栈去自投罗网，有意是这般将他引出城外来，就是在暗中救他性命的，便不再隐瞒了，随即向这人跪下，说道：“我早知您老人家是异人，这番救我的盛意，我也明白了。你老人家既然是这般救我，我和郑二哥在督抚衙门里面的事，不待说是了如观火的了，于今我郑二哥既屈死在那人面兽心的淫贼手里，我惟有求你老人家指引我一条报仇的路，我的性命可以不要，这仇却不可不报。”这人忙伸手将张文祥扶起来，说道：“泪眼婆娑的跪在地下，若给到这庙里来烧香的人看见了，象甚么模样。”张文祥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一则感激你老人家救命之恩，二则因报仇心切，非求你老人家指引，恐难如愿，所以不觉得跪下来了。喜得此地离城已远，行人稀少，敢先请示尊姓大名？再述我和郑二哥来山东的履历给你老人家听。”这人冷冷的笑道：“你也毋须告诉履历，我也毋须通报姓名。那郑时枉担了半世英雄之名，自谓经纶满腹，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将仇人的女骗做老婆。到今日才身首异处，我已嫌他死的太迟了，你还提甚么报仇的话。”张文祥听了，心中好生不快，若在平日见寻常人这般批评郑时，他必已怒不可遏的和人反脸了。此时因知道这人本领比他自己高，又是曾救他性命的，不敢不耐住性子，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我郑二哥好色贪淫，确有应得之罪，但无论如何不能说，应该是这们不明白的死在忘恩负义的马心仪手里。如果是明正典刑，死于王章国法，我有甚么话可说呢？我报仇之念已决，至死不悔。”这人忽然现出欣笑的样子来，说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果是好一个义烈汉子，这里为来庙烧香的必经之地，不便谈话。你将包袱拾夺好了，随我到僻静地方商量去。”旋说旋把披在身上的新衣脱下，交给张文祥。张文祥心里也就安慰了许多，说道：“这衣我原是我买给我郑二哥穿的，你老人家穿上既合身，何不就将他穿上？”这人笑着摇头不做声。张文祥知道他是表示用不着的意思，遂不多说。捆好了包袱，仍旧驮在背上，跟随这人走出关帝庙。

到附近一个树林茂密的山里，各自就石头上坐下来。这人先开口说道：“你决心替你郑二哥报仇，自是义烈汉子所应当有的举动。不过你的力量有限，这仇只怕你一时报不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寻常的仇恨，便是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报得了。至于兄弟之仇，是顾不了许多的，那怕因报仇送了性命，我也甘心瞑目，毫无怨悔。并且我看马心仪那淫贼，除了官高势大之外，一点

儿能为没有。我的本领果是不济，但自问对付那淫贼，还勉强能对付得下。我只要报了仇，便已完了心愿，也不想在人世苟且偷生了。”说时气忿填膺的样子，两眼火也似的发赤。这人摇着手，从容说道：“这些话不待你说，我是早已知道的。你报了仇再死，我相信你是甘心瞑目，没有怨悔。只是若你的仇还不曾报得，反被仇人把你的性命害了，你甘心不甘心，瞑目不瞑目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我在淫贼衙门里住的时候已不少了，淫贼果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就是满衙门的上下人等，也不见一个稍有能为的人。衙门里的路径门窗，我都熟悉。我逆料取这淫贼的性命，如探囊取物。”这人笑道：“谈何容易，真是一相情愿的话。你知道此刻有在暗中保护那淫贼的人，本领比你高强十倍么？”张文祥不由得露出惊疑的神气，问道：“是甚么人在暗中保护他？像这样的衣冠禽兽，有大本领的人为甚么不杀他，反在暗中保护他？也就大不分皂白吗？”这人道：“各有各的交情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即如那个郑时，据我们看来，不过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，这回被杀得一点不委屈。而你却不顾性命的要替他报仇，若旁人也和你刚才这一般的议论，不也要骂你太不分皂白吗？究竟在这黑暗中，保护那淫贼的是谁呢？我不妨说给你听，这期间有一段因缘，不仅你住在衙门里不知道，就是马心仪本人也不知道，并且连在暗中身任保护马心仪的人，都不知道。”张文祥道：“这就奇了，既是大家都不知道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这人微微的点头道：“自然有知道的人。我说出来，你就明白了。马心仪的母亲，从小就欢喜斋僧拜佛。而马心仪的父亲，却是一个毁僧骂道的人。这日忽有一个年约二十零岁的尼姑来马家化缘。马心仪的父亲不在家，他母亲因这尼姑生得端庄齐整，说话很在道理，就留在家中攀谈。不料一时天变，雷雨交作，尼姑不能作辞，他母亲便留歇宿。想不到马心仪的父亲回来，见尼姑生得貌美，顿时起了邪念。半夜偷到尼姑睡的所在，想勒逼成奸。那尼姑在危急的时候，亏得马心仪的母亲来了，夫妻大吵了一场，他母亲将私蓄布施给那尼姑，亲自陪尼姑坐到天明，因此保全了那尼姑的节操。那尼姑是谁呢？当时没有名头，无人知道，就是如今人人钦仰的沈栖霞师傅。沈栖霞因那回在马家受了侮辱，险些儿失身匪人，遂自恨身体孱弱，没力量抵御侵袭，一转念之间，便决心访师学道。到现在修炼了五六十年，已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了。事情虽隔了五六十年，然沈栖霞总觉得受了马心仪母亲解围和布施的好处，应该报答，无奈没有机缘。直到现在，他才推算得是报答的机会到了，特地打发他在襄阳柳仙村收的两个男徒弟，到此地来暗中保护马心仪。他这两个徒弟的道法，虽不算高强，然不是修道有成的人，寻常人无论有多大的能耐，也休想敌过他。”张文祥问道：“你老人家知道他徒弟有多大年纪了么？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？”这人点头道：“两个的年纪差不多，都只二十多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张文祥将日前遇着挑豆腐担少年打狗的话说了。这人笑道：“你自问是他的对手么？你所见的这个，年纪比那个略小些，本领也还不及那个。两人每夜轮流值守在马心仪左右，岂容你去寻仇报复。”张文祥诧异道：“这就奇了，马心仪今日才杀我郑二哥，我因他杀了我郑二哥才存心报仇，这是顷刻间的事，如何沈栖霞师傅早已打发人前来保护呢？”这人笑道：“这倒毋须惊讶，我既受人委托，前来略尽人事，只得老实说给你听。你于今虽不认识我。我在几年前，却久已认识你了。我此番是受了你师傅无垢和尚的托付，特地前来救你的。就因知道你在激于义愤的时候，必不顾利害，去寻马心仪报复。沈师傅的两个徒弟，只知道保护马心仪，他们并不明白你

为的是甚么一回事。你是这般把一条性命送在他们手里，岂不冤枉？”张文祥忽然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说出受了我师傅托付的话，就知道必是孙耀庭师叔无疑。”著书的写到这里，又得趁这当儿，将这个孙耀庭的来历叙述一番了。

说起孙耀庭，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侠。他是浏阳县人，因小时候生了一满头的癞疮，浏阳人都叫他孙癞子。他的历史，若说给一般富于科学头脑的人听，不待说必叱为完全荒谬。就是在下是个极端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人，当日听人传说孙耀庭历史的时候，心里也觉得好像是无稽之谈。直到后来阅历渐多，才知道孙癞子的事，绝对不荒谬，而拿极幼稚的科学头脑，去臆断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为荒谬的，那才是真荒谬。

闲话少说，却说孙癞子生长在浏阳一个极贫苦的人家。当他四岁的时分，浏阳地方遭瘟疫，孙癞子的父母同时染疫死了，只丢下一个伶仃孤苦的孙癞子，吃没得吃，穿没得穿，还亏了地方上人凑了些钱，将孙癞子父母安葬了。孙癞子长着一头的癞疮，龌龊得臭不可近，也没人理会他，他父母在日建筑的两间茅屋，不须多少时日不修补，便不能住人了，孙癞子也懒得在茅屋里居住。白天到乡村人家乞食，夜间或是灵官庙，或是土地堂，随处找一个可以藏身的所在安歇。是这般流落了两年，他有十二岁了。一日乞食到一处大作田人家，那家主问了问孙癞子的身世，便向孙癞子道：“你愿意讨饭吗？”孙癞子道：“谁愿意讨饭，没有家，没有饭吃，不流落讨饭有甚么法子养活这条性命呢？”那家主道：“我留你在我家住着，给饭你吃，给衣你穿，只要你替我家看牛，好么？”孙癞子喜道：“那还有甚么不好。”从此孙癞子就在这人家看牛。这人家养了七八头耕牛，一个人照顾不了，往往跑到别人家田里园里吃禾吃菜，所以加上孙癞子照顾。孙癞子每日骑在水牛背上去山里吃草，不愁穿不愁吃，倒很逍遥自在。谁知这种安闲茶饭还吃不到半年，这日忽然出了乱子。

农家放牛，每日照例早起一次，黄昏时候一次。这日黄昏时分，孙癞子牵牛吃好了水草，照例骑在牛背上缓缓归家。还有一个年老同看牛的人，也骑着牛跟在后面走。一行七八头牛，不知怎的只孙癞子骑的这头，忽然和癫狂了的一般，两耳朝天一竖，四脚腾空的跳了几跳，跳得孙癞子几乎滚下牛背，幸亏他一向骑牛骑惯了，两脚能挟持得住，然也吓得甚么似的，连忙将身体伏在牛背上，两手紧紧的抓住两把牛毛，口里连声叫那同看牛的过来，将牛牵住。那同看牛的也觉得这牛跳的奇怪，刚翻身下牛背，正待跑过去抢住牛鼻。不提防这牛猛然一转身，放开四蹄便跑，把跟在后面走的几条牛，都冲得翻的翻，跌的跌，同看牛的那里肯舍，慌忙将这几条牛的绳索，就路旁一棵树上系好了，尽力追赶上去。

这时天气不曾昏黑，眼看着那牛驮了孙癞子，比加鞭的马还快，头也不回的直向前跑，并听孙癞子在牛背上惊慌乱叫。看牛的追了会，那里追得上，心里又惦记这几头牛，恐怕被坏人赶现成的牵了去，只得停步回头，喜得没人经过，系在树上的牛没有走失，急急的牵回家报告家主。作田人家的牛，看得何等重大，岂肯听其跑失，当即派了好几个壮健汉子，照着去路追赶。追了十来里，天色已经昏黑了，简直没追见那牛的踪影。偶然遇着两三个行人，向他们打听，却都说不曾看见有牛跑过。直追寻到半夜，才隐隐听得前面有牛蹄踏在沙地上的响声。赶上去看时，果是一个人牵了一条水牛在路上走。追的人一见那条牛，就认得出是自家的，但是牵牛的，不是孙癞子，

是一个地方上的无赖，平日偷扒抢窃，无所不来的。追的人既遇着了自家的牛，自然上前认赃。无赖子争执了一会，见这边人多，料知斗不过，只得罢休。追的人还抓住他要孙癞子，他才急得嚷道：“你们不要太赶着人欺负了，我今夜在枫树铺饭店里赌钱，输得精光，正自没好气的走出来，打算想法子弄几个钱回头去捞本。还没走到半里路，就见这畜牲拦在路上睡着，倒把我吓了一大跳，不知是甚么野兽，仔细看出是一条牛，又没人看管，以为是天赐我的赌本，待牵回家去，明早好赶到县城里变卖。你们既是失了牛，我也知道本来大路上那有牛捡，还给你们便了，你们倒抓住我要甚么孙癞子，我知道孙癞子是谁？不是赶人欺负吗？”追的人只要追着了牛，见不见孙癞子是没人拿着当一回事的，当夜将牛牵了回家。次早看这牛睡着不能起来，原来四只牛蹄都磨见了肉，鲜血淋漓的不能走动了，将养了半个月才好。而这半个月并不见孙癞子回来。这家主也曾派人寻找了一会没有着落。大家都以为当水牛发狂奔跑的时候，孙癞子在牛背上坐不牢稳，滚下深山岩谷中跌死了。

那知道事出人意料之外：孙癞子紧伏在牛背上，初时尚竭力叫唤，想同看牛的追来将牛制住。后来见牛越跑越快，只觉两旁山树，如流水一般的后退，两耳风声大作。张眼望着地下，就觉头目昏眩，只好紧闭两眼，听凭牛跑。约摸跑了一个时辰，耳里风声才息，仿佛牛背也停了摇动，方敢张开眼看，牛果然停了步，正在低头嚼草。看天色虽已迷茫，然尚能看出四围山势，原来己身在乱山丛中，乃是平生听未曾到过的所在。只得从容爬下牛背来。指着牛头骂道：“你这孽畜，无端发暴，把我驮到这地方来了，还不知道已离家有几里路，看今夜如何回去，依得我的性子，恨不得折下树枝来痛打你一顿。”孙癞子边骂边举手在牛头上敲了一下，只敲得这牛又像发了狂的，两耳又朝天竖起来，脚又腾空跳了几跳，掉转身往山下就跑。孙癞子心想：失了牛回家必受处分。一面跟着追，一面口作看牛人的呼声。平时牛听了这种呼声纵不跑近前来，也得立着不动，此时的牛，简直不作理会，转眼就跑得不见了，孙癞子只急得一路哭泣，一路到各处树林中寻找。趁着星月光寻了半夜，肚中也饥饿了，身体也疲乏了，耳内听得四山都是狼咋虎啸的声音，只不见那牛的影子。自料在这黑夜是寻不着的了，仰看天色像个快要下雨的样子，心想：若在这时分下起雨来，我没有地方避雨，怎生是好？回头看身边有一个石岩，岩下是空虚的，好像可以藏身，遂伏下身子爬进石岩，漆也似的黑暗，一些不看见，只觉得身体伏的所在很光滑。顷刻之间，就听得岩外的雨声滴沥，愈下愈大了，接着雷电交作，电光闪处，照得岩下通明，才知道这岩不仅能藏伏一个人的身体，里面还有很多馀地。不一会，觉得伏的所在有水透过来了，孙癞子要避开这水，惟有将身体渐向岩里移动，越移到里面越觉宽大，反手去摸上头，没有撑手的东西，就坐了起来，再伸手去摸，还是空的，竟能立起身行走。心想：这地方实在奇怪，怎么石岩之下，会有这么宽大的空洞呢？是生成的吗？还是人凿成的咧？若是人凿成的，里面必有人居住，我何不再摸到里面去，看究竟有多大，是不是有人住在里面？心里这们想着，就伸起两手，再向里面摸去。

弯弯曲曲，高高低低的约有一里路远近，陡见前面有白光射出来，孙癞子看了，喜道：“果然是人凿成的，里面有人住着。我可以去向他们讨些饭充饥。”随即朝着白光走去，没几步就见一处四方形的地方，仿佛是一间石室，正中安放一张石床，床上盘膝端坐一个宽袍大袖的老头，垂眉合目的

像是睡着了。再看室中的四围上下，并没有灯火，也没有窗户朝着外面，看不出白光从甚么地方发出来的。细看近石床的所在，光比远处大些，石床底下依然黑暗。孙癞子暗忖道：“怎么只有这们一个老头坐在这里，我不管他，就是他一个人，他总得吃饭。我已有半年没开口向人家讨饭了，何不叫一声试试看。遂即使出他平日讨饭的口腔来叫了一声。这一声叫出，只见老头慢慢的张开眼来，望着孙癞子微微的点了点头，含笑伸手向孙癞子招了一招。孙癞子身不由己的如被人推着，脚不点地就到了石床跟前。不知老头是谁？如何对付孙癞子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三回 练工夫雾拥峨嵋山 起交涉钟动伏虎寺

话说孙耀庭脚不点地的到了石床跟前，只见老头从袖中摸出一个烧饼模样的东西来，递给他道：“我这里没有饭讨，你肚子饿了，就吃了这个饼罢。”孙癞子双手接着吃下肚去，登时不但不觉得肚中饥饿，并且分外精神了。当即听那老头问道：“你这小叫化是从那里来的？如何会跑到我这洞里来讨饭？”孙癞子答道：“我是看牛的，不是讨饭的。我骑在牛背上正待回家，走到半路上，牛忽然如发了狂一般的回头飞跑，直跑到这山上才停住。天又下起雨来，我为避雨，就爬进这里面来了。”老头答道：“你在谁家看牛？”孙癞子说了那家主的姓氏和小地名。老头似乎不懂得，又问道：“你那地方归那县那府管辖？”孙癞子答道：“归浏阳县管辖。”老头现出沉吟的神气，说道：“浏阳县不是在湖南长沙府境内吗？此去至少也有一千里路程，如何就跑到这里来了？”说时，伸手抚摸着孙癞子的头顶，揣骨看相似的揣了一会，用中指按着脑后的一根骨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头上有这根仙骨，有求仙访道的缘份。我这洞里，便是有道之士也不容易进来，你此来自非偶然的事。你年纪小，大约也不知道这里是甚么所在。这山是天下有名的四川峨嵋山，凡是修道之士，每年必借着朝峨嵋来此聚会一次，非有大本领的不能进这洞府。你的缘分不浅，就在这里住着罢，等到有机缘再送你回家乡去。”孙癞子平日脑筋是糊里糊涂的，自吃下那个饼子，忽然明白了，自然知道跪下去，拜求老头收他做徒弟，老头也就欣然应允。

从此孙癞子便从这老头学道，才知道满室的白光，就是从老头身上发出来的。老头传他修炼的方法，他很容易领悟。洞里四时皆是春和气候，不冷不热，老头除了传授孙癞子修炼方术之外，终日只静坐在石床上，不言语不饮食。每日从袖中取出两个烧饼给孙癞子吃，也不知道饼从何来。口渴了就房子石壁上，有一个小窟窿，是用木头塞住的。拔出木塞，即有一线极清冽的泉水流出来，可用手捧着止渴。在这里面，不但不知道冬夏，并不知道昼夜。

老头吩咐他每到房中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不可胡乱走动，只许闭目静坐，依照传授的方法修炼。

初时，孙癞子并不知道何以房中会忽然漆黑？遵着老头吩咐的，哪里敢乱动一下。好在老头传他修炼的方法，正是要坐着不动的。房里光明的时候，心里不容易宁静，倒不如漆黑的好做工夫。是这般的在洞中修炼，也不

觉的经过了多少时日，只记得有无数修道的人，曾来洞里聚会过四次。聚会时所谈论的言语，孙癞子听了都摸不着头脑。来时没人从洞口走进，散时也没人从洞口走出，一个个都是雾雾眼就不看见了。直到第四次聚会时，老头才教孙癞子拜见那些修道的人，告知他某个某个的名姓。孙癞子自会着许多同道的人，才知道这老头叫做毕南山祖师，已曾经尸解过七次了，为当时剑仙中资格最老，本领最大的一个。童身修炼，比存了身的容易。毕南山曾对孙癞子说过每年聚会一次的话，孙癞子经过四次聚会，是已修炼过四年了。这时孙癞子的工夫，也就不甚浅薄了。渐渐知道房中忽然漆黑的缘故，是因毕祖师每夜在亥子相交的时候，必到山顶最高之处，修炼到日出才回洞，不过不知道修炼的是甚么道法？孙癞子静极思动，要求每夜同到山顶上去。毕南山道：“你要同去不难，但是非传给你几种防身御侮的法术，冒昧出洞，难保不受惊吓。”当下就传授了几种法术给孙癞子。法术确是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只要得了真传，顷刻之间便能自由使用，与学会了多年的并无分别。

孙癞子既学会了法术，这夜便能跟着他师傅到峨嵋山顶上。他存心要看师傅在山顶如何修炼，这夜银河高挂，月色空明。孙癞子已有四年未见天日了，此时见了这般清秋景物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正要借月色看看四山形势，只见师傅右手仗剑，左手捏诀，剑尖向空一绕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登时剑尖上射出一线白烟来，越射越远，在空中凝而不散。转眼之间，白烟就变成了一天浓雾，整整的笼罩了这座峨嵋山顶，星月之光，都黯然无所见了。孙癞子低头看自身，与在洞中一样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忽觉眼前有光一闪，急朝光处看时，原来是从他师傅的头顶上射出光来，这一道光直冲霄汉，浓雾被冲开了一个洞，月光即从圆洞中照在他师傅身上，仿佛是在房子里开了个天窗，由天窗里射出来的月色，从天顶射上去的那道光，与月光融合，已分不出谁是月，谁是光了。他师傅从容盘膝坐在一块石上，也和坐在洞中石床上一一般，闭目垂眉，不言不动。孙癞子见山顶都为浓雾所罩，不辨高低路径，不敢走动。料知师傅一时是不会回洞去的，遂也就他师傅身旁坐下来，自做工夫。直到月影西斜，他师傅才收了一天浓雾，带他回洞。第二夜又带他出来，是这般的在山顶上又修炼了几个月。

他师傅渐渐的许他白日出洞外玩耍了。

这夜，他跟着他师傅在山顶上起雾，刚将山顶照例的笼罩了，耳里忽隐约听得有一下钟声。那声音悠扬清远，孙癞子知道山下有寺，估量这钟声必是从寺里发出来的，毫不在意。

谁知那钟声过去，浓雾顿时没有了。正自觉得奇怪，看师傅也似乎现出很惊疑的神气，才收剑盘膝坐好，又立起身来，重新作法。这回的雾，比平常来得更浓厚，一霎时就弥漫了山顶。接着又听得一下钟响，说也奇怪，钟声过去，又是天清地白，浓雾全消了。孙癞子看师傅的神情，好象有些着慌的样子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师傅，我听得这钟声是伏虎寺里发出来的，一定是伏虎寺的秃驴，知道师傅在这里起雾，有意和师傅斗法？”毕南山听了，摇头不做声，将指头捏算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卦象和平，不是有人和我斗法。”说话时，钟声又响了。毕南山点头道：“这是伏虎寺里撞幽冥钟，只好让他撞过了再说。”孙癞子心里不明白，何以伏虎寺里撞幽冥钟，山顶上会作不起雾？见师傅已闭目凝神坐着，不敢追问，仍疑惑是和尚有意为难。直坐到子时过后，幽冥钟停歇了，毕南山方起身作雾，照常修炼。从这夜起，寺里每夜撞幽冥钟，毕南山就每夜须等到钟声过后，才能修炼。孙癞子实在纳闷

不过。

这日，趁白天走出洞来，径到伏虎寺找当家和尚说话。这时伏虎寺的当家和尚了空，虽是一个有道行的好和尚，只是并没有神通法术。孙癞子走进伏虎寺，见一个小沙弥正在殿上烧香。他也不知道甚么礼节客气，即哇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当家和尚是那个，快去叫他出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小沙弥倒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是一个癞头叫化便也没好气的答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烂叫化臭叫化，敢到这里来吆喝、撒野？还不给我滚出去。”孙癞子大怒道：“你这小秃驴骂我吗，我且打死了你，再和你当家的秃驴算帐。”孙癞子在洞里虽是不曾练武，然由修道得来的武艺，比从一切拳教师所练的武艺都高强得多，外强中干的小沙弥，那里是他的对手。只一只手捏住小沙弥的胳膊轻轻一提，就提得双脚离地，往地下一放，就倒在地下不能动弹，只得张开喉咙“哎呀哎呀”的叫痛。这一叫，叫得里面的了空和尚听见了，连忙出来问是甚么事？孙癞子正指着小沙弥骂道：“你若再不去把你们的当家和尚叫出来，我止三拳两脚就取了你的狗命。”了空和尚一路念着阿弥陀佛，走近孙癞子跟前，合掌当胸，说道：“小徒有甚么事开罪了施主，求施主念在他年纪小，宽恕他这一遭。若是不能宽恕，就请将事由说给老僧听，老僧自当惩办他。”孙癞子见了空这们温和客气，倒觉不好再恶狠狠的说话了，只得按一肚皮怒气，掉转脸将了空打量了几眼，见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和尚，慈眉善目，满目春风，不由得也用很和缓的声口手指小沙弥说道：“我到这寺里来，并不是找他说话，只因有事特来会会这里的当家师。叵测他不但不肯替我传话，反开口就骂我烂叫化臭叫化。我是个多年在山中修道的人，役闲工夫在衣服上讲究，他不应该见我身上衣服不好，便骂我，叫我滚出去。”此时小沙弥已爬起身来辩道：“我为甚么先开口骂你，你自己不讲理，没名没姓的向我吆喝，开口就要我把当家和尚叫出来，谁是你家的当差，谁吃了你的饭，要听你的叫唤？”这几句话说得孙癞子恼羞成怒，又待发作了。了空却即向小沙弥叱道：“不许多话，进去罢。”随即又对孙癞子合掌道：“小徒不懂事，老僧自会责备他。请问施主要找老僧有何见教，请进里面来坐着好说话。”了空当将孙癞子引到一间客室坐下。

孙癞子说道：“我此来不为别事，就为每夜跟我师傅在山顶上修道，亲耳听得你这寺里打钟，使我师傅的雾作不起来，以致我师傅每夜得迟一个时辰修炼，这亏吃得不小。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不得来问个明白：你这寺里究竟是谁存心和我师傅作对？你是当家师，必然知道，请你交出这个人来，我自和他说话，不干你当家师傅的事。”了空听了，茫然摸不着头脑似的说道：“施主这话从那里说起，这寺里的僧人，从来安分守法，一点儿不敢胡为。

令师是甚么人？这峨嵋山顶上，并没有寺院、房屋，令师每夜在甚么地方修道？何以知道是因这寺里打钟才作不起雾来？”孙癞子道：“你不要装成这糊涂样子。我师傅是谁，你不知道，还可以说得过去，因为僧道不同门，平日没有来往。至于你自己寺里每夜打钟，难道你也可以说不知道吗？”了空笑道：“老僧为甚么装糊涂，山寺里打钟打鼓，是极平常的事，早夜都是免不了的。施主于今说寺里不应该打钟，打钟便使令师不能修道，是存心和令师作对，教老僧怎生能不糊涂呢？”孙癞子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看你的年纪已这们大了，确是一个好和尚的样子，料想你是不至无端作恶，与我师傅为难的。只是你这伏虎寺里的和尚不少，你得仔细查一查，看半夜三更

撞钟的是谁？平常这寺里打钟打鼓，我也曾听得过，并不妨事。只近来每夜在亥子两个时辰之内，一下一下很慢的撞着，你这里钟声一响，我师傅在山顶起的浓雾就登时被钟声冲散了，害得我和师傅都坐在山顶等候，到今日已将近一个月了。”了空听到这里，不住的哦了几声道：“老僧明白了，这钟是住在山下的一个绅士，为要超度他去世的母亲，托老僧替他撞的幽冥钟。这钟须撞到四十九日。不错，今日已撞过了二十九日，只差二十日了。这钟撞起来，在幽冥的力量是很大，但是何以撞得令师的雾作不起来，老僧却不明白。”孙癞子见了空说的果是幽冥钟，和毕南山说的相对，便问道：“幽冥钟是甚么钟？”了空道：“就是和佛殿上所悬挂一般的钟并无分别，不过撞时所持的经咒不同罢了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每夜撞钟的是谁？就是你吗？”了空道：“不是老僧。寺里有一个聋了耳朵的老和尚，今年八十六岁了，历来是他专管撞幽冥钟。他因老态龙钟，又聋了耳朵，已有二十多年不出寺门了，除替人家撞幽冥钟以外，终日只是持佛号不歇。老僧能担保他，决不知道有令师在山顶上作雾，存心用钟声将雾冲破。”孙癞子摇头道：“这话只怕难说，我不相信不存心与我师傅为难，一天浓雾会无缘无故的被钟声冲破。从来雾不怕钟，钟也不能破雾，可见有人从中弄鬼。你且带我去瞧瞧那钟，并还见见那撞钟的和尚。”了空点头道：“可以，就请同去。”说着起身引孙癞子走到寺后一所孤另另的楼房跟前。这所房子的形式奇特，从顶至底，足有五六丈高下，却只最下一间房屋可住人。这间房屋之上，高耸一座钟亭，亭里县挂一口铁钟，一根长绳垂下，系在撞钟的木棒上。撞钟的坐在房中，只须将长绳牵动，那木棒自然向钟上撞去。孙癞子问道：“半夜撞的就是这口钟吗？”了空道：“正是这口钟。这钟已用过了七八十年了，原是专为撞幽灵钟而设的。撞钟的老和尚正在房里念佛，施主看他可象是一个存心和令师为难作对的人？”孙癞子跨进房间，只见一张破烂的禅榻上，盘膝坐着一个伛腰驼背的老和尚，双手念着一串念珠，口里咕噜咕噜的念着，那根撞钟的长绳，就悬在右手旁边。和尚的手脸都污垢不堪入目。头顶上稀稀的留着几根短发，原是白的，大约因积久不洗，已被灰尘沾得着又粗糙又黄黑了，仿佛成了一堆秋后凋零的枯草。孙癞子走近前，劈面问道：“这几夜撞幽冥钟的是你么？”老和尚慢慢的抬起枯涩的眼睛，望了一望，摇头不答，口里仍继续着咕噜咕噜。孙癞子见他摇头，只道是不承认夜间撞钟的是他，忿忿的回头问了空道：“他说夜间撞幽冥钟的不是他，你怎的对我说假话？”了空笑道：“他何尝这们说了，无论甚么人和他说话，他都是摇头不说甚么，因为他的耳朵异乎寻常之聋，简直连响雷都不听得，听不懂人家说的是甚么，所以不能回答。二三十年来多是如此。就是老僧教他撞钟超度亡魂，也得写字给他看，口说是不中用的，老僧出家人，岂肯说假话？施主不要多心，请回去对令师说，夜间作不起雾，多半是另有缘故，不与幽冥钟相干。”孙癞子看两个老和尚的情形，也觉得不象是存心和师傅为难的人。然心想：师傅作法起雾，我亲眼看见的已有半年了，没一夜不是剑头一绕，便是浓雾弥漫，惟有幽冥钟一响，就如风扫残云，消灭得干干净净。这口钟，据当家师说，已用过七八十年了。我小时曾听得人说，一切物件，都是年久成精。莫不是这口钟顺悬在高处，年深月久，吸受得日精月华多了，已成了妖精，在暗中与我师傅作对？两个老和尚自然不知道。我既到这里来了，不管他是也不是，且把他毁了，免得我师傅每夜耽延修炼的时刻。即算毁错了一口钟，也不值了甚么。想罢，觉得主意不差，遂对了空说道：“我也相信你和这个聋和尚都不至与

我师父为难，但我师傅每夜在山顶上修炼，非有浓雾将山顶笼罩不可，近一个月以来，确是因为这口钟响使我师傅作不起雾来。我于今并不归咎你们，只毁了这口钟就没事，我毁了之后，你们要撞幽冥钟，换过一口使得。”了空惊道：“这却使不得。这钟是伏虎寺的，不是施主家里的，不能由施主毁坏。”孙癞子道：“这钟妨碍我师傅修道，如何由不得我，难道倒要由你吗？”了空道：“你怎的这般不讲理。若是伏虎寺的东西，可以这们听凭外人前来毁坏，一点儿不讲情理，那还了得吗？我不做这寺里的当家师，轮不到我过问，既是我当家，这钟就不能由你随便毁坏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你只怕是老得糊涂了，我要毁坏你这口钟，难道还要问过你肯不肯么？我老实对你说，我此刻就在动手毁了，看你有甚法子阻拦？”了空听了，气忿得没有回答，以为这口钟高高的悬挂着，要毁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估料象孙癞子这般一个叫化，不多邀些帮手来，一个人是决不能行强将钟毁的。心中暗自打算：这伏虎山寺里已有几十个和尚，齐集在这里保护这口钟，倒看他如何动手毁坏？了空正自这般计算，只见孙癞子抬头望着那口钟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究竟夜间撞得我师傅作不起雾的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，我何不试撞一下，看声响对也不对？”一面是这般鬼念着，一面举起右手，伸直一个食指，做出敲东西的手势，向那钟敲去。真是奇怪，食指在地下一敲，钟便应声“啍”的一声响了，比用木棒撞的还响得清澈，只响得坐在房里念佛的聋和尚都抬起头来，看这钟何以不撞自响。孙癞子接连又敲了几下道：“一点儿不错，正是这东西作祟。”了空不禁惊惧起来。心想：看不出这样一个后生，竟有如此法术，这就不能不恳求他了。连忙对孙癞子陪笑道：“你要毁坏这口钟没要紧，只是得请原谅，这钟亭的工程不小，非费极大的手脚，不容易将这们大的一口钟悬挂上去。并且偌大一个峨嵋山，就只伏虎寺有这座钟亭，实在是因建造一座，非有绝大誓愿，经十多年募化不能成功。今以虚无渺茫的事将他毁坏，岂不太可惜了。”孙癞子圆睁两眼，喝道：“你刚才还那们硬，这时又软起来了么？不行，不行，你只知道你这钟亭的工程不小，却不知道我师傅修炼的工夫更大呢。”说罢口中念念有词，跟着将左手握着拳头，仿佛抓了甚么东西对钟放去的样子。这一来不好了，孙癞子的左手五指刚放开，脱手就是一个大霹雳，连钟带亭子都劈落到山下去了。钟破亭裂的响声，震动数里。坐在钟亭底下念佛的老和尚，闻声倒打了一个哈哈，就这们赴极乐世界去了。满寺的僧人一齐惊得来寺后探看，孙癞子也不作理会，劈了钟亭，就大踏步往外走。众僧人向当家师问了情由，大家不服，要追上去将孙癞子扣留，向他师傅论理。了空摇手止住道：“这也是一场魔劫，躲不了的，由他去罢。他有邪术，我等不是他的敌手。”众和尚听了才不敢追赶。不知这幽冥钟被毁以后，毕南山是如何的说法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四回 射怪物孙癞子辞师 卖人头邓法官炫技

话说孙癞子得意洋洋的出了伏虎寺，自以为这事做得痛快，师傅必然称赞他。回到洞中，见师傅照常在石床上打坐，不敢惊动。正要做自己的功课，毕南山忽张眼呼他到跟前，说道：“你下山去罢，我这里容不了你这样

粗暴这样大胆的徒弟。幸亏你的野性显露得早，若再过几年，你自己的内丹有了火候，那还了得。”说时，待伸手向孙癞子顶门拍去。孙癞子不觉大惊失色，知道这一拍，是要将他自己所得的内功和法术，一股脑儿收回去，立时仍变了个寻常人，吓得趁势跪拜下去，闪开了这一拍，叩首哀求道：“弟子有过犯，求师傅责罚，就是打死也情愿，只求师傅不要驱逐下山。”毕南山指着孙癞子骂道：“你这东西，敢如此胆大妄为，还了得。幽冥钟妨碍我的修炼，已有一个月了，若可以将钟毁坏，还待你去动手么？故念你这番妄动，居心是在要不耽延我修炼的时刻，尚可饶恕。只是你粗暴大胆的处分，不能宽免。罚你吊饿三天，看你下次敢也不敢？”随用手向房角上一挥，孙癞子便身体不由自主的，仿佛脚上有绳索捆绑了，身体即刻在房角上倒悬起来。偷眼看师傅，闭目打坐如故。钩起腰去摸脚跟，却又摸不着甚么。初吊时还能支持，吊了一会，就渐觉难受了，只得运用起工夫来。经过一昼夜，肚中又饥饿，身体又痛楚，甚么工夫也运用不灵了，忍不住痛哭求饶。毕南山又责骂了一顿，才将他放下。从此没有幽冥钟响，毕南山每夜作法起雾，便用不着等候了。

又过了些时，这夜孙癞子正跟着毕南山在山顶上修炼。此时孙癞子的法力，已比初出洞时高强几倍了，无论如何浓厚的雾，能一眼看个透明。这夜的月色，也分外皎洁，孙癞子看见离毕南山约有百步之外，有一只绝大的狐狸，朝着毕南山，和人一般的跪在地下，捣蒜也似的叩头。口里衔着一件白色的东西，初看分不出是甚么。孙癞子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去，原来是一个人的头颅骨，大约是从坟堆里掘出来的。只不知他是这们衔在口里叩头，有甚么用处。再看自己师傅，似乎还不曾觉着的样子，只是闭着眼不作理会。那狐狸叩了一阵头，和人一般的用两脚立起身来，向前走了几步，重复跪下叩头，又叩了几十个头，又立起身向前走几步。如是者三四次后，跪下去就将头颅骨放在地下。每叩一个头，朝着毕南山“吱吱”的叫几声。孙癞子见狐狸开口叫起来了，以为自己师傅必然张眼看看。谁知毕南山竟象是睡着了一样，仍是不作理会。狐狸叫后又衔了头颅骨向前走，孙癞子见狐狸已走近毕南山不过十来步远近了。心想：时常听人说，狐狸是会迷人的，莫不是这孽畜不怀好意，这们一步一步的逼过来，想将我师傅迷惑？我师傅若不是被他迷了，怎么在跟前这般叫唤也不听得呢？我不在旁边看见便罢，既看见了，岂有袖手旁观，不救师傅之理？并且人人都一般的传说：狐狸精是害的东西，我杀死他也可算是除了一个害。

孙癞子主意已决，他此时已得毕南山传授了不少的法术，当下就用左手结了一个雷诀，才举起来还不曾发放，那狐狸仿佛已经察觉有人暗算了，掣身就待逃走。孙癞子到这时那里肯容他逃脱，一面将雷诀向狐狸发去，一面口里喝道：“孽畜，待逃到那里去！”就这一举手之间，烟雷生于掌握，霹雳起于空中，眼见那狐狸被雷劈得就地一滚，山岭都摇摇震动，即见毕南山的袍袖一拂，张眼向孙癞子叱道：“胡闹，他干犯了你甚么，应当伤害他的性命。你既居心如此狠毒，我这里容你不得，就此下山去罢。”毕南山这一番发作，只吓得孙癞子魂都掉了，慌忙翻身跪下，说道：“我并不是居心狠毒，要将他处死。只因见他一步一步的向师傅跟前逼过来，师傅闭目静坐不曾觉着的样子，恐怕他不怀好意，想乘师傅不觉，暗加伤害，所以用雷火伤他。”毕南山当下鼻孔里哼了一声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的法术能制伏的东西，能伤害我么？我当时初带你出洞的时候，是如何吩咐你的？象你这般浮躁的

人岂是载道之器。”孙癞子不敢多辩，惟有叩头哀求饶恕。毕南山的气忿虽已渐渐平了，然终不肯答应容留他的话。毕南山走近那狐狸，指给孙癞子看道：“你瞧见了他这般皮焦肉烂的样子，心里也得安然么？你虽是为要救我才杀他，但伤生为修道人第一件宜守的戒律，我曾屡次叮咛吩咐，你于今既犯了这条戒，没奈何只得教你下山去。你此后虽离开了我，然一般的可以修炼，倘修到了须我指引的时候，我这里自然知道，自然前来指引你，若不努力，就休想此生再见我了。你看，天色已经亮了，你就此下山去罢，这山下有我收藏的一锭银子，你可拿去做回浏阳的路费，到家还充足有徐。”孙癞子本是个无家可归的人，这回师徒相处又有几年了，忽一日教他分离，他那里舍得，当下忍不住便哭起来。毕南山安慰他道：“人生遇合都是前缘，一点儿不能劝强。你只牢牢的记着：此后多行功德之事。猛勇精进，与我会面之期，必不在远。如果拿着这点法术下山去胡作乱为。你只一转念头，我便完全知道，虽在万里以外，也能在顷刻之间，取你性命。”孙癞子原想哀求再容留几时，因看毕南山的神气十分决绝，料知是有定数，无可挽回的了。只得依依不舍的拜别师傅，含泪下山。

才行了十来步，满山云雾都顿时开朗了，一轮红日已冒上地面来，映射得满山树木戴露的枝叶上，一道一道的光芒闪烁，仿佛每株树上，结了千万颗明珠。孙癞子到峨嵋虽住了几年，却不曾有一次在这时候出来，流连过这般美景。少年人的心性容易转变，无论甚么忧愁的事，只须换一个境界都忘怀了，师徒离别之感，也只在刹那。当时看了这种朝阳初上的丽景，便立住脚举眼向四山望了一望，想道：“我记得初到这山里的时候，已在黄昏过后了，暮色苍茫，山上形势，全看不见，并且连来路的方向，此时都想不起来了。究竟浏阳在那里？我于今当向何方走去才不错呢？”随即又转念道：“好在我并没有父母兄弟和田产在浏阳，虽是浏阳人，也不必就赶回浏阳去，慢慢的访问，便多走时日也没要紧，且下了山再打听罢。”想到这里，刚待提步下山，猛然想起一件事来，连连的跺脚，说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师傅说，他有一锭银子，收藏在山下，教我取了做回浏阳的盘缠。这样大一座峨嵋山，我不问个明白，知道那一锭银子藏在山下甚么地方呢？若围着这座山寻找，只怕寻找三年五载，也是枉然。这山下不是没有人来往的，收藏了若干年，没被人拾去，可知收藏得很深密。我不回去问明收藏的所在，是不能成行的。”边想边回身走了几步，看毕南山平日打坐的一块大岩石，依然光滑滑的受着日光，只岩石上已不见了师傅的踪影，再者那狐狸倒毙之处，也不见狐尸的所在了，但是细看地上还有一团烧焦了的狐毛，旁边丈多远一棵大松树底下，有一个小小的新坟，泥土还松，一看就知道是新筑的。

孙癞子暗想道：我每夜跟随师傅在这里修炼，这里周围半里来远近的一草一木，我都认看得仔细了，何尝见过有这们一个坟堆呢，可见得这坟就是那狐狸藏骨之所。我拜别师傅才走了十来步就回来，耳内不曾听得一点儿声响，这坟堆便已筑成了。我若有了这种神通，就不在师傅跟前，也不愁修不成道了。想罢，又向坟堆默祝道：“我因制不住一时火性，胡乱伤了你的性命，以至被师傅驱逐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死在九泉之下，不用怨我，等我修道成功的时候，一定首先超度你。”孙癞子此时还有些稚气，以为是这般默祝一阵，可以表示悔意，算是向狐狸道歉。那知道默祝已毕，耳里就听得有很娇嫩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你孙癞子不要假意慈悲，我母亲无端屈死在你手里，我只恨自己力弱，不能即时将你碎尸万段，谁稀罕你将来超度。”

孙癞子吃了一惊，连忙回头看左右前后，都没有甚么形迹。心想：我不过心里默祝一番，并不曾说出声音来，这小狐狸精居然知道。怪道师傅说，只须我念头一转，他老人家便完全知道。我此后存心，倒是疏忽不得。小狐狸精既明说了自恨力弱，奈何我不得，我也用不着理他，到洞里见师傅问那锭银子去罢。遂掉臂不顾的向平日回洞的道路走去。

约莫走了二三里，不由得心中诧异道：“我记得洞口离山顶没有多远，平日来回都是一会儿就到了，怎么此时走了这们远，还不见那大石岩呢？并且这山的形势，也不像平日常经过的、难道每日来回两次的熟路，也会走错吗？必是不留神的走过了，不回头必越走越远。”遂又回头走着，细细的向左右察看，越看越不像洞的情景。这一来，可把个孙癞子弄糊涂了，找来找去，又找到了山顶葬狐狸的坟堆跟前。孙癞子定了定心神，想道：“必是刚才在我耳根边说话的小狐狸精怀恨，有意是这般捉弄我，迷了洞口，使我见不着师傅，问不到藏银子的所在，没有盘缠回浏阳。也罢，没有银子，难道我就走不动吗？莫说我还有这多法术，就是不会法术，也不见得不能回浏阳。”想到这里，便决心不再寻洞口了，大踏步顺路向山下走去。已走到离山脚不远了，忽听得树林中有“嚶嚶”的哭泣之声。侧耳听去，觉得十分悲惨。忖度这哭声是个女子，离身边并不甚远。孙癞子少年好事，思量这一带树林里并没有人家，有甚么女子一清早起来，就独自跑到这树林中哭泣呢？大凡放声哭泣的人，为是有不得了的事。师傅吩咐我多行功德之事，我若能替这哭泣的女子出力。或救她的性命，或减她的痛楚，岂不就做了一件功德之事。自觉这念头有理，即时遵着发声的方向走进树林，觉得哭声更近了，耳里并听得出是如怨如诉的女儿哭母声，仿佛就在离身数尺远近。孙癞子一听清楚是女儿哭母，登时就想起那说话的小狐狸精了，向左右望去，却仍是看不见形迹。忍不住用脚在地下一顿，喝道：“哭的到底是狐是鬼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这们横行，还了得吗？”这几句话一喝出口，即见一只浑身黑毛的狐狸，连头尾足有五尺来长，靠近一株树根伏着，似乎知道自己露出了原形，很是着急，慌里慌张要逃走的样子。孙癞子不曾在白天看过这们大的狐狸，卒然发见了，自免不得也吃了一惊，正待看个仔细，那狐狸也拖着扫帚一般的尾巴，不顾命的逃跑。孙癞子虽不敢再存伤害了他的心，然因想看它逃到那里去，不知不觉的就跟着追赶。只见那狐狸跑不上两三箭远近，就钻进一个小小的石岩里面去了。

孙癞子追到石岩跟前，低头伏身看石岩里面，也好象是一个石洞，漆黑的看不见里面深浅大小的情形，只是岩下的窟窿极小，便是三五岁的瘦弱小孩，光着身也不容易钻进去。窟窿周围的石上，都磨擦得非常光滑，可知不断的有狐狸进出。孙癞子笑道：“原来这地方就是你这小狐狸精的巢穴。我虽用雷劈了你的母亲，但我师傅既将你母亲的尸体埋葬了，并筑了坟堆，我又在坟前默祝了后悔之心，并许了超度他，你不应该迷了我的方向，使我不能回洞，见不着师傅，得不着盘缠。我原是不恨你的，至此也不能不恨你了，性命可以不伤害你的，但须扰得你暂时不能在洞里存身，以泄我迷途之忿。”举头看岩边有好几株树。孙癞子在看牛的时代，就惯会上树当即爬上树去，折了一枝大树丫下来。两脚刚着地，瞥眼就看见那只黑狐狸从洞里窜了出来，跑的真快，霎霎眼便没看见了。孙癞子疑心是自己的眼花了，料想狐狸不能逃跑得这般快。随把树丫的小枝去了，仅留了头上几根小枝叶，从窟窿口塞将进去，以为这样狐狸的巢穴，纵深也不过数尺，有这们的树枝，

足够戳到底下。谁知塞进窟窿去，毫无阻挡，直塞到树丫都进了窟窿，孙癞子还不舍得放手，自己将身体伏在地下，伸直了右臂，也送到窟窿里面去。在里面握紧树丫，用力搅动了几下，忽觉得窟窿旁边，有一件尖锐的硬东西碰得手痛，顺手放下树丫一摸，摸着了似很沉重，取出来看时，原来竟是一个大元宝，朝窟窿口的一方面，也磨擦得非常光滑了。

不由得喜出望外，连忙跪在地下叩头谢了师傅的赏赐，起身待走，忽又转念道：“照这情形看来，我是错怪小狐狸精了，他原形都保不住不显露，那里能有神通迷我的路。我无端将树丫塞进他窟窿里，若不取出来，他果然早已逃出了窟窿，到还罢了，不过从此回不得巢穴。

倘若还在里面躲着，不能出来觅食，不活活的将他饿死吗？”遂揣好了银子，仍伏身把树丫拖了出来，才下山寻人打听了回浏阳的道路。

在路上也不知走了多少时日，向人打听了多少次路程，一日毕竟被他走到了浏阳县。他既没有家可以回去，又没有亲朋戚友之家可以投奔，初到浏阳，只得权且找了一家客栈住下。他虽是在浏阳生长的人，然一则因生长在乡下，不曾到这县城，二则因那时年纪太轻，又出自穷家小户，所以对于浏阳的一切情形皆不熟悉，不过一口浏阳话还不曾忘记说就是了。一到了浏阳县，心里说不尽的高兴，每日在客栈里吃了早饭，就到街上去闲逛。打算在客栈里略住些时，再到自己生长的乡下去，谋安居生活之道。

这日，他正在街上缓缓的走着，忽见前面远远的大群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一个个眉开眼笑的，不知围拥着一件甚么东西，边看边走。孙癞子是专在街上瞧热闹的，看了这情形，自然加紧了脚步，迎上前去看，他不看倒也罢了，这一看几乎惹出一场大祸来。原来大家围拥着看的。乃是一条三尺来长的木凳，凳上放着一颗人头。木凳并没被人推挽，自然会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。那人头虽是自颈以下截断了，但是不见一点儿血迹。两眼并和平常人一样，能左顾右盼。头发朝天绾了一个道装髻，还戴了一枝古玉簪。周围看的人虽多，连小孩子都没一个敢动手去探摸的。孙癞子看了，虽知道是有人卖弄法术，然不知道这人是谁，是何等样的人物？正想找一个人年老的人打听，凑巧有个人看了，向旁人称叹道：“象邓法官这们高强的法术，普天下只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。”这人听了点头道：“法木确是高强得很，不过说普天下找不出第二个，就怕未必，只我浏阳自然没人及得他。”又有一个离木凳远些儿的人听了，答道：“我浏阳若有人能及得他时，他也不敢这们横行无忌了。”这人说还未了，就有个年老些儿的，连忙摇手止住道：“快不要随口乱道，你以为他只有颗头在这里走，便听不出你说的什么话？此时这头不能开口，等一会剃过了头发回去，一般的能将眼里看的情形，耳里听的言语，一五一十说法给那邓法官听呢。”那说话的人道：“隔了这们远，我方才说的声音又不大，料他也不听得。并且看他的人这们多，他即算听得了，也不见得便知道是我。”孙癞子这才知道是邓法官的头，因想看这头究竟如何举动，便不暇多听这几个人谈话，即跟上人头同走。

又走了十来家后面，到一家剃头店门口停了，只见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人，装束情形与普通剃头的差不多，好象欢迎上宾的神气，慌忙走出店门，恭恭敬敬的对这头拱手，笑道：“邓法官今日又来光顾小店子，请进、请进。”说着，将双手先在自己衣上揩擦了几下，觉得揩擦干净了，才诚惶诚恐的捧起那头来，走进店就一张高凳子上安放了，和平常人剃头一般的剃起头来。剃干净了，仍捧出来安放在长凳上，那凳又自然能行走了，孙癞子是个会法

术的人，见了这种情形，如何肯舍了不看个究竟，遂又跟着长凳行走。不知跟得一个如何的结果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五回 斗妖术黑狗抢人头 访高僧毒蛇围颈项

话说孙癞子跟着邓法官的头，走进一条巷子，又污秽又狭小，使人一望而知是穷家小户聚居之所。孙癞子心里想道：难道这个邓法官就住在这么一个贫民窟窿里吗？他既学会了一肚皮法术，只应该在浏阳替人家拿妖捉怪，保人平安。无端的取下头来，是这般招摇过市，以致满街的老少男女都和看把戏一般的围拥着走，象这样的逞能，也就太无味了。我今日不遇着便罢，既遇着了，倒得和他开个玩笑。

说起来真怪，孙癞子不曾转这念头的时候，那邓法官的头被长凳驮着只顾向前行走，两眼虽是不住的开合，然并不注意看谁一眼。孙癞子才转这念头，那头似乎已经知觉了，两眼登时横过来，圆溜溜的向孙癞子瞪着。孙癞子见了，随即现出笑容，仿佛向熟人打招呼的神气，接着举右手迎头一招，那头便如被人推了一把，朝后滚了下来，长凳仍不停留的向前走了。许多跟进巷口看热闹的人见了这情形，也莫名其妙，只一个个发出诧异的声音，喊道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，邓法官跌了跟斗了，我们快些追上去，将长凳抢回来。若不然，这颗头只怕不能回去了。”其中有一个年少的说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们不曾听得邓法官说过吧？凡是遇着他用法术驱使甚么物件在街上行走时，万不可动手和拦住去路，如不听吩咐，必有大祸。于今邓法官的头已进了这巷子，离他家不远了，我想这头，忽然滚下凳来，必是邓法官有意要玩一个甚么把戏给我们看。不然，决不至无故滚下地来，你们看，这头已滚向前追赶那凳去了。”只见这头在地下转了几转，即一路翻滚直向长凳追去。孙癞子那里肯放他走呢，口中默念了几句，伸手一指那头，那头立时如有绳索牵扯，又是一路翻滚，退还原来落地之处了。看的人尚不知是孙癞子与邓法官斗法，但见人头滚来滚去，真以为少年说的话对了，果是邓法官有意玩一个把戏给大家看。只见那头接连来回滚了八次，看热闹的人只觉得好看，大家拍掌欢呼邓法官好法力。

谁知大众欢呼的声音还没停歇，突然从人丛中钻出一只黑狗来，一口咬住那头上的发髻，依着长凳去的方向便跑。孙癞子看了，大笑道：“人奈不何，狗奈得何吗？回来，回来！”说着，对狗招了招手，那狗仿佛听了主人的呼唤，登时摇头摆尾的，衔着那颗人头回到孙癞子跟前。孙癞子弯腰从狗口中取下那头来，托在手中抚摸。看热闹的这才吃了一惊，知道是孙癞子与邓法官斗法。大家从孙癞子手中看那颗头时，额上的汗珠儿，颗颗掉下来比黄豆还大，两只眼睛也红了。就有人向孙癞子请教了姓名，说道：“邓法官今日遇着对头了，这回吃苦不小，只看他这一颗颗的汗珠儿，就可知道他此时甚是着急，可以饶恕他么？”孙癞子点头：“我孙耀庭出门多年，于今刚回浏阳不久，不但不曾和邓法官见面，并不曾闻他的名，与他毫无冤仇，谁愿意无端与他做对头。不过我们学法术的人，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可轻易使用法术，剃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，何必要是这们招摇过市，害得许多

过路的人都跟着瞧把似的，岂不无聊之至，我因此要和他开个玩笑，使他知道学法术的人，是这般瞎闹不得。他既急成了这个模样，就放他回去也使得。”话才说了忽见一只篮盘大的麻鹰，从天空如射箭一般的扑下来，一伸爪也是抓住那头的发髻，冲天飞去了。孙癞子不觉仰天笑道：“何苦要费这们大的事，我既存心放你回去，便用不着再闹这玩意了。若安心给你下不去，鹰与狗又有甚么分别？”一人向孙癞子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亲眼看见的，虽知道是你存心放他回去，他这鹰方能钉着头飞，但他或者还以为是自己的法力抢回去的呢，他仗着法力高强，在我浏阳横行无忌，我浏阳人被他害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，已不在少数了。难得你是浏阳人，法力更比他好，他就住在这巷子里，何不去会会他，也替我们浏阳人出一口气呢？”孙癞子看这说话的人。年纪虽止二十多岁，做手工艺的装束，然言谈举动，看得出很是诚实，不象是一个轻浮多事的少年。并且说话时，面上还带着些忿怒的神气，孙癞子料知这少年即是被邓法官害了的一个，随即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你老哥贵姓？听老哥的语气，邓法官必有对老哥不起的地方。”少年答道：“我姓张，我父亲就是在北城外烧砖瓦窑的张连升，在浏阳烧了四十多年的砖瓦窑。凡是久住在浏阳的人，敢说不问大家小户，没有不知道我父亲的。张连升的砖瓦，有名的价钱公道，货色认真，并不曾有事得罪过邓法官，不知他为甚么平白无故的找我父亲为难，竟将我父亲的窑捣毁。我父亲那时已有六十多岁了，受不下这般气忿，没几日就咬牙切齿的死了。”孙癞子一听少年提起张连升的名字，却想到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曾听人闲谈过烧窑的张连升，法术异常灵验，时常替人画符治鬼，不取分文。寻常不会法术的人烧窑，每每因误犯了土煞和窑神，不是窑匠害病，便是窑里的砖瓦破碎，惟有张连升的窑，那怕架在太岁头上，也平平安安的出货。只不知邓法官是怎生与他为难的。当向少年问道：“你父亲张连升不是也会法术的吗，如何被邓法官捣毁了窑呢？”少年叹道：“若不是我父亲会法术，大约姓邓的也不至找来为难。不过我父亲虽则会法术，然从来不曾见他在人跟前无端夸耀过。便是有人求他去治病，他能推诿的，还是推诿不去，必不得已也不问病家要钱。邓法官素不与我父亲相识，我父亲也不知道他到浏阳来了。他原是醴陵人，前年才到浏阳来。究竟到浏阳来干甚么，也无人知道。专喜在稠人广众之中，显出他的法术来，好象惟恐旁人不知这他会法术似的。

“他第一次显法，我也在场。记得在去年正月十五，有一个绅士雇了戏班在龙王庙演戏酬神。新年无事的人多，看戏的比平时多了几倍。正月间天气寒冷的，人人头上都戴了帽子，姓邓的就拿着各人的帽子显神通。只见他忽伸手向自己头上抓下帽子来，朝天舞了几下，向空中一掷，那帽子脱手就变了一只乌鸦，展翅在空中盘旋飞舞。立在他后面的人看得清切，都仰面观望，不提防那乌鸦才飞绕了几转，各人头上的帽子，都跳起来，离开各人的头颅，也变做乌鸦，跟着那只乌鸦飞个不住，霎时间就有千数百只乌鸦，在众人头顶上飞的飞，扑的扑，日色都被遮得没有光了。看戏的遇了这种情形，不由得又惊讶又欢喜，知道是他使的手段，就争着问他的姓名，于是满庙的人。都知道他邓法官的神通广大了。乌鸦飞舞了一阵，仍飞回各人的头上，各显原形，还是顶帽子。是这们到处显法术，我父亲不仅不肯在场和他为难，并存心躲避他。每见他来了，就悄悄的抽身走开，到底不知他为甚么放我父亲不过？”去年八月，我父亲正在窑棚里烧窑，只差一两日就要出货了。好好的一窑火，突被一阵冷风吹来，登时完全熄灭了。这样骇人的情形，我父

亲在窑棚里四十年不曾见过，只得点起香烛来请师。谁知烛刚点着，也被一口冷风吹熄了。我父亲知道有人暗算，正捉住一只雄鸡，待一撕两半，姓邓的却已先下毒手了，天崩地塌也似的一声巨响，窑已倒陷下来，我父亲当时就气得昏倒在地，直到我父亲死后，我到窑棚附近打听才明白当时的情形。

“原来那日姓邓的到他朋友家中闲谈，朋友的家就在窑棚对面。那朋友忽问邓法官道：“对角窑棚里的张连升，你认识么？”邓法官摇头道：“只闻名不曾见面，听说他的法术不错，不知究竟怎样？”那朋友道：“张连升的法术，是在我浏阳有名的。收吓、断家、催生、接骨，没一件不灵验非常。你只看他烧窑四十年，无一次不顺利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法术是浏阳数一数二的了。”那知道这话就触犯了姓邓的，不服气似的说道：“不见得他张连升在浏阳是数一数二的法术，我多久便想瞧瞧他的本领。你既这们佩服他，我且和他开个玩笑你看，我借你这床上睡一睡，你躲在大门里面，偷看对过窑棚里有甚么举动，随时报我知道。”那朋友不知道厉害，见邓法官仰面睡在床上，就躲在大门里望着对角窑棚。忽见很浓厚的黑烟，突然中断了，如熄了火的一般，便去到邓法官床前，报道：“窑里已不见冒烟了，进火的人现出慌张的样子了。”邓法官挥手道：“再去看，看了情形，再来报我。”那朋友看了我父亲点烛，又去报告。只见邓法官张嘴向空中一嘘，又教朋友去看，那朋友报说我父亲捉了一只雄鸡在手，邓法官顺手拖了一张被单，一面蒙头蒙脑的盖在身上，一面说道：“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！”说时两脚一蹬，两手一拉，被单早已撕成了几块。这边把被单撕破，那边的窑便应声而倒，可恶姓邓的听说我父亲急得昏倒在地，还跑出来远远的指着向那朋友挪揄道：“原来你浏阳人数一数二的法力高强人物，也不过如此。”说罢，得意洋洋的走了，我自恨一点儿法术不懂，不能替我冤死的父亲报这仇恨。难得今日无意中遇见了你，凑巧你又是浏阳人，无论如何也得求你替浏阳人出了这口气。姓邓的还有两个徒弟，比姓邓的更加凶恶，终日在赌场烟馆，无风三个浪，无人不见了他两个徒弟就头痛。”孙癞子问道：“他两个徒弟姓甚么？叫甚么名字？是浏阳人么？”张连升的儿子说道：“他大徒弟姓王，多半也是醴陵人，前年与邓法官同过浏阳来的。浏阳人看他身体生得很大，相貌又很凶恶，都呼他做王大门神，外人知道他名字的倒少。二徒弟是来浏阳不久收的，姓赵，名如海，浏阳北乡人。年纪虽止二十四岁，却生成一身好气力，拳棒工夫，浏阳一县人没一个敢惹他，自拜邓法官为师后，更是横行无忌了。”孙癞子道：“照你所说的，他师徒既在浏阳如此横行，应该有人出头惩创他才是道理。我虽是浏阳人，不过从小出门在外，现在刚回来没几日。故乡情形，因离开久了，一时不得明白，你且耐心多等些时，他姓邓的上了今日这番当，若能从此改悔，强盗收心也可以做好人，偌大的浏阳，何处不能容一个醴陵人居住？如果仍怙恶不悛，我自有的对付他的法子。”许多看的人见孙癞子们说，以为是推诿，不肯认真和邓法官作对的话，料知没有把戏看了，各自退出巷去。

孙癞子也待走出来，张连升的儿子却拉住不放道：“你不肯替我父亲报仇，代浏阳人出气，都不要紧，只是得收我做徒弟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我自己求做别人的徒弟，别人还弃嫌我，不要我，我倒能收你做徒弟吗？并且你的年纪，只怕比我还大一两岁，我如何能做你的师傅，快不要这般乱说。”张连升儿子道：“这却不然，我拜师是学法术，但是有法术的便能做我的师傅，年纪大小有甚么相干。我父亲的法术虽不甚高，然确是个很灵验的。我

若是有心要学法术，在几年前就应求我父亲传授我，只因我原来是不打算学法术的。自然在父亲被姓邓的气死后，我报仇的念头，虽不曾一日停歇，然从不敢在人前显露。因姓邓的在这里也有些党羽，我又是个没有能耐的人，倘若向人露出报仇的话来，传到姓邓耳里去了，仇报不了，反把一条性命送掉。刚才看了你和姓邓的斗法的情形，喜得我忘了形，竟当着许多人向你诉说原由。以为你已经与姓邓的破过脸了，听了我的话，立时就可以到姓邓的家里去，替浏阳除了这个毒物，想不到你不肯即时下手。你的法术比姓邓的高强，自然不愁姓邓的寻仇报复，我此后若不拜你为师，求你保护，却如何敢在浏阳居住呢？所以不能不求你慈悲，收我做徒弟，我情愿终身侍奉你。我父母都已去世了，因此刻尚在服中，还不曾娶妻，我家里有几亩祖遗的产业，节省些儿过活，也够我一生的温饱，只求你答应我，我就诚心恪意的迎你到我家中供养一世。”孙癞子心里踌躇道：“我刚下山不久，正是自己要用力做工夫的时候，本不应该就收人做徒弟。不过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终年住在客栈里也不成个局面，难得他能迎接我到 he 家里去，就答应他也没有妨碍。”孙癞子是这们踌躇，张连升儿子不待他开口答应，也不顾地下污秽，扑翻身躯便叩了几个头道：“师傅就不答应，我也在这里拜师了。”孙癞子慌忙拉了他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既是拜我为师，就得请我喝进师酒。不喝进师酒，便传授你的法术，也是不灵验的。”张连升儿子连声应道：“进师酒是应该请师傅喝的。”当下就陪着孙癞子走到一家素来与张连升做往来的酒馆，要了几样下酒的菜，请孙癞子喝酒。

谁知孙癞子此时虽尚是一个少年，酒却好像一只没有底的酒桶，一杯一杯的喝下肚去，与浇在酒缸里一般。一口气喝了十多斤烧酒，才微微的显出些醉意，迷缝着两眼向张连升儿子道：“天色快要黄昏了，你自回家去吧。我趁着这时高兴，要出城去瞧一个朋友，明天再到你家来。”张连升儿子道：“师傅不是说出门多年，才回浏阳不久吗？有甚么朋友住在城外呢？并且这时出城去，等到看了朋友回头，城门必已关了，不能进城。我看不如就到我家用去。师傅喝了这们多酒，在这时分独自跑出城去，很不相宜，到我家睡过了今夜，明天再出城看朋友也不迟。”孙癞子摇头笑道：“好容易喝酒喝得这们高兴，不趁此时去看朋友，岂不辜负了这一团兴致？你不用管我的事，明天只坐在家等我便了。”说完，偏偏倒倒的往外走。张连升儿子不敢多说，急忙算清了酒菜帐。追出酒馆，打算跟在孙癞子背后，看他出城看甚么朋友。若是因喝醉了酒倒在地下不能动时，便好驮着回家。幸喜追踪出来，孙癞子踉踉跄跄的还走得不远，遂不开口，只悄悄的在后跟着，只见孙癞子头也不回的走出城来，翻过了几重山岭，走到一座庙宇门口，庙门已经关了。孙癞子略不迟疑，伸手就推那庙门，竟是虚掩的，随即塞身进去了。张连升儿子惟恐自己师傅顺手将门关闭，自己便不能进去，忙紧走了几步，跑到庙门跟前。喜得孙癞子并没将门推关，大着胆子挨身进去，却不敢跟着走上神殿。看大门两旁有两匹泥塑的马，马前都有一个与人一般高大的马夫。心喜这马夫背后，倒是好藏身之所，三步作二步抢到马夫背后立着。定睛看自己师傅正一步一偏的走上了神殿，故意咳了一声嗽，大声问道：“里面没有人吗？”这话问出没一会，就有一个小和尚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来这里找谁的？”只听得孙癞子答道：“我并不找甚么人，是特来看和尚的。”小和尚带着不快意的声口，问道：“你找那个和尚？我看你象是灌醉了酒的，无故跑到这里来发酒疯，出去罢，这里是佛门清净之地，不许俗人到这里胡闹。”

孙癞子怒气冲冲的说道：“小秃驴好生无理！我来看你这庙里的住持和尚，谁喝醉了酒？谁发了甚么酒疯？看住持和尚，能由你这小秃驴骂出去的吗？”小和尚听了这些话，虽则一肚皮的不高兴，然在究竟不知道来的是甚么人，恐怕真个得罪了住持和尚的朋友，不是当耍的。只得勉强按捺住火性，问道：“你既是来看我们师傅的，见面为甚么不明白说出来，只说是特来看和尚的。庙里的和尚多，知道你是看那个和尚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这庙里有好多的和尚吗，我看只有一个和尚，一个和尚之外，都是魔障。”说话时喉咙里“咕噜咕噜”响了几声，好象要呕吐的神气。小和尚看了这情形，心里已断定不是来看自己师傅的，不知那里的醉汉，胡乱撞进庙门来了。不由得气又冒上来，喝道：“灌醉了牛尿，这佛殿上呕不得，快给我滚出去！真不知是那里来的晦气，山门已经关了，你为甚么敢推开进来？”孙癞子也喝道：“你这小秃驴实在太可恶了，你真个敢不去叫你的住持和尚出来么？若再说我是喝醉了酒的，就别怪我动粗打了你。”说着，将衣袖捋了一捋，做出要打人的样子。小和尚见孙癞子捋起衣袖要打他了，倒高兴起来，笑道：“你这醉鬼想到这庙里来打人么？那就不要怨我出家人不慈悲。”一面说，也一面捋着衣袖。孙癞子那里把小和尚看在眼里，一顺手便抓了过来。小和尚好象也会些拳脚似的，正待挣脱，里面已走出一个老和尚来，问道：“甚么人在这里喧闹？”孙癞子见有老和尚出来，随即将小和尚放了。小和尚受了一肚皮的委屈，正在向老和尚申诉，老和尚不待他开口，就叱道：“孽障！一点儿礼节不懂得，动辄和人相打，还不滚开些。”小和尚被骂得堵着嘴不敢说甚么，老和尚很和气的问孙癞子道：“施主这时分到此地来，有何贵干？”孙癞子也陪笑答道：“并没有甚么事故主，是特来贵庙借一个地方，暂宿一宵，求老和尚慈悲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这却对不起，敝庙地方狭小，不但没有留客的床帐被褥，连容客的所在都没有，请到别处去罢。”孙癞子道：“若有别处可去，我也不到这里来了。没有床帐被褥，便坐着打一夜盹也使得。”老和尚道：“实在对不起，不能遵命。因为敝庙的规则，是从来不许留俗人住夜的。这规则是要一千僧众大家遵守的，不能由老僧破坏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此时天色已经昏黑了，庙外都是山林田野，与其出外死在虎豹口里，宁肯在这庙里吊一夜，虽不得安睡，然不至送了性命。我不占贵庙的地方，难道悬空吊一夜也使不得吗？”老和尚道：“不要和老僧开玩笑，一个人怎么能悬空吊一夜不占地方呢？请到别处去罢，这里委实不能相留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我确能悬空吊一夜。老和尚不相信，我就吊给老和尚看。”话才说了，抬头向屋梁上看了一看，只一耸身，就向正梁窜上去，用三个指头捏住屋梁，身体悬空吊下，问老和尚道：“是这般吊一夜也不行吗？”老和尚忽然哈哈笑道：“请下来罢，原来是好汉有意向老僧显工夫的，确是了不得，老僧已领教了。”孙癞子听了老和尚的话，三指一松，身体如秋叶一般的飘然而下。

老和尚已合掌当胸请问姓名。孙癞子将姓名履历略说了一番。老和尚让进方丈就坐。孙癞子笑道：“我也有一个一点儿礼节不识的新徒弟今日才拜师，却不听我的吩咐。我原是教他归家去的，他公然悄悄的跟我上这里来了，我要本待不理他的，又恐怕被令徒拿住他当贼打。他今日刚拜师，一手工夫不曾学得，打起来不是令徒的对手，请教老法师怎么办？”老和尚道：“既是令徒来了，现在外面么？请进来便了。”张连升儿子见孙癞子已知道他跟来了，不由得心里一冲，待赶紧溜出庙门逃回去罢，又因天色已经晚了，城门久已关闭，不能回家。待仍躲在马夫身后不动罢，一会儿被人搜出来了，

更难为情。

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只听得老和尚向着自己藏匿的所在喊道：“张大哥，贵老师既知道你跟进来了，再躲着有甚么用处呢？”张连升儿子至此再也藏身不住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来，直到佛殿上。孙癞子指着老和尚给他看道：“他是雪山大师，在浏阳是无人不知道的。你是生长浏阳的人，也应该认识。”张连升儿子对雪山和尚行了个礼道：“虽不曾见过老和尚的面，但是闻名已久了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浏阳人个个知道雪山大师，也可以说浏阳人没一个不知道雪山大师。你所闻的名，不过是闻他品行超卓，戒律精严的名，有谁知道他是一个神通广大、法力无边的人啊！”雪山和尚合掌念着阿弥陀佛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是这般替我吹嘘，简直是不容老僧在浏阳住了。”旋说旋让孙癞子师徒进了方丈，分宾主坐定。

孙癞子将本人的履历和学道的经过，向雪山和尚说了一个大概回道：“我在峨嵋的时候，就时常听得四方来聚会的道友谈及老和尚，那时便已打算回浏阳时必来拜访，今日幸是如了我的心愿了。我有一事特来请教老法师：近两年来住在浏阳的邓法官，老法师可曾认识他？”雪山和尚笑道：“怎么不认识，他虽来浏阳只有两年，然不认识他的大约很少很少。”孙癞子点头问道：“老法师本来认识他呢，还是从他到浏阳以后才认识呢？”雪山和尚道：“他到浏阳不久就来看老僧，不是本来认识的。”孙癞子道：“老法师觉得他为人怎么？”雪山和尚道：“老僧出家人，终年不大出庙预闻外事，他为人怎样，倒不觉得。”孙癞子道：“他自从见过老法师后，也时常来亲近老法师么？”雪山和尚摇头道：“仅来过那们一次，以后不曾来过。”孙癞子道：“他来见了老法师，曾有些甚么言语举动，老法师可以使我知道么？”雪山和尚点头道：“这有甚么不可以，不过老僧不愿传扬到外面，使大家都知道他来见老僧的情形，老僧不向人说，外人是永远不会知道的，因为他自己断不愿意拿着去向人说，他当日会见老僧的时候，只略略寒暄几句，就和老僧谈道。老僧索性愚慧，或者因谈论旁门时候，他心中似乎不快，即从左手食指放出一条青蛇来，围绕在老僧脖子上。

喜得老僧的皮肤粗老，不曾着伤，只是不该将他练了多年的法宝，一拉两断的掣在地下，登时显出一柄折成两段的剑来。他看了不由得大哭，说是半生精力，付之流水了。老僧那时虽自悔鲁莽，但也无法补缀他已断之剑，只好敷衍他出了门，自后便不曾见面了。”孙癞子叹道：“老法师使他受了这们重大的惩创，他在浏阳居然还敢肆无忌惮，这东西胆大妄为，可谓达于极点了。”遂将耳内听得的邓法官的行为，和他两个徒弟仗着邪术横行的事迹，一一述了一遍。雪山和尚道：“我虽有耳目，却和聋聩了的差不多，他师徒在浏阳的这些行为，我简直毫无闻见。不过他们左道的人，行径是与寻常人有别，左道是注重尸解的。尸解有兵解、木解、水火解等分别，在学道时候，就定了这人应该兵解或火解。若这人应该兵解的，不作奸犯科，便不致于明正典刑，兵解的境界，不容易达到。所以每有学左道的人，行为比世间一切恶人还恶劣若干倍。这邓法官将来应该如何尸解，外人虽不得而知，然他现在的行为，必步步朝着将来尸解的路上走去。”孙癞子道：“古人修道，志在度人，他为修道而反害人，这道又如何得成就呢？”雪山和尚道：“不如此，又安得谓之左道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我特来请教老法师，应如何对付他，使他以后不在浏阳作恶？”雪山和尚道：“管他做甚么！据老僧看，他在人世横行的日子也有限了，且耐心等些时再瞧罢。”孙癞子在峨嵋山就闻雪山和尚的

名，知道他的道术玄妙，并深自掩藏不露。他说看邓法官在人世横行的日子有限，必不会差错，当下便不再说。这夜孙癞子师徒就在庙里歇宿了。次日作别回到张连升儿子家，便在张家过活，也传授张连升儿子一些小法术，不在话下。

孙癞子自见了雪山和尚出来，过不到半月，就听得浏阳一县城的纷纷传说：“法官被妖精所害，自知不久就要死了，此刻正忙着自己料理自己的后事。孙癞子听了这种传说，暗想：雪山和尚的神通真不错，在两年前见了一面的人，竟能断定他的生死，可知我们的道术，仅能知道一些皮毛，算不了一回事。不过邓法官的邪术，也还有一点儿真材实学，甚么妖精能害他到这一步，倒得去详细打听一番，想罢，径自打听去了。不知打听得究竟是甚么妖精？如何将害邓法官的情形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六回 显法术铁丁钉巨树 卖风情纤手送生梨

话说孙癞子存心要打听邓法官如何被妖精害了的情形，喜得浏阳人都很关心邓法官的事。就是平常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笑，只要是邓法官的，浏阳人多欢喜传说。无论老弱妇孺，随便在甚么地方遇见了邓法官，多是笑嘻嘻的要邓法官使点法术玩玩。邓法官生性欢喜炫耀本领，有人要求他使法，他完全拒绝的时候极少。常有少年妇女在路上行走，忽然裤带做几截断了，裤子掉了下来，赤条条的没一些儿遮掩，被路人看得羞的哭起来。及至拾起裤腰来找裤带时，却又是好好地并不曾断。遇了这种时候，不用疑惑，不用打听，人人都知道必是邓法官在附近，有人要求他使法。有时少年妇女在路上走着，忽然觉得要小解，急涨得片刻都不能忍耐，每每的来不及解裤子蹲下去，真是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，直弄得下半身透湿，寸步难移，不待说是窘状毕露。在这时候，必有一大堆人在附近山顶上，或高阜之外拍手大笑。虽人人知道是邓法官的无聊举动，然被作弄的人，只有哭泣，连骂也不敢骂一句，因为骂了他更有的是苦吃。

邓法官其所以专喜轻薄少年妇女，却有个缘故。据传说他在醴陵曾收了一个徒弟，将符本给徒弟带回家中练习。那徒弟是有老婆的。学法术的人，有许多禁忌，而最要紧是不能与老婆同房。年少的老婆不甘寂寞，劝说丈夫又不肯听，气忿不过，乘丈夫不在家中的时候，将邓法官的符本，塞在马桶里面。丈夫回家不见了符本，诘问老婆，老婆也不隐瞒。把个丈夫气得要死，夫妻打了一架。丈夫跑到邓法官家，将情形告知师傅。邓法官这一气也非同小可，忿然说道：“这种不顾廉耻的贱妇，留在世上有何用处。不如杀死了的干净，”当即发出飞剑，去杀那老婆。想不到那老婆身上正在经期之中，飞剑到她身边的时候，凑巧坐在马桶上，将月经带握在手中，飞剑是通灵的东西，受不得污秽，不敢近前去刺那老婆，只在老婆左右前后飞绕。那老婆低头坐在马桶上，忽见眼前一亮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一条丈来长的青蛇在空中围着自己旋转，心里明白不是自己丈夫使用的法术，便是邓法官使用的法术。也不害怕，顺手提起月经带，对准青蛇掬去。那青蛇即时落地，变成了一柄三尺来长的剑。那老婆还恐怕他有变化，起身涂了些经血在上面。

后来邓法官为污了这把剑，足费了二年多苦工夫，才将这剑修炼还原，赌气不在醴陵住了。那徒弟就是王大门神，也赌气不要老婆了，情愿跟着师傅学法。邓法官便因此不欢喜少年妇女。常说：少年妇女只知道淫欲，为要遂自己的淫欲，无论如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，有时连性命都可以不顾，廉耻是不待说不放心上。这类少妇，尽可不必重视她，尽可任意轻薄她，邓法官的这般存心，所以在浏阳专一欢喜寻少年妇女开心。有些生性淫荡的少年妇女，不知邓法官存心轻薄他们，见邓法官和他们谈风话，以为他是一个喜嫖的人，倒找着邓法官亲近，要求邓法官玩把戏给他们看。

邓法官的把戏，本是随时随地都喜玩给人看的。合抱不变的大树，邓法官只须用一口寸来长的铁钉，插进树身里面，次日看这树，就枝枯叶落的死了。浏阳四乡的大树，是这般被邓法官钉死了的，已不计其数了。只南乡社坛旁边有一枝古梨树，老干撑天，已多年不结梨子了。这树的年代虽不可考，然至少非有数百年，不能长得这般高大，这般苍古。邓法官在夏天里，每日坐在这树下歇凉，不曾用铁钉将这树钉死。这日，也是他的劫数到了。不知因甚么事走社坛前经过，见梨树下已有几个乡里人就地坐着闲谈。细看那几个，都是素来会面认识的。那几个人见是邓法官来了，齐立起身来笑道：“好几日不见邓法官的把戏了，难得今日在这里遇着，我们正在谈论，没有会寻开心的人在一块儿玩耍，就是人多也觉得寂寞。

有你邓法官来了，我们便不愁不开心了，请一同坐下来歇歇，玩几套把戏给我们瞧瞧。”邓法官笑道：“我玩把戏给你们瞧，你们是开心，只是这们热的天气，我不坐着乘凉，却来玩把戏给你们看，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边说，边一同坐下来。众人问道：“我们听说浏阳又来了一个法术高强的人，叫甚么孙癞子，有一天曾和你斗法，将你的头颅扣住不放，害得你出了满头的汗，还亏了看的人替你求情，孙癞子才放你走了。这话传遍了满城，是不是果有这们一回事？”邓法官摇头道：“孙癞子和我开玩笑的事是有的，不过他的本领有限，我并不怕他。那日的事，满城的人都知道是我差神鹰将头颅夺回的，谁也没替我求情。”众人道：“你既不怕他，他找你开玩笑，把你的头颅扣住，你为甚么不去报复他，使他知道你的厉害呢？”邓法官道：“他与我无缘，我去找他干甚么？”众人听了，知道是掩饰的话，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。

其中有一个年老些儿的人，忽向邓法官说道：“昨日我那邻居张婆婆的儿子张一病了，原是要请我进城去接你来画符的，那知道还来不及动身，张一便两脚一伸死了。”邓法官问道：“是发了急痧症么？死得这么快。”这人道：“要说是急痧症，却又和平常的急痧症不同。平常的急痧症，多是肚里痛，或吐或泻，或是一倒地就人事不知，遍身发黑。张一的病不是这样，张婆婆说是被狐狸精缠死了。究竟不知是也不是？”邓法官笑道：“狐狸精缠人，那里有一缠就死的道理。张婆婆何以见得是狐狸精呢？”这人道：“近一个月以来，张一本来身体瘦弱得不像个人样子。我虽是他邻居，因平日来往不密，也没人留神他是病了。直到昨日，忽见张婆婆慌急得甚么似的跑过我这边来。说道：“不得了，我儿子病得要死了，要请许大叔替我去城里将邓法官接来。”我问她儿子忽然得了甚么病，这们厉害？他说：他昨日起床就如痴如呆的不说话，饭也没吃多少，刚才陡然倒地，口吐白沫，也不知是甚么症候，看神气只怕是……张婆婆说到这里，即凑近我的耳朵，说道：“只怕是有妖精作祟，非请许大叔去城里将邓法官接来，旁人不容易治好。”

我听了觉得奇怪，当即跟张婆婆到他家里看张一时，果然还倒在地下。要说不省人事，口里又“叽哩咕噜”的说个不了。口旁流出许多白沫，两脚直挺挺的不动，两手忽伸忽缩，好象要推开甚么东西的样子。我看了，也疑心不是害病。因见张婆婆只有这一个儿子了，若张一有个三长四短，眼见得张婆婆非出外讨饭不能过活。天气虽热，也只得帮他向城里跑一趟，想把你请去瞧瞧，谁知等我回家穿好了草鞋要走，还没走出大门，已听得张婆婆一声儿一声肉的号陶大哭起来了。我吓了一跳，再跑去看时，张一竟自咽了气了。天气又热，张婆婆又没钱办丧事。幸亏张婆婆有留着他自己用的一口棺材，地方上人恐怕张一的尸臭了，害得地方闹瘟疫，就拿张婆婆的棺材把张一睡了，马马虎虎的抬到山里埋葬。张一死后，张婆婆才敢说出来。

原来张一在一个月以前，每夜睡了，就象有人和他在一床说话的样子。张婆婆听了，问过几次。张一只回说是说梦话，并没有和他说话的人。张婆婆每夜听得，越听越亲切。前几日又问张一，并对张一说：你近来的脸色很是难看，身上也瘦得不成样子，你若再隐瞒不说出真情来，岂不是害了自己。张一知道瞒不过，才说：有个姓黎的姑娘，就住在这个社坛不远，年纪十六八岁，生得美丽非常，在一月以前，因那日天气热的厉害，张一打从城里回家，因喝了几杯酒，走到社坛，天色已黄昏时候了，酒涌上来，觉得身子疲乏，就坐在这一棵梨树下歇息歇息，刚待合上两眼打一回盹，忽觉有人在肩上轻轻拍了一下，惊醒看时，乃是一个姑娘。这姑娘就是姓黎的，问张一为甚么坐在这里打盹？张一见了女人，素来是欢喜偷偷摸摸的，大约当时见了这姓黎的姑娘，就干了不顾廉耻的事，并且还约了每夜到张家相会。张婆婆心里疑惑是狐狸精，口里却因张一吩咐了，说黎姑娘是不曾许配人家的姑娘，每夜来张家的事，不能使外人知道，遂不敢向人说。直到昨日张一快死了，还不敢大声说妖精作祟的话。那妖精说住在社坛旁边，我想我们不是时常在这树底下乘凉吗，有谁见过甚么妖精呢，据你看，张一究竟是不是妖精害死的？”邓法官听了，冷笑道：“黎姑娘竟敢是这般作祟害人，我真不曾想到。可惜许大爷昨日不到城里接我，”这姓许的答道：“我还没走出大门，张一便已咽了气，还接你来做甚么呢？”邓法官道：“在断气一个时辰以内，我还有法可设。这虽是张一该死，但是，妖精也实在太可恶了。”众人听了，都问道：“到底是一只甚么妖精？是狐狸精么？”邓法官生气的样子答道：“那是什么狐狸精，老实说给你们听吧。”说时，伸手向老梨树一指道：“就是这棵梨树，年久成了妖精，大约张一那次坐在这下面打盹的时候，因喝醉了酒，心里有些胡恩乱想，所以妖精能乘虚来吸取他的元阳。”众人都吃了一惊，一个个抬头望着梨树出神。姓许的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说道。”这却怎么了，这梨树正在大路旁边，来来往往的，在这下面歇息的，每日不知有多少，谁知道坐在这里，心里便不能胡思乱想，将来不是还要害死好多人吗？”邓法官道：“这事我不知道便罢。既知道了，岂能袖手旁观。我到浏阳，已不知道钉死了若干树木，只这梨树我没下手。就因为他生长在大路旁边，枝叶茂盛，可以留给过路的人乘凉避雨。于今他公然敢出来兴妖作怪，我怎肯饶他？”旋说，旋从怀中探出一口寸多长的铁钉来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弯腰拾了一个鹅卵石，将铁钉钉入树身。回头向众人说道。”你们瞧瞧罢：到明天这时分，便教他枝枯叶落，永远不再生芽。”姓许的向树身端详了一会儿道。”依我看像这们大的梨树，就用刀斧劈去半边，只要在土里的根没有伤损，也不至于枝枯叶落。这一点儿长的铁钉，仅钉在他的粗皮上，不见得能教他死。”

邓法官笑道：“你不信，明天来瞧着便了。”众人接着又谈论了一会，才各自散回家去。

次日，邓法官也觉放心不下，知道这梨树不比寻常，恐怕真个一铁钉钉不死，给地方人看了笑话，亲自走到社坛来探看。只见昨天在场的几个人都已来了，齐起身迎着邓法官道：“你看，这树的枝叶，果已枯落得不少了，大概是因这树的年数太深远，生气比寻常的树足些，所以一日工夫，不能教他完全枯落。”邓法官抬头细看那荫庇数亩的枝叶，已有一大半枯黄了，心里也认众人所道的不错，连忙点头道：“是生气太足，枝叶太多的缘故，任凭他的命根有多们长，也挨不到明天这时分，不愁他不死个干净。”于是大家又坐下来谈话。

正谈得高兴，忽有一个年约三十来岁的妇人，肩挑一担蔑箩，缓缓的从城里这条路上来，那妇人身上衣服虽是破旧，倒洗濯得很清洁，一望就使人知道是个农家勤奋的妇人。肩上担子，似乎有些分量，挑不起，走得很疲乏的神气。走近社坛，便将担子放下，离众人远远的坐着休息，箩上面有盖，看不出箩里装的是甚么东西，众人看这妇人的容貌，倒生得甚是齐整，眉梢眼角，更见风情。不由得几个悄悄的议道：“这妇人没有丈夫的吗？怎么一个女人，会挑着箩筐在外面走呢？”邓法官低声问姓许的道：“你们也都不认识这妇人是那里的么？”姓许的点头道：“且待我去问问她，箩筐里甚么东西？挑到甚么地方去？”说着，从容起身走过去，陪着笑脸问道：“请问大娘子，这箩里挑的甚么东西？从城里挑出来的么？”妇人也不抬头看姓许的，只随口应道：“半担宜昌梨子。”姓许的听了是宜昌梨子，很高兴的接着问道：“挑回家自己吃吗？”妇人微微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若有钱能吃半担梨子，也不自己挑着在路上走了。”姓许的道：“不是自己吃，是贩来到乡下发卖的么？”妇人低头应是，显出很害羞的样子。众人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看了，心里不免冲动起来，也走过一手将箩盖揭开，说道：“好宜昌的梨子，卖多少钱一斤？”妇人踌躇道：“不好论斤的卖。大的卖三文钱一个，小的五文钱两个。”后生拈了两个，在手中掂了掂轻重道：“大的两文钱一个，肯卖么？若是两文钱一个能卖，我就做东。这里共有八个人，十六文钱卖八个，大家解一解口渴。”妇人摇头道：“两文钱一个买我的小的，我都贴本。两文钱一个，只能由我拣选最小的。”后生伸手在箩里翻了几翻道：“十分小的倒少。也罢，就由你亲手拣选几个看看。”后生一说做东的话，大家都欢喜得甚么似的，登时围住一担箩筐，想吃不花钱的梨子。

邓法官素来不能看见生得标致的妇人，一见了标致的人，浑身骨头骨节都和喝了酒的一样，不得劲儿，定要逗着那妇人，说笑一阵风情话，才开心快意。不然，便得使用法术，害得那妇人当众出丑，羞忿得无地自容。平时既习惯了这种行为，此时自然也改变不了。见妇人从箩里拈出一个最小的梨子，递给那后生。后生摇头不接道：“这个太小了。你卖我两文钱一个，像这们的小的，也值得两文钱吗？”妇人还不曾回答，法官已笑嘻嘻的说道：“由大娘子亲手拣选的，你如何还说值不得？大娘子若肯亲手送到我口边，那怕就教我出十文钱一个，我也说值得。”后生笑道：“你不出钱，专说便宜话，有甚么不值得。”邓法官道：“你以为我不舍得花钱么？这样小东西，算得甚么，你们大家尽管吃罢。三文一个也好，五文两个也好，你们尽量吃便了。看共吃了多少？由我还钱就是。”姓许的笑道：“邓法官说这话是要作数的，我们不讲客气。”邓法官也不回答，伸手拣大梨取出来，每人两个分送

了。后生接了梨子，笑道。”我们不妨就是这样吃，只是邓法官说过了，大娘子若肯亲手拿梨子送到他口边，他出十文钱一个。大娘子就使一个送到他口边罢，这有甚么要紧。送到口边，和送到手里，有何分别，大娘子既辛辛苦苦的出门做这种小生意，只要伸一伸手，就多赚几倍的钱，出钱的说值得，赚钱的难道反不值得吗？”妇人含羞带笑的望了邓法官一眼道：“那有这们呆的人，我的手上又没有蜜，送到口边与送到手上，不是一样吗？为甚么肯多出几倍的钱？”邓法官道。”我的话倒不是骗你的，我欢喜你亲手送到口里，觉得好吃多了，你真肯拿着给我吃，不用我自己动手，就要我吃一个算四人的价钱，我也情愿。你不信，我先交钱，后吃梨子，还怕我说假话骗了你么？”姓许的指着邓法官，向妇人说道：“我能担保他决不骗你，他是城里有名邓法官。你是个乡下居住的人，不曾闻他的名。若是住在城里的人，便是三岁小孩，提起了邓法官三个字也知道。”妇人点了点头，向邓法官打量着，笑道：“你的手又没害病，无端的教我拿着给你吃，这们多的人看了，不是难为情吗？”邓法官道：“有甚么难为情，快拿给我吃罢！你看，他们每人吃一个，已将吃完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腰里掏出一把散钱来，约摸也有七八十文，安放在箩筐盖上。妇人笑道：“何必认真先拿出这些钱来，你既定要吃我手上的，也好，我就拿给你吃罢。待我选一个顶好的出来。”在箩筐里翻来覆去的挑选了一会，果选了一个茶杯大的梨子，用自己的衣袖揩抹一阵，真个笑盈盈的送到法官口边。不知邓法官究竟吃了这梨子没有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七回 邓法官死后诛妖 孙癞子山居修道

话说梨子一送到邓法官的口边，邓法官张口便咬，这七人都睁开笑眼望着。不料邓法官一口连妇人的手都咬着了。吓得妇人慌忙缩手，拖起两箩梨子转身就跑，两脚比飞还快。七人不知是什么缘故，都惊得怔住了。邓法官苦着脸，跺脚说道：“上了妖精的大当了！我活着不能报这仇恨，便是死了也不饶她，我有事去，不能在此奉陪诸位了。”姓许的连忙问道：“毕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是当面看见的，何妨说给我们知道呢？”邓法官将走，忽停了脚说道：“不是不能说给你们听。不过我上了妖精的当，去死已不远了，还有许多未了的事，须趁此时回去做了。刚才这个贩梨子的妇人，就是害了张一的妖精，也就是这株古梨树的木妖。我一时大意了，不曾识破她，及至那梨子一着口，觉得有针刺进了我的舌头，才悟出她的来历。打算一口咬破她的指头，谁知敌不过她通灵乖觉，不待见血就缩回去跑了。若被我咬见了血，她也没有活命。于今她有针刺进了我的舌尖，早则三天，迟则七天，必然身死。只是我虽身死，这道路旁边的大害，我必替地方人除去。你们看着便了！”姓许的道：“这树经昨日钉了那口铁丁，今日不是已有大半枯黄了，快要完全死去的吗？”邓法官摇头道：“这也是妖精的狡计，并非真的枯黄，故意黄了些枝叶，使我不疑心的，我去了！”当即拔步急急的回家。

到家便把王大门神，赵如海两个徒弟叫到跟前，说道：“我当日在茅山学法的时候，祖师就判定了我是应当木解的，于今我木解的时期已经到了，

因我平日用钱钉钉死的木妖很多，今日应得仍受木妖的报。劫数注定了是如此，任凭有多大的力量也无可挽回。我本人身后的事倒很容易，用不着我此时吩咐准备。就只有我的法术，你两人所得的有限，我带到土里去也没用处。须完全传授给你们。不过法术不能同时尽数传给两个徒弟，只能看谁与我有缘，便传授给谁。未得真传的，可再从这个得了真传的学习。有缘无缘怎生看法呢？历来都是一般的试法：我闭了双眼，盘膝坐在床上，将帐门放下。不问有几个徒弟，从大到小，一个个挨次拿枪在帐外对我刺杀。与我无缘的，无论如何枪法高妙，也刺我不着，有缘的毫不费事就刺着了，这就名叫教了徒弟打师傅。每人可以刺数十枪，直到刺到自信刺不着才罢。”王大门神问道：“随便如何刺杀都行吗？”邓法官点头道：“这是自然。只看你要加何刺才刺得着，便可以如何刺，就是悄悄的转到我背后刺来也使得。照次序应该大徒弟先刺，你是我的大徒弟，由醴陵相从我到这里，朝夕不曾离过左右，我很喜欢你，很想得法术完全传给你。但不知你与我的缘法如何？不能不这么试试。”王大门神心想：“论枪法，我是远不及赵如海。只是师傅既闭眼坐着不动，又可以从背后刺去，又可以刺到数十枪，岂有刺不着的道理？幸亏我是大徒弟，首先轮我动手，这是师傅存心要将法术传给我，所以用这种法子来试。若是赵如海是大徒弟，我做了二徒弟的便无望了。”心里越想越高兴，取了一杆长枪在手。看赵如海蹙着眉，苦着脸，甚是着急的样子。王大门神料知他是因得不了真传着急，也不去理会他。

等邓法官盘膝在床上坐好了，吩咐放下帐门来。遂抡枪在手，仔细觑定了方向，邓法官已开口喊道：“尽管刺过来，刺中了是你的造化！”王大门神恐怕邓法官躲闪，将枪尖靠近帐门，离邓法官的身体不过尺来远近。邓法官话刚说了，就挺枪直刺进去，自以为这一枪是没有刺不中的！谁知枪尖是着在柔软的帐门上，不用力还好，一用力便登时滑到旁边去了。

身体向前一栽，倒险些儿把自己栽倒了，不由得怔了一怔，暗自想道：原来是我自己没有当心，枪尖在帐门外面，隔了这们一层不能着力的东西，用力刺过去如何能不滑开呢？好了，师傅没限定我刺多少下，一下不中没要紧。随即抽回枪看了看枪尖，觉得很锋利，其所以刺不进帐，是因帐门垂下来，下面不似两头及后方有竹篾压着，活活动动的，枪尖不容易透穿进去。若从两头刺进去，只须枪尖刺进了帐子，师傅明明坐在中间，那怕刺不着。遂挺枪跳过床头，对准邓法官的所在，又猛力刺将去，以为床头的帐子是一刺一个窟窿的。只要枪尖刺进了帐子，就伸进枪去一阵乱搅，床上只有这们大的地方，坐着不动的邓法官断没有不碰着枪尖的道理。

谁知王大门神是一个不会武艺的人，平日一次也不曾使用过长枪。初次将长枪握在手中，自觉用尽全身的气力，枪尖上竟是一点力也没有。浏阳人家悬挂的床帐，多是用极粗的夏布做的。粗夏布比一切的布都牢实，那里刺得穿呢？只刺得枪尖向上一滑，奈用力过猛，枪尖直刺在天花板上，震得许多灰尘掉下来。王大门神一抬头，两眼都被灰尘迷了，一时再也睁不开来。只得腾出一双手来揉眼，想不到那灰尘越陷在眼里不得出来，眼泪倒是如丧考妣的流个不住，并且痛得非常。满心想放下枪来，去外面用清水洗一洗眼睛再来刺杀师傅，又恐怕自己走开了，按次序须轮到赵如海来刺。赵如海的枪法高妙，一被赵如海刺着，自己便落了空，大徒弟弄得须向二徒弟学习法术，不但面子上难为情，心里也有些不甘愿，不过两眼痛到这步，不去用清水洗净、如何能盼得开呢？只得叫了一声师傅，说道：“我还只刺了两下，

就把两眼弄得不看见了。想去拿冷水洗一洗再来刺，行么？”邓法官在床上闭着眼睛，问道。“好好的两只眼睛，怎么无缘无故会看不见呢？历来师傅临死传徒弟的法术，刺师傅是照例不能停留等待的，我若破了这个例，你们将来传徒弟都麻烦。刺得着师傅的便是有缘。自问不能再刺，就得让给以下的人。若各人都刺个不歇手，眼痛了可以洗一回再来刺，那么，疲乏了也可以休息一回再来刺，谁刺不着，便谁不肯放手，不是永无了期吗？你能不停留的刺下去便罢，不然就且让给赵如海刺了再说，如果赵如海也刺不着，你两人就可以平分了我的法术，谁也不能得到完全的真传。”王大门神听了，一手仍握着枪不肯放，打算忍耐着两眼的痛苦，非刺着师傅不放手。无如两眼经手一揉擦，竟肿起来比胡桃还大，用力也睁不开来。连邓法官坐的地位，都认不准确了，情急得只管跺脚。邓法官催促道：“能刺就快刺过来！”王大门神口里答应，忍耐不凑巧的两眼，正在这要紧的关头，痛的比刀割更厉害。心里也知道睁开眼尚且刺不着，闭了眼如何刺得着？被催促得只好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没有这缘法，赵如海你来罢。”说毕，将长枪向地下一掼，双手捧着眼哭起来了。

赵如海也叫着师傅，说道：“我自愿不得师傅的真传，请师傅传给大师兄罢。”邓法官道：“没有这种办法。要授真传，照例应是这们试试缘法。你是会使枪的，使枪刺过来罢！”赵如海道：“我就有这缘法，也不愿意是这们得真传。”邓法官诧异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从来学法的人，都是如此，你何以不愿意？”赵如海道：“我相从师傅学法，年数虽不及大师兄久，然也有两三年了。平日蒙师傅传授我的法术，恩义深重，我丝毫不能报答师傅，心里已是不安。今日师傅被妖精害了，我做徒弟的又不能替师傅报仇雪恨，怎忍心再拿枪向师傅刺杀？象大师兄这们刺不着倒还罢了，若万一我一枪刺到了师傅身上，我岂不成了一个万世的罪人？”邓法官道：“你的话虽不赖，但是茅山教传徒弟规矩是这们的。你要知道，我即能做你师傅，决不至怕你刺杀，巴不得你能刺中才好。”赵如海道：“我的枪法不比大师兄。大师兄是个不懂武艺的，他手上毫无力气，所以枪尖刺不透帐子。我从小就练武艺，枪法更是靠得住。师傅坐在床上不动，除了用法术使我刺不着便罢，若不用法术，有缘法的仍是刺得着。我宁死也不忍挺枪对准师傅刺去，真传得不着什么要紧。”邓法官听了，猛然跳下床来，一面点头，一面笑道：“这才是我的徒弟，够得上得我真传的。”说时，回头望着王大门神道：“你只管哭些什么，你自己不想得我的真传，怨不得赵如海，更怨不得我，你心里也不思量思量？我坐在床上不动，你一枪若把我刺死了，试问你向谁去得真传的法术？快给我滚出去罢。我收你做了这们多年的徒弟，也传了你不少的法术。我于今死在临头了，你还忍心挺枪刺我以求法术，你自己凭良心说，尚有半点师徒的情分么？我的法术如何肯传给目无师长的徒弟！”王大门神没有言语争辩，两眼还是痛不可耐，只得恨恨的捧着痛眼走了。

邓法官将真传教给了赵如海，便对他自己老婆说道：“我今夜必死，我的仇恨，虽身死还是不能不报。不过你得好好的帮助我，我的阴魂才能去报仇雪恨。我这里有七只铁蒺藜，你预备一炉炭火在我床前，将七只铁蒺藜搁在炭火里烧红。只等我咽了气，就拿烧红了的铁蒺藜，一只一只的塞进我的喉管。我有了这七只铁蒺藜，便好去报仇雪恨了。”他老婆道：“烧红了的铁蒺藜塞进喉管，不是你自己受了痛苦吗？你虽是咽了气不知也痛苦，然我如何忍心下这种毒手。你改用别的方法去报仇罢，是这们仇还不曾报得，自身

就得先受痛苦，我不愿意。”邓法官着急道。”这是那里来的话，连你都不知道我的本领吗？那妖精已有五百多年的道行，这仇很不是容易报复的。除了用这厉害的法子，没有第二个法子。我此时不曾咽气，这身体还是我的。只一口气不来，我就有法术能使我的尸体立刻变成那妖精的替身。

你塞铁蒺藜，不是塞进我的喉管，是塞进那妖精的喉管。你若不遵我的吩咐行事，我死后不但不认你是我的老婆，并且要在你身上泄我的怨气。

他老婆既明白了塞铁蒺藜的作用，也就应允遵办了。邓法官又叫赵如海过来，吩咐道：“我死后你须在社坛附近守候，看那梨树的枝叶完全枯落了，方可回家来装殓我的尸体，含饭的时候，务必仔细看我的舌头，有针露尾，便得拔出，免我来生受苦！”赵如海自然遵嘱办理。

这夜，邓法官果然咽气了。他老婆早已烧红了铁蒺藜等候，刚咽气就用铁筷夹了铁蒺藜塞进喉管去。已塞过了六只了，第七只才夹在手中，稍不留意，铁筷子一滑，铁蒺藜便掉在地下。不知道地下在何时滴了一滴水，铁蒺藜的一角正落在这点水上。烧得内外通红的铁蒺藜，因着了一点儿水，那一角就登时黑了。他老婆以为只黑了半粒米大小的一角，是没有妨碍的，重新夹起来塞进去。静候赵如海从社坛回来装殓。

谁知等一日不见赵如海回来，等两日也不见赵如海回来。八月间天气还热，他老婆惟恐在床上停放的日子多了，尸体难免不臭。因邓法官曾吩咐，又不敢不待赵如海回来就装殓。

直等到第七日夜间，他老婆睡着做梦，见邓法官来了，满面的怒容说道：“你这东西也太不小心了！铁蒺藜掉在地下，被水浸黑了一角，你难道也不看见吗？就因为黑了那一角，害得我用口吹了七昼夜，方将黑角吹红。于今我的仇已报了，我的徒弟立刻就回，你安排装殓罢。”老婆从梦中惊醒，即听得外面有人敲门。起来开门看时，果是赵如海回来了，对邓法官的老婆说，在社坛守候那株梨树，枝叶并不见枯黄，白天也没有什么动静，一到夜间，就听得梨树底下，仿佛有人吹火的声音。此时那梨树的枝叶，不但完全枯落了，连根干都象被火烧焦了的一样，数里以外都嗅得出柴烟气味。我见师傅的仇已经报了才回来。随即到邓法官尸体跟前，撬开嘴唇看时，只见上下牙齿将舌尖咬住，已露出两分长的针尾。用两指拈住针尾向外一拖，随手拔出一口二寸多长的钢针来。再看喉管里的铁蒺藜，已不见了。

后来地方人见那梨树已经枯死，锯倒下来，发见树心中有七只铁蒺藜，才知道邓法官死后，尸体确是变了那梨树的替身。浏阳人因此都知道邓法官被妖精害死，及死后报仇的故事。

孙癞子探询了一个实在，益发佩服雪山和尚的道法高深，来往得十分密切。只是过不了几年，雪山和尚便死了。孙癞子因县城里嚣杂，不便修行，独自在浏阳县境内金鸡岭山上，盖造了一所茅屋，终年住在屋内潜修苦练，轻易不下岭来，也不和世俗的人来往。在岭上经过了若干年。这日，他心中偶然一动，忽想起已有好多年不曾去浏阳县城里玩耍了。即乘兴下山，走到县城里来。刚走进城，就听得街上的人纷纷传说：赵如海今日遇着对头了！看他还有什么能为可以逃跑？孙癞子不觉暗自诧异道：“赵如海这个名字，我耳里听得很熟，不就是邓法官的徒弟吗？我记得他是因不忍拿枪刺邓法官，所以得了邓法官的真传。这浏阳县里，雪山和尚既死，我又隐居在金鸡岭修道，赵如海硬软工夫都不在人下，有谁是他的对手呢？凑巧我今日下山去何不顺便打听打听，看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正待找人探问，忽见前面来了一

个身材魁伟的和尚，身穿黄色僧袍，上面裸着头光滑滑的，下面赤脚套着草鞋，右手提起一支黑色很粗壮的禅杖，却不在地下支撑。杖头悬挂一个本色的葫芦，精神满足的挺胸而走。街上及两旁店家的人，都很注意似的望着这个和尚。

孙癞子一看，也就觉得这和尚非等闲之辈，不因不由的定睛看着。思量这和尚的年纪，就皮色须眉看去，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。精神步履，便是少壮的汉子，也多赶他不上。怎的浏阳县有这们一个莽和尚，我是本地人倒不曾见过？正如此思量着，和尚已昂然走过来了。

孙癞子就走近看和尚的头顶，并没有受戒的艾火瘢。脸肉横生，浓眉火眼，全不是出家人的慈悲模样。神气之间，似乎知道街上的人都注目望着他，他自觉要显得分外精神的样子。孙癞子又暗自猜疑道：“我看他原不象个出家人模样，果然是一个不曾受戒的野和尚。多半是个大强盗，因犯了大案，削发出家希图避罪的。我既是隐居修道的人，管他是强盗，是好人，横竖不干我事！我还是去找人探问赵如海的消息罢。”不过孙癞子心里虽这们想不作理会，两眼不知怎的不舍得撇了这和尚不看，跟着掉转脸一看和尚的背影，登时禁不住吃了一惊。原来孙癞子是个修道已有火候的人，一看这和尚的后脑，便看出是个剑仙。方才所猜疑的完全错了，也不说什么，随即转身跟着这和尚行走。

和尚出城后，脚步益发快了，若在平时人，无论如何飞跑也追直不上。幸亏孙癞子也是修道有神通的人，又是有心要窥探这和尚的行踪，自然不肯落后。转眼之间便追了数十里，只见这和尚直走进一座树林深密的山中。孙癞子停步看那树林中，隐约有一所很大的寺院，和尚头也不回的走进那寺院中去了。孙癞子不觉独自叹息道：“何处没有人物。我以为雪山师死后、浏阳便没有与谈道的人了。谁知只离城数十里，就有同道的人居住。目空一切的邓法官，怪不得处处遇着对头。我既追踪到这里来了，何妨进寺去拜访这和尚一番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上山走进寺院去，不知要拜访的这和尚是谁？赵如海的事究是如何情形？且待第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八回 红莲寺和尚述情由 浏阳县妖人说实话

话说孙癞子走到那寺院门口一看，寺门上嵌了一方石匾，匾上刻着红莲寺三个大字，心想：红莲寺不是才建造了没有多少年的新寺院吗？我回浏阳就听得有人说，红莲寺里的和尚戒律极严，不似寻常庵寺里的和尚，一点清规没有。原来有这种人物在里面，怪不得比寻常庵寺里的和尚好。可惜我刚才失了计较，不曾追上这和尚攀谈，不知道他的法号，怎好进去拜访他呢？孙癞子正在山门外踌躇，忽见寺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和尚，两眼东张西望，好象寻找什么人的样子。看见了孙癞子，便合掌招呼道：“你这位老板贵姓？是从城里跟随我们师傅到这里来的么？我师傅打发我出来接老板到寺里去有话说。”孙癞子听了，暗自吃惊道：“我一路跟来，并不见他回头，我也没露出一点儿声息，使他听得，他毕竟知道我是从城里跟出来的，可见他的本领确是了得。我正着急不知他的法号，不好进去拜访，难得他先打发人

出来迎接我。当即拱手向和尚答道：“我姓孙，名耀庭，因见令师的仪表非凡，料知不是寻常的和尚。请问令师的法讳是如何称呼？”这和尚答道：“我师傅法名无垢，现在佛殿上等候孙老板进去。”孙癞子便跟着和尚走进红莲寺。

只见无垢和尚巍然直立在佛殿上，双手握住那枝又粗又壮的禅杖，抵在地下。远望去俨然一尊护法的韦驮神像。杖头的葫芦，已不知在何时除去了。孙癞子看了这种神威抖擞的样子，觉得奇怪。不由得边走边心里心念道：“我虽是初次来拜访他，不应在暗中跟随他走这们远，但是我只为钦仰他是同道，并无丝毫恶意。他既能不停步不回头，知道有我跟随他到了山门之外，便应该知道我绝没有与他为难的念头，又可必使出这般神气来见我呢？”一路忖想着，已到了佛殿。固见无垢和尚还是那般神气，心里很不高兴，深悔不该进来，自寻侮辱。

出外迎接的和尚，上前对无垢说道：“这人自称姓孙，名叫耀庭。据说因见师傅的仪表不凡，所以跟到这里来了。”无垢和尚鼻孔里响雷也似的哼一声，即掉过脸来，换过了一副笑容，望着孙癞子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孙大哥，大约已相隔差不多十年不见面了。不说出来，简直见面不认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说着，倚了禅杖，重新合掌行礼。

孙癞子见无垢这们一来，便弄得莫明其妙了，只得回礼，说道：“我因见了老法师的庄严仪表，有心结识，不知不觉的就从城里追随到了此地。是这般拜访高贤，实是冒昧之至。

但记不起与老法师十年前曾在何处相见过。”无垢和尚笑道：“老僧因经营这所红莲寺，已八年不朝峨嵋了。不是已差不多十年不与孙老哥见面了吗？”孙癞子听了喜笑道：“我的眼力真太不济了。我追踪老法师的时候，还只以为是同道，谁知竟是同门的道侣。只因那时每次在峨嵋聚会的人太多，所以在异地相逢，稍不留意便错过了。”无垢和尚立时改变了一种亲密的态度，殷勤招待孙癞子到方丈里坐着，说道：“老哥不要见怪，我刚才相见时那般傲慢的举动，这其间有一个缘故，不能不向老哥说明白。老哥是自家人，不用相瞒。我住持这红莲寺已有七八年了，这七八年中，我的足迹不但去城市的时候稀少，并且不大跨出寺门。就是这寺里的一干僧侣，因多半是在四川剃度的，为要清修才到这寺里来。于本地的人情习俗，都不大明白，平日也少有去外面走动的，不料前月忽然来了一个身材狠壮健，年纪约有三十多岁的汉子，到寺里声称要会当家和尚。知客僧问他：会当家师干什么？他就圆睁着一双怪眼，大声喝骂道：“你管我会当家师干什么？你当家师不做强盗，难道不敢见人吗？”知客僧见他开口便骂人，好生无礼，本待和他计较一番，只因碍着寺里清规，是不许与人恶声争吵的，勉强接纳住性子，来方丈如此这般的报给我听。我想：世间那有这们不讲理的人，必是有意来寻事的，我只好出去见他。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无赖的痞棍，想来找我们出家人喝横水的。及至走出来一看那人的神气，却不象个无赖，并很客气的向我行礼，说道：“我是赵如海。听说老和尚的法术高强，特地前来领教。”说罢，又拱了拱手。

“我初到浏阳的时候，就听得地方上一般老年人时常闲谈起邓法官的法术怎生高妙，如何屡次用法术捉弄妇人，用铁丁钉死古树。我正待去会会他，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，敢如此肆行无忌？无奈那时初到浏阳，镇日为建造这红莲寺的事，忙个不了，一时抽不出闲工夫去瞧他。而不

久也就听得人传说：邓法官已被树妖害死了。生平所会的法术，一股脑儿传给他第二个徒弟赵如海了，嗣后又听得人说，赵如海在邓法官手下做徒弟的时候，虽也是和他大师兄王大门神一般的喝酒赌钱，毫无忌惮。然吃他两人的亏，被他两人所害的，尽是平日在赌场里面讨生活，及时常和两人在一块儿鬼混的无赖。绝不与他兄弟相干的人，并不侵犯。谁知邓法官一死，赵如海的行径便简直是十恶不赦了，弄得浏阳人又恨他又怕他。有几个出头露面的绅士，都为自己的小姐、少奶奶上了赵如海的当，不好明说出来，借故在浏阳县告他。县太爷派差去拿他。那些差役自知不是赵如海的对手，不敢去拿，故意卖人情，使人送信给赵如海，教他避开一步，好用畏罪潜逃四个字回去销差。

“只是赵如海那里肯逃呢？口里对送信的人说就走，等送信的人去后，仍是坐在家中不动。差役见了面没法，只得向他求情，请他到案。他说：我不打算到案，也不坐在家中等候你们了，去罢，去罢！于是跟随差役同到县衙里。那几个绅士告他是妖人，专会用邪法害人。县太爷坐堂审讯他。他直言不讳是会法术。并且不待审问他用邪术害人的事迹，他自己一口气供出来。说某公馆的某小姐，因爱他身体生得强壮，暗地打发老妈子到他家约他去通奸。某公馆里的少奶奶因不生育请他去治病。在治病的时候，欢喜他的法术灵验，自愿和他做露水夫妻。都是出于两相情愿，没有一个是用邪术强奸的。

“县太爷想不到会说出这些话来，一则各绅士的面子过不去，二则这样案情重大。待认真扫法惩办罢？又恐怕吃力不讨好，待不认真罢？于自己的官声有碍。若遇着挑眼的上司，说不定就因此坏了前程。只得故意将惊堂木一拍，喝声：混帐东西！在本县面前，怎敢是这们胡说乱道！你分明是得了颠狂的病，所以满口疯话！再敢胡说，本县就要赏你的板子了！”

以为有这样的言语开导了赵如海，赵如海理会了这用意，索性装出疯颠的模样，便可以含糊了案的。巨耐赵如海偏不自认疯癫，倒洋洋得意的说道：‘你不要打算加我一个疯癫的声名，替那几家公馆里遮丑。他们不迎接我到他公馆里去，我不至无端跑去。他们的小姐少奶奶不求我通奸，我不至跑到他闺阁里面去行淫。’“县太爷见掩饰不了，只得问：那些绅士为什么要迎接他到公馆里去？他说：某绅士因听说他会用黄铜炼成黄金，特地亲自到他家迎接。为怕外面露出风声，不是当耍的，所以殷勤款待他，住在小姐的闺房隔壁。不许当前的见面，免得去外边对人乱说。某绅士因想从他学道，教自己的姨太太少奶奶都拜给他做女弟子。总之，家家都是想得他的好处，自讨亏吃，与他无干。那县太爷是个科甲出身的人。虽听了这些供词，却不相信赵如海真有什么法术，即问他：果真会些什么法术？赵如海说：会的法术太多，一时也就说不尽。看要什么法术便会什么法术。县太爷也想看到底有什么法术，便说：你且随意显一些儿给本县看看。

赵如海说：过是很容易的事，你瞧着我，眼睛不要动，我的法术就来了。县太爷真个目不转睛的瞧着他，忽觉两眼一花，眼前的人物都看不清楚了。连忙举起衣袖，揩了揩眼睛再看时，已不见赵如海的影子了。两边站班的衙役也都登时惊诧起来，各人都一般的只觉得两眼一花，不知道赵如海是怎生跑掉的？“他自在县衙大堂上闹了这回玩意，做县官的就想不认真，敷衍过去也不行了，没奈何，只得又出票拿他。第二次又把他拿着了。县大爷预备了许多乌鸡、黑狗的血。赵如海一到，真个弄得狗血淋头，所有的法术，一时都被污秽得不灵验了。这种妖人照例处死。

“行刑的这日，浏阳满城的男妇老幼，上万的人拥到法场看热闹。刽子手推赵如海出来，一路谈笑，神色自若，并对着许多看热闹的人问刽子手的刀快也不快？大家眼睁睁的望着刽子手举起雪亮的钢刀，一刀砍去。但见金光一闪，钢刀砍在空处，刀下的赵如海已不知去向了，仅留下一条捆绑的绳索，委弃在地。监斩的官儿和刽子手正在惊骇之际，天色陡变，一霎时狂风怒吼，大雨倾盆而下。监斩官分明看见赵如海科头赤脚的，在看热闹的人丛中跑来跑去。一般人好象多没有看见的样子。监斩官指挥左右去捕拿，左右的人都不曾看见，如何捕拿得着咧？拿了些科头赤脚的人，一看都不是赵如海。监斩官因有职责在身，不能眼望着赵如海逃走，不上前擒捉，只好亲自动手。也顾不得风吹翎顶，雨湿衣冠，蹿入人丛中，东抓一把，西拉一下。看热闹的人见了这情形，都以为监斩官疯了，吓得四散奔逃。

直等到看热闹的人散尽了，监斩官才没看见赵如海了。浑身被雨淋得如落汤鸡一般，加以累得一身大汗，那里还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监斩官呢。

“次日，赵如海又在街上行走，有人问他昨日在法场上的事，他说：“我自己的死期末到，谁也杀不死我。我因那监斩官的情形可恶，我在路上和人说话，他也装腔做势的向我高声叱骂。他以为我死在临头了，不妨欺负欺负，显显他自己的威风。我若不捉弄他，使他吃点儿小亏，他敢不知道我的厉害。”自是以后，赵如海的行为，不但没有变好，益发比从前来得恶毒了。

“我曾几次动念，要替浏阳人除了这妖物，无奈我是出家人，一则不愿意侵犯杀戒，二则因赵如海是远近知名的妖物，我出头去除他，说不定也弄得大众都知道了我的行径。因此迟疑复迟疑，不敢冒昧从事。想不到他竟会自己找到我这里来。我既是出家人，怎愿意与他争长较短？当下自然不认会法术的话，说他误听人言，找错人了。他说道，我姓赵的岂有找错人的道理？我那时仔细打量他，觉得他的面貌并非十分凶恶之人，何以他的行为竟般凶恶得不可思议？他不来找我，便可以不管。既是找到我这里来了，我佛以度人为本，不妨设法开导他。倘能使他归向正路，岂不甚好？我既动了这个念头，就对他说道：‘我现在也用不着争辩，既算是个有道术的，我是出家人，住在这红莲寺里，从来不与外人交接，也不碍你的事，你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和我较量呢？不是我出家人说瞧不起你的话，你的行为我早已知道。休说你只有这一点儿茅山法，就是上界金仙，象你这般行为，也快遭天谴了。你师傅一生造孽的结果，你不是亲眼看见的吗？’我以为这一番话，总可以说得赵如海悔悟。不料他听了反哈哈大笑道：‘我见面说特来领教的话，不是要领教这些三岁小孩都说得出的言语。

你要知道，各人的处境不同，见地也就跟着有区别。你以为我师傅的死，是一生造孽的结果，我却说我师傅一生修积，已得到彼岸了。’孙癞子听到这里，说道：“原来他师徒修的是魔道。大师却怎生对付他呢？”无垢点头道：“倒来得凑巧。他找我比剑，算是他自讨烦恼，累出一身大汗，连眉毛都削去了半边。

临去的时候，见东边脚下安放着一口铜钟，他顺手向钟上一指，便听得啷一声，铜钟被他指破了一条缝，足有尺来长，三寸来阔。他说：留了这个纪念给后人看。我说：就这们给后人看了不希罕，请看老僧的罢。我当时走过去，捏了一把鼻涕，糊在裂缝上，将裂缝登时补了起来，他看了一言不发，就此拱了拱手走了。

“前日我偶然出外，听得许多人传说，那社坛附近十多里地方，发生了

瘟疫，人畜被瘟死的已不少了，幸亏有赵如海在社坛里敕符水救人，无论是人是畜，害了瘟疫的，只要一喝他的符水便立时好了。不过他这符水，不肯轻易给人，至少要卖一串钱一杯。若是富有家产的人去求水，八百串一千串不等。他说多少要多少，短少一文也没水给人家。有钱的人为要救性命，说不得价钱贵，就是变卖产业，也得如数给他钱，买他一杯符水。惟有没钱的人，害了瘟疫，非有他的水不能治，多有逼得鬻妻卖子的。有人问他：取了这们多的钱，有何用处？他说他师傅死后已经成神，至今尚没有庙宇。卖符水得来的钱，就将社坛的地址，建造一所很大的庙宇。我一听这类传说的话，就觉的不对，那有瘟疫百药不能治，而他的符水却独能奏效的道理？借一杯水是这般勒逼人家的钱，这香的瘟疫，不显系是他造成的吗？象这样恶毒还了得。偌大一个浏阳县，既没有人出头制伏他，我的寺院也在浏阳，不能再装聋作哑不过问了。主意已定。即时走到社坛去。

“我在几年前，曾到社坛游览过的。那株合抱不交的梨树。那时虽已枯死，然只没了枝叶，树身还是挺挺的竖着，撑天蔽日。前日去看时，连树葩都不知掘到哪里去了。就在梨树的地址上，搭盖了一所茅棚。求水的人，来来去去，提壶捧碗的络绎不绝。那些愚民，真愚蠢得可怜，出了许多卖田产、鬻儿女的钱，换了一杯符水，悟不到中了赵如海的奸计，倒也罢了。瘟疫用符水治好了的，还十二分的感激赵如海。赵如海对人说是他师傅邓法官显灵，所以符水有这们神验。于是治好的人，有捧着三牲酒醴来祭奠邓法官的。也还有来求治杂病的。一所小小的茅棚，简直比一切的神庙都来得热闹。

“县太爷也虑及怕因此闹出什么乱子来，出示禁止。无如赵如海从来不知道畏惧国法，而一般衙役，也都知道赵如海的厉害，虽奉了县太爷的命前去封禁，那里敢在赵如海跟前露出半点封禁的意思来，我看了委实有些忍耐不住，走进茅棚，举禅杖一阵乱扫。众乡民不认识我，大家嚷道：那里跑来的这个疯和尚，好大的气力。啊呀呀，神龕香案都扫得飞起来了！快躲闪，快躲闪，碰一下不是当耍的！大家嚷着都四散跑了。赵如海想不到我有这一着。没看见我的时候，以为果是偶然跑来的疯和尚。他是会邪术的人，大约自谓不难对付，横眉怒目的从神龕后面蹿出来。口中一路喝问：是那里来的野杂种，敢闹到这里来？我也懒得回答，一禅杖就把那茅棚的顶揭穿了。赵如海一抬头看见是我，连忙转身往棚后便跑。我料想他不敢再来。因见一般敬神求水的人并没有散去、大家都远远的立着，伸长脖子向茅棚里张望。我不愿意使人知道我是这红莲寺的住持，所以不在那茅棚里停留，也从棚后走了出来。一看不见赵如海的踪影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想：这妖物逃得这们快，莫不是乘我出外，趁这当儿到我寺中骚扰去了？赶回这山下一看，果不出我所料，赵如海正待放火烧我的红莲寺。亏得寺内众僧人中多有壮健的，仅烧着了寺后两间寮房。好在是白天，一会儿工夫就扑灭了。赵如海知道奈何我不得，不待我赶回，只放了一把火，咒动了一阵邪风，又逃回家去了。

“我回寺后，越想越觉得这妖物可恶。我与他既结下这仇怨，若不赶紧将他除去，谁有工夫终日去防闲他呢？他学的是这般妖法，平白无故的尚且要害人，今后岂有不常来害我的道理？倒不如索性一劳永逸，即刻追上去将他处置停当！哈哈。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他在神坛里用妖法造作瘟疫，不知害死多少人畜，逼卖了人家多少儿女。谁知道他自己的一个年方五岁的儿子，就在我去捣毁他茅棚的时候，被人杀死了。我跟踪追到他家，他正出外替儿子报仇去了。

“我向他左右邻居一打听，才知道杀死他儿子的，并不是别人，就是他师兄王大门神。

王大门神自从邓法官死后，两眼痛了一年，心中并不怀恨师傅不肯传他法术，只痛恨赵如海不应该假装有天良，说出不忍为要得真传挺枪刺师傅的话。相形之下，使他不成为人，时时存着要报复赵如海的念头。无奈自己法术固不是赵如海的对头，就是硬气力，也赶不上赵如海，实在寻不出报复的机会来。隐忍了这许多年，面子上毫未露出想报复的意思，仍和邓法官在日一样，彼此常在一块儿厮混。直到这日，王大门神知道赵如海在社坛里一时不得回来。想乘机到赵家偷窃符本。

“也是赵如海的儿子合当命尽，王大门神偷进赵如海卧房的时候，赵如海老婆在厨房里并不曾觉得，偏是他儿子睡在赵如海床上，被王大门神惊醒了。他儿子年龄虽仅五岁，却是聪明绝顶。知道自己父亲的符本是最要习的，不能给旁人看见。平时常见自己父亲正在翻看符本，一听说王大伯来了，就慌忙将符本收起。小孩子心里也明白这符本是断不能许王大伯看的。这时惊醒转来，张眼便见王大门神伸手到橱中拿符本，不由得就高声喊道：“妈妈快来呀！王大伯在这里拿爹爹的符本。”王大门神被这一声喊得心慌手乱了，本待提脚往外逃跑，只因符本还不曾拿到手，心里有些不舍。接连又听得赵如海老婆在厨房里回声问儿子为什么叫唤？一时触动了恼恨之心，恐怕赵家儿子再嚷出什么话来。也来不及细想，回头看见壁上悬挂的一把宝剑。慌忙抢在手中。赵家儿子已下床待往外跑，王大门神既提剑在手，怎容他跑去？一手就拉了过来。赵家儿子刚开口要叫，剑尖已从口中刺入，直穿背上而出，只一下就结果了。

“赵如海老婆做梦也想不到有这样的祸事临门。以为儿子在梦中叫唤，从容不迫的走向房里来探看。正瞧见王大门神拉住他的儿子便刺，登时惊得软了。妇人的识见胆量，那里赶得上男子，经不起这种意外的横祸，当时除了捶胸顿足的号哭而外，没有一点儿主张，左右邻居因赵如海平日为人太坏，见他家出了这种事，大家心里只有痛快的。还算凑巧，有我去社坛捣毁他的茅棚，赵如海从红莲寺放了火回家，才知道爱儿惨死的事。听得他倒不哭泣，只急急忙忙的寻王大门神报仇去了。

“论情理赵如海既受了这般惨报，我本不妨暂缓处置他。谁知这东西生性太恶毒，当时追到王大门神家，因不见王大门神，就把王家大小一共十七口尽数杀死，并迎风纵火，将王家的房屋烧成一片瓦砾场。偏是他的邪法灵验，很容易的就知道了王大门神藏匿的所在。他寻着了王大门神，也不打也不骂，只勒逼着一同回家来，打算就手将王大门神杀了，剖心祭他儿子的灵。你看这东西恶毒不恶毒？”孙癞子吐了吐舌头，说道：“真了不得！究竟王大门神杀了没有呢？”无垢摇头道：“我既知道了这事，自然不容他在浏阳城明目张胆的杀人报仇，只是赵如海这厮也奇怪，当他拿了王大门神回家的时候，我正在他门外等候。我只道他见我的面，仍是要逃跑的，不逃跑就得与我动起手来。却是不然，他一见我，便点头说道：“我已知道有你在等，也是我的死期到了。不过我有一件事须求你原情答应，我要将这一颗黑良心取出来，祭一祭我儿子的魂灵。祭过之后，听凭你如何办都使得。”边说边指着王大门神的胸窝给我看。我说：我就为这事做不得。才到这里来等候你。你的良心比他更黑。你若定要取他，我就先取了你的再说。死在你手里的冤魂，应该祭奠的，还不知有多少呢？”赵如海听我这样说，知道求情

不中用，便将王大门神放了。说道：‘既然如此，也罢。我是在县里有案的，不能由你处置，你将我送到县里去罢。我与县太爷还有说话。’我说：‘县太爷若能处置你，也轮不到老僧今日在这里等候了。看你有什么话应吩咐你家里的，快进去说了出来，我并不逼迫你就走。’赵如海摆手道：“我没有应吩咐的话。我要吩咐家事，生死没有分别，死了还是一般的可以处理。你要知道我修的这种道，在尸解的时期不曾到的时候，谁也不能教我死。死期既到了，谁也不能留我活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想拿本领制伏我，使我不能出头害人。这那里及得明正典刑的好呢！你送到县里去，如果觉得我的话不对，你难道还怕我逃了吗？’我想这东西所说的倒也不错。本来我一个出家人，擅自处置国家的要犯，也是不妥当，不如且听他的，将他押送到县里去。

“他见了县太爷，说道：‘我赵如海是修道的人。上次因我尸解的时期没有到，所以我借金遁走了。今日我愿自行投到，但是我虽甘受国法，若照寻常斩决的法子，叫刽子手向我颈项上一刀砍下，仍是杀不死我。杀我的法子有在这里，只是我不能就这们说了出来。大老爷须先答应我一件事，我方肯说。’县太爷问：是一件什么？可以答应的，自然答应。赵如海道：‘这事是极容易的事，就是我死之后，尸首须葬在社坛里原来的梨树茆下。每年春秋两季，无论谁来做浏阳县，都得亲自到我坟上祭扫一次。’县太爷听了，沉吟一会道：‘在本县手里是不难答应你的！下任的官如何？本县都不能代替他答应。’赵如海道：“只要大老爷答应了便罢！下任的官来，我自有法子使他也答应，大老爷肯答应么？’县太爷只得点头道：‘本县权且答应了，你说罢。’赵如海喜笑道：‘堂堂邑宰，决不至骗我小民。我死后能享受这样隆重的典礼，就死也瞑目了。要杀我也容易，只须在月色好的夜间，将我跪在月下，用一桶冷水，从我头顶泼下，再教刽子手一刀朝我地下的影子杀去，我的头颅自然应刀而落。”“县太爷因他还有许多案子没有录供，不能就糊里糊涂的杀却了事，只得细细的审问他的供词。我逆料赵如海若是要逃命的，便不至要我送他到县里去，说出这类实话来。县里问供，用不着我监在那里，我就此走出来了。

“出城的时候，觉得有人跟在我背后。我疑心是赵如海的同道中人，跟着我想替赵如海报复的。一路留神着回寺，觉得已直跟随我到了山下，益发使我疑惑起来，抽以打发知客僧出来寻问。我若在半路上回头问一声，也不至使那般神气对孙大哥了，真是对不起。”说着又合掌道歉。孙癞子只得也拱手，笑道：“自家人何必如此客气。我想此刻正是七月中旬，夜间月色正好，赵如海料必就在今夜处决。我两人何不去城里瞧瞧呢？”不知无垢和尚如何回答？赵如海究竟处决了没有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钟名鼻涕 恶鬼作恶事杠折龙头

话说无垢和尚听得孙癞子说要去城里瞧处决赵如海，即正色说道：“这杀人的勾当，不是我们出家修道的人所应看的。我原意并不打算伤他性命，他自己要借此尸解，我只得由他。”孙癞子道：“万一赵如海是因恐怕你处置他，故意是这般做作。浏阳县又和前次一般的杀他不着，岂不上了他的当

吗？”无垢和尚道：“决不至此！他若敢当着我说假话，便不至怕我了。所可虑的只怕县太爷答应他葬社坛，及每年春秋二祭的话靠不住，以后就还有得麻烦。”孙癞子道：“那种答应的话，自然是靠不住的。县太爷为要他自己说出杀他的法子，说权且答应，可见将来决不答应。赵如海不是糊涂人，怎的这样闪烁不实的话，也居然相信了？”无垢和尚笑道：“我为赵如海这个孽障，也受累好几日了。于今只要他不再出世害人了，我的心愿就算满足。以外的事我们都可以不管。你我已十来年不见面了，难得今日于无意中遇着。我去城里的时候，曾顺便带了一葫芦好酒回来，我两人分着喝了罢。”孙癞子是生性最喜喝酒的，听说有酒喝，连连点头笑道：“原来你那禅杖上挂的葫芦里面是酒啊。我在城里初看见你的时候，心里正猜度不知你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。你那酒葫芦倒不小，不知一葫芦能装多少酒？”无垢和尚一面起身从床头取出那葫芦来，一面笑说道：“我这葫芦从外面看了很平常，喜酒的人得着了，却是件好东西，夸张点儿可以说是喜酒人随身的法宝。”孙癞子即起身将葫芦接过来掂了一掂轻重，约莫有三四斤酒在里面。仔细看了几眼，笑道：“这葫芦的年代，只怕已很久了。究有些什么好处？就外面来是看不出是什么法宝来，不过象这般大的葫芦，也不容易寻着便了。”无垢和尚道：“你当心一点儿，不可掉在地下打破了。因里面装满了一葫芦的酒，太重了些，落地就难免不破了。没有酒时倒不要紧，这葫芦大的不稀奇，比这个再大三五倍的我都见过。这葫芦的好处，就在年代久远。实在已经过了多少年，虽不得而知，然只就我师祖传到我师傅，由我师傅传到我，总算起来便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了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这不是一件古玩家用的什物，年代越久远，越朽败不中用，有什么好处呢？”无垢和尚笑道：“若是年代久远了，便朽败不中用，我还说它做什么呢。这葫芦的好外，在我师祖手里便已和此刻一样，可见得以前已不知经过多少年了。这葫芦里面，不问你装什么酒进去，只将塞头盖好，无论你搁多少年不喝，不但不至变味，并且越久越香醇，分量也不短少毫厘。这一层好处，在寻常的酒葫芦中，已是少有的了。然若仅有这一层好处，还够不上说是喜酒人随身的法宝，最大的好处，乃是喜酒的人出门走长路，走到了荒僻的所在，每苦沽不着好酒。有了这葫芦，尽管沽来的酒味平常，只须装进这葫芦里面，停留一两个时辰，喝时就和好酒一样，若到了连坏酒都沽不着的时候，就用开水装进葫芦，盖了塞头，等到冷透了再喝，比荒僻所在沽来的坏酒还香醇得多。”孙癞子听了，喜得捧着葫芦嘻嘻的笑道，“有这们大的好处吗？这简直是我们随身的法宝！可惜是你师祖传师傅，师傅传你的，我不敢厚非分之想。若是你得来的容易，我就不客气，忍不住要向你讨了。

无垢取出酒杯来，将葫芦接过去斟了两杯酒道：“且请尝尝看这葫芦里酒的味道何如再说。”孙癞子当无垢和尚揭开葫芦塞头的时候，即嗅得一阵扑鼻很浓厚的酒香，已禁不住口角流涎了。端杯一饮而尽，舐嘴咂舌的说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无垢和尚道：“我师祖、师傅都是出家人不能戒酒，偏巧我又是一个好酒若命的人。这葫芦可算是物得其主了。我师祖、师傅不能戒酒，受酒害的只有他个人本身，与旁人无涉，更不至因酒坏多人的事。我于今则不能，一举一动，在这红莲寺里都是可以成为定例的。我若再将这葫芦传给我的徒弟，则将来势必成为禅宗的衣钵，岂不是一桩大笑话？大凡一件好东西，若不遇着能爱惜能使用的人，也和怀才不遇知己的一般埋没，一般可惜。我于今已次计从此戒酒了。难得有你这般的人物来承受这葫芦，就此送给你

去享用罢。“孙癞子听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只是口里却不能不客气道：“这样希世之物，怎好如此轻易送给人。我有何德何能，更怎好领受你这般贵重的东西。你不要因我说了一句贪爱的话，便自己割爱让我。”无垢连忙摆手道：“你我何用客气。若在几年前，我不为这红莲寺着想，你就向我讨索，我也决不肯拱手让给你。于今我的境遇既经改变，凑巧有你来承受这葫芦，还算是这葫芦走运。不然，我不久也要忍痛将这葫芦毁坏了，与其毁坏，何如送给你呢？”孙癞子这才起身对无垢作了个揖道：“那么，我就此拜谢了。”无垢笑嘻嘻的双手将葫芦捧给孙癞子。从此，这葫芦可称是遇着知己了，一时片刻也没离过孙癞子的身边。这夜，孙癞子就在红莲寺歇宿了。

次日早起，特地走到东边廊庑下看那铜钟。果见向外边的这一方，有一条尺来长，三寸来宽的地方。不过铜质好象磁器上面的采釉一般，透着淡绿色。用手摸去，其坚硬与铜无异。不由得不心里叹服无垢和尚的法力高妙。正在抚摸赏玩的时候，无垢和尚反操着两手，从容缓步的从佛殿上走了下来。孙癞子迎着称赞道：“果然好法力。有了这口钟在浏阳，也可以跟着这口钟传到后世若干年去了。我料这钟必没有名字，让我替它取个名字，就叫鼻涕钟好么？”无垢和尚笑道：“有何不好？不过鼻涕这东西太脏了，此后不能悬挂在佛殿上使用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正要它不能悬在佛殿上使用，方可望它留传久远。若是朝夕撞打的钟，至多不过百年，便成为废物了。”当时亏了孙癞子替这钟取了这个名字，渐渐传扬开了。至今这钟还在浏阳，不过土音叫变了，鼻涕钟叫成了鼻搭钟。这话后文自有交代，于今且不说他。

却说孙癞子这日辞别了无垢和尚，带了酒葫芦，欣然出了红莲寺，回到浏阳县城。就听得街上的人说：赵如海果在昨夜月光之下，按照那砍头的法子杀去。说也奇怪，刽子手等到冷水浇上赵如海头顶的时候，一刀对准赵如海地上的影子斫下，赵如海的头颅，竟应手落地，略动了一动，就呜呼死了。赵如海老婆到杀场痛哭祭奠，预备了棺木收尸，要扛到社坛去埋葬。县太爷忽然翻脸不答应了，说社坛是社神受祭祀的所在，岂可安葬这种恶人？勒令赵如海老婆打回家自去择地掩埋。赵如海老婆不敢违抗，只好泪眼婆娑的教扛柩的夫役，暂且遵示扛回家去。

这们一来，赵如海又作怪了。一口棺材连同一个死尸，重量至多也不过五六百斤。平常五六百斤的棺木，八个人扛起来，很轻快的走动。这次赵如海的棺木，八个人那里能移动分毫呢。加成一十六个人，龙头杠都扛得渣喇一声断了，棺木还是不曾移动半分。一般夫役和在旁看的人都说：这定是赵如海显灵，非去社坛里安葬，就不肯去。于是公推地方绅士去见县太爷禀明情形，求县太爷恩许。县太爷赫然大怒道：“这种妖人，生时有妖术可以作案。

本县为要保全地方，不得不处处从权优容。此刻既将他明正典刑了，幽明异路，还怕他做什么。你们身为地方绅士，为何不明事理到这一步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声有鬼魅能压着棺木，合夫役扛抬不动的道理吗？这分明是赵如海的老婆，想遵从她丈夫的遗嘱，故意买通夫役，教他们当众是这般做作的。这种情形，实是目无法纪！可恶，可恶！本县且派衙役跟随你们前去，传本县的谕，晓喻赵如海的老婆和众夫役，赶快扛回家去择地安葬。若是再敢如此刁顽，本县不但要重办他们，并且立时要把赵如海的棺木焚化扬灰，以为此后的妖人鉴戒。”几个绅士碰了这们大的一个钉子，谁还敢开口多说半句呢？县太爷登时传了四个精干的衙役上来，亲口吩咐了一番话，一个个

雄赳赳的跟随众绅士到杀场上来。

赵如海的老婆正在棺木旁边等候绅士的回信。四个衙役也不等绅士开口，走上去举手在棺盖上拍了几下，对赵如海老婆喝问道：“还不扛回去掩埋，只管停在此地干什么？哦！你因你丈夫的尸还没有臭烂还不曾生蛆么？这们大的热天，不赶紧扛回去掩埋，你以难道要在这杀场里赖死不成？”赵如海的老婆哭道：“请诸位副爷问他们扛柩的人，这一点儿大的棺材，用一十六名夫来杠，还扛不动半分，所以托各位街邻去向太爷求情。”衙役截住话头，问道：“什么呢？一十六名夫杠不动吗？”说时，掉过头望着那些扛夫，说道：“你们是扛不动吗？”扛夫齐声说道：“实在是和生了根的一样，休说扛不起肩，就想移动一分、半寸也不行。”衙役横眉鼓眼的望着众扛夫下死劲呖了口，骂道：“放你妈的臭狗屁！你们这些东西，也敢在老子面前捣鬼吗？你们老实说，每名受了赵家多少钱，敢是这般约齐了口腔捣鬼？”这一骂只骂得那些扛夫抵着头说冤枉。赵如海老婆也连忙分辩道：“副爷这话真是冤枉。”衙役那容他们分说，一叠连声的喝问扛夫道：“你们扛走不扛走，快说？不扛，老子也不勉强你。”扛夫苦着脸，答道：“我们都是执事行里的扛夫，平日靠扛丧吃饭的，能扛走还要等待副爷们来催逼吗？请副爷看，这里不是连龙头扛都打断了，还是不曾打动的吗？”衙役瞅也不向龙头杠瞅一眼，就扬起面孔说道：“好，看你们捣鬼捣得过老子！”接着，又对赵如海老婆道：“我老实说句话给你听罢，太爷吩咐了，限你在一个时辰以内将棺木扛回去，若过了一个时辰还没有扛去，便不许人扛了，拼着几担柴几斤油，就在这里将你丈夫化骨扬灰。你知道了么？这一班扛夫太可恶了，太爷吩咐拿去重办。你赶紧去另雇一班来扛罢。”说罢，也不听赵如海老婆回答，四人都从腰间掏出一把细麻绳来，不由分说的，每人一串牵四个，拖到县衙里去了。可怜十六个扛夫，不能分辩，不敢反抗，只好哭的哭，抖的抖，听凭衙役牵着走。赵如海老婆听了衙役所说那番比虎还凶恶的话，又见扛夫被拿去了，只急得抚棺痛哭。

此时天色虽在下午，然天气晴朗，日光如火。经赵如海老婆这一阵痛哭，陡然狂风大作，走石飞砂，晒人如炙的日光。为砂石遮蔽得如隔了一重厚幕。在杀场上看的人不少，看了这种天色陡变的情形，心里都料知是赵如海的阴魂显灵了，各自都有些害怕，恐怕撞着了鬼，回家生病，不约而同的各人向各人家家里逃走。只是还没跑离杀场，就是一阵雨洒下。天色益发阴沉的，风刮在身上，使人禁不住毛骨悚然。不过大众仗着人多，且又不曾看见什么鬼物出现，那几个曾去县衙里求情的绅士，觉得在这时候大家躲避，可以不必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帮助赵如海求情的人，赵如海既有阴灵就不应该害我们回家生病，于今十六名扛夫冤枉被拿到县衙里去了，我们不能不去县衙里设法保释出来。天色是这般陡然变了，料想这位县太爷也不能说是无因。

几个绅士的心里相同，遂不顾风雨，一同复向县衙走去。此时街上的景象，非常使人害怕。因为还在白昼，天色便是这昏沉沉阴惨惨的，加以雨苦风凄，仿佛有无数的鬼魂在风雨中滚来滚去的一般。满城的商家铺户，平时都却道赵如海生时的厉害，今日又都知道是为县太爷翻悔昨天答应他葬社坛春秋二祭的话，特地在白昼显灵，吓得家家当门陈设香案，叩头祭奠。一个个默祷赵如海，不要和他们不相干的人为难。刹那间，一城的人心都惊惶不定。

不知道赵如海这一次的显灵，究竟有没有什么效验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回 诛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昼显阴魂

话说这几个绅士只因平日经管街坊上公事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前进。走到离县衙还有百十步远近，便已看见那四个衙役，牵着十六名扛夫在前面走。街上闲人跟着看的，已有不能计数的人了。绅士想赶上去劝衙役讲点人情，就此把十六名扛夫放了。谁知才追上了一个认识的衙役，将求情的话说了，这衙役忽然两眼一瞪，喝道：“和这些狗杂种有什么话说？你们随我来找瘟官说话去。”大家听了，都骇然不知是怎么回事。看的人当中有与赵如海往来最多的，便说道：“啊呀！这说话的，不是赵法官的口腔吗？”这衙役听了，即回头望着这说话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咦，秦老板？你的耳朵还不错，居然听得出是我的口腔来了。于今这个瘟官太可恨了，他要将我尸化骨扬灰，我倒要看看他的本领，可能说的到做的到？”说毕，双手一扬，大喊道：“众位街邻要瞧热闹的，都跟随我来啊。”独自向先冲进县衙，那三个衙役也糊里糊涂的牵了扛夫跟进去。

县官闻报升堂，却不知道赵如海附在衙役身上的事。这衙役一见县官，就指手画脚的骂道：“你这狗东西配做父母官么？昨日在这大堂上。分明答应了我葬社坛和每年春秋二祭的话，为什么我死了尸还没冷就翻腔？”县官听了，勃然大怒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你朱得胜也受了赵家的贿赂，敢假装受魂附体来欺侮本县吗？拉下去给我重打。”一面喝骂，一面提起签筒掼下来。两边皂隶齐唱一声堂威，登时跳出两个掌刑的人来，将这衙役朱得胜揪翻在地。

他们都是同在一个衙门里当差的人。本官喝打，虽不敢不动手。然打的时候，是免不了有些关顾的，这回揪翻之后，多以为确有赵如海附体，是断然打不着的。却是作怪，县官的签筒一掼下，朱得胜好象明白了的样子，不住的求饶。县官越发怒不可遏，惊堂木都险些儿拍破了，只管一叠连声的催打。掌刑的见本官动了真怒，便不敢容情了。只打得皮开肉绽，昏死过去了才歇。

县官喝教拖下去，刚待传同去的衙役问道，已有一个跳了出来，圆睁着一双怪眼，直走到公案前面，指着县官的脸骂道：“你说是受了赵家的贿赂假装的，难道我也是受了贿赂假装的吗？你再敢打我，我硬要你的命。”县官只气得肚子就要破了。顺手抢了公案上压桌帏的木板，对准这衙役的顶门，没头没脑料便砍。这衙役硬挺挺的立着，毫不躲闪，只当不曾打着的样子。口里仍不断的说道：“正要你打，你不打，我胸中的怨气也不得消。”县官举木板砍了几下，无奈这木板太薄，几下就砍断了。这衙役口里还在叽哩咕噜的骂，只得又喝拉下去重打，这个也是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这个才打了，第三个衙役已大摇大摆，笑嘻嘻的走出来，朝着县官作了一个半揖道：“你差四个人去，回来已打过了两个了。这第三个也索性打了再说。”这县官是个性情暴躁的人，听了这活，只气得乱叫反了，反了！拿下去，打，打，打！”第三个又已打得血肉横飞了，第四个接着跳出来，说道：“这个倒

可以不打。他在杀场里的时候还好，不象那三个狗杂种的凶横强暴。我若不教你痛责那三个狗杂种，我赵如海一肚皮的怨气，怎得消纳？于今人已打过了。我且问你：我的葬事到底怎样？我听说你打算将我的尸搬出来，就杀场上化骨扬灰。你若真有这种胆气，这种本领，就请你去化，请你去扬吧，你这样糊涂混帐，如何配做父母官？你只当我死了好欺负。我如果死了便得受人欺负，你想想我肯说出法子来，使你好杀死我么？”县官听了，心里虽仍是气忿得难过，只是已相信不是衙役受贿假装的。不过这县官生成倔强的性质，平日仗着自己是两榜出身，对于上司都是不大肯低头的。虽明知是赵如海的阴魂来扰乱，心中并不害怕。定了一定神思，换了一副温和的面目，对赵如海附体的衙役说道：“你赵如海在生目无法，仗着妖术任意害人，按律定罪，原是死有余辜的。生时既受国法，死后就应该悔悟，安分做鬼。如何反比生时更无忌惮，公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兴风作雨，惊骇世人，是什么道理？”只见这衙役从容答道：“生死只是你们俗人的大关头，在我修道的人看了，并算不了一回事。就和世人搬家的一样，世人欠了朋友的帐，不能因朋友搬了家，便不偿还。你昨日在这堂上亲口答应我葬社坛，每年春秋二祭。我当时未尝不知道你是暂时哄骗我的话。我其所以敢于相信，随口便把如何才能杀死我的法子说给你听，一则因你是朝廷的命官，逆料堂堂邑宰，怎肯失信于小民。二因有无垢和尚监临在此，或者做出有碍我解脱的事来。谁知你竟是不顾自己的身分，转而失言，教我如何能忍耐得下？”县官说道：“你死了既有这样的阴灵，就应当知道社坛是国家正神所居之地。正神是受了敕封的，所以能享受朝廷官吏的拜祭。你有何德何功，死后配葬社坛，每年坐受父母之祭。你要知道，本县在浏阳，年岁是有限的，一遇迁调，便得离开。社坛又不是本县私家的土地，本县只须说一句话，有什么不可以答应。无法不可弛、礼不可废。若本县但顾目前，随自答应了你，则僭窃的罪，不在你而在本县了。昨日的含糊答应，原是从权的举动，你不能拿着做张本。”这衙役鼻孔里笑了一声道：“昨日既可从权，今日又何不可从权？社坛虽是国家正神所居之地，然社神在那里，那里便是社坛。既葬了我，那里就不是社坛了。你也要知道，我赵如海此时来跟你讲道理，已是十二成的拿你当一个人看待了，你休得再发糊涂，想与我为难作对。若弄发了我的性子，那时后悔便已来不及了。你曾听说我赵如海在生时，是肯和人讲道理的么？”县官见这衙役说话的神气十足，简直要翻脸的样子，不由得心里也是害怕，暗想，知县的印信，是朝廷颁发的重宝。有许多人说过，倚赖皇家的威福，印信每可以辟邪。这赵如海的阴魂如此放肆，我何不敢出印信来镇压他一年，看是怎样？或者就是一颗印信能将他压退，也未可知。边想边自觉有理，遂亲自起身从印架上取印箱来。

这衙役望着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打算拿这块豆腐干出来吓我么？哈哈，你真不知自量。”

你以为芝麻般大小的一个县官印信也可以辟鬼么？”这县官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又觉得有些惭愧似的，不因不由的双手捧着印箱踌躇起来。忽然一转念道：我不要上他的当，安知不是他怕我取出印来压他，有意是这般说了阻挡我的呢？不管他到底怕也不怕，且试他一下再作计较。有这一转念，也不回答，竟将那颗四方铜印取在手中，诚心默祷了一番。正待举起来，对准衙役的脑门磕下去。想不到这衙役的手法真快，只一伸臂膊，印信就被他夺下去了。县官双手空空，倒弄得不知要如何才好。只见这衙役将印信抚弄

着，笑道：“好法宝确是一件好法宝，不过你看错了人，用错时候了。不用说你芝麻般大小的县官，这块豆腐干吓不倒我。就是你们皇帝的玉玺，我的眼里看了，也和路旁的石头一样，抬起来打狗是用得着的。这东西待我说出一个用处给你听听，也可以增长你一些儿见识。最怕你这块豆腐干的，只有道行不甚高超的狐狸精。你若以后遇了有人被狐狸精缠病的时候，你就不妨依照刚才的样子，取出这块豆腐干，自告奋勇到病家去，只须在病人脑门上轻轻这们两三下，狐狸精就自然吓退了不敢再来，你治好人家的病，人家多少总得酬谢你一番。”县官面色都气得变青了，却是想不出制伏他的方法。

大凡生性倔强的人，越是呕气的厉害，便越是认真的厉害，有时连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了。这县官心想，我身为一县之主，今自无端坐在大堂上，受鬼魅如此侮辱，我的尊严何在？朝廷威信何在？与其是这般受鬼腕的侮辱，倒不如死了的干净。何况这鬼魅虽凶狠，并不见得能制我的死命呢？我何必怕他。于是将心一横，提起惊堂木就公案上猛力一拍，喝道：“什么厉鬼，敢在公堂之上夺朝廷的印信。”喝时左右皂隶厉声说道：“替我捆起来！”两旁皂隶一声吆喝，七八个同时拥上来，想把这衙役捆起。这衙役平时虽也是一个很壮健的汉子，但他并不会把势，有时和同事的衙差相打得玩耍，他被人家打跌倒的时候居多，只见他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一个脚尖着地，两手平张开来，就地几个盘旋一转。只听得七八个人接连不断的口叫哎唤，一个个都来不及似的倒退，退了几步都站住望着这衙役发怔。这衙役还盘旋不止。原来一手绾住印绶，那颗四方铜印，就如流星一样，跟着盘旋。拥上前的皂隶，不提防他有此一着，每人的额头鬓角，都被印信磕起了几个酒杯大小的血包，只痛得头昏眼花，那里敢再上去挨打呢。怔怔的看着这衙役越转越块，如风车一般的呼呼风响，越快便风声越大，公案上的桌帏，以及地下的灰尘，都被风刮得飞舞不止。

县官两眼目不转睛的望着衙役，顷刻就觉得头昏起来，并且心里非常难过，仿佛天旋地转，立脚不牢的样子。公堂上立着的三班六房，没一个不口叫头昏。大家也顾不得有县官坐在上面，都口称：求赵法官停了罢，我们实在头昏得受不了了。县官到这时也觉得非教他停住，心里太难过了。也就喊道：“本县有话说，你停了罢。”这话一说出，这衙役登时往左旁一转，截然停住不动了。

县官还不曾开口，衙役已说道：“皇家打发你来这浏阳做县官，是要你爱民治民的，不是要你来使性子害人的。你如果硬不肯答应我那葬社坛和春秋二祭的话，我的本领能使你一家一族，在三日之内，都成为颠狂。在七日之内，能使浏阳一县的人都害瘟疫。你若不相信，以为我是说空话吓你的，不妨就试试看。到那时还是要你亲口依从我才罢。”县官想：这东西也可算得是一个千古未有的厉鬼了。我虽存着一团正气，无奈他全不知道畏惧，我又没有方法能制伏他。若真个弄得我一家一族的人，个个都得了疯颠之症，却如何是好呢？他生时尚有使人害瘟疫的手段，死后成了这般一个厉鬼，要使人害瘟疫，势必比生时还容易。

到那时，一县的人民不大家怨恨我吗？事情已弄到了这一步，我便答应了他，将来的人也得原谅我，不能骂我不识大体。想罢，只得忍气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本县就依了你，许你葬社坛便了。”衙役见县官答应了，即时双手将印信捧上公案，说道：“谢大老爷的恩典，赵如海在这里叩头了。”边说边跪下去叩头。县官道：“本县既许你葬社坛，你此后就得做一个好鬼。

果能有功德于人，不但上天嘉许，使你成为正神，就是本县也可以代你转求皇上的封典，”衙役又叩了一个头道：“谢大老爷的好意！皇上的封典，上天的嘉许，是永远轮不到我们这道来的，我们也不希罕。不过大爷只应允了我葬社坛一事，还有一事呢，也是不应允不行的。”县官被逼得无可推伴，只得也正式应允了。这衙役还跪着不曾起身，就此往地下一扑，不省人事了。好一会才醒来。也只觉得头目昏花，一切的言语举动，丝毫没有感觉，仿佛酣睡了一次。最奇的，是跟随到了县衙的十六名扛夫，好象都看见赵如海和颜悦色的邀他们去杀场里扛框，十六个人便不由自主的到杀场里去了。此时已风平雨息，天色反明亮了。

经这番扰乱之后，浏阳人简直个个悬心吊胆，恐怕拦着赵如海这个恶鬼。

那县官虽则被逼得没奈何，允许了赵如海的无礼要求，然心中总觉不甘。过不了多时，就是应该秋祭的时期到了，那县官如何愿意去向恶鬼叩头祭祀呢？因见赵如海葬进社坛也有一个多月了。这一个月当中，并不再见有赵如海阴魂出现的事。有一般无知无识的愚民，以为赵如海是最有灵验的鬼，每遇家中有人病了，或有什么疑难不决的事，多擎着在牲香烛，到社坛里拜见赵如海。据求过药问过卦的人说，确是十二分的效验。靠社坛一二十里路附近，地方也非常安静，害邪崇病的完全没有了。

大家都说：赵如海从此真做好鬼了。县官因此也没把秋祭的事放在心上，县官这样一失信，就坏了。

这日，浏阳城里，陡然间又是狂风大作，走石揭沙。只刮得街上的行人，都立脚不住。

许多屋瓦被揭得天飞。狂风是这般刮过了一阵之后，都立脚不住，接着就看见一个人，分明是赵如海，从城外走进来，一路大摇大摆的走着。遇着生时认识的人，仍是点头含笑。只吓得人人躲避，个个深藏。不知道赵如海这番怎么扰乱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一回 救徒弟无垢僧托友 遇强盗孙癞子搭船

话说赵如海的阴魂，既然和生的一样，走进浏阳城来，一般的含笑点头，向生时认识的人打招呼。普通人在白昼遇见了鬼，怎么能不害怕呢？并且都明知赵如海这个鬼，比一切的鬼都来得凶恶，益发不敢亲近。所以赵如海的鬼魂一走进城门，遇着的人，一传十传百，顷刻之间，这消息便传遍浏阳城了。得了消息的，无论大行小店，同时都把铺门关起来。街上行人也都纷纷逃进了房屋。秩序大乱了一阵之后，三街六巷多寂静的没有一点儿声息了。似这般冷落凄凉的景象，自有浏阳县以来，不曾有过。既是一县城的人都将大门紧闭，藏躲着不敢出头，赵如海进城后的举动情形，因此无人知道。约摸如此寂静了一个时辰之后，才有胆大的悄悄偷开大门探望，却是街坊上一无所见。次日早起，就满城传，县太爷今日亲自去社坛祭奠赵如海，都觉得这是一件千古未有的希奇之事，不可不去瞧瞧这盛典。

这日孙癞子也邀了无垢和尚到社坛看热闹。此时社坛的情形，已比往

日热闹几倍了。往日的社坛，虽是正神所居之地，然因未尝有特殊的灵验，既不能求福，又不能治病，人人没有无端来拜祭的，终日冷淡非常。自从赵如海葬后，来坟前拜祷的络绎不绝。赵如海老婆借着伴丈夫的坟，搭盖了一所茅棚在坟旁。凡是来拜坟的，多少总得给他几文香火灯油钱，每日计算起来，确是一项不小的进款。县官看了这情形，若在平时，必赫然震怒，严禁招摇了。此来一句话也没说，亲自向坟前祭奠之后，吩咐左右磨墨，就香案上铺开一张白纸，县官提笔写了邑厉坛三个大的字，并提了下款。指点给跟来伺候的地保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地方历来是做社坛的，于今既葬了赵如海，历来的社坛自应迁别处，社坛既经迁移了，此地就不能再称社坛。本县已给这地方取了个名字，便是这三个字。此后你们都得尽管称这地方为邑厉坛。将三个字拿去，叫石匠刻一块大石碑，立在这地方，以传久远。”地保躬身应是，县官打道回衙去了。

过了若干日子，在县衙里当差的人传出风声来，浏阳人才知道那日赵如海的阴魂大摇大抖走进城来，吓得满城人关门闭户的时候，县官正在上房里和太太闲谈，少爷小姐都旁边玩耍笑乐。太太口说着话，忽然两眼向房门口一望，连忙立起身来，很严厉的声音问道：“那里的男子汉，如何径跑到这上房里来了？还不快滚出去？”县官听了，以为真个有什么男子汉，不待通报径跑到上房里来了，心里也不由得生气。急掉转脸朝房站口看时，那里有什么男子汉呢？还只道是已被太太诘问得退到房门外去了。忙两步跨到房门口，揭开门帘看门外，连人影屑子都没有。正要回身问太太，看见怎样的男子汉？太太已大声直呼县官的姓名，说道：“你倒好安闲自在，妻子家人坐在一块儿谈笑。你还认识我么？”县官很诧异的回身，只见太太脸如白纸，两眼发直，说话已改变了男子的声音。耳里觉得这说话的声音很熟，心中一思量，不好了，这说话的不又是赵如海的声音吗？正踌躇应如何对付的法子。太太已指手画脚的骂道：“你这瘟官真是贱胚子，我不打你一顿，你也把我的厉害忘记了。”说时，伸手向房中玩买的少爷小姐招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你们替我结实打这东西，最好揪这东西的胡子。”被鬼迷了的人实是莫明其妙。少爷小姐也有十来岁了，生长宦宦之家，不是不懂得尊卑、长幼之节的小孩，若在平时，无论什么人指使他们动手打自己的父亲，是决不会听从的。此时就象迷失了本性的一般，毫不迟疑的挥拳踢腿，争着向自己的父亲打下。并且身法灵便，手脚沉重，挨着一下就痛彻心肝。这县官万分想不到自己的儿女会动手打自己来，一气真非同等闲。一面撑拒，一面向儿女喝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孽畜颠了吗？怎么打起老子来了？”儿女被骂得同时怔了一怔，各人用衣袖揩了揩眼睛，望着自己的母亲，好象听候命令的神气。

县官看太太正张开口笑，似乎很得意，这县官是曾在大堂上受赵如海阴魂侮辱过的，这番虽气恼到了极点，也不敢再与赵如海的阴魂使性子了。好在这回在上房里，旁边没有外人，不似坐堂的时候，有三班六房站立两厢，面子上过不去，遂开口问道：“你不就是赵如海的阴魂吗？你要葬社坛，本县已经许你葬社坛里了。于今无端又跑到本县这里来作祟，是什么道理呢？”赵如海附在县太太身上，答道：“你这话问随太希奇了，你也配问我是什么道理吗？你果真懂得道理，我也不至到这里来了。你知道秋祀的期已过了么？你不去我坟上祭我，我只有使你一家人大大小小都发颠发狂，倒看你拗得过我拗不过我？”县官只得故意做出吃惊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啊呀，这只怪我自己太疏忽了，竟忘记了秋祀的那回事，明日一定补行。”赵如海附在太太身

上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做县官的，居然忘记了秋祀的那回事，不是该打么？也罢，要你明天忘记，才显得我姓赵的厉害，”说毕，即寂然无声了。

太太一仰身便倒在床上，呼唤了一会才醒。问她刚才的情形，也是一点不觉着，仅记得眼见一个男子汉走进房来，向自己身上一扑，登时迷迷糊糊的如睡着了。县官问自己儿女，何以敢动手打父亲？儿女都说，当时因看见有一个不认识的男子，行立在母亲背后，后来抓住父亲要打。父亲叫我闪上前打他，所以我们拼命的帮着父亲，向那男子打去。不知怎的反打在父亲身上？直到父亲喝骂起来，才明白是打错了。上房里又这们闹了一次鬼，所以县官亦不敢不于次日亲去社坛祭奠。经过这次祭奠之后，便成为例祭了。

每换一任知县，到了祭祀的时期，老差役必对新知县禀明例祭的原由。若这知县不信，包管他的六亲不宁，只须一祭便好。这件习惯，直流传到民国成立，新人物不信这些邪说，才把这祭祀的典礼废了。却也奇怪，民国以前的知县官不祭他就得见鬼，民国以后的知县简直不作理会，倒不曾听说有知县衙里闹鬼的事发生过。赵如海的地坟和邑厉坛的碑，至今尚依然在原处，没有迁动。据一般浏阳人推测，大约是因民国以来名器太滥了，做督军省长的，其人尚不足重，何况一个县知事算得什么？因此鬼都瞧不起，不屑受他们的礼拜。这或者也是赵如海懒得出头作崇的原因。不过这事不在本书应叙述范围以内，且搁起来。

于今再说孙癞子这日与无垢和尚看过县太爷手书邑厉坛三字后，独自仍回金鸡岭修炼。

修道的人，日月是极容易过去的，不知不觉又闭门修炼了好几年。这日忽有一个十六七的小和尚走进来，问道：“请问这里是孙师傅的住宅么？”孙癞子打量这小和尚生得甚是漂亮，年纪虽轻，气宇却很轩昂。眉眼之间，现出非常精干的神气。头顶上还没有受戒痕迹，身上僧衣也是新制的。心中猜不出是来干什么的？只得回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找孙师傅做什么？我也姓孙，但不知你要找的是不是我？”这小和尚连忙上前行道：“这金鸡岭上，除了我要找的孙师傅，想必没有第二个。我是红莲寺的。我师傅无垢老法师打发我来，因有要紧的事，请孙师傅去红莲寺一趟。他自己病了，已有好几日没下床，所以不能亲自到这里来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我已多时不到红莲寺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几年前到红莲寺不曾见你。”小和尚道：“我法姓知圆，在红莲寺剃度，原不过三年，孙师傅大约有四五年不去红莲寺了，怎得看见呢？”孙癞子问道：“你老法师害了什么病？好几日不能下床，莫不是快要往生西方去了么？我就和你同去瞧罢。”说时，从壁上取了一根尺多长的旱烟管，一个酒葫芦在手，道：“最讨人厌的，就是我一出了这房子，这山里的野兽便跑进这房子里来骚扰，屎和尿都撒在地下，害得我回来打扫，好一晌还是臭气薰人。”知圆和尚道：“何不把门关上，加一锁锁定来呢？”孙癞子笑道：“那有闲工夫来，麻烦这些。若真个关上门锁起来，野兽仍是免不了要进来，反害得到这山里来的人费事。”知圆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，我不明白？”孙癞子笑道：“你不明白么？我是曾上过当的。我这房里除了几把稻草而外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值得用大门用锁吗？我当初造起这房子住着的时候，因房里有一块破芦席和烧饭用的瓦罐，恐怕被比我更穷的人拿去，出门就用你的见识，将大门关上，加上一把铁锁。谁知过了几日回来，不但不见了锁，连大门也不见了。倒是芦席瓦罐没人光顾，我以后的见识就长进了，连大门也不用了。看到这山里来的人，偷我什么东西去？”知圆笑了一笑不

做声。暗想：这姓孙的也太穷得不象个样子了。连顶上的头发，都是这们散乱得和烂鸡窠一般。难道他也有了不得的本领吗？我师傅找他去，好象有很要紧的事托付他的样子。若在无意中遇着他，不但看不出他有什么本领，还得防备他，怕他的手脚不干净呢！

于今不提知圆和尚心里的胡思乱想。且说二人下山，一路没有耽搁，不多时便到了红莲寺。孙癞子走入方丈。只见无垢和尚正盘膝闭目坐在蒲团上。孙癞子也是个修道的人，知道在打坐的时候，不能扰乱，便不开口说话，就在旁边坐下来。约莫等了半个时辰，无垢才张眼注视了孙癞子两眼，笑道：“孙大哥许久不见，进境实在了不得，于今真是仙风道骨了。”孙癞子摇头笑道：“怎及得老法师。我只是盲修瞎炼，有什么进境。听令徒知圆师傅说：老法师近来病了，已有好几日不曾下床。不知究竟是什么病症？”无垢微微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我倒不是害了什么病症。只因有一桩心事，一时摆布不开，思来想去，好几日放不下。除却求孙大哥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再也想不出第二条安稳的道路。”孙癞子见无垢和尚说得这般珍重，连忙答道：“只要是我力量所能做到的事，老法师的使命，那怕赴汤蹈火，决不推辞。”无垢和尚点头说道：“我也料知孙大哥有这种胸襟，这种力量，才求你帮助。孙大哥虽与我是同道的人，又同住在浏阳县境内，彼此都见面往来，然平日的谈论，只就道中切磋勉励，从来没谈过道外之事，所以我的身世和这红莲寺的来历，都不曾说给你听。于今既得求你帮助，就不能不细细的说给听。”随即将在四川的时候，张文祥拜师，及与郑时等三兄弟当盐梟，特建造红莲寺为将来退休之地的话述了一遍道：“近来张文祥手下的人，有几个年老的，因四川已不能落脚了，投奔我这里来，情愿剃度出家，免遭官府捕捉。据他们说，他们郑大哥定的谋略，带了数千弟兄们，围困一座府成，将知府马心仪拿住，逼着马心仪拜把。马心仪无奈，只得与郑时、张文祥、施星标本人结拜为兄弟。于今马心仪已升山东抚台，张文祥三兄弟都到山东投奔马心仪去了。我听了这消息，本来已觉得他们此去不甚妥当。无奈张文祥去山东之前，并没上我这里来。直到他们去后，我才得着消息，已无从阻挡了。我日前为张文祥占了一课，甚不吉利，因之益发放心不下。每日在入定的时候关照他，更觉得他在山东凶多吉少。张文祥是我极得意的徒弟，于今我若不设法教他离开山东，倘有意外，我心里如何能安呢？我待亲自去山东一遭罢，争奈路途太远，往返需时太多，而这寺里又抽身不得。所以只得请你来商量，看你肯破工夫替我去山东走一趟么？”孙癞子很讶异似的说道：“张文祥是老法师的徒弟么？他在四川好大的声名，我几年前就听得从四川出来的谈起他，说他虽是个盐梟，很有些侠义的举动，本领也在一般绿林人物之上。既是这种侠义汉子有为难的事，便不是老法师的徒弟，我不知道就罢了，知道也得去帮助他，何况老法师请我出来帮忙呢？我一定去山东瞧瞧他。我去见机行事，用得着与他见面，我就出面与他说明来由，劝他同回红莲寺。如果他在山东，真应了老法师的课，遇什么意外之事，我自能尽我的力量，在暗中帮助他。”无垢和尚喜道：“有孙大哥去，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我南方人未曾到过北方，久有意要去北方玩玩，正难得这回得了老法师的差使，好就此去领教领教北方的人物。”孙癞子出门也不带行李，也不要盘缠。就身上原来的装束，左手握着旱烟管，右手提着酒葫芦。天晴的时候，就这般的在太阳里面晒着走。下雨的时候，也就这般的在雨中淋着走。遇了水路，必须附搭人家的船只，人家看了他这种比乞丐还脏的情形，都估量他不是善良之辈，

谁也不许他搭船。有几条船不许他搭，他也不勉强，只在河边寻觅顺路的船，却被他寻着一条了。这船还只载了一个客。这个客的年纪已有四十多岁了，身上穿得很朴素，象是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人，满面春风，使人一望就看得出是个很诚实的。孙癞子便向这船老板要求搭船。船老板瞧也懒得拿正眼瞧一下，反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道：“请你去照顾别人罢，我这船上已装满了客。”孙癞子受了这般嘴脸，忍不住生气道：“分明舱里只坐了一个客，怎么说装满了客呢？你船上载客，不过要钱，我并不少你的船钱，你为什么这们瞧不起人呢？”船老板听了，将脸扬过一边道：“我知道你有的是钱，有钱还愁坐不着船吗？我这船早已有人定去了，没有运气承揽你这主顾的生意，只好让给别人发财。”孙癞子听了这派又挖苦又刻薄的话，气得正要开口骂这船老板，忽见坐在舱里的客人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你要搭船去那里？是短少了船钱么？”孙癞子还没回答，船老板已大声对那人说道：“客人不必多管闲事。各人打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这是出门人的诀窍，都不懂得吗？进舱里去坐罢，我们就要开头了。”那客人见船老板如此一说，登时缩了头退进舱里去了。船老板也走进后舱。随即出来了四个驾船的水手，拔锚的拔锚，解缆的解缆，忙乱了一会，船就离开岸了。

孙癞子立在岸上呆呆的看了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暗想：不好了，这客人误上了强盗船了。

这一点儿大的船又没有装载货物，怎么用得着这们多的水手？怪道以前问的那些船，都装了不少的客，只这条船仅载了一个独身客人。大概老出门的客人，都看得出这条船不妥当。这客人不是老走江湖的，就自投罗网了，我既亲眼看见，如何能不想法子救他呢？双眉一皱，即连说：有了，有了！看那船才行不到半里水路，忙提步追赶上去，一霎眼就赶上了。一面追赶，一面口中喊道：“你船上分明只载了一个客，为什么不许我搭船？快些靠过来让我上船便罢。若不然，就休怪我搅烂了你们的生意。”尽管孙癞子的喉咙喊破了，船上的人只是不睬。孙癞子见船上的人不答应，又追赶着喊道：“你们装聋作哑不理睬吗？有生意不大家做，你们打算独吞吗？”船老板和几个水手听得孙癞子是这般叫唤，恨不得要抓住孙癞子碎尸万段。待始终不作理会罢，又恐怕孙癞子再叫唤出不中听的话来，万一把舱里坐的这只肥羊叫唤得觉悟了，岂不坏了大事？几个人计议：不如索性将船靠拢，让这穷光蛋上来，料他这们一个痨病鬼似的人，不愁对付不了。计算已定，船老板才缓缓的伸出头来，向岸上望了一望问道：“还是你要搭我的船么？是这般乱叫乱喊干什么呢？”旋说旋将舵把扳过来，船头便朝着岸上靠拢来了。

孙癞子笑道：“你们也太欺负我们穷人了。如果江河里的船只，都和你们这条船一样，我等单身客人还能在江河里行走吗？”船老板听了气得磨牙，但是不敢回答什么，怕舱里的客人听了怀疑，只一叠连声的催促孙癞子上船。孙癞子看着船头，说道：“你不把上船的跳板搭起来，象这般三四尺高的船头，教我如何跳得上呢？不是有意想害我掉下河里去吗？我又不会浮水，一掉下水就没有命了。”船老板似乎很得意的神气说道：“你也是一个男子汉，看你的年纪并不算老，象这一点儿高的船头都爬不上，真得活现世呢。”说时，顺手提起一块木板，向岸上一搭，孙癞子就从木板上走到船头来。随即弯腰去提那木板，故意做出用尽平生之力，提得两脸通红，气喘气促的才勉强提上船头，嘘了一口气道：“这跳板时常在水里而浸着，所以这们重的累人，差一点儿提不动呢！”船老板看了这情形，心想：这东西只怕是合该要

死了，他也敢存心来揽我们的生意。他若仗着熟悉江湖规矩，来找我说内行话，我们只有还他一个不理睬，看他这内行有什么用处？动手就先把他做了，量他也没有招架的本领。

船老板心里正这们转念头，孙癞子已做出极亲热的样子，向船老板叫着伙计，说道：“我气力虽没有，但自己知道是个通窍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总是处处替自家帮忙，从不惹自家人讨厌，我也不多占伙计们的地方。每天只要给我这一葫芦酒，连饭也不吃一粒。

我一张嘴是再稳没有的了，别人想套问我半句话，就一辈子也套问不出来。”船老板不耐烦的神气说道：“谁管你这些。我又不认识你，那个是你什么伙计。你一身脏到这个样子，也要来搭船。你要知道坐在舱里的这位客人，是规规矩矩做买卖的。他既坐我的船，我不能使他心里不快活。你这般齷齪，不论什么人看了也恶心。不许你走进舱里去，我行点儿方便，跟到这里来蹲着罢。”孙癞子遂由老板引到船梢，揭开一块船板，说道：“说不得委屈你一些儿，请你蹲在这里面。”孙癞子低头看了看道：“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，这点儿大的地方，教我蹲在里面，不比坐牢还难受吗？我们都是自家人；我说过不坏你的事，你不应该如此款待我。那客人舱里我可以不去，难道后舱都不给我住吗？伙计，伙计！大家都是在江湖里做生活的人，不应该这般不把我当人。”船老板心想：这东西开口自家人，闭口自家人究竟是那里的？我在江湖混了这们久，并没有见过他这们的人，也没听得同行中人说过，老辈平班里头，有一个这样怪模怪样的人物。我倒得盘盘他的底，看他毕竟是那里来的？如果他真有大来历，做了生意分一成给他，也是应该的。船老板定了主意，便将舱板盖上，让孙癞子坐下来，自己也陪坐一旁，慢慢的盘海底。谁知孙癞子一句也不回答，只管笑着摇头。船老板不由得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是一只纸糊的老虎，经不起一戳就破了。”说完，接着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真是那里来的晦气，无端害得我们白担了一阵心事。”孙癞子从容拔开葫芦塞，喝了一口酒，说道：“谁教你们白担心事呢？我一上船就对你表明了，我是不多事的，我是不惹人讨厌的，谁教你担什么心事呢？你只每日给我这一葫芦酒，我就终日睡在后舱里，连动也不动一动。”船老板心里好笑，暗骂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，自己也不思量思量，凭着什么本领在江湖上来吃横水？不过仍不免有些怕他搅坏已经到手的生意，面子上还是向孙癞子敷衍道：“也罢，我就让后舱你住着。你自己知趣些儿，不许和前舱的客人说话。”孙癞子连忙应是，弯腰走进后舱里坐着。从此不言不动，只双手捧着葫芦，口对口的咕罗咕罗。

这夜，船泊在一个很繁盛的码头之下。孙癞子自己上岸沽满了葫芦酒上船，船老板问道：“你上岸去干什么？”孙癞子扬着酒葫芦给他看道：“粮食完了，上岸去办粮食。”船老板道：“你粮食完了，怎么不向我要呢？我船上还有两大坛陈酒，足够你喝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迟早是要领你的情的。我只因见你的生意还没有做成，不应该就向你需索，所以自己上岸去沽了喝，”船老板放下脸说道：“你这人真说不上路，我有什么生意没有做成？你以后喝了酒，不要说酒话吧，葫芦里若是干了，尽管向我要。”孙癞子笑嘻嘻的点头。心想，这狗强盗不存好心了。他见我欢喜喝酒，就打算拿酒先把我做翻。他们江湖上的，不过是蒙汗药。倒要看他们如何下手？这夜安然无事。

次日天明开头，顺风走了一日。下午申牌时分，船正扯起顺风帆，走得和跑马一般快。

前面一个沙滩，船行到这里要转拐了，忽然船头反向沙滩这方面一侧。只听得船底板啧啧的响了几下，船头猛触在沙滩上，全船都震动了。水手登时叫唤起来，齐声说：“不好了，船身浅住不能动了。”那客人也惊得跳起来，走到船头上看了看，问船老板道：“怎么走得好好的。会走到这沙滩上来呢？”船老板道：“陡然从这方面吹来一口风，船轻了载，连转舵也来不及，就走到这上面浅住了。且教水手们下河去推推看。能推动今天还可以赴十来里路，若推不动就只得等明天再设法了。”船老板这们说着，真个跳下去几个水手，一个人用背贴住船舷，用力推挤。那船就和有胶粘住了的一样，那里能推动分毫呢。

孙癞子在这时候也慢慢的走到船头上来，抬头向四面望几望。说道：“好一个荒僻的地方，前不靠村，后不靠市，真是天生的好泊船所在。我们出门人，难得有这种好地方停泊，为赏玩这种野景，应得痛饮一场才好。只可惜我昨天上岸沽的一葫芦好酒，今日已经喝得没有了。此地沽不出酒却如何是好呢？”船老板听孙癞子说出来的话，没一句中听的，简直心里恨得发痒。只因天色还早，恐怕后头有船只走过来，即时弄翻了脸不好下手，勉强陪着笑脸说道：“我昨日不是就对你说过了吗？我船上还有两坛陈酒，尽你有多大的酒量，都有得给你喝。你把葫芦给我，我就去装一葫芦来，包管比你在岸上沽的好多了。”孙癞子喜道：“真的么？”船老板正色道：“谁骗你干什么呢？”孙癞子随即将葫芦递过去道：“这就好极了。我只要有酒喝，万事都不管，那怕就死在临头，我也要喝了酒才说。”船老板接过酒葫芦，笑道：“你们也差不多成了个酒仙了。”孙癞子哈哈大笑道：“什么酒仙，做一个酒鬼也罢了。”船老板提了葫芦进舱里装酒，暗地取出药来，比寻常多了几倍，纳入葫芦里。耳内就仿佛听得有人声说道：“还得多放些，少了没有力量。”船老板吃了一惊，忙回头看时，并不见有人影。急探头从船窗看船头，只见孙癞子和那客人并肩立在原处，正指手画脚的说话。

几个水手也都已跳上船头了。心想：他们都知道我取了葫芦进来装酒，决不至放这东西进舱来。这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，所以仿佛象听得有人说话。船老板如此一想，就放心大胆的提了葫芦出来，送给孙癞子道：“你且尝尝这酒味何如？”孙癞子接在手中笑道：“药酒那有不好的。不过合不合我的胃口，要喝下去才知道。”边说边举起葫芦，凑近鼻孔嗅了一嗅，不住的摇道：“这里面是什么药？怎的有些刺鼻孔？”船老板笑道：“就是白酒，那里有什么药呢。酒气是有些刺鼻孔的，你不要只管打开塞头走了气，这酒便不好喝了。快喝一口试试看。”孙癞子举起葫芦要喝，忽又停住道：“我喝这酒，这位客人怎么办呢？”船老板又吃了一惊，极力镇静着道：“你是欢喜喝酒的就喝酒。他不欢喜喝酒的，有什么怎么办咧？”孙癞子点头道：“我也只要有酒喝，以外的事就轮不到我管。”说着，咕罗咕罗几口，就喝下了半葫芦。咂了咂嘴，说道：“酒确是好的。不过不知是什么道理，一喝下肚就觉得有些头昏。哎呀，不好了！你们看，这沙滩转动起来了，我的脚站不住了。哎呀，要倒了。”随说随倒在船头上，口里只管嚷道：好酒，好大的力量。酒葫芦泼过一边。船老板大笑道：“你们没有酒量，也要喝酒。你们把他抬到后舱里去睡罢。”即有四个水手过来，将孙癞子抬进后舱去了。不知这些强盗如何摆布？且待第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二回 施巧计诈醉愚船主 救客商装梦捉强徒

话说四个水手将孙癞子抬进后舱，往舱板上一贯，就如死了的一样，一点儿知觉没有。

船老板已提着酒葫芦跟到后舱来，伸手在孙癞子胸前额角抚摸了几下，知道已昏迷过去了，才用很低微的声音，对几个水手说道：“这东西实在可恶，险些把我急死了。要说他是内行罢？盘问他的话，他一句也回答不来。要说他是假冒的罢？他又似乎门门懂得，件件在行。

我装酒给他时候，他那神气，不是好象已经识破我的关子吗？我正在急得不知要如何发付他才好，他却举起葫芦，咕罗咕罗的把酒喝下去了。这也是合该这东西的死期到了仿佛鬼使神差的，教他喝了这半葫芦药酒。这葫芦里我下了五倍的药，他只要喝了一口下肚，就包管他一个对时不得醒来。于今他喝下了这们半葫芦，便是有药去解救他，也不见得能醒转来。若就这们不去理会他，至多两三个时辰就得咽气。”船老板说到里，又听耳根前有人说道：“你的药下少了，只怕没有力量。”船老板心里一惊，连忙回头望了一望，向立在身边的水手问道：“是你在我耳根前说话么？”这水手愕然问道：“我们正听你说话，有谁在你耳根前说话呢？”船老板又看了看孙癞子，不由得独自鬼念道：“这就奇了。在装酒的时候，耳里就分明听得有人说话。那时舱里除了我，并没有第二个人，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。于今又听得这们说，并且听那说话的，就是一个人的声音。这不是青天白日活见鬼吗？”随又问立在身边的水手道：“你刚才没说话，也没听有人说话吗？”这水手道：“我们四个人都在听你说话，怎么没听人说话呢？”船老板气得呖了这水手一口道：“你真是糊涂蛋。我自己在这里说话，难道我自己不知道，要来问你听得了么？”三个水手都说道：“我们只听得你说话的声音，不曾听得再有人说话。这舱里不是大家都看见的，并没有人进来吗？我们四个人跟你站在一块儿，若有人在你身边说话，如何能避得开我们的眼睛呢？”船老板也懒得回答这些无意味的话，只低头望着孙癞子的脸出神。一会儿，又伸手在孙癞子鼻孔上摸了几摸，胸膛上按了几按道：“天色还早，且让他们多挨一时半刻。”随将酒葫芦放在孙癞子的头旁边，笑道：“这里面还有半药酒，你既这们喜酒，何不一阵喝下去呢？”说着，和四个水手回到船梢上去了。前舱里的那客人，虽亲耳听了孙癞子在船头上了那些话，亲眼看见孙癞子只喝下半葫芦酒就昏倒不省人事，然因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商人，不知道世道的艰险，并不觉得这船可疑，入夜仍照常酣睡。

约莫到了二更时分，船老板提了一把小板斧，悄悄从船舱走到前舱来。在星月朦胧之中，眼见一个人在船边上蹲着，好象伸着屁股向河里大便的样子。船老板心里一惊，暗想：莫不是那客人起来大解吗？怎么我们在船梢里没听得一些儿响动呢？我们自己人此刻都在梢里等着，没人出来。那个穷叫化早已醉得不省人事了。除却前舱的客人，没有第二个。他既在船边上大解，我何妨乘他不备，从容上去将他一斧劈翻呢？想罢，即将板斧藏在身后，行若无事的走到船头。看那人蹲着没动，不禁吓了一跳。船边上那里有什么人呢？连仿佛象人影的东西也没有。只得自认眼睛看错了。回身去拔前舱的板门。自己的船，当然绝不费事就拨开了。

刚踏进脚去，便听得舱里的客人在梦中翻身的声音，以为是客人醒了。恐怕被他听出声息，即停脚不敢动，不一会，又听得打呼的声音，便钻身到了舱里。那客人睡的地方，船老板是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，此时只要举起板斧。照着认定的所在劈下去就是了。只是这个船老板是个积盗，这种谋财害命的事，经验极多，举动很是谨慎。右手一面举起板斧，一面伸左手去摸索那客的头颅，恐怕一斧砍得不中要害，客人反抗起来，便大费手脚，谁知不摸倒也罢了，这一摸只吓得缩手不迭。原来摸着头颅，一触手就觉得不象是前舱客人的。

前舱客人是和平常人一般的头发，结成了条辫子，垂在脑后。此时所摸着的头颅，是乱蓬蓬一头短发，并且尘垢粘结。一触手，就心下思量道：这不是后舱里那个穷叫化的脑袋吗？怎么到这里来了呢？当下吓得缩回左手。忽然转念想道：管他是前舱的客也好，是后舱的穷叫化也好，横竖都是免不了要给他一板斧的。念头这们一转，那斧就登时劈下了。真是作怪！

船老板在前舱一斧劈下，前舱被劈的人一点儿声息也没有，倒是后舱里有人连声哎呀哎呀的直叫。而听那叫哎呀哎呀的声音，一入耳便知道就是前舱的客人。

这一来，简直把一个经验极多的积盗弄糊涂了。不过他毕竟是一个积盗，又仗着地方僻静，自己人多，并不害怕。伸手摸板斧，似乎没有粘着血水。心里一横，也不顾后舱里有人叫唤，又是一斧劈下去。想不到竟劈了一个空。刚待提起板斧，猛觉有人从背后一把拦腰抱住。来不及挣扎，已被那人很重的向舱板上一贯，只贯得头昏脑胀。心里虽明白遇了辣手，不赶快图逃没有活命。只是四肢百骸就如有千百条绳索捆绑了的一样，一动也动不得。舱里又漆黑，看不见把自己惯倒的是谁。只得放出极软弱的声音哀求道：“我这回瞎了眼睛不认识客人，求客人饶恕我一条性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在江湖上做这生意了。”船老板尽管这们哀求，但是没人答应，也不听得舱里有什么声响，连后舱里叫哎呀的声音也没有了。只觉得船身微微的有些摇动，仿佛船已开行了的一样。

船老板昏沉沉的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直到天色已亮，船舱里透进了天光，船老板才明白清醒了。睁眼看舱里，一个人也没有，那客人已不知睡那里去了。自己的身体，塞在舱角落里。两手反操在背后，并没有绳索束缚。然因身体是蜷曲着嵌在那角落里的，两手又在背后，浑身无处着力，所以动弹不得。那把素来用着劈人脑袋的小板斧，就在身边横着。想起昨夜的情形来，仍旧疑心是在做梦。正打算要尽力挣扎起身，即听得那客人的口音在后舱里，发出很惊讶的声调，说道：“咦，咦，咦！昨夜是怎么睡的？如何会睡到这后舱里来了？怪道我昨夜做了一夜的恶梦。唉，你这个人的酒，也醉得太厉害了。怎么睡了整夜，到这时分还不醒来呢？”孙癞子这才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个懒腰，口里含糊含糊的说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好大的力量！”这客人笑道：“还在这里好酒好酒，你醉了一夜不省人事，此刻已经天明了，你知道么？”孙癞子翻身坐了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这客人道：“我怎么真个睡到你舱里来了呢？还是你睡到我舱里来了？”孙癞子抬眼看了看四周，说道：“这就奇了。”

你为什么在我舱里睡着呢？”客人道：“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睡到这里来。”孙癞子伸长脖子，向窗缝里张了一张道：“船不是已开了头吗？我昨日自从喝了那半葫芦酒，简直就醉得一夜不得安宁。在梦中，好象是睡在你的

床上。睡到二更分，忽然看见从船头上来了一个强盗，右手提着一把小板斧，撬开舱门，跨进舱来。伸左手在我头上摸了一摸，就是一斧头劈下。喜得那一斧的来势不重，我有头发挡住了，不曾受伤。只见那强盗，举起那斧头又劈将下来。我虽是喝醉了酒做梦，然心里明白，知道这一下是受不住的，连忙滚下床来，那强盗好象是瞎了眼睛的，我滚下了床，他也没有看见。一板斧朝空处劈了。我恨他不过，转到他背后，拦腰抱住他往地下一贯。那强盗的身体，就和纸糊箎扎的一般，只那们一贯，就贯的他不能动了。”孙癞子说到这里，这客人已跳起身，说道：“怪事，怪事！我昨夜做的梦，比你这梦还要吓人些呢。我也是梦见一个强盗，手提板斧跑来杀我。还没有跑进我的房，这边房里又跑出一个强盗来，并听得这个强盗说：一斧劈死了，太便宜了他，让给我去慢慢的将他处死罢。说着，便将我连人带被褥一把掳起，抱到这边房间里来。

一脚踏住我的胸膛，痛得我连声喊哎呀，好象就咽了气，不知人事了。直到刚才醒了睁眼看时，谁知真个睡到这舱里来了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我两人做一般的梦，实在太怪了，我倒要到你舱里去看看。我记得在梦中一个提板斧的强盗，抱住贯倒在你舱里，看究竟有什么痕迹没有？”二人在后舱里说的话，船老板在舱角落里所得分明，心中也自诧异道：“原来他们都不过做了一场恶梦，我却实实在在的被贯倒在这里，受了一夜比上杀场还苦的罪。但是我不解这个穷叫化，喝下那们半葫芦酒，何以这时候不解救就醒来了呢，我再不挣扎起来逃跑，他二人走来看见了我这情形，不是要弄假成真吗？只可恨我船上这些帮手，真是些死人。我独自出来动手，一夜没回到梢里去，怎么也不出来瞧瞧。难道在这时候，一个个都能安心躲在梢里睡觉吗？这也实在太奇怪了。”船老板心里是这们忿恨，身体竭力向宽处挣扎，只是好象特地造了这们一个陷笼，将他身体陷住似的，无论怎么挣扎，气力都是白用了，耳内听得后舱里二人的脚声。看看从船边绕到前舱来了。船老板既挣扎不起，惟有紧闭两眼听凭摆布。

孙癞子在前，跨进舱，就贯着角落里的船老板，大笑道：“果然贯倒了一个瞎了眼的强盗。你看，不还在这里吗？”这客人看了，吃惊问道：“咦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哎呀，这里还果然有一把板斧呢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我昨夜在梦中因为舱里漆黑，不曾看清楚强盗的面目，来，来，我们两人看个仔细，好象面熟得很！”这客人看了惊讶道：“这不是船老板吗？怎么说他是强盗？”孙癞子笑道：“是船老板么？那么我这梦就更真了。我记得梦中还到了船梢里，看见船梢里也有几个强盗，各人手中都拿了一把短刀，正要钻出来杀人。我也将他们一个一个贯倒在梢里，也正是这般贯法。这强盗既不曾逃跑，想必船梢里的那几个，也和他一样。”这客人道：“然则这条船不是强盗船吗？我们到船梢里去瞧瞧。”孙癞子道：“你去瞧瞧便了。我昨夜喝多了酒，今日还有些头昏，懒得去看。”这客人就独自去了。

孙癞子凑近船老板的耳根，说道：“伙计，伙计！你为什么还只管躺在这角落里不动呢，我上船的时候便对你说过了，有生意大家做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你偏要在我面前装糊涂，不理睬我，反而拿药把我醉倒。你将那灵丹子（江湖隐语称迷药为灵丹子）放进酒里去的时候，我分明在你耳根前说，教你多放些，少了没有力量，你听了倒不理我。你自己想想，若不是你那酒将我喝得死不死活不活。我如何会做出这们一回梦来？”船老板听了这些话，才知道这穷叫化是个有大能耐的奇人，果是自己瞎了眼睛，当面不认识，只

得告哀求饶。孙癞子道：“我又不曾用绳索捆绑你，你要走尽管走，要逃尽管逃，求我干什么？”说到这里，到船梢里去看的客人已走回来，说道：“昨夜的事，真教我莫明其妙。怎么做梦都成了真事呢？这船上的水手，六个人做一堆躺着，手中的短刀，都还紧紧的握着，不肯松开。一个个睁开两眼望着我，也不说什么，也不动弹。我故意问他们：为什么拿着刀睡觉？他们一个也不回答。这到底是什么道理？我生长了四十多岁，连听也没人说过这种奇事。”孙癞子摇头道：“我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你问这位船老板，他是一定明白了。”这客人虽是个老实的行商，然眼见这船老板是个强盗，心里也就异常忿恨，厉声对船老板喝道：“你半夜手持板斧，偷进我的舱来，想谋我的财害我的命。喜得我命不该死。鬼使神差的将你是这般困住了，你还不照实供出来吗？怪道你昨夜不赶到码头上停泊，原来你这狗强盗不存好心。你老实供出你昨一夜的情形来便罢，若想支吾，我就要对你不起了。”旋说旋回头在舱里寻找了一根木棒，提在手中，做出要打下的样子。

船老板苦着脸，说道：“不劳客人动手。我既到了这一步，难道还能隐瞒不说吗？客人不要以为我困在这里是鬼使神差，莫明其妙的事，昨夜若没有这位神仙，客人的性命早已没有了。我自己知道是我的恶贯满盈，才有今日，也用不着再含糊了。客人只道昨夜真是做梦么？都是这位神仙的神通广大。莫说救了你，你不知道。我被他老人家用法术软困在这里，也直到刚才方明白呢。我做了半生谋财害命的事，到今日能死在这们一位神仙手里，也算值得了。我这条船在这河里行过十多年了，每年至少也得做七八次谋财害命的案，只因我的手脚做得干净，没有破过案。不过老走江湖的人，久已疑心我这条船不大妥当就是了。然因为不曾破过案，尽管疑心也不能奈何我。不过坐我这船的很少很少，越是坐船的客少，我们便越好下手。这回合该我们要破案，因看不起这位神仙爷的仪表，三回五次的点破我，我仍不见机。昨夜在黑暗中摸着了神仙爷的头，还举板斧劈下去，这不是我糊涂该死吗？我如今说懊悔也来不及了，听凭神仙和客人怎么惩办便了，横竖拼着一死。只求神仙爷慈悲，不将我们送官。我死也不算事，送到当官去受种种的凌辱苦楚再死，就死也死得不爽快。”这客人见孙癞子救了他的性命，即双膝跪下，向孙癞子叩谢救命之恩。孙癞子拉了他起来，笑道：“这是你的命不该死。我因感念你在我要搭船的时候，存心想帮助我，到船头上问我去那里，我那时看你的气色不佳，才留心看这船上。若不然，我也懒得管闲事。此刻我已将他们这些没天良的强盗软困在这里，这个为首的也已供认不讳了，只看你打算怎生发落他们，”这客人道：“我是一个无知无识做小本生意的人，这回承你老人家的恩典，救了性命，我身边带的三百多两银子，又没有被他们劫去，我实是感激不尽。至于应该怎生发落他们，听凭你老人家说了就是。”孙癞子点头道：“论他们的行为，委实是死有余辜。不过我们都不是做官的人，他们犯的国法，应该把他们送到官里去，只方才他求我们不要送官。

我想将他们送官是容易的事，但是把他们送去了，我两人不是都得另行搭船到山东去吗？半路上搭船是很麻烦的，不如暂时依了他的不送官，好便饶了他们。他们从前做了恶事，将来还是逃不了恶报，我们可以不管他。若在路上伺候我们两人不周到，我要使他们吃苦，倒不费事，你以为我这话怎么样？”不知这客人赞成不赞成这个办法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三回 仗隐形密室闻秘语 来白光黑夜遇能人

话说这客人虽觉得孙癞子这办法太便宜了这些强盗，然不能说不依，只得连忙说：“你老人家要怎么办好了。”孙癞子笑着向船老板招手道：“你起来罢。这一夜的辛苦，也够你受了。”船老板经孙癞子这一招手，浑身就和解去了千百条绳一样，并不待如何挣扎，一着力便站起来了。也不说话，跪下地就对孙癞子叩头，连叩了好几个头，才说道：“我承你老人家不杀之恩，敢不尽心伺候。不过我那几个被困在梢里的伙计，大约也是你老人家法术将他们制住了？”孙癞子不待他说下去，即答道：“你去瞧他们，不是已经起来了么？”船老板走到后梢，果然几个水手都伸腰舒腿的起来了。这一船的强盗，自从经过了这夜的无形软困，大家都心悦诚服的将孙癞子神仙看待，不敢轻慢半点。一路小心谨慎的伺候，一文船钱也不敢收受。孙癞子还恐怕这一般强盗暗地跟踪这客人图劫，亲自送这客人到了家，才到山东省城时来，打听张文祥在巡抚部院里的情形。

孙癞子到山东也不住客棧，夜间就在那旧的小关帝庙里歇宿。初到的这日，他心想：我这番受了无垢和尚的托付，来指点张文祥。我若就是这般形象去巡抚院会他，休说在巡抚院里当差的人都是些势利狗，看了我这情形，决不替我通报进去。就是通报进去了，张文祥也不见得看得起我。我不远千里的来指点他，帮助他倒落得他一双白眼相看，岂不是自寻没趣？并且初次见面，他不知道我是何等人，我就一片好心指点他，他也未必肯听。不如在暗中先查察他的行为，若也不过一个利禄之徒，行为荒谬，我就受了无垢和尚的托付，也只是略尽人事罢了。犯不着竭力帮助他。

孙癞子打定了主意，这夜初更以后，便用隐身法进了巡抚部院。在里面穿梭也似的来来去去，谁也看他不见。马心仪与柳氏姊妹和春喜丫头的举动，他却完全看到了眼里，并听得柳无非对马心仪说自己姊妹在船上与郑时、张文祥成亲的事，不由得心里恨道：“无垢和尚收的好徒弟，在四川弄得立脚不住了，到山东来投奔马心仪这种人面兽心的东西，已属无聊极了。偏偏在半路上还骗取官家的小姐做老婆，象这种好色没行止的东西，我不杀他，已是看无垢和尚的面子了，还帮助他什么？指点什么？”孙癞子已经气得打算不管这事了，但是他出来一走到西花厅里，只见郑时正在与张文祥坐在一块儿低声说话，孙癞子心想：他两人这般低声小气的说些什么？我何不凑近跟前去听听？随即走近二人身旁。

听得郑时道：“我知道三弟把工夫看得认真，不肯在女色上糟蹋身体。不过少年夫妻，实在不宜过于疏谈。你要知道，你是练工夫的人，越是不近女色越好。三弟媳不是练工夫的，又在情欲正浓的时候，何能和你一样呢？”孙癞子听了这些话，已不觉在暗中点头道：“照这样听来，难道张文祥并不是一个好色没行止的东西么？”接着又听下去，听到张文祥摇头说：“这只怪我生性不好从来拿女子当一件可怕的东西，不仅觉得亲近无味，并时时刻刻提防着，不要把性命断送在女子手里。我未尝不知道这种心思，只可以对待娼妓及引男子的卑贱妇人，不能用以对待自己的妻子。无奈生性如此，就要勉强敷衍，也敷衍不来。我这头亲事，原是由二哥二嫂尽力从中作成的，我

自己实不曾有过成立家室的念头。”孙癞子听了这一段话，就在暗中连连点头道：“这才是一个汉子。这才不愧为无垢和尚的徒弟。原来是郑时这个色鬼，因骗娶柳无非，心中不免有些惭愧，所以要把柳无仪配给张文祥，大家同下浑水，好遮掩他自己不敦品的行为。常言人命出于奸情，马心仪既诱奸了柳氏姊妹，两边恋奸情热，一定有谋杀亲夫的事做出来，怪道无垢和尚说张文祥在山东凶多吉少。郑时这东西，才情学问虽有可取之处，然是个热中利禄的人，品行又如此不端，就被马心仪谋死，也是自取的，不足顾惜。倒是张文祥，我得设法使他认识了我，才好劝他离开这龌龊的地方。”当下孙癞子便出了巡抚院。

次日天色一黑，又隐形到马心仪上房里来。见这房里只有马心仪的一个姨太太坐着，和一个小丫头说话，柳氏姊妹与马心仪都不见踪影。孙癞子原是想探听马心仪对柳氏姊妹说些什么话，当即到各处房间里寻找了一会，连张、郑二人的睡房都找遍了没有。仍回到上房，连刚才坐着和丫头谈话的那个姨太太也不见了。正要步出来，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丫环，双手托着一碗菜向上房走来。孙癞子看了，心想：这房里并没摆设席面，怎么托着菜到这房里来呢？忙让过一边，看这丫环托到那里去？料定这菜必是送给马心仪吃的。只见这丫环直走到床背后去了。跟上去看时，原来床帐背后有一个小门，丫环临时一手推开，挨身进去了。

孙癞子不等他回身关门，急跟着进去。里面灯烛辉煌，仿佛白昼，直是和天宫一般，说不尽的繁华富丽。房中摆了一桌酒菜，一男三女，各据一方坐着，正是马心仪和柳氏姊妹，还有一个女子，就是刚才坐在前房和丫头说话的那个姨太太。丫环送上托来的菜，即转身出去，随手将门关了。

孙癞子就听得柳无非问马心仪说：“他们是在四川做生意的人。你那时在四川做知府，充其量也不过降尊和他们来来往往，何至于与他们结拜为兄弟呢？我这个二爷倒也罢了，可以说是个读书有学问的人，将来的前程不可限量，与他结拜还勉强说得过去。至于三爷四爷，都是粗人，你那时怎么看中了他们两个，会想到与他拜起把来呢？你又不是结拜以后才发达的，这道理实在教我想不透。”马心仪笑道：“你只管追问这事有什么用呢？我不是早已对你姊妹说过了吗？二爷和他们两个原是多年结拜过的，并且终年在一块合伙做生意，没有离开过。我是后来因和二爷结拜了，不能说他两个是粗人便瞧不起，所以四个人又重行结拜，并没有别的想不透的道理。你这下明白了么？我们谈旁的快活话罢，这类不相干的事，只管谈论他做什么呢？”柳无非摇头道：“你说不相干的事，我倒觉得是很要紧的事。我还要问你：你既不存瞧不起三爷四爷的心，与他们结拜了，却为什么又怕外人知道，不许他们当着人称你大哥呢？”马心仪道：“你这也不明白吗？我的胸襟不同，自然可以不存瞧他们不起的念头，只是官场中的人。几个和我同一般胸襟的。并且我要避嫌疑，也只好教他们不当着人称呼我大哥。你安着什么心眼，一次又一次的是这般根究，难道做官的人朝廷订了律不许与不做官的人拜把吗？”柳无非见马心仪面上带着不大高兴的样子，连忙笑着摇着头道：“不是这般说法，我并没有安着别的心眼，不过我听你说的话，与你二爷说的，有些牛头不对马嘴，使我不由得不细细的追问。”马心仪问道：“他说了些什么话，与我说的牛头不对马嘴？”柳无非道：“他在船上初次见我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做生意的人，平日于官场中不甚留意。又说从甲寅年出四川，在新疆甘肃一带盘桓，直到前年才回四川去。前年你不是已到了山东吗？据我推

想，你们结拜，必有缘故。决不是你因为二爷的才学好，就降尊和他们结拜。我姊妹承你宠爱，这种恩情，我姊妹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。你非不知道我姊妹当日在船上与二爷三爷成亲，是出于不得已。你难道还疑心我姊妹尚未忘情于他两人，将你说给我们听的话，去对他们说吗？何以不肯把实话告诉我呢？”马心仪道：“这倒不用你表白，我已知道你姊妹对我的心。不过我觉得毋须向你姊妹说这些不要紧的话。”柳无非道：“不然，我姊妹既承你宠爱，就巴不得长久能在你左右。我看三爷是一勇之夫，心粗气浮，容易对付。二爷便不然，为人心思极细，主意又多。我们的事，日子长了，难保不有破绽给他看出。我逆料他这种人，看出了我们什么破绽，是决不动声色的。倘若他借故向你告辞，要带着我往别处去。只一离开了山东，便将我姊妹置之死地。到那时我姊妹有什么法自全性命呢？”马心仪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我在上房里干的事，内外都是我的心腹人，有谁敢去说给他们听？没人去向他们说，那怕老二的心思再细，试问他从哪里看出破绽来？并且这种暧昧的事，除了自己亲眼看见，旁人说的，谁也不能当作实相。你想想，我们在上房里，岂有他从外面进来，我们尚不知道的？丫头老妈子坐在院子里是干什么事的，大家都不拦阻他，也不跑上来通报，让他撞到这里来捉奸吗？于今且退一步说，即算老二的心思灵巧，眼睛厉害，对你我起了疑心，想把你姊妹骗出去处死，我就肯放你姊妹就走吗？你安心罢，不要自己疑心生暗鬼，这也怕那也怕。”柳无非道：“你何不替他两人弄点儿差使，打发他们离开这里，免得终日在眼前讨厌？我在你跟前很快活的，一出去见了他，心里就不自在了。待不理他罢，又怕他疑心。每夜要勉强敷衍他一阵，实在没趣极了。妹妹倒好，三爷对她从来不亲热，她对三爷也是冷冰冰的，时常一夜都不开口，所以我说他容易对付，只苦了我一个人。”马心仪点了点头道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不要性急，我不管你姊妹便罢，既爱你姊妹，老二老三又本是来求我提拔的，我总尽力替他两人谋外放便了，我明的提拔他两人，暗中就是提拔你姊妹。你不知道我心里踌躇，自有踌躇的道理。”柳无非道：“你明白了我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是替丈夫求差事吗？我那里是这种心思。只要使他不在于跟前，我心里就安定了。难怪你不肯把你们结拜的原因说给我听，原来这时候还在疑心我是替他们求差事。我姊妹的一片心，真是白用在你身上了。”说时，眼眶儿红了。柳无仪插嘴说道：“我留神看二爷三爷说话，一说到在四川时候的事情，两人言词都一般的闪烁，连忙拿旁的话岔开，并且都似乎不愿意提自己身家的事。我虽说生得丑陋，然也是千金之体，实不承望嫁这们一个粗人。姐姐只说我的容易对付，却不知道我夜间和他在一床睡着，简直比见阎王还难受。”柳无非道：“我正为他两人都不愿意提自己身家的话，才想追问拜把的原因。”马心仪道：“你们定要问我和他们拜把的原因，我就说给你们听，也没有什么妨碍。你姊妹拿着去对外人说的事，我是料定不会有的。不过恐怕你姊妹听了之后，在我兄弟面前露出他生疑的神色来。你知道二爷的心思是极细的，这不是当耍的事。”柳无非道：“我姊妹又不是不知轻重的小孩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，岂敢随便露出什么神色？”马心仪道：“只要你姊妹知道轻重，我便说给你听也使得。”接着就将在四川结拜的情形，大概说了一偏。柳无非变了颜色，问道：“这姓张的，就是最凶悍有名的张文祥么？”马心仪道：“怎么不是？声名虽极凶悍，为人却并不甚凶悍。”马心仪还在说话，柳氏姊妹都掩面哭起来了。马心仪看了柳氏姊妹发怔，半晌才道：“哦，我一时不曾想到，原来你姊妹和他们还有大仇呢。但是此刻也

用不着如此痛哭。当你们初到山东来的时候，我听了你们成亲的事，便知道不妥，这也是老二的糊涂，雪里面岂是埋尸的。”柳无非一面揩着眼泪，说道：“可怜我父亲当日在绵州死得好惨啊。我只道我姊妹是永远没有报仇的时候了，谁知腆颜做仇人的老婆，做了这么久。这也是先父在天之灵，保佑我才有今日。”说着，弯腰向马心仪下拜。柳无仪也跟着拜下去。马心仪一手搀起一个，说道：“我其所以屡次不肯对你姊妹说出他们的身世来，就是为你姊妹和他们有这大仇恨，恐怕你们知道了忍耐不住，郑时聪明，必能料到是我说给你们听的。那时打草惊蛇，他们一走，就反而留下一条祸根。你姊妹向我叩头的意思，我知道。不要着虑，让我思量出一个妥当的法子。一则为你姊妹报仇，二则为我自己除去后患。你妹妹只须依遵我的话，万不可在他们面前露出使他们可疑的神色，要紧，要紧！”柳无非道：“倒是心里明白了，情愿故意做出和他亲近的样子来，好把他稳住。”这个姨太太在旁边听到这里，才问是什么大仇恨？柳无非只得将他父亲柳儒卿，在绵州被张文祥那股梟匪杀死的事，简单说了一番。马心仪笑道：“我若是命短的，不也是和你父亲一样的殉难了吗？”说至此，那丫环又推门送菜进来了。马心仪笑道：“今夜为说这些事，把好时光糟踏了。不但没有得着快活，反弄得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等回到西花厅，不使他们看了怀疑吗？我与你姊妹定一个约：我从此心里决不忘掉你姊妹报仇一事，不过从此不许你姊妹再向我提刚才说的这些事了，我们来饮酒作乐罢，不要辜负了好时光。”孙癞子知道已没有可听的话了，不趁这时开了房门在丫环之前走出去，说不定以下有不堪入目的事做出。

孙癞子出了密室，心想：郑时原来是这般一个混蛋。马心仪不替柳氏姊妹报仇，将他处死，我也不能让他活在世上。一面是这般思想，一面走出上房的院子，见院门已经关闭了，只得打算从房顶上步出去。才纵身上了房檐。忽眼看见那密室的房顶上，好象有一个人的黑影子伏着，不觉吃了一惊。暗想：这黑影是张文祥吗？大约他已疑心柳氏姊妹与马心仪有苟且了，所以到这房顶上来偷听。只是他们在密室里细谈，你在这房顶上如何能听得着呢？我既在此地遇着他，何妨上去跟他开个玩笑，看他的胆力武艺何如。想罢，即飞身到了那边房顶。孙癞子是由修道得来的神通，与寻常人由锻炼得来的武艺不同。飞身过去，不但没有声息，因使用了隐形法，并没有人影。尽管有绝大本领的夜行人，也听不出声，看不出形。孙癞子知道张文祥不过是武艺高强，并不曾修过道，以为自己飞过去，张文祥是决不会知道的，大着胆量朝那黑影走去，谁知还没有近身，那黑影已一闪没看见了。孙癞子暗自吃惊道：“倒看不出张文祥的本领不小，竟能知道有我到了他背后。只是他这一闪又跑到那里去了呢？”正举眼待向四面寻觅，陡见一道白光从左边房顶上飞来。孙癞子看了，笑道：“原来不是张文祥啊！想不到在这里遇着同道的人了。我不能就这们出头露面，且和他较量较量，再去与他会面，看他是谁，为什么也在这房顶上伏着？随即也放出剑光来。刚与那白光一交接，那白光即时掣转去了。孙癞子笑道：“怎么办呢？难道不能见人吗？既是同道，何妨玩玩。”正想向左边房上追过去，忽见那人已飞过来了，望着孙癞子拱手，说道：“请问老丈尊姓大名？到此有何贵干？”孙癞子忙收了隐形术。不知来的是谁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四回 报兄仇深宵惊鬼影 奉师命彻夜护淫魔

话说孙癞子见那人拱手问话，忙收了隐形术，看那人的年龄很轻。虽在黑暗之中，因孙癞子修成了一双神光满足的眼睛，能于黑夜中辨别五色，所以看得出那人年龄不过二十来岁。生得骨秀神清，唇红齿白，真算得是一个飘逸少年。心里不觉非常欣羨的说道：“自家人不妨实说。我是浏阳孙耀庭，此番因受了朋友的托付，来此救护一个人。请问你贵姓台甫？为何在此时暗伏在这密室之上？”少年听了，也十分高兴似的，说道：“学生姓赵，名承规，湖北襄阳人，此来也是奉了师傅之命，在暗中保护一个人。请问老丈要救护的是那个？”孙癞子心想：这后生难道是来保护郑时的么？遂答道：“此时更静人静，我们在这屋顶上说话多有不便。我很想问你的话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和我离开这里再说？”赵承规略不思索的说道：“好极了。看老丈要去那里，就去那里便了。”孙癞子遂引赵承规离了巡抚部院。

到僻静处，即停步问道：“尊师是那个？教你到这里在暗中保护谁人？不妨说给我听么？”赵承规道：“敝老师就是沈栖霞师傅，大约也是老丈知道的。他老人家在静坐的时候，知道有人将要谋害马巡抚。马巡抚的母亲曾与他老人家有一段布施的因缘，所以打发我来山东在暗中保护。老丈这番受朋友之托前来救护的，也就是马巡抚么？”孙癞子摇头笑道：“我要救护的虽不是马巡抚，然有我在这里，也能使马巡抚不被人谋害。尊师曾对你说明将要谋害马巡抚是谁么？”赵承规道：“他老人家虽不曾明言，但我已来此五六日，每日在暗中细看马巡抚的举动，只他将来难免不死于妇人之手。若是死于妇人之手，就有十个我在暗中保护，也是无用的。”孙癞子道：“果是死于妇人之手，倒不与谋害相干。我料尊师打发你来在暗中保护马巡抚，不过为尽往日与马巡抚母亲一点私情。实在象巡抚这种人形兽行的东西，岂是尊师所愿意保护的？你自到山东以后，每夜是这们伏在房顶上保护他吗？”赵承规道：“因为不知道要害马巡抚的是谁，又不能亲见马巡抚向他说明。在他跟前保护，只好随时在房上地下梭巡几遍。若是有武艺的人夜间前来行刺，那是可以对付得了的。如果是同道中有人有人要刺马巡抚，我想我师傅也不至打发我来保护。”孙癞子笑道：“你所想的不错。将来要谋害马巡抚的人，我倒知道。你也想见见那人么？”赵承规喜道：“怎么不想见见呢？于今那人在什么地方，老丈能引我去见他么？”孙癞子道：“见是很容易的，但是你见面不能和他说话。”赵承规道：“为什么见了面不能说话呢？”孙癞子笑道：“这其间道理很难说。我们修道的人做事，也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。若是凡事揭开来说，这种逆天之罪是很重的。即如尊师打发你来保护马巡抚，何以不教你和马巡抚见面，说明来意，使马巡抚好自己加意防范呢？其所以只教你在暗中保护，就是所谓天机不可泄漏。”赵承规点头，问道：“那人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也不能给我知道么？”孙癞子道：“不是不能给你知道，也不是你知道了便有什么妨碍，因为你此时不必知道。你后天在城外某处等候，我自设法引那人到城外来，你只见面认明白他的身材面貌，免得将来弄出乱子。”赵承规知道不肯说的话，就是追问也是不肯说的，便告别要走。孙癞子道：“且慢。你此刻住在什么地方，告我知道。到要紧的时候，我好来找你。”赵承规道：“我有个亲戚在城外开豆腐店，我就寄居在他店里。”

当下细说了那豆腐店的地址，即作别去了。孙癞子也就回关帝庙歇宿，心中计算，要如何才能将张文祥引出城与赵承规会面？想来想去，就想出第十八回书中所写引诱的方法来。孙癞子的来历，既经叙述明白。于今却要接着第二十一回书，继续写张文祥刺马心仪了。

且说张文祥在树林中问明了孙癞子的来历，忙起身向孙癞子一躬到地，说道：“难得你老人家不远千里前来救我，这恩德只好来生变犬马以图报答。因我与郑时拜盟在十年前，誓同生死。今日他既死于马心仪这淫贼之手，我是决不与马心仪两立的，我也知道马贼身为封疆大臣，要杀他不是容易的事，非拼着把自己的性命不要，是不能取他性命的。”孙癞子道：“这事干不得。你是一个豪杰之士，难道说郑时是不该死的吗？我受了你师傅之托到这里来，是为要劝你趁这时候去红莲寺出家。以前的事，一切不放在心上。象马心仪这种恶人，到时他自有恶报。你此刻要图报仇，休说做不到，便做得到也不值得。”张文祥正色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和我师傅的好意，我既是一个人，岂不知道感激。郑时的行为，我也知道是有些不正当的，不过不应该死在马心仪手里，马心仪更不应该是这们骗杀。我此心已决，非报了这仇恨，誓不为人，值得不值得我不管。”孙癞子见张文祥一腔义愤之气现于词色，也不由得心中钦佩，连连点头说道：“大丈夫交友处世，本应如此。但是我劝你趁此时回红莲寺去，一则是因受你师傅的托，不得不这们说。二则因知道马心仪此时死期未到，有本领比你高强十倍的人，在暗中保护他。仇报不了，反把性命送掉的事，不是聪明人干的。”张文祥听了，似乎不耐烦的样子，将那包袱提在手中，说道：“官做到督抚，暗中自有大本领人保护。要等到他没人保护，除非是他死了。我既肯拼着不要自己性命，那怕马心仪本人的本领比我高强十倍，我也不能因此惧他，便不图报复，于今郑大哥惨死鸿兴栈，还没人去收尸埋葬。我包袱里尚有一百几十两银子，且去打点他的后事再说。”孙癞子忙摇手阻拦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！去就白送一条性命，你知道此刻正关了城门捉拿你么？你不相信，我不妨带你去瞧瞧。”张文祥忍不住流泪，说道：“我不去装殓郑大哥的尸首，听凭街坊人的草草扛到义冢山去掩埋，我心里怎么过得去呢？”孙癞子道：“这事你不用着急，我倒可代劳。只是你万分不能在此地停留，就是要存心报复，也得从容等马心仪的防范疏了，方能下手。”张文祥心想，孙癞子受了我师傅之托，前来劝我回红莲寺，自是不主张我去行险。大丈夫做事，既不求他帮助，何必和他多说，口里答应他便了，免得噜噜噜的说得我心思纷乱，当下即对孙癞子说：“你老人家能代我去安葬郑大哥，我非常感激。这里有几十两银子，你老人家拿去办衣裳棺木。这里还有几件衣服，原是买来给郑大哥穿的，谁知却是买来给他装死的。”说时将手中包袱打开，取出了几件衣服和银两，交给孙癞子道：“此时城里正在捉拿我，我决不前去送死。不过我自己还有一点私事不曾做了，不能即刻离开山东。你老人家安葬了我郑大哥之后，请先回浏阳去，我随后就来。”孙癞子明知张文祥报仇之念已决，这是随口敷衍的话。也不好再往下说，收了衣服银两做一包系在腰间。张文祥对孙癞子行了个礼，一面揩着眼泪，一面提着包袱走了。孙癞子并不问他去那里，也提了酒葫芦旱烟管，回身走进城来。

此时马心仪真个下令满城搜索张文祥，所有的城门都有人把守了。孙癞子先到棺木店里买了一具棺木，叫人抬到鸿兴栈来，看郑时的尸首，还躺在鲜血之中。街坊上人正在聚议，如何凑钱买棺安葬。见有人抬着棺木来了

大家都落得省钱省事，孙癞子刚教人将郑时的尸首移进棺内，只见前面又有人抬着一具棺木来了，棺后还跟着一个骑马的大汉。原来是施星标顾念四川结拜之情，跪求马心仪恩准收尸安葬，所以亲自前来装殓。孙癞子见了，喜道：“既有他这个出头露面的把兄弟来了，安葬的事，我可以不管了。”也不与施星标见面说话，一掣身就从人丛中走了。施星标查问是谁买来的棺木，无人知道，他倒疑心是柳氏姊妹于心不忍，暗自花钱买人出来的。

马心仪既杀了郑时，吓走了张文祥，很得意的将柳无非收做七姨太太，柳无仪做八姨太太。心里虽也想到了怕张文祥寻仇报复，但是觉得张文祥不过匹夫之勇，自己有这们高的地位，轻易不出衙门。就是出外，也有无穷的人保护，决不是一人匹夫之勇所能报复的。只亲自挑选了几十名亲兵，夜间轮流在上房的前后院把守，便安然不放在心上了，对施星标说是因四川总督的公文来了，不能不将郑时就地正法。杀了郑时一人，才可以保得住施星标的性命。不然，是免不了受牵连的。施星标信以为实，反感激马心仪是存心开脱他的死罪，益发小心谨慎的在马心仪跟前当差。

且说张文祥别了孙癞子之后，打听得马心仪捉拿他的风声已经平息了，才敢偷进城里住着，心里想道：“我若要等到马心仪出来的时候，才上前行刺，是很难得有机会的。我在他衙门里住了这么久，一次也不曾见他出过衙门。他既知道有我在外，自然更不敢出来。我要报仇，就只有黑夜到他衙门里去，连同柳氏两个淫妇一并杀了。我不信他衙门里有能拿住我的人。”主意已定，就在这夜二更过后，独自结束停当，带了利刃，从屋瓦上翻越到巡抚部院来。

张文祥虽是武艺不错，平日穿房越脊，确能如履平地，无奈巡抚部院，究是武卫森严之地，不比寻常房屋。伏在房檐边偷看上房的前后院子里，都有亲兵擎刀立着，上房门窗紧闭。暗想：淫贼有六个小老婆，夜间不知道他睡在那个老婆房里，我如何好下手去杀他呢？眉头一皱，忽转念头道：“有了，我身边带了火种，何不去大堂放起火来？那淫贼听得大堂失火，料他不能躲着不出来，大家忙着救火之际，我还怕不好下手吗？”想到这里，即起身提脚，打算翻到大堂上去。可是心里总不免有些怕院子里的亲兵看见，心里一有顾虑，脚就不似平时的自如了。一脚踏在瓦上，哗喳一声响，吓得连忙蹲下身躯不动，侧耳听院子里的兵有没有动静？还好，大家都好象不曾注意。刚待重新立起来，仿佛觉得眼前有一条黑影闪过去，比旋风还快，心里大吃一惊，赶紧抬头张望，这时虽无月色，然星光很亮，数十步以内的人影，在夜行惯家的眼中，是能看得清晰的。只是举眼四望，并不见有人影。暗自诧异道：“什么人有这么快的身法？就是飞鸟和闪电，也快不过我两只眼睛，怎么一闪便不见了？咦，难道是大哥的阴灵，知道此刻来这里报仇，特地前来帮助我么？”张文祥正在如此猜想，猛觉身后有什么东西擦得瓦响。急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人立在檐边，双手举起一件黑东西，向院子里打去。接着便听得哗喳地瓦响，原来打下去的是一大叠屋瓦。那瓦一打到院子里，底下亲兵登时惊吼起来。张文祥还没看明白檐边的人是何形象，一霎眼便没看见了。逆料既是这们惊动了防守的人，今夜是行刺不成了。那里再敢停留，也顾不得脚下瓦响，一口气逃出了巡抚部院，躲在一处民家的楼房上，偷看巡抚部院。一时灯笼火把照耀得满衙门都红了，但不见有一个能上高的人。在底下惊扰了好一会，才有人用梯子缘上房檐，举火把四外寻觅。张文祥暗骂这班不中用的东西，真活见鬼。等你们此时缘上梯子来还寻觅得着的，也

到你巡抚部院来行刺吗？偷看到四更以后，灯笼火把还没有完全熄灭。只得垂头丧气回到住处歇息。

次日，就听得有人传说：昨夜抚台衙门里闹了一夜，瓦在屋上好好的会一大叠的打到上房院子里来，把一个亲兵的头都打破了。马抚台发了怒，每一个亲兵打了几十军棍，因那些亲兵说瓦是鬼打下来的。马抚台大约是一个不信鬼的人，怪那些亲兵不该造谣言。并吩咐，以后如果有人敢再说有鬼的话，定要重办。张文祥听了这些话，心里也疑惑那打瓦的，不知究竟是人还是鬼？待说是人罢，影子不能是那们一闪就不看见了，即算孙癞子有那们快的身法，而看那影子的大小神情，绝不与孙癞子相似。若说是另有大本领的人帮助我吧？便不应该吓我，并打草惊蛇使他们有了防备。帮助马心仪的吧？就应该将我拿住，不至倒用瓦打伤马心仪的亲兵。待说是大哥的阴灵罢？姑无论那影子不像大哥，并且世间那有这门活现的鬼呢。张文祥心里这般疑惑，却不因此减退报仇之念。第二夜又从房上到了衙门里，一看院子里把守的亲兵更多了。就拼着不要性命，也没有法子能报这仇。一连几夜，简直不能下手。

忽然想起鲁平家里的老头慧海来。记得那日慧海曾说过，如果有为难的时候，前去找他。我于今仇不能报，白天又不敢多出外行走，恐怕被人认识，何不去找他谈谈，他是有能耐的，年纪老，见识也多些，或者他能帮助我也难说。便是他不肯出力帮助，我看他是一个很正气的老头，量不至反帮着淫贼与我为对。这日一早，张文祥就出城到鲁平家来。门外草场上，正有几个很壮健的汉子，练拳的练拳，练棒的练棒，一个个面上都现出十分畅快的样子。张文祥看了，不觉心头羡慕道：“还是安分的良民得真安乐，他们心中无所畏惧，无所忧虑，每日不练把势，就下田做工。不下田做工就练把势，吃得饱，睡得足，何等逍遥自在。我当日在四川，何尝不可以学他们这们快乐一生。偏要自恃武勇，不肯安分做农夫，情愿倾家荡产，结交一般盐枭，受他们的推戴做头目。自做了盐枭头目以后，便不曾有一时半刻象这样的安闲。弄到而今，一身没有着落还在其次，就是这颗心一想到大哥惨死，登时比油煎刀还难受。细想起来，乃是自寻苦恼。枉自练好了一身武艺，那里及得他们这般享受？”张文祥如此思量着，不由得停步望着练拳的出神。练拳棒的见有人目不转睛的看他们，也都停了拳棒不练，拿眼睛来打量张文祥。张文祥知道初练拳棒的人，最是技痒。如果看的人不留神，露出了轻视的神色和言语，是一定要被责问的，甚至还要较量较量。当时见这几个汉子停了拳棒不练，就提防他们是技痒，要兴问罪之师了，不待他们开口，急忙拱手陪笑道：“我是特从省里来拜访慧海老师傅的。随便请那位大哥进去通报一声。”还好，那几个汉子听说是拜访慧海师傅的，立时都把寻是非逞身手的念头打断了。其中有一个练拳的走过来，打量了张文祥两眼，问道：“你前次不是曾到我家来过的吗？”张文祥连连点头应是。这人向前走着道：“请随我来。”张文祥跟着走进前次坐的那间客房里，这人自到里面通报去了。

不一会，只见慧海笑容满面的支着拐杖出来，很亲热的说道：“张大哥辛苦了，怎的这们早？”张文祥一面迎上去行礼，一面暗地诧异。记得前次在这里随口答应姓王，并没说出真姓，何以他会知道我姓张，称呼我张大哥呢？慧海答礼，让坐，说道：“我一向很担心张大哥在省里不大方便，几次打算到省里去接张大哥到这里住些时，一来因多了儿岁年纪，真是老朽了不堪劳动。二来也恐怕张大哥多心，弄巧成拙。张大哥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却是

知道张大哥的。不但知道，说起来还很有些瓜葛呢。”张文祥很不安似的望着慧海，不知追究竟有什么瓜葛？慧海继续道：“尊师不是无垢和尚吗？”张文祥连忙应是。慧海道：“你知道无垢和尚的俗家姓什么？原来叫什么名字么？”张文祥面上好象透着惭愧的神气，说道：“不知道。我当日也曾问过他老人家，无奈他老人家硬不肯说。我因出家人多有不肯拿在俗时的姓名告人的，大半由于出家是不得已的事。一提起俗家姓名，就不免触动多少感慨，也有说出真姓名告人，并没有什么妨碍的。所以我不敢根究我师傅的姓名。”慧海点头道：“你师傅若拿真姓名告人，并没有什么妨碍，也没有什么感慨可触动。不过你师傅生成要强不表示弱的性格，与别人不同，说起来只是一桩笑话。你既不知道你师傅的姓名，他的身家履历，不待说是更不得而知了。”接着，将田广胜、周发廷、雪山和尚三人同学剑术，及田义周在仙人溪与朱镇岳交手受伤，朱镇岳入赘田家，田义周忿而出走的话说了一遍道：“你师傅就是这个赌气跑出来的田义周。从那次跑出来，至今不但不曾回过家，并一字的音信也没有通过。朱、田两家的人，到处都寻访了一阵，访不出下落，只得罢了。几十年来。大家心里以为他已不在人世了。直到近来孙耀廷到了山东，因他是在峨嵋山学道的人，曾在毕祖师处见过师傅，向我说起来我才知道。”张文祥问道：“孙耀廷老丈，你老人家认识吗？”慧海道：“都是说起来才认识的。我的话还没有说了，我不是刚才对你说，与你还有些瓜葛的吗？有些什么瓜葛呢？我与你师傅是同门的弟兄，你还有一个师伯名孝周，因带兵与发逆交战，在广西阵亡了，只是尸首不知下落，你师田广胜派我们几个徒弟寻尸，并吩咐我们道：‘谁寻着了孝周的尸首回来，便招谁做女婿。’偏偏被魏壮猷那小子寻着了，他就做了田家的女婿，和你师祖是一家人了。你师祖原有两个女儿，魏壮猷配了个小的。我那时少年意气，想做你师祖的小女婿。你师祖不肯，我也就赌气离开田家了。这都是少年时候的荒谬举动，过了些时回想起来，委实有些觉得对不起人。二十年前遇着雪门师伯，他劝我出家，我因此听依了佛法，赐名慧海。雪门师伯原是要我披剃的，我一想我本是个无家的人，若一披剃认真做了和尚，在某寺某院当起住持来，无家反变成有家了。我一生是东飘西荡，随遇而安，没有一定住处的。既当了某寺某院的住持，就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东飘西荡，随遇而安。那们一来，是出家反变成在家了。三来修行重在守成，落发不落发，完全不与修行相干。我不落发，没有拘束，一落发就拘束得寸步难移了。所以我就做了现在这个不落发的和尚。”张文祥听到这里，从容立起身，恭恭敬敬的对慧海叩头道：“原来是师伯。你老人家不说出来，小侄怎得知道？”慧海伸手搀起张文祥道：“你前次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眼里虽已看出你是一个会武艺有侠气的人，然尚不知道就是田义周的徒弟。你走后，孙耀廷就到这里来了。我才知道赵承规也是孙耀廷约了到这里来的，你那日不是曾在这里与赵承规会过面的吗？”张文祥应是，问道：“师伯的真姓名，不能说给小侄听么？”慧海笑道：“有何不可。只是我二十年不用这真姓名了，说出来除了几个少年时在一块儿的朋友，谁也不知道这姓名是何等人。我俗姓史，名卜存，原籍直隶厂平人。你这回受的委屈，我完全知道。孙耀廷因为你不听他劝的话，赌气回浏阳去了，打算教你师傅亲自来山东劝你。赵承规也因为不听孙耀廷的劝，执意要在这时候报仇。他是奉了他师傅沈栖霞的命，特来保护马抚台的人。

假使你的仇报成了，他便不能回襄阳见他师傅，因此只得每夜时刻不

离的在巡抚部院保护。”张文祥听了，心里才明白那夜打瓦的是赵承规。慧海又道：“孙耀廷为恐怕赵承规将你作寻常刺客看待，在黑暗中遇着，使出他的飞剑来。你虽武艺不错，然完全是血肉之躯，怎能抵敌道家的宝物？费了多少心思，方将你引到这里与赵承规会面，只是时的杀机还未动。日后的事，孙耀廷虽有预知的道行，全不敢事先揭穿，恐遭天谴。这番的事，孙耀廷实在是煞费苦心。若没有他，你的性命就不送在鸿兴客栈，也早已送在巡抚部院的房檐上了。

难得你今日忽然想到了我身上，已已的跑到这里来。我就看在无垢和尚分上，也得劝劝你。

孙耀廷说，郑时这种又热中利禄又好色无品行的人，本是应该杀的。马心仪便不杀，他也要杀死的。这算不了什么仇恨，你犯不着拼性命去图报复。他这话虽也是正理，但我却不以为然。我辈为人，讲的是意气，重的是情义。这人行行为不正，我看出来了，早就不应与他结交。结交之后才看出来，就应该苦口劝戒。劝戒不听，只好说明绝交。既绝交以后，他的存亡荣辱，我便可以不过问了。至于你和郑时，我听说十多年来比亲兄弟还要亲热。同荣辱，共生死，不是一两次，那就不是寻常结交朋友的可比。朋友尚且须到明示绝交之后，方可视同路人，你和郑时还正在共患难的时候，他忽被人惨杀了，而杀他的人，又是与你也有仇恨的马心仪。我知道你不报这仇，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。”张文祥听到这里，已止不住泪如雨落，立起身看了看门外。慧海道：“这地方若是不能说话的，我如何敢对你说这许多话呢？”张文祥见门外果然寂静无人，便说道：“我情愿与郑大哥一同死在那淫贼手里，淫贼能杀死我便罢了，没有人再出头替我和郑大哥报仇。若他不能把我杀死，我留着性命在世一日，是要努力报一日仇的。那怕那淫贼福再大，不等到我的刀刺进他胸膛，他先自病死了，我也得翻出他尸骨来，戳他几个透明窟窿，以泄我胸头之恨。你老人家刚才说那淫贼与我也有仇恨，这话我却不能不说明。我对那淫贼，除了为他惨杀我郑大哥而外，丝毫仇恨也没有。你老人家以为他奸占了我的老婆，我是应该恨他的。

这事不仅你老人家是这般想，大概除了我已死郑大哥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的心事。那淫贼若不是这般骗杀我郑大哥，仅奸占了柳氏姊妹做小老婆，郑大哥心里或者不免有些难过，然也不过一时。至于我心里，倒觉得非常庆幸，非常安慰。并不是我事后故意在师怕面前说这种矫情的话，实在当日郑大哥教我与柳氏成亲，就是迫不得已，奉行故事一般的举动。自从搬进巡抚部院里住着，我心中觉得对柳氏时刻不安，亲近不得，疏远不得，正拿着不好怎生摆布。难得她肯与那淫贼苟且，就好象读书上遇着一个难题目，做不出文章、忽然有人替他代做了，他岂不有欣喜的道理？”慧海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这话并非矫情。孙耀廷说他曾亲耳听得郑时在巡抚部院西花厅里，劝你亲近柳无仪。孙耀廷就因听了你那番回答郑时的言语，才知道你是一个好汉。若不听了你那言语，他虽是受了你师傅之托，然到山东后，因知道你 and 郑时娶柳氏姊妹的事，就很惊讶无垢和尚收了你们一个徒弟？以为似这般好色的人，受凶险是应该的，值得数千里托人前来救护。及知道你果是一个好汉了，就只可惜你结交错了人。不过，于今这些话也都不必说了。我要劝你的话，不是劝你不报仇，是劝你不要性急。

你应该知道‘君子报仇在三年’的那句老话。孙耀廷也曾对你说过的：马心仪此时死期还没有到，所以偏巧有沈栖霞师傅那般人物在暗中帮助他保

护他。但是沈师傅也只不过略尽人事，难道能在暗中保护马心仪一生一世吗？我劝你暂时回红莲寺去最好。等到有机可乘的时候，再出来报仇。是易如反掌的事。”不知张文祥听了依遵与否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五回 闻警告暂回红莲寺 报深仇巧刺马心仪

话说慧海劝张文祥暂时回红莲寺去，且等有机可乘的时候再出来报仇。张文祥道：“沈师傅是个修道的前辈，他老人家何苦庇护一个人面兽心的马心仪，使我郑大哥冤死九泉，仇恨不能伸雪呢？”慧海道：“你这话也就和孙耀廷说你一样了。各人有各人的私情交谊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总之，你志在报仇，非做到决不放手。而沈师傅志在报德，非尽力保护马心仪，于心不安。但是他保护的，只能保护一时，不能保护终身。你何必定行在这时候自找麻烦呢？我因与两方都有交情，不愿意眼看着自己人动手相残杀。所以劝你回红莲寺去，暂且忍耐些时，自有你报仇的机会在后。”张文祥听了，低头不语。慧海接着说道：“我在四十年前，无意中得了一把好刀，真是削铁如泥，杀人不沾血。不过于今在我手里，已没有用处了。你将来报仇时是用得着的，我就送给你罢。”旋说旋起身掬起长袍，从腰间解下一把刀来，张文祥看那刀觉得很怪，刀叶连柄虽有二尺四五寸长短，三寸来宽，但是刀背还不到一分厚薄，变成个半月的钩儿。只见慧海右手握着刀柄，左手捏着刀尖，只一拉扯，刀叶登时拉直了。不过左手放开，刀叶仍旧转了过来。慧海举起来，向桌面上只一拍，那刀叶即直挺挺的，和寻常单刀一般模样。慧海指着这刀，笑向张文祥道：“这刀在我腰里四十年，也不知诛了多少贪官污吏，淫妇奸夫。因你也是一个侠义的汉子，才愿意送给你，可算得是你的一个好帮手。”说着，递给张文祥。张文祥连忙起身双手捧接，觉得轻如箬叶，口里自是极力称谢，心里不免有些怀疑。暗想：这们轻薄这们柔软的刀，使用起来，不但不能挡格人家的兵器，就是杀在人身上，又如何能着力呢，心里如此一怀疑，两眼便不由得怔怔的望着刀叶出神。慧海似乎看出了他怀疑的意思，既说道：“这种刀出在缅甸，每一把刀，须费一二十年的工夫才能锻炼成样，向桌面上一拍，就是这般直挺挺的了。不用的时候，不仅可以缠在腰间，并能盘成一圆饼儿，系在腰里。不过没练过武艺的人，不能使用罢了。就是会武艺的，初次使用，也难免觉得有些不称手。渐渐懂得了这东西的性格，便知道比一切的刀都好使了。”张文祥听了才明白这刀的来历。当下又称谢了一番，也向腰间缠了，遂作辞出来。

临行前，慧海叮嘱：万不可在这时候去冒险报仇，白送了性命。

只是张文祥是个热烈的汉子，一时怎能将报仇的念头完全放下？夜深还是偷进巡抚部院。无奈有赵承规时刻不离的保护着，张文祥一到马心仪睡觉的房屋上，赵承规就在暗中抛砖掷瓦警告下面巡守的兵士，总弄得张文祥没有下手的机会。张文祥虽是忿恨赵承规比恨马心仪还厉害，但自己的本领不是赵承规的对手，简直没有泄忿的方法，一连几夜都是空劳往返。这夜，在黑暗中忽听得赵承规的声音说道：“张文祥，你也太不识好了。我若不看在你师傅无垢和尚与你师叔慧海的情面上，谁耐烦三番五次的和你纠缠？你

如果明日再不离开山东，就休怪我姓赵的不讲情。”张文祥耳里听得分明，眼前却不见有人影。仔细思量：慧海叮嘱的话，不能不听。只好暂让这淫贼多活几时，等他恶贯满盈了，再来取他性命。遂忍气吞声的离了山东，悄悄的回红莲寺来。

他到红莲寺不多时，无垢和尚就死了。此时的知圆和尚虽则还年轻，然一则因他是无垢最得意的徒弟，二则因满寺的和尚当中，只有他是文武兼全的，众僧人都愿意推戴他做当家。张文祥回到红莲寺的时候，无垢曾几番劝他从此削发，他执意不从道：“我既削了发，披上了僧衣，便应该遵守戒律，不能再干杀人报仇的事。我只要大仇报了，立刻出家不问世事，”无垢见他这么说，只得摇头叹道：“孽障，孽障！要等到报了仇再出家，只怕已是来不及了啊。”张文祥也不理会，闷闷的在红莲寺住了两年。打听得马心仪已由山东巡抚升两江总督了，心想：这是我报仇的机会的，不相信赵承规直到今日，还在那淫贼跟前保护，遂即决定前去南京报仇。动身的时分，才对知圆和尚说道：“我此去南京，若不能将仇报了，誓不回来。前年在山东的时候，承慧海师叔送给我一把缅甸刀，他老人家原是送给我报仇时用的。但是这刀有好处，也有坏处。好处在刀锋犀利无比，无论接连杀多少人，不至有卷口斫不断的毛病。坏处却在只能挥斫，不能戳刺。并且我习练了若干时候，还觉得用不惯。万一因这东西靠不住，误了我的大事，后悔不及了。我原有一把八寸长的匕首，已随身用过多年了，能刺透十层厚牛皮，不闻得响声。我还是带它去的妥当。这缅甸刀也非易得之物，就转送给老弟做个纪念罢。”边说边从腰间解下那缅甸刀来，交给知圆和尚。知圆料知是不能劝他不去报仇的，只得叮咛他小心谨慎。那把缅甸刀，从此就留在红莲寺了。后来陆小青遇着的，正是这把缅甸刀。

且说张文祥身边藏了匕首，从红莲寺动身独自到南京来。此时赵承规虽早已不在马心仪跟前保护了，然马心仪自从在山东闹过那几夜刺客之后，知道张文祥不死，必存心替郑时报仇，因此防范得极严。尤其是夜间，每夜必更换几次睡处。到天明，连上房里的丫头老妈子，都不知道马心仪的睡处。张文祥夜深偷进总督衙门探了好几次，简直探不出马心仪睡在那里，不由得非常纳闷。马心仪在白天又不出来。张文祥从二月间就到了南京，直等到八月里，竟不曾一次见着马心仪的面。好容易等到中秋这日，才得着了八月二十日马心仪亲到校场坪看操的消息。张文祥这一喜就非同小可了，心想：这淫贼既亲自出来看操，便不愁刺他不着了。不过他是一个贵极人臣的大官，一般人都说，大富大贵的人，身边常有百神呵护。

这话虽荒唐不足信，然我既要报仇，何妨且去城隍庙，拜求城隍菩萨，怜我一片苦心，在暗中助我成功。张文祥平时原不信神鬼的，这时却买了香烛，走进城隍庙，痛哭流涕的跪在神前默祷了一番。捧卦在手，祝道：“弟子这仇恨若这回能报的了，求连赐三回胜卦。这回报不了，就求连赐三回阴卦。”祝毕，将卦掷下，得了一回胜卦，心中欣喜。又掷又是胜卦，第三回还是胜卦。于是又祝道：“若就在八月二十日能报这仇，仍求菩萨连赐三回胜卦，不能就是阴卦。”想不到掷下去，乃是阴卦；再掷再是阴卦，掷三回还阴卦。张文祥不由得着急道：“菩萨既许弟子的仇能报，八月二十日是那淫贼看操之期。这日不能报，过后又如何有机会给我去报呢？说不得麻烦了菩萨，弟子只得细细的叩求明白：既是八月二十日不能报，若二十一日能报，仍求赐三卦回胜卦。”掷下去还是三个阴卦。又问二十二，也是三个阴卦。

又问二十三，倒连擲了三个胜卦。张文祥心中疑惑道：“这就奇了。二十日淫贼出衙门看操，我倒不能报仇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那里再有给我下手的时候呢？城隍是阴间的官，总督是阳间的官。常言官官相卫，只怕是城隍爷有意庇护这淫贼，存心是这般作弄我。我忍气吞声的等到了今日，也只听天由命，顾不得城隍爷赐的卦象。二十日便是报不了，也得下手。”出了城隍庙，就思量要如何才能近马心仪的身，忽然暗喜道：“有了！从总督衙门到校场，没有多远的道路。总督出来，照例文武僚属，均得站班伺候。我何不办一副纱帽袍套，假装一个候补小老爷，混站在佐杂班子里面。南京几百名候补的小老爷，有谁能个个认识呢？等到淫贼在我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我才动手，还怕他逃得了？”主意已定，即买办纱帽袍套。只等到了二十日，就穿戴起来去站班。谁知度日如年的等八月十九夜，不做美的天，忽下起雨来。平常七八月的雨，多是下一阵便停止不下了。偏是这回的雨，下了整夜，二十日天明还不止。只下得校场里水深数寸，早饭后还沥沥淅淅的下着。马心仪只得临时悬出牌来，改期迟三天再操。张文祥到这时才信服城隍真灵验。

到了二十三日，张文祥起来穿戴整齐之后，当天摆了香案，跪地默祝他郑大哥在天之灵，暗中帮助他报仇成功。但是他毕竟不是做官的人，不知道官场的习惯。又是独自一个人，没有当差的去打听消息。想不到马心仪下校场的时候早，等张文祥赶去时，马心仪已到校场好一会了。校场上拥护马心仪的人太多，候补小老爷没原有近前的资格，恐怕被马心仪看出破绽，反为愤事。逆料看完了操回衙的时候，文武僚属还是免不了要站班伺候的，只得混在校场中等候。好在南京没有认识张文祥的人，而头上戴了纱帽，遮去了半截面孔，就是熟人，不注意也认不出来。任凭马心仪如何机警，如何防范，无如在山东时结下的仇怨，事已相隔三数年了，路也相隔数千里了，又正在官运亨通，志得意满的时候，有谁平白无故的想起几年前的仇人来呢？说到这里，又似乎是马心仪的恶贯已盈，合该死在张文祥手里。这日他下校场看操的时候，原是乘坐大轿，两旁有八个壮健戈什围护着去的。若下午回衙的时候，还是这般围护着，张文祥的本领虽高，匕首虽利，也不见得便能将马心仪刺死。偏巧马心仪看操看的得意，因回衙门没有几步路，一时高兴起来，要步行回衙。他是做制台的人，他既要步行不肯坐轿，谁敢勉强要他坐轿？在他以下的大官，当然都逢迎他的意思，陪着他一同行走。一般小官，都齐齐整整的分立两旁，排成一条甬道，从校场直排到总督衙门的大门口。马心仪在四川做知府的时候，身体本来肥大，此时居移气，养移体，益发胖得掩着肚子如五石之瓢了。那时做官的人，最讲究穿着袍褂踱方步，以为威严。平日闲行几步，尚且要摆出一个样范来。此时满城僚属，都排班在两旁伺候，自然更用得着起双摆了。一面挺起肚皮大摇大摆的走着，一面微微的向两旁的官员点头。那知道已走近自己衙门了，猛然从身旁跳出一个袍褂整齐的官儿来，迎面打了一个跪，口称给大人请安。安字还不曾说出口，一把雪亮的匕首，已刺进马心仪的大肚皮里面去了，马心仪当下惊得哎呀一声，来不及倒地，张文祥已把匕首在肚皮里只一绞，将肚皮绞成一个大窟窿，肠子登时从窟窿里进了出来。马心仪认明了张文祥，还喊了一声：“拿刺客！”才往后倒。可怜那些陪马心仪同走和站班的官儿，突然遇了这种大变故，没有一个不吓得屁滚尿流，有谁真个敢上前拿刺客。只几个武弁的胆量略大，然也慌了手脚，只知道大家口里一片声跟着大喊：拿刺客！究竟也没人敢冒死上前。张文祥从容拔出匕首来，扬着臂膊，在人丛中喊道：“刺客在这里，

决不逃跑，用不着你们动手捉拿。”众人见张文祥没有反抗拒捕之意，方敢围过来动手，将张文祥捉住，马心仪左右的人，已将马心仪抬进了衙门。马心仪双手抓住自己肚皮上的窟窿，向左右心腹人道：“赶快进上房去，将七姨太八姨太用绳索勒死，装在两口箱里，趁今夜沉到江心里去。”

施星标夫妇，也得即时处死，不可给外人知道。”吩咐了这番话才咽气。他左右的人，自然遵照他的遗嘱行事，柳无非姊妹和施星标夫妇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是这般结局。马心仪其所以遗嘱将四人处死。因他在四川与郑时等拜把，及诱奸柳氏姊妹的事，若揭穿出来，自己的罪恶也很重，清廷必议他死有余辜，倒被张文祥得了个义士的好名声。以为自己罪恶，当时除却张文祥，只有这四人知道，留着活口作证，总不稳便，不如赶紧一股脑儿杀却。事后由张文祥一个人供出来，事无佐证，同僚的官员，便好上下其手了。真亏他的心思有这般灵敏，身受重伤，命在呼吸的时候，尚有这种怕人的手段使出来。这桩惊天动地的大案，毕竟就因他用了这种手段，曾国藩才敢抹煞一切事实，凭空捏造出一段寻常匹夫报仇的情由，奏报清廷，险些儿把这个顶天立地的张文祥埋没了。

当时张文祥束手就擒之后，有职责的官员，便提出他来审讯。他爽爽直直的说道：“你们毋须审问我为什么杀马心仪。杀人抵命，马心仪是我杀的，快将我杀了抵命便了。”这些问官，遇了这样重大的案件，岂敢就这们糊里糊涂的定案，不问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只是无论如何诘问，张文祥只咬定牙根，一字也不肯吐出报仇的原由。当时南京的官府和人民，虽都能猜度这案子里面，必含有奸情，然因无从知道张文祥的来历，猜不透这奸情从何而起。马心仪是曾国藩提拔的人，一旦出了这变故，他恐怕办理不得法，连累自己，就奏请派他审理。这种骇人听闻的事，那时清廷也要办个水落石出，便准专钦命曾国藩专办这案。旁的官员审问张文祥的时候，张文祥不过不肯供出报仇一事由来。曾国藩来审问他，倒惹发了他的性子，横眉怒目的指着曾国藩大骂道：“你配来审问我吗？象马心仪这般人面兽心的东西，你瞎了眼，一力将他提拔，倒今日你还有脸来问我么？我没有话对你说。我杀了人自愿偿命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曾国藩究竟是一个学养兼到的大人物，被张文祥这们指手画脚的大骂，并不生气，反象很爱惜张文祥的，含笑点头，说道：“看你这般气概，倒是一个好汉。”

你做事，既是光明磊落，何不照实说出来，使大家知道？何苦担着一个凶手的声名，死得不明不白呢？”张文祥听了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你休想用这些甜言蜜语来骗我的供。我只知道你不配问我的话，我就有千言万语，宁死也决不对你说一个字。”曾国藩见他这们说，只得问道：“我不配问你的话，谁配问你的话呢？你的千言万语，必对谁才说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要问我的供，除了当今天子，就只有刑部尚书郑青天才配。此外随便什么人来，我只拼着一死，没有第二句话说。”曾国藩心想：刑部尚书郑青天，就是长沙的郑敦谨，果然是一个清廉正直的人。这厮既说非郑敦谨来不肯吐实，只好奏明圣上，求派郑敦谨来审。不知清廷准与否？张文祥又如何的吐供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六回 郑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挟怨煽淫僧

话说那时曾国藩奏事，清廷无不照准。没几日，就钦命郑敦谨到南京帮审。圣旨下来，倒把个郑敦谨吓了一跳。因他并不知道张文祥是何如人，更猜不出何以满朝大小官员，何止千数，独独的看中了他，指名要他来审问，方肯吐实。行刺总督的凶犯非比寻常，万一弄出些嫌疑到身上来，岂不糟了？饶他郑敦谨平日为人极清廉正直，遇到这般意外的事，心里也就不免有些着虑。诚惶诚恐的奉了圣旨，只带了一个女婿到南京来。他与曾国藩原是同乡有交情的，以为帮同曾国藩审理此案，自己处心无愧，是不愁有嫌疑弄到身上的。到南京这日，就与曾国藩同坐大堂，提出张文祥来审问。曾国藩道：“你要刑部尚书郑青天来方说实话。于今郑青天已奉了圣旨来帮审，你这下子还不实说么？”张文祥听了，即抬头看了郑敦谨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有郑青天来了，我也不说。只能由郑青天一个人问我，并且用不着坐堂，不将我凶犯跪着，我才肯说。”曾国藩为要问出张文祥实在的口供，只得一一依允。当即退了堂，请郑敦谨单独坐花厅审问。郑敦谨在大堂上见了张文祥的面，心里方明白指名要他来审问的理由。

原来在十年前，郑敦谨曾有一次步行到浏阳去扫墓。不料，在半路上遇了大雨。随身不曾带得雨具，附近又没有饭店，只得到一个绅士人家去暂避。谁知那雨却落个不休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不能不在这人家借宿。只是这家的男主人，因到长沙省城里去了，不曾回来。女主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，真是生得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秋水为神玉为骨。郑敦谨这时的年龄，也还只有三十多岁，仪表也生得俊伟异常。这绅士人家的下人，见了郑敦谨的容仪举动，知道不是平常过路的人，当即报告了女主人。谁知这女主人一见郑敦谨，就动了爱慕的心思。只因有当差的和老妈子在旁边，不能对郑敦谨有所表示。郑敦谨是个诚笃君子，那里看得出这女主人动了爱慕他的念头呢？凑巧大雨下个不止，这女主人正合了她的愿，殷勤留郑敦谨歇宿。郑敦谨受了这女主人的优待，心里还说不尽的感激。女主人因存了挑逗郑敦谨的心思，一一盘问郑敦谨的身世，而郑敦谨因为感激女主人贤德，存心将来要帮助她的丈夫，以报这番优待的好意，也一一盘问她丈夫的为人行事。这女主人却误会了郑敦谨的用意，以为和她自己是一般心理。她家的客房，原与上房相隔很远的，女主人既对郑敦谨动了邪念，这夜留郑敦谨歇宿，便特地打扫了一个与上房邻接的房屋，亲送郑敦谨就寝，郑敦谨毫不注意的睡了。正睡得酣酣的时候，忽觉得有人用胳膊轻推了几下。忙睁眼看时，房里的灯光，照澈得满房透亮，只见女主人浓妆艳抹的立在床前，两只俊俏眼睛，如喝醉了酒的人一样，水汪汪的向人脸上望着，一手支着床柱，一手搭在他胳膊上，继续着轻推了一下，发出又娇又脆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怎么这般难醒？独自一人冷清清的，也睡得着吗？”郑敦谨一见情形，登时吓得翻身坐了起来，避开女主人的手，说道：“这时候，来推醒我做什么？无礼的事做不得，请快出去罢。”女主人想不到郑敦谨会这们拒绝，已到了这一步，那里还顾得到廉耻上去。一点儿不踌躇，就伸手赶过去拉了郑敦谨的手，说道：“你是个男子汉，怎的这们拘板？这时候外面的人都睡尽了，这里面除了你我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你还怕什么？”郑敦谨连忙摔开手，从床头跳下地来，说道：“我郑敦谨岂肯干这种无礼的事。我看你家里的气派情形，可知你丈夫也是一个有体面的人。他于今有事到长沙去了，将家事托付给你，你就忍心背着，和我这个过路不

相识的人，干无耻的勾当吗？快回房罢，不要惹得我大声叫唤起来，丢了你丈夫的颜面。”凡人的兽欲冲动，只在一时。欲火一退，廉耻的念头就跟着发生了。女主人一腔欲火，郑敦谨这几句话说得如汤泼雪，立时羞得低下头去，悔恨交集，原是伶牙俐齿会说话的，一下子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连脚都象钉住了的，也不知道走了。郑敦谨看了她这难为情的样子，便又说道：“请回房去。”女主人似乎被这句话提醒了，提脚往外就走。走到房门口，又停步回身向郑敦谨道：“我一时该死，做出这种下贱事来。幸遇先生是至诚君子。我于今有一句话，要求先生可怜我。我今夜这番下贱的行为，要求先生不对人说。”郑敦谨正色说道：“请放心，你就不求我，我也决不至对人说。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当天发个誓你听。”女主人不待郑敦谨说下去，却双膝跪地，对郑敦谨叩了一个头，立起身，一言不发的回房去了。郑敦谨看女人面上，已流了许多眼泪，不由得独自就床沿坐下，叹息人欲之险。

刚待起身仍将房门关好，再上床睡觉。猛不防劈面走进一个壮士来，吓得郑敦谨倒退了两步。看这壮士包巾草履，身穿仄袖扎裤脚的青布短衣靠，双手空空的，并未携带兵器，只腰间斜插了一把尺多长的短刀。那种英武的气概，真是逼人。但脸色很和悦的跨进门来，郑敦谨料知不象这家的仆役，正要开口问他是那里来的、到此何干的话。那壮士已双手抱拳，说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！真是至诚君子，小子钦佩的了不得。顾不得冒昧，要来请教姓名。”郑敦谨听寻壮士说话，带着些四川口音，便随口答道：“我是长沙郑敦谨。请问你是那里来的？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那壮士笑道：“我是过路的人，到此因短少了盘缠，特地到这富豪家里来借盘缠。合该他家不退财，有先生这样至诚君子在此借宿，我又怎敢在至诚君子面前无礼呢？没奈何只换一家去借了。”说毕，又抱拳向郑敦谨拱了一拱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郑敦谨还待问他的姓名，无奈他身法矫捷非常，一霎眼就出房去了。郑敦谨赶到房门口看时，此时虽已雨过天明，院中有很明亮的星月之光，但是看不出那壮士走那方去的。看官们看到这里，大概不待在下说明，已都知道那壮士便是顶天立地的张文祥了。张文祥自这次见过郑敦谨之后，心里十二分的钦佩。到长沙一打听，方知道郑敦谨是个刑部尚书，二十多年前曾做过好几任府县官，到处清廉正直，勤政爱民，各府各县的百姓，都呼他为郑青天。就是长沙一府的人，说郑敦谨三字，或者还有不知道的人。一提起郑青天，确是妇孺皆知的。

不过张文祥可以打听郑敦谨的履历，而郑敦谨却无从知道这夜所遇的是张文祥。所以直到这番和曾国藩同坐在大堂上，提出张文祥来，才看出就是那夜所见借盘缠的人，只是不知道张文祥何以指名要他来审问才肯吐实的理由，心中总有些着虑，恐怕张文祥说出在浏阳会过他的话来。

退堂之后，只带了两个随身仆役，很不安的坐在花厅上，吩咐提张文祥上来。张文祥虽是个重要的凶犯，然因是他自己束手待擒的，衙门中人都称赞他是个好汉，一点儿没有难为他的举动。他身上的衣服，只脱去了一件纱套，还穿着团花纱袍也没上脚镣手铐，只用一条寻常的铁链，锁住手腕，只不过是形式上表示他是一个犯人而已。由一个差头将他牵到花厅里来，郑敦谨指着下边的椅子，叫他就坐。他也不客气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大人要犯民照实吐供，请先把左右的人遣退。犯民若存心逃走，随时都可以逃走，不待今日，并且也不是几个寻常当差的人所能阻挡得住的。这位大哥，也请去外边等着。”说时，回头望着牵他进来的差头。差头自不敢作主退出去。郑

敦谨知道张文祥是个义士，决不至在这时候乘机逃走。

便向随身仆役和差人挥手道：“你们暂去外边伺候。”三人即应是，退出去了。

张文祥见三人已离开了花厅，才对郑敦谨说道：“犯民在未招供以前，得先要求大人答应一句话。大人答应了犯民才敢实说。不然，还是宁死不能说出来。”郑敦谨道：“你且说出来，可以应允你的自然应允。”张文祥道：“犯民在这里对大人所招的供，大人能一字不遗的奏明皇上，犯民自是感激高厚之恩，若因有妨碍不能据实奏明，就得求大人将犯人所供的完全隐匿，一字不给外人知道。听凭大人如何复旨，犯民横竖早已准备一死了。”郑敦谨见张文祥说得这般慎重，料知必有许多隐痛的事，全不迟疑的答道：“你尽情实说了便了。”

无论如何，决不给外人知道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大人虽亲口应允了，只是犯民斗胆求大人当天发一个誓，才敢尽情实说。”郑敦谨待说明用不着发誓的话，忽然想起那女主人要求不对外人说时的情景来，不由得暗自思量道：“我为求一个淫奔之女见信，尚可以当天发誓，于今对这们一个勇烈汉子，有何不可发誓呢？并且他既求我发誓，也无以使他相信我不至告人。”当下遂发了一个严守秘密的誓。张文祥听了，立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向空叩了个头，说道：“大哥在天之灵听者：我于今已替你报仇报过了！你我的事情，今日实不能不说了，你休怪我不替你隐瞒啊。”说罢起身，重行就坐了，才一五一十的从在四川当盐梟时起，直到刺倒马心仪止，实实在在供了一遍，只没提红莲寺的话。供完了，并说道：“马心仪若不是临死遗嘱，将柳氏妹妹及施星标夫妇处死灭口，有四个活口作证，犯民早已照实招供出来了。今马心仪既做得这般干净，犯民就照实供出来，常言官官相卫，谁肯将实情直奏朝廷呢？既不能直奏朝廷，与其将真情传播出去，徒然使我郑大哥蒙不美之名，毋宁不说的为是。所以犯民得先事求大人除直奏上去，永不告人。”郑敦谨因地位的关系，不便如何说话，只得叫差头仍将张文祥带下去，自己和曾国藩商量。他竭力主张照实奏明，曾国藩那里肯依呢？一手把持了不肯实奏。郑敦谨也因这案子若据实奏上去，连曾国藩都得受重大的处分，自顾权势远在曾国藩之下，料知就竭力主张。也是无效的。然不据实出奏，就得捏造出一种事由复旨，又觉于心不安。思量了许久，除去就此称病挂冠归里，没有两全之道。主意已定，便从南京回到长沙乡下隐居不问世事了。终郑敦谨之世，不曾拿这案子向人提过半个字。幸亏当日出京的时候，带了一个女婿同行。这位女婿乘张文祥招供的时分，悄悄的躲在那花厅屏风背后，听了一个仔细。郑敦谨去世之后，他才拿出来对人说说。在下就是间接从他口里听得来的。

这件案子叙述到这里，却要撇开它，再接叙那红莲寺的知圆和尚了。为写那知圆和尚一个人的来历。连带写了这十多回书。虽则是小说的章法稍嫌散漫，并累得看官们心焦，然在下这部义侠传，委实和施耐庵写《水浒传》，曹雪芹写《石头记》的情形不同。《石头记》的范围只在荣、宁二府，《水浒传》的范围只在梁山泊，都是从一条总干线写下来。所以不至有抛荒正传、久写旁文的弊病。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，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，都得为他写传。从头至尾。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。但是那连贯的情节，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。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，虽间有不侠的，却没有不奇的，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。

于今再说知圆和尚自无垢圆寂之后，他一手掌管红莲寺的全权。无垢在日原传给了他不少的法术，后来他又跟孙癞子学习些儿。孙癞子既去，知圆和尚便渐渐的不安本分了。不过他为人聪明机警，骨子里越是不安本分，表面上越显得一尘不染，众善奉行，他那种行事机密的本领，实在了不得。不仅做得一般寻常人识不破，受了他些微好处的人还歌功颂德。就是孙癞子因与他也有师徒关系，时常到红莲寺来看他，尚且不知道他久已在地窟里干出了许多无法无天的事。听得邻近的人称赞他的功德，反欣然奖饰他。若不是他恶贯满盈，鬼使神差的把卜巡抚弄到寺里来，或者再过若干年还不至于破案。前书第十一回中，写他劝卜巡抚削发不从，就叫两个小和尚去提石灰布袋来，打算将卜巡抚闷毙。想不到小和尚会无端突然死了一个，只得亲自去取。却又忽然起了一阵旋风，将几盏灯完全刮倒在地。他惊得只好念动真言，以为是鬼魅便没有收伏不下的。念过真言以后，一伸手去提那布袋，就和生了根一样，用尽气力也提不下来。连忙放手捏指一算，不觉吃惊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有阴人在暗中和我作对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两脚在地上东踏一步，西点一脚，两手也挽着印结，圆睁两只暴眼，口中不知念诵些什么。甘联珠一见情形，知道他要用雷火来烧了。自料抵敌不住，忙一手拉了陈继志，匆匆逃出了地窟。知圆和尚白使了一阵雷火，见也不曾烧着什么东西。他此时也想到甘联珠用隐身法在暗中保护卜巡抚，心里只疑惑是卜巡抚命不该绝，只好不取那石灰布袋了。仍回到那间大地室里，对那些青年和尚说道：“这狗官既不肯听我的话，立时剃度出家。留着他在这里，使我心里不快活。你们将他推出去，用那口鼻涕钟把他罩起来。”

也不要理他，只活活地将他饿死闷死，看他有什么神通能逃出钟外去？”卜巡抚到了这一步，见软求硬抗都不中用，惟有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听凭一班恶僧摆布。那些青年和尚的年龄虽小，力气却都不小，那们高大的一口钟，只四个人用手一扛，就扛起离地好几尺了。

勒令卜巡抚蹲下，掩盖得一丝不漏。卜巡抚初时还在钟里面大声叫唤，外边的和尚听了，用铁棒在钟上敲了一下，骂道：“再敢叫唤，我们就拿柴来围住烧死你。你想想，有谁到这地方来救你，叫唤给谁听？”卜巡抚闷在钟里，听那铁棒敲在钟上的声音，竟比在耳根前响了一个巨雷还来得厉害，两耳只震得汪汪的叫个不止。外边的一切声息，从此全不听得了。知圆和尚以为，一个文弱书生，盖在一口四边不透风的钟里面，决不能经过多少时日不死。红莲寺从来没有作恶的声名在外，平日在寺中害死的人也不少了，一点风声都不曾露出去，这回也不必不至败露，因此毫不放在心上。表面上仍督率着满寺的僧人做佛事，以掩饰外人的耳目。

中秋这日，陆小青因错过了宿处，红莲寺借宿。知圆和尚虽提防着长沙有探访卜巡抚下落的人来，然看陆小青不象是衙门中做公的人，并且年纪很轻。红莲寺原来不与寻常寺庙相同，在无垢当住持的时候，就允许从远处来拜佛的人及过路的借宿，特地造了几间客室。无垢的意思，以为寺里越是有不可告人的隐事，越不能拒绝外边的人来寺里歇宿。那知客僧原来是一个大盗，知圆和尚因赏识他的武艺，就劝他出家，是知圆和尚最得力的一个帮手，这夜他因看见陆小青在鼻涕钟旁边徘徊，就疑心陆小青已发现钟里有人了。陆小青看见鬼魂的事，知客僧并不知道。当时知客僧既看见陆小青在那钟旁边站着，立时就到地窟里报告知圆。知圆尚不在意的说道：“你只去宰了他便完事，估量那小子有什么能为？”那晓得此时甘联珠和陈继志又已到

红莲寺里来了，在客室窗外看见知客僧举刀要劈陆小青，连忙对准那举刀的手腕射去一口梅花针。知客僧是个莽人，只知道中了人家的暗器，抬不起肩窝了。

也无心细察这暗器是什么，是从那里发来的？及至率领几十个同党，翻身杀到客室来，见陆小青已没有了。地下散了许多碎瓦，屋上铁悬皮都被冲成一个大窟窿，才疑惑来的不仅陆小青一人，急急将情形报明知圆和尚。知圆也不免有些惊慌起来，即时打发一般没有能耐的党羽，趁夜逃往别处去。自己带了几个有本领的，仍在寺里守着，非到祸事临头不走。

半夜容易过去。次日，知圆正和手下几个和尚商量，要把那钟揭开来，将卜巡抚的尸掩埋了灭迹，忽见常德庆支着拐杖，一颠一跛的走进寺来，埋怨知圆道：“你这秃驴的胆量也忒大了些，怎的敢惹出这们大的是非来？你知道于今就是你自己昆仑派来的人，到这里来和你作对么？你还不赶紧逃命，定要坐在这里等死呢？”知圆平日虽是认识甘瘤子、常德庆等崆峒派的人，然只因派别不同的关系，彼此都不大来往，就是常德庆亦不知道知圆在红莲寺如此作恶。这回是甘瘤子有意要趁这机会，将昆仑派的人拉到崆峒派来，以报吕宣良拉桂武到昆仑派去的夙怨。所以特打发常德庆到红莲寺来劝知圆暂时离开红莲寺。甘瘤子明知卜巡抚遇救，定要把红莲寺付之一炬的，他便好从中挑拨知圆，说是吕宣良、红姑一班昆仑派的人，存心与知圆为难，好使昆仑派的人自相仇杀。果然柳迟、陆小青等一干人救醒卜巡抚之后，搜查寺中，除在地室里搜出二十多个青年男女尸体外，一个和尚也没有拿着。

卜巡抚也是恨极了，当下就发令举火焚烧红莲寺。烧罢，带着陆小青、柳迟回衙。细问二人的来历，打算尽力提拔二人。柳迟再三推辞，说父母在堂，本身没有兄弟，不能不朝夕在家侍奉。卜巡抚十分嘉状他能孝，只得由他回去。陆小青原是没有职务的人，就此跟着卜巡抚，后来官也做到了参将。柳迟虽家居侍奉他父母，然就因吕宣良差他救卜巡抚的事，和知圆一班恶僧结下了仇怨，加以甘瘤子、常德庆等与昆仑派有夙嫌的人从中构扇，也不知闹过了多少次风波，费了多少力，才将铁头和尚知圆拿住正法，至于两派仇怨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。

不过在下写到这里，已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，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。以中国之大，写不尽的专人奇事，正不知有多少人？等到一时兴起，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看官们消遣。

